

第一部 第一章

爱德华——我们这样称呼一位正当壮年、家道殷实的男爵——，爱德华在四月的一天下午，在自己的苗圃里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刻，把刚弄到的接枝嫁接到新长的树干上。他正好做完自己的工作；他把各种工具汇集在一起，放进了工具袋，愉快地观察着他的劳动成果，就在这时，园丁朝他走了过来，为主人的勤奋高兴不已。

“你没有看到我的妻子吗？”爱德华问道，一面正打算走开。

“在那边新修的建筑物里，”园丁答道，“她在城堡对面紧靠岩壁的地方修建的苔藓小屋今天就要完工了。一切都变得相当美观，老爷您一定会喜欢的。从凉亭四下望去，景致真是美极了：下边是村落，旁边稍右的地方是教堂，越过它的塔尖几乎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小屋对面便是城堡和众多的花园。”

“很对，”爱德华回答说，“离这儿几步远的地方，我还能看到人们在干活呢。”

园丁接着说：“还有，右边的山谷豁然展开，越过郁郁葱葱的长有树木的草地，就能看到晴空万里的远方。顺着岩石而上的山间小道铺得十分好看。尊敬的夫人很在行；在她手下工作总是使人高兴。”

“你到她那儿去，”爱德华吩咐说，“请她等我。告诉她，我希望看看新的创造物，我要观赏一下她的新作。”

园丁匆匆离去，爱德华随即跟了上去。

爱德华走下平台，一边走一边仔细察看温室和暖床，一直走到水边，然后跨过一座小桥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小径分成两条岔路通向新的建筑物。一条穿过教堂的墓地，几乎是笔直地通向岩壁，他没走这条岔路，而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这条岔路稍许偏左，穿过一片优美的灌木丛，缓缓地蜿蜒而上；在这两条岔路会合的地方，有一条安放得十分巧妙的长凳，他在上面坐了片刻，随即踏上真正的山间小道。在这条时而陡峭时而平缓的窄路上，他走过一个个台阶和平台，最后来到了苔藓小屋。

夏绿蒂在门口迎接自己的丈夫，让他坐在一个容易观看风景的地方，从这个地方，他透过门窗一眼就能看清仿佛是嵌在画框里的千姿百态的景色。他满怀喜悦，希望春天不久又会使万物更加富有活力。“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他补充说，“我觉得这凉亭太窄了一点。”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它反正是够宽敞的了，”夏绿蒂回答说。

“那当然，”爱德华说，“就是有一个第三者，地方也许还够呢。”

“为什么不呢？”夏绿蒂回答，“有一个第四者也够了。要是来客更多，我们自然得准备别的地方了。”

“由于我们独自在这儿生活，无人干扰，”爱德华说，“而且心情十分平静和愉快，所以我得向你承认，好些时候以来，我就有桩心事，我必须把它告诉你，也很想告诉你，但一直没机会。”

“我从你的神情上已经觉察出你有点心事，”夏绿蒂回答道。

“我只想承认，”爱德华接着说，“要不是明天早晨信差会来催我，要不是我们今天就得作出决定，我也许还要沉默得更久一些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夏绿蒂用和蔼可亲的语气问道。

“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朋友，那位上尉，”爱德华回答说，“你知道，他像某些人一样，自己没有过错，却陷入了可悲的境地。像他那样既有知识，又有才能和本领的人，却闲着无事，真是令人痛心啊。因此，我不想继续抑制我对他的愿望：我想请他到我们这里住一些日子。”

“这得好好地斟酌一下，而且要从多方面加以观察，”夏绿蒂回答道。

“我准备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爱德华对她说，“在他最近的那封信里，隐隐约约地流露出极度闷闷不乐的心情；倒不是他缺乏什么必需的东西，他完全懂得约束自己。至于必需的东西，我已为他准备好了；他接受我送给他的东西也不会感到为难；过去我们彼此之间欠的债实在太多，也算不清究竟是我欠了他，还是他欠了我。因为他无所事事，这才是他真正的痛苦。他自己受过多方面的教育，能每天每时给他人带来益处，这才是他唯一的乐趣，甚至是他的激情。而现在呢，他却无所事事，要么继续攻读，再掌握一些本领，其实，他的本领够多了，正感到没地方用得上呢——够了，亲爱的，这是一种难堪的处境，他在寂寞中更感到两倍、三倍的痛苦。”

“我想起来了，”夏绿蒂说，“已经有好几个地方曾向他提供过就业机会。我自己也曾为他给几位活跃的男友和女友写过信，据我所知，这些信并非是毫无作用的。”

“这很好，”爱德华答道，“但是，就连这些多种多样的机会，也只会给他带来新的烦恼，新的不安。没有一种情况是适合于他的要求的。要他不发挥作用；要他作出自我牺牲，牺牲他的时间、他的思想、他的个性，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我越是考虑到这一切，感觉到这一切，就越是强烈地希望他到我们这儿来。”

“你对朋友的处境如此同情，”夏绿蒂说，“这非常好，也是你的一番盛情；不过，请允许我向你提个要求，你也要考虑一下你的和我们的处境。”

“我已经考虑过了，”爱德华回答她说，“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只会从中得到好处和愉快。开销的事我不想谈，要是他搬到我们这儿来，开销无论怎样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同时我特别想到这点，那就是他的到来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细小的麻烦。他可以住在城堡的右厢房里，其他一切都是现成的。这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与他交往又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是啊，带来多少好处！我早就想测量这儿的地产和整个庄园；这件工作可由他来料理和指导。你本来打算等到现有佃农的租佃期满就亲自管理庄园。这是一项多么不容易、多么令人忧虑的计划啊！难道我们不能帮助我们获得一些管理庄园的基本知识！我深深感到，我所缺少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乡下人固然有正确的知识，然而他们的报告总是混乱和不诚实。那些来自城里和高等学府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头脑清晰，办事井井有条，但是缺乏对事物的直接洞察力。而我的这位朋友，可望二者兼而有之；此外，我很乐意想象，从中还会产生出上百种其他的情况，它们也与你有关，我预见到有好多益处呢。我感谢你颜悦色地听了我一席话；现在，你也要无拘无束和尽量周详地把你要说的话都说出来；我不会打断你的话的。”

“很好，”夏绿蒂回答说，“我想先从一般的看法谈起。男人们更多地想到个别的情况，想到现实，这有其道理，因为他们的职责是有所作为，有所影响；而女人们则相反，她们更注重考虑生活中的关系，而这同样有其道理，因为她们的命运，她们家庭的命运与这种关系息息相关，她们所要求的，恰恰是这种联系。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吧！这样，你会向我承认，聘请上尉一事与我们的意图、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安排并不相关。

“我非常喜欢回忆我们早年的关系！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彼此真诚地相爱；但我们被人为地拆散了：你和我分手了，因为你的父亲出于对财富的无限贪婪，把你同一个年岁相当大的有钱女人结合在一起；我和你分手了，因为我没有特别的指望，不得不嫁给一个富裕的男人，其实我并不爱他，只是尊敬他。我们又都自由了；你早一些，你的那位小母亲似的妻子给你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产；我比你晚一些，正好是在你旅行归来之后。这样，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回忆起这些就感到高兴，我们喜欢这样回忆，我们又能宁静地生活在一起。你急于和我结婚，我并没有马上同意，因为我们虽然几乎是同岁，但作为妻子我是老了一些，而作为丈夫你却不然。看来，你把结婚看作你唯一的幸福，我最终怎能拒绝你的要求呢。你想借此摆脱掉你在宫廷、在军队、在旅行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不安，在我身边获得休息，恢复理智，享受生活的乐趣，但你只愿同我一个人在一起。这样，我只好把我唯一的女儿送进寄宿学校，在那里她当然能受到多方面的教育，而在乡下她是得不到这样的教育的；我不仅把她，也把我亲爱的姨侄女奥狄莉送到了寄宿学校，本来，她要是在我身边，在我的指导之下，也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家庭助手。这一切都是征得你同意的，只是为了我们能单独地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我们能宁静地享受那盼望已久的，但姗姗来迟的幸福。这样我们才来到这乡间的庄园。我管内部事务，你管外事和全局。我所作的一切安排，均是为了迎合你的需要，只是为了你一个人而生活；让我们至少尝试一段时间吧，看看像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彼此是否能够适应。”

“正如你所说，搞联系工作本来就是你们女人的特长，”爱德华说，“因此我当然没有必要听你们把话连续地说下去，或者承认你们是对的，直到今天，你的话也还是有道理的。直到现在，我们为我们的生活所做的安排是够好的了，可难道我们不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建造点什么？难道就不能有所发展吗？我在园圃和你在花园里所做的一切，难道只是为了满足隐居者的精神需要？”

“说得对！”夏绿蒂答道，“说得真好！只是我们不要把任何有碍的东西和任何陌生的东西引进来。你要考虑考虑，我们的种种打算，以及有关娱乐的各种设施，在某种程度上仅与我们双方的共同生活有关。你曾说过，你打算先把你的旅行日记有条不紊地按顺序念给我听，趁此机会把一些有关的文稿整理出来，在我的参与和帮助下，把这些珍贵而杂乱无章的册页编成一本完整的书，使我们和别人都乐于阅读。我答应帮助你抄写，这样我们就能舒适、幽雅、愉快和秘密地把我们没有在一起看到过的世界，在回忆中周游一遍。不错，我们已经有了个开头。每天晚上，你又拿起你的笛子为我的钢琴伴奏；我们也和邻居彼此往来和相互拜访。至少从这一切当中，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渴望享受的第一个真

正愉快的夏天。”

“尽管你一再对我说这些充满爱心和通情达理的话，”爱德华答道，一边用手擦了擦额头，“但我还是打消不了这样的念头，即上尉的到来丝毫不会打扰我们，相反，他的到来只会加快一切工作的进行，只会给这里的一切带来新的生机。再说，他也曾参加过我的一部分漫游；他也用不同的眼光记录下某些印象，我们可以共同利用它，那样才会整理出一份美好完整的史料。”

“那么，让我坦率地向你承认吧，”夏绿蒂有些不耐烦地说，“你的这种打算违背我的感情，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照你这样说，你们妇女可真是难以对付，”爱德华说，“你们先是晓之以理，叫人无法反驳；继而施之以爱，叫人乐于献身；进而是动之以情，叫人不敢伤你们的心；最后来个预感不祥，叫人大吃一惊。”

“我并不迷信，”夏绿蒂说，“倘若这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感觉，我完全用不着重视它们，但人往往会下意识地想起一些美好和不幸的结局，这是我们在自己或别人的行动中亲身体验到的。不管是哪种情况，第三者的介入都会产生重要作用。我看到过一些朋友、姐妹、恋人、夫妇，他们的关系由于一个新来的人无意或有意的介入而完全改变，使得情况完全颠倒过来。”

“这是可能发生的，”爱德华说，“但只是发生在那些过着浑浑噩噩生活的人身上，而不会发生在那些富有经验、能明辨是非和有自知之明的人身上。”

“说到自知之明，我最亲爱的，”夏绿蒂说道，“并不是完全有效的武器，甚至在某些时候，对于使用它的人来说倒是一种危险的武器；从这一切看来，我们至少不要操之过急。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吧，不要现在就作出决定！”

“情况既然如此，”爱德华说，“就是再过几天，我们仍然还会认为是操之过急的。我们已经相互提出了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现在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要是我们互不相让，最好的办法只好是抽签了。”

“我知道，”夏绿蒂说，“在狐疑不决的情况下，你喜欢以打赌和掷色子的办法作出决定；但在这么一桩严肃的事情上，我认为这种办法是一种罪过。”

“那我该给上尉写些什么呢？”爱德华喊了起来，“我得马上坐下来给他写信呀。”

“给他写封心平气和、通情达理的慰问信吧，”夏绿蒂说。

“这等于是没有写信，”爱德华说。

“在某些情况下，”夏绿蒂说，“这终归是必要的和友好的；泛泛地写点什么总比根本不写要好。”

第二章

爱德华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方才夏绿蒂亲口重述了他的生活遭遇，清楚地回忆起他们双方共同生活的情况以及他们未来的打算，这一切使他既感高兴，同时也激发了他那活泼的天性。以往的岁月，他俩形影不离，相互为伴，他为此感到无比的幸福，以致他想写一封友好的、同情的，却平淡而空洞的信给上尉。但是，当他走到写字台前，拿起朋友的来信想重读一遍时，那位杰出的男子的悲惨处境又立即浮现在他的眼前，几天以前一直折磨着他的那些感受又油然而生，他不能让朋友陷入这么难堪的境地而坐视不管。

爱德华不习惯于放弃自己的追求。从青年时代起，这个富人家的唯一的和被宠坏了的孩子，被父母巧言相劝，和一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成亲，这是一桩奇特的，但非常有利的婚事。他受到这女人百般的溺爱，对他的友好态度，她总是力图报之以无比的慷慨大方。不久她去世了，从此他就当家作主，独自外出旅行，喜欢变换环境和口味，他不想追求过分的东西，但想要许多各式各样的东西。他为人直爽、善良、正直，而在某些情况下，却显得异常勇敢——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违抗他的愿望呢！

直到现在，一切都按他的意愿进行，他也占有了夏绿蒂，这是他通过顽强的，确切地说是传奇式的忠诚才最终赢得的；现在，正当他想把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招到身边，似乎打算了结自己整个的一生的时候，他却第一次感到有抵触，第一次遇到了障碍。他怏怏不乐，心情烦躁，几次拿起了笔，又几次把它放下，因为他内心矛盾，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他既不想违背妻子的愿望，又不想顺从她的要求；他生性急躁，却要写一封心平气和的信，这对他来说简直比登天还要难。最自然的办法，就是设法拖延时间。他写了寥寥数语，请朋友原谅他这几天没有写信，原谅他今天写得这样简单，并答应下次写一封比较重要的信让朋友安心。

第二天，夏绿蒂利用到同一个地点散步的机会，重新开始上次的话题，也许她确信，要打消一个人的主张，可靠的办法就是常常把它絮叨一番。

爱德华欢迎她老话重提。他以自己的方式亲切而愉快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这是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天生易受感动的人，即使他易于激动，即使他那强烈的欲望变得急不可耐，即使他的固执容易使人焦急不安，他也要充分照顾别人的情绪而酌用温和的言词，使人觉得他始终是和蔼可亲的，即使人们觉得他难以打交道。

这天早晨，他用这种方式使夏绿蒂心情变得十分愉快，继而巧妙地把谈话转到本题，使她完全失去自制，最后她竟然喊叫起来：“你肯定是要我把拒绝给丈夫的东西给予情人吧。”

“至少，我亲爱的，”她继续说，“你应该觉察到，你的愿望以及你表达它们时所流露出的友好愉快的心情，使我不无所动、不无所感。听了你的这番谈话，我不得不向你承认，我直到现在对你也隐瞒了一桩心事。我的处境和你的处境相似，我同样在强制自己，就像我指望你做的的那样。”

“这个我倒想听听，”爱德华说，“我觉得，夫妻之间有时得展开

争论，这样才能增进彼此间的了解。”

“那么你应当了解，”夏绿蒂说，“我关心的是奥狄莉，你关心的是上尉。这个可爱的孩子在寄宿学校里感到非常压抑，令我十分忧虑。我的女儿露茜娜就不同了，她为这个世界而生，为这个世界而接受教育；她学习语言、历史和其他的知识，看谱弹奏乐曲和变奏曲；她天性活泼，记忆力强。可以这样说，她忘记了一切，但转瞬之间又能想起一切。她行动自如，舞姿优美，谈吐文雅得体，这一切使她超群出众，而且她天生就有当家作主的性格，因而使她成了她那个小圈子里的女王。学校的女校长也把她看作是她一手栽培起来的小神灵。她不仅给女校长带来荣誉，还为学校争得人们的信任，为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别的青年人。女校长的来信和按月给家长寄来的报告，开头的几页总是对这个出类拔萃的孩子赞不绝口，我自然懂得把这些赞词很好地转换成我自己的平淡语言。但与此相反，信里最后提到奥狄莉时，却是一再地抱歉，说这样一个长得如此漂亮的姑娘竟会没有发展，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才能和技巧。女校长抱歉过后还补充了几句话，它们的意思我也不难猜测，因为我从这个可爱的孩子身上，看出了她母亲——我最珍贵的女友——的全部性格，我的女友同我一起长大成人，如果我可以作女教师或女监护人的话，我一定要把她的女儿培养成一个了不起的人。

“然而，这毕竟不是我们计划中的事，况且，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必为过多的事操心，不必老是想着把新的东西吸引进生活中来，因此，我宁愿承受，甚至克服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我的女儿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可怜的奥狄莉完全依赖我们，所以她利用自己的种种长处，傲慢地对待奥狄莉，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毁掉了我们的一番好意。

“但是，谁有这么好的修养，不利用自己的优势残酷地对待别人呢？谁又站得这样高，不因为受到这种压力而感到痛苦呢？通过这些考验，奥狄莉的价值增长了；但是，自从我认识到这种难堪的处境之后，我一直在想方设法，把她安置到别的地方去。每时每刻我都在等待答复，一旦有了答复，我就毫不迟疑地把她送去。我最亲爱的，这就是我目前的打算。你瞧，我们双方都有一颗友好善良的心，都怀有同样的忧虑。让我们共同分担这些忧虑吧，因为它们是无法互相抵消的。”

“我们都是脾气古怪的人，”爱德华微笑着说，“当我们把令我们忧虑的事情从心中排除的时候，我们就以为问题解决了。在整体上我们可以做出许多牺牲，可是在局部上要我们做出牺牲，这对我们来说却成了一种难以办到的要求。我母亲就是这样。童年或少年时我生活在她的身边，在这段时期，她时刻为我操心，我骑马外出迟些回来，她就担心准是出了事故；要是淋了一场雨，她就断定我要发烧。我出外旅行，远远地离开了她，她倒觉得我同她没啥关系了。”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他继续说，“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我俩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和不负责任的，把两个与我们这么贴心的、极为高尚的人，弃之于苦恼和压抑之中，仅仅为了使我们免遭危险，如果说这不叫自私自利，那还能叫它什么呢？你把奥狄莉接来，让我把上尉接来。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试试吧！”

“要是这个风险只牵涉到我们，”夏绿蒂充满疑虑地说，“倒也不妨试试。不过，你认为让上尉和奥狄莉同住在我们家里是可取的吗？上

尉的年龄和你的差不多，在这样的岁数时——我只是私下向你说这番奉承的话——他才懂得爱，也值得女人爱，何况再加上像奥狄莉这样一个具有许多优点的姑娘呢。”

“我可不明白，”爱德华说，“你为何把奥狄莉抬得这样高！我只能这样来解释，她承继了你对她母亲的爱慕。她漂亮，这是真的，我记得，一年前我们回来，在你姑母家碰到她和你在一起时，上尉就促使我注意她。她的确漂亮，尤其是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但是我确实不记得她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你这番话是值得称赞的，”夏绿蒂说，“因为那时有我在场呀；虽然她比我年轻得多，但是因为有我这位年长的女友在场，对你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竟使你对一个富有朝气、充满希望的美人视而不见。这也体现了你为人的品格，所以我才很高兴和你共同生活在一起。”

尽管夏绿蒂说话时显得诚恳，她还是隐瞒了某些事实。当时她特意把奥狄莉带到了旅行归来的爱德华的面前，以便给她心爱的养女提供一个联姻的大好机会，因为她再也不想和爱德华保持关系。上尉也是受她的指使才要爱德华去注意奥狄莉的。但是爱德华却一往情深，始终保持对夏绿蒂的爱情，并没有左顾右盼，而只是陶醉于一种幸福的情感之中：一件他渴望得到、经过种种事故几乎永远失去的美好的东西，终于能够到手了。

夫妇二人正准备走下新建的凉亭朝古堡走去，这时一个仆人匆忙迎面走来，还在底下就笑呵呵地向上面喊道：“请老爷和夫人快到那边去！米德勒先生已骑马飞奔进古堡的院子。他把我们大家喊到一起，要我们寻找你们，要我们问二位，是否有什么急事。他在我们身后直喊：‘你们听见没有？快去，快去！’”

“这人真可笑！”爱德华冲口而出，“夏绿蒂，你不觉得他来得不是时候吗？赶快回去！”他吩咐仆人：“告诉他，我有要紧事，很要紧！请他下马。你照料一下他的马，带他到会客室去，给他送上一份早餐，我们马上就来。”

“让我们抄最近的路吧，”他对妻子说，随即走上了那条他平时总是避开的穿过教堂墓地的小路。使他大为惊奇的是，他发现夏绿蒂对这里也深怀感情。她尽量爱护那些古老的墓碑，把一切都弄得平整有序，使墓地变为愉快的场所，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就连那些最古老的墓碑也受到了她的尊敬。她按照年代把它们依墙竖立起来，砌入墙内或者安排在适当地方；甚至教堂高高的地基也被她用各种各样的墓碑装饰起来。爱德华穿过小门走了进去，感到特别惊奇，他握住夏绿蒂的手，眼里噙着泪珠。

然而，那位脾气古怪的客人吓走了他的眼泪。原来他在古堡里并没有休息，而是策马穿过村子直接来到教堂门口，他停在那儿，迎着他的朋友们叫了起来：“你们总不会拿我开玩笑吧？真的有急事，我就在这里呆到中午。你们别留住我，我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办呢。”

“您既然跑了这么远的路，”爱德华向他喊道，“那就索性进来休息片刻吧，我们在一个严肃的地方聚会，您瞧，夏绿蒂把这块让人伤悲

米德勒 (Mittler) 意为媒人或介绍人。

的地方布置得多美啊。”

“我不会进来的，”骑马的人大声说，“我既不会骑马进来，也不会坐车或走路进来。这里的人安息在和平之中，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若是有一天我被人拉着脚倒拖进来，那我也只好忍受了。这么说，事情真的严重？”

“是的，”夏绿蒂大声说，“相当严重！我们新婚夫妇陷入困境，茫然不知所措，找不到解脱的法子，这还是第一次。”

“你们看起来不像是这样，”他回答，“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们的话。要是你们戏弄我，那我今后就不再管你们的闲事了。快跟我来吧；让我的马也休息一下。”

不久，他们三人就聚集在大厅里；饭菜已经摆上桌了，米德勒讲了他今天的活动和打算。这位怪人从前是个神父，任职期间以孜孜不倦的工作著称，善于调解一切争端，不管是家庭之间的，还是邻里之间的，首先是个别居民之间的矛盾，然后是整个教区和许多地主之间的纠纷，他都善于调解和平息。在他任职期间，没有一对夫妇闹过离婚，没有人打架，也没有人打官司，地方上的同僚们相安无事。他早就觉察到法律学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于是全力以赴学习法律，不久，他感到自己已成长为一名十分精明干练的律师。他的影响范围奇迹般地扩大，有人正准备把他调往京城，以便从上面完成他在下面开始的事业。就在这时，他中了彩票，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于是他购买了一份中等的田产，并把它租出去，使它成为自己活动的中心，他下定决心，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按照老习惯和老脾气，决不逗留在无事可以调解和帮忙的人家。那些迷信名字意义的人断言，米德勒这个名字迫使他去履行所有使命中最离奇古怪的使命。

点心已经摆上桌了，这时客人一本正经地劝诫主人，有话直说，用不着躲躲闪闪，因为他喝完咖啡后就得上马离开。这对夫妻于是详细地说出了他们的心事，可是他刚一听明白事情的意义，便快快不乐地从桌旁跳了起来，快步奔向窗口，吩咐给他的马备鞍。

“要么是你们不认识我，”他惊叫起来，“所以不理解我，要么是你们居心不良。难道这也算是一种争执？难道这也需要帮助？难道你们以为我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给别人出主意？这是一个人所能干的最为愚蠢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出主意，干自己无法避免的事情。事情成功了，他就会为自己的智慧和幸福而高兴；事情搞坏了，我会出来帮忙。谁想摆脱一种祸害，那他总会知道自己想干些什么；谁想得到比他现有的东西更好的东西，那他就是十足的白内障眼盲——是呀！是呀！你们尽管笑吧——他在玩蒙老瞎，他也许会抓住它，但是抓到什么呢？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完全无关紧要！把朋友们接到你们这儿来，再让他们离开：完全无关紧要！我见过极合理的事情失败了，而最愚昧的事情却成功了。你们用不着绞尽脑汁，如果事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办糟了，你们也不必为此伤透脑筋。只消派人来找我，我会帮助你们的。就说到这里，你们的仆人。”

他飞身上马，连咖啡也等不及喝了。

“从这儿你可以看出，”夏绿蒂说，“要是在两个亲密结合的人之间内心并不十分和谐，第三者根本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们现在比以往更加彷徨，更加没有把握。”

要不是爱德华收到了上尉对他最后那封信的回信，夫妇俩也许还会犹豫一段时间。上尉在信中说，他决定接受别人给他提供的一个职位，尽管这职位对他毫不适合。原来别人要他去陪体面的有钱人共度无聊岁月，因为他们相信他是可以给人解闷的。

爱德华对整个情况看得相当清楚，而且还把它鲜明地想象出来。“难道我们愿意看到我们的朋友陷入这种处境吗？”他大声嚷道，“你可不能这样无情啊，夏绿蒂！”

“那个脾气古怪的人，我们的米德勒，”夏绿蒂答道，“到底说对了。所有这样的行动都是冒险行为。这究竟会有什么结局，谁也无法预见。这种新的关系既会带来幸福，也会带来灾祸。在这件事上，我们无须特别考虑什么功过。我感到自己已无力继续和你对抗下去。让我们试一试吧！我唯一求你的是：这事只作短期的安排。请你相信，我会比以往更加积极地为他说话，努力利用我的影响和社会关系，为他谋求一个既符合他的习惯，也能令他感到几分满意的职位。”

爱德华非常妩媚地向自己的妻子表达了最衷心的感谢。他怀着轻松而愉快的心情，急忙写信给他的朋友，向他提出各种建议。夏绿蒂不得不亲笔在信中附言表示自己的赞同，把她自己的友好请求与丈夫的友好请求结合起来。她文笔流畅，写得殷切而又有礼，不过毕竟有些匆忙，而这是她平时所不习惯的；最后她用一滴墨渍弄脏了信纸，这对她来说是不易发生的，她为此而生气，想把它擦掉，结果墨渍反而变得更大。

爱德华借此开了个玩笑，由于信纸上还有空处，他便加上了第二个附言：朋友 应该从这些文字符号中看出，人们焦急地等候着他，因此他也要像这封在匆忙中写的信一样，迅速作好上路的准备。

信使出发了，爱德华认为自己的感谢之情还表达得不够明确，于是此时他一再坚持要夏绿蒂立即把奥狄莉从寄宿学校接回来。

她请求推迟此事，她懂得如何引起爱德华的兴趣，用音乐来消遣这个晚上。夏绿蒂的钢琴弹得非常好，而爱德华的笛子却吹得不怎么样，这是因为，尽管他有时也很努力，但缺少培养这样一种才能所需要的耐心和毅力。所以，他吹奏的部分很不均衡，有的地方吹得不错，只是节奏未免太快；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又停顿下来，因为这些段落他不熟悉，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是很难和他同演二重奏的。可是夏绿蒂却知道怎样应付；她也停下来，然后再随着他演奏下去，这么一来，她就履行着双重责任，即优秀的乐队指挥和聪明的家庭主妇的责任。尽管个别的迅速而轻快的段落不怎么合拍，但在总体上她却掌握住了分寸。

第三章

上尉来了。他事先寄来一封非常通情达理的信，它使夏绿蒂完全放心了。他对自己以及对自身的处境写得清清楚楚，对自己朋友们的情况也一目了然，使人看到一种明朗而愉快的前景。

开头几小时的谈话，像在久别重逢的朋友之间通常发生的那样，显得非常活跃，甚至几乎是详尽无遗的。傍晚时分，夏绿蒂提议到新建的凉亭那边去散步。上尉很喜欢这个地区，注意到每一个美景，多亏有这些新辟出的道路，他才能看到和欣赏这一幅幅的美景。他的眼睛训练有素，而又易于满足。虽然他非常清楚地看到这里的一切并非尽善尽美，但他并不像人们惯常所做的那样，不切实际地妄加评论，或者正面提起他在别处看到过的更完美的建筑，以免使带领自己参观其庄园的主人们感到不快。

当他们到达苔藓小屋的时候，发现这儿装饰得极为有趣，虽然用的是人造花和冬青，不过其中配有一束束美丽的天然麦穗及其他的农作物和树生果实，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指导者们的艺术审美力。

“尽管我的丈夫不喜欢别人庆祝他的生日或命名日，但今天他不会怪我把这几只花环献给一个三重的节日。”

“什么三重的节日？”爱德华叫了起来。——“一点儿也不错！”夏绿蒂答道，“我们把朋友的到来理所当然地看作为一个节日；其次，你们二人大概没有想到吧，今天是你们的命名日。你们不是一个叫奥托，另一个也同样叫奥托吗？”

两个朋友从小桌子上互相伸过手来。“你使我想起了青少年时代的那段友谊，”爱德华说，“在童年时代我俩都叫奥托，可是当我们在寄宿学校一起生活时，由于同名同姓而惹出不少误会，于是我自愿把这个漂亮而简洁的名字让给了他。”

“不过你这样做根本不是出于慷慨大方，”上尉说，“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你更喜欢爱德华这个名字，它从心上人的嘴里说出来，格外悦耳动听呢。”

此时他们三人围坐在小桌旁边，在这里，夏绿蒂对这位客人的到来作了热情的表示。爱德华感到称心如意，所以不愿使妻子回想起以往那些不愉快的时刻；可是他禁不住说：“就是来了第四个人，也还有足够的地方。”

这时，从古堡那边传来了一阵阵号角声，仿佛是在肯定和确证这些聚集在一起的朋友的良好信念与愿望。他们静静地倾听着，每个人都陷入沉思，在情与景的美好结合中倍加感受到自己的幸福。

爱德华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站了起来，走到苔藓小屋的前面，对夏绿蒂说：“让我们马上把我们的朋友带到高处去吧，别让他以为这狭窄的山谷就是我们的世袭田产和居住之处；到了上面，眼界将更开阔，胸襟也更扩大。”

“那么，”夏绿蒂说，“这次我们还得沿着那条有点儿难走的老路往上攀登；不过，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让人铺筑的台阶和山径会使大家较为便利地登上山顶。”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走，越过岩石，穿过丛林和灌木，来到了最后的

高地，这儿不是平地，而是连绵起伏、土壤肥沃的山脊。从这里再也看不见后面的村庄和古堡。在山谷深处，可以看到宽广的池塘；对面是长满植物的山丘，他们正朝那儿走去；最后是陡峭的山岩，它们笔直向下，截断了最后的水面，并在上面投下自己高大的身影。那儿是一个峡谷，从中流出的一股湍急的溪流直奔池塘而去，一座磨坊半隐其中，与周围的环境连在一起，看上去像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休息场所。纵目望去，在这整个半圆之内，景象万千，变幻无穷，有高山和深谷，有灌木和森林，它们的新绿将向人们展示一幅绚丽多彩的景色。就连一些地方的个别树丛也吸引住人们的目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眺望景色的朋友们的脚下，大量的白杨和梧桐得天独厚地长在中间那个池塘的边上。它们正在蓬勃生长，清新、茂盛、挺拔，不断向四周扩展。

爱德华要他的朋友特别注意这些白杨和梧桐。他大声说：“这是我年轻时亲手栽的。它们原本是一些幼株，当年我父亲为了修建府邸的大花园需要一部分土地，就让人在盛夏季节把它们拔掉，是我把它们救活的。毫无疑问，它们今年又会会长出新的嫩枝，以表示它们对我的谢意。”

他们满意而欢快地返回。主人在府邸的右厢给客人安排了一间舒适而宽敞的寝室。他很快就把书籍、纸张和工具井井有条地放好，以便继续他所习惯了的工作。但是，爱德华在最初几天里不让他休息，他领着这位客人到处观光，时而骑马，时而步行，让客人熟悉这个地区和他的庄园；同时他向客人表达了自己久已存在心里的愿望，即更好地了解 and 更有效地利用这些产业。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上尉说，“就是让我用指南针测量一下这个地方。这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虽然不能保证最大的精确性，但测量一下毕竟是有用处的，对于开头的工作来说，也是使人高兴的；这件事我用不着别人多大的帮助就可以着手干了，而且肯定能完成。如果将来你想更精确地进行测量，那么我测量得到的数据也是可供参考的。”

上尉对这类测量很在行。他随身带了必要的仪器，而且立即动手工作。他教爱德华和几个帮助他工作的猎人和农民测量技术。白天测量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傍晚和清晨他绘下草图，又画出阴影线，并把一切很快地涂匀色彩，绘制完善。爱德华看到自己的地产像一个新造物似的跃然纸上。他认为现在才算认识到这些产业，它们似乎现在才真正属于他所有。

有了这样的一览图，对这个地区，对各种建筑物也就一目了然了，再也用不着凭个人偶然的印象到自然界中去摸索了。

“这得让我的妻子明白才好，”爱德华说。

“别那样做！”上尉说，他不愿用自己的信念去破坏别人的信念，经验曾告诉他，人们的见解是千差万别的，哪怕是最明智的想法，也不能使它们汇集到一点上来。“别那样做！”他大声说，“她会误解我们的。她和所有出于爱好而从事这类事情的人们一样，更关心的是干点什么，而不是已经做了什么。人们探索大自然，偏爱这块或那块地方；人们不敢去清除这些或那些障碍，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作出某些牺牲；人们不能预先设想会产生些什么，人们进行试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人们在改变世界，但改变的也许正是人们应该放弃的东西，而放弃的也许正是应该改变的东西，于是到头来剩下的总是不完整的作品，它讨人喜

欢，令人兴奋，但不能使人满意。”

“你坦率地向我承认吧，”爱德华说，“你对她的那些庭园建筑并不满意。”

“要是施工把本来很好的设想充分体现出来，那就用不着再提什么意见了。她曾辛辛苦苦地沿着这些岩石吃力地往上爬，如今又迫使每个人同她一道向上爬。人们既无法并肩而行，又不能鱼贯而行，很少有什么自由。步伐的节奏随时都会被打断；这一切为什么不能反对呢？”

“有办法做一些改动吗？”爱德华问。

“当然有，”上尉答道，“她只消拆去那只由碎石组成的、没有特点的岩角就行了；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建成一条通向高地的漂亮的弯道，同时把多余的石块就地堆砌起来，这样道路就会变得狭长而曲折。不过，这只是我们两人私下说说而已；她要是知道，是会产生误解和不愉快的。再说，已经建好的东西，就该让它存在下去。如果愿意多花钱和精力的话，那么，顺苔藓小屋向上越过高地，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可以增添不少赏心悦目的景色。”

两位朋友一方面以这种方式着手眼下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清晰而愉快地回忆以往的日子。这时夏绿蒂总是参与他们的谈话。他们还打算等下一步的工作一干完，就着手整理旅行日记，以便通过这种方式来回忆过去。

此外，爱德华与夏绿蒂单独在一起时话题很少，特别是他听到上尉对她的园林建筑的指责之后，从心里觉得上尉的意见是对的。上尉私下和他说的话，他一直没有告诉她；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妻子近来又忙着从苔藓小屋向高地铺设小台阶和小径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他拐弯抹角地说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夏绿蒂惊愕地站在那儿。她才华过人，很快看出他们的见解是对的；然而，事情已经做了，就让它去吧，反正已成定局了。她认为自己干得不错，她的工作是合乎人们愿望的，甚至被指责的每一处都是可爱的；她反对他们的劝告，为自己小小的造物辩护。她责骂这两个男人，说他们出于玩笑，出于娱乐，顿生好大喜功之念，马上想大干一场，而不去考虑一项扩大的计划需要多大的费用。她激动不已，觉得受了侮辱，因而怏怏不乐。她不能放弃旧的东西，也不能完全拒绝新的东西；不过她仍像往常那样当机立断，马上停止了工作，她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这件事，以便使自己的计划成熟起来。

现在，她失去了工作上的乐趣，相反，那两个男子却更加愉快地干着他们的工作，特别是忙于园艺和温室的管理，有时也继续搞骑术训练，如打猎、买马、换马、驯马和驾车等等；这样使夏绿蒂一天比一天感到寂寞。但她的朋友的书信往来却更加频繁，其中也有为上尉谋工作的书信，可是尽管如此，仍然免不了有寂寞的时刻。因此，当她接到从寄宿学校寄来的书信时，就倍感愉快和有趣。

女校长寄来一封详细的信，像通常一样，满意地谈到了夏绿蒂的女儿的进步情况，信后还有一段简短的附言；此外，学校的一个男助教也有附信。这两份东西我们一并转录如下：

关于奥狄莉，尊敬的夫人，我只能重复我在前几封信里说过的话。我不想责骂她，但对她我总是无法感到满意。她一向对人谦逊，乐于助人；然而，这种退让和顺从的态度我并不喜欢。夫人不久前给她寄了钱和各种各样的东西。钱，她没有动用；那些东西也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当然，她把自己的用品保持得十分整洁和完好，似乎只是由于这个缘故她才更换衣服。她那样节制饮食，我也并不赞赏。我们的膳食并不丰盛；但是，每当我看到孩子们饱食可口和有益于健康的饭菜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经过慎重考虑和妥善安排才给他们端来的饭菜，理应吃完才对。可是我却无法使奥狄莉做到这点。她为了放弃一道菜或饭后甜点心，总是找些事情来做，比如替女仆们补做她们耽误了的事情。由于以上种种情况，我终于发现她有时患偏头疼，这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这病虽然是暂时的，但可想而知一定是够痛苦的。关于这个美丽而可爱的孩子，今天就说这些吧。

男助教的附信

我们卓越的女校长通常让我读这些信，在信中她向家长和上司汇报她对学生观察所得到的情况。那些写给夫人的信，我总是读得加倍仔细，加倍愉快。一方面我祝贺您有一位兼备一切优秀品质、将来定会平步青云的女儿，另一方面我至少还应当赞美您有一位可爱的养女，她是为别人的幸福，为使别人称心如意，当然也为她自己的幸福而诞生的。只有对奥狄莉这个学生，我和我们十分尊敬的女校长无法取得一致看法。这位积极负责的女士要求人们从外部就能明显地看到她细心培育的成果，对此我绝无责怪之意。但是，也有一些不向外显露的果实，它们才是真正壮实的，迟早会发展成为一个美好的生物。您的养女肯定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教她的时间里，我发现她总是以同样的步伐慢慢地稳步前进，从不后退。如果说一个孩子万事需要从头学起，那么她肯定也是这样。凡是前面没有讲过的东西，她就无法理解。对一件非常容易理解，但与她毫不相关的东西，她就感到茫然，甚至发呆。然而只要人们能找到事理的中间环节，并向她讲清楚，那么，最难懂的东西她也会领悟的。

由于她进步缓慢，与其他女同学比较起来，就不免显得落后了。那些女同学具有各自不同的能力，她们总是进步很快，对所有的东西，包括彼此没有关联的东西，都能轻易地理解，也容易记住，而且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她的情况则不是这样，例如在上一堂加速的课程时，她就一无所获。有几门课程的情况就是这样，授课的老师都是优秀的，但由于讲的速度过快和缺乏耐心，结果她什么也没有学到。人们对她的字体感到不满，抱怨她对语法规则缺乏理解力。我曾对这类抱怨作过详细的调查：这是真的，可以这样说，她写字缓慢，笔画死板，但并不显得委顿和畸形。我给她上法语课，这虽然不是我的专长，但因为循序渐进，她就容易理解了。令人惊奇的是，她知道得很多，而且也相当地好，可是只要一问她，她却显得一无所知。

如果允许我用一句总的评语来作为结束的话，那么我想说：她不是作为一个应受教育的人在学习，而是作为一个想从事教育的人在学习；换言之，她不是作为女学生，而是作为未来的女教师在学习。也许夫人会觉得奇怪，我本人作为教育者和教师，要是我把某人宣布为和我同样的人，则是对他的最大表扬了。夫人洞彻事理，才学渊博，会从我这些见识狭隘但善意的话里汲取最好的东西。您将会确信，在这个孩子身上也可以期望得到许多欢乐。我向您告别，只要我相信，我有某些重要而

愉快的消息须要函告夫人时，请允许我再给您写信吧。

夏绿蒂为这页信笺而高兴。它的内容和她对奥狄莉的看法十分相近；她禁不住露出一丝微笑，这位教师的关怀似乎过于热情了一点，一般说来，教师对一个学生的品德是不会作出如此评价的。她本着一种冷静的、无成见的思考方式，对这样一种情况，像对其他许多情况一样，不予深究；她认为这位明白事理的男人关心奥狄莉是可贵的。因为她从自己的生活中深深地懂得，在这个充满冷漠和嫌恶的世界里，任何一种真正的倾慕都该受到高度的重视。

第四章

在地形图上，庄园及其周围环境均按相当大的比例，以钢笔线条和各种颜色描绘出来，既具有特色，又一目了然。多亏上尉通过几次三角测量为此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地形图很快就完成了。这位勤劳的人简直是废寝忘食，几乎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他白天常常忙于应付眼前的事务，所以每天晚上也有工作要做。

“现在让我们着手其余的工作吧，”上尉对他的朋友说，“需要对田产加以说明，在这方面，想必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有了田产登记，往后的租赁估算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就好办了。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得商量和确定下来：把本来属于业务的一切事情与生活分开来。业务要求认真和严格，而生活则要求随心所欲；业务要求极其严密的逻辑思维，而生活常常需要前后不符，这一点甚至是可爱的和令人愉快的。要是你在业务上有把握，那么你在生活中就会更自由；要是混淆两者，那么，有把握的东西就会被自由的东西剥夺和抵消。”

爱德华从这些建议中感觉出轻微的责备。他虽然生来喜欢有条有理，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把他的文件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哪些文件应该由他和别人一道处理的，哪些文件应该由他独自处理的，也并没有把它们分开来。同样，业务与娱乐，工作与消遣，他也分得不够清楚。现在，他感到轻松了，因为有位朋友承担了这份苦差事，仿佛由第二个自我完成了这种分类的工作，而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分身干这种事的。

他们在上尉住的厢房里放了公文柜，用于存放现有的资料，还有一间档案室存放过去的资料；他们把所有的文件、证券、信息资料等各种各样的贮藏器、小房间、柜子和板条箱里搬出来，很快就把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分门别类，放入作了标记的方格里。有人想查什么东西，可以找到比他希望得到的更齐全。在这件事上，一位老文书帮了他们的大忙，他整天伏案工作，甚至夜里也干得很晚，可是爱德华以前对他一直感到不满。

“我简直不认识他了，”爱德华对自己的朋友说，“这人多么肯干和有用。”——“好吧，”上尉说，“我们别派新的任务给他了，让他愉快地完成他原有的工作吧，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样他会作出很多成绩；如果有人妨碍他，那他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两位朋友就以这种方式一起度过白天，晚上他们总是按时去看望夏绿蒂。如果邻近的地区和庄园没有社交活动——这是常有的事——那么，交谈和阅读的内容大多涉及有关增进市民社会的福利、利益和舒适感的问题。

夏绿蒂已经习惯利用眼前的情况，她看到丈夫很满意，也觉得对自身有好处。她早就想添置各种家庭设备，但不知道如何着手才好，现在由于上尉的积极努力都得以实现了。家庭药房一直只有很少的药品，现在药物扩充了。夏绿蒂阅读浅显易懂的医书，向别人请教，因此，能够比以往更经常、更有效地发挥她那积极和乐于助人的本性。

由于他们也深刻地考虑到一些常见的、然而往往又是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所以拯救溺水者所需的一切物品也购置好了。原来附近有许多池塘、河流和沟渠，容易发生不幸事件。上尉非常仔细地考虑了这些方

面的问题，爱德华脱口说出这样的话：在上尉的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它极其离奇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可是上尉默不作声，似乎想避免悲伤的回忆，于是爱德华也就住口了。熟知此事的夏绿蒂，对此也避而不谈。

一天晚上上尉说：“我们应当赞扬这些预防性的措施，可是我们还缺少一件最需要的东西，即缺少一个善于处理各种情况的能干的人。为此我可以推荐一位我所熟悉的外科军医。现在可用一般的代价把他请来，他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军医，在我看来，就是在治疗严重的内科疾病方面，他也常常胜过其他的名医。眼下乡下最缺乏的往往是从事急救的医生。”

聘请这位医生的信很快就写好了。夫妇二人非常高兴，他们现在终于可以把剩下的供任意支出的经费用到刀口上了。

夏绿蒂就这样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利用上尉的知识和工作。她开始对上尉住在她家感到非常满意，对一切后果也感到放心了。她平常总是有准备地向他求教一些问题。由于她热爱生活，所以她总想清除一切对生命有害的东西，一切致命的东西。陶器上的铅釉，铜器上的绿锈，都曾使她惶恐不安。她为此向爱德华请教，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追溯到物理和化学的基本概念上去了。

爱德华喜欢为聚会的朋友们朗诵，这为夏绿蒂进行这样的叙谈提供了偶然的、然而总是受人欢迎的机会，他有一副非常悦耳而且低沉的嗓音，过去他曾生动而富于感情地朗诵过一些诗人和演说家的作品，因而声名远扬。现在他喜欢朗读的是另外一些著作。不久以来，他主要是朗读以物理、化学和科技为内容的作品。

他有一种也许是许多人也具有的特性，那就是在他阅读时不能忍受别人朝他书里看。从前，在朗诵诗歌、戏剧和小说时，朗诵者和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一样，都怀有热切的意图，希望自己的朗诵取得逼真的效果，为此就需要让听众感到惊异，需要停顿和激起听众的期望。如果有个第三者蓄意用眼睛先看到朗诵的内容，那预期的效果就自然达不到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选一个背后无人的位置坐下来。现在只有他们三人，这种谨慎的做法也就没有必要了。又因为这一次他用不着去激发听众的感情和想象力，所以他更想不到要特别小心在意了。

只是在一天晚上，当他漫不经心地坐下朗诵时，他发觉夏绿蒂正朝他的书上看，这使他那急躁的老脾气顿时发作了，他有点儿不客气地斥责她：“诸如此类的坏习惯应当永远改掉才好！要知道，在社交场合里，这些令人讨厌！当我给人朗读时，难道说这不等于我在口头上向他讲解什么东西吗？写在纸上的和印出来的东西，代替了我本人的思想和我本人的心灵；假如在我的额前或胸前装有一扇小窗户，使那个想听我讲述我的思想、传递我的感受的人，早就从窗户里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这样，我还能讲得起劲吗？要是有人偷看我的书，那我总觉得，好像自己被撕成两半似的。”

夏绿蒂机敏过人，在大小团体里，都能应付自如，她能够化解任何令人不快的、激烈的，以至是尖锐的言词，善于打断冗长的谈话，也善于使停顿的谈话继续下去，这次她也发挥了她的这种杰出的才能。她说道：“要是我坦白我在这会儿所想到的，你一定会原谅我的过失。我听

到你在念‘亲合力’这个词儿，便马上想到我的亲戚，想到我的两个表兄弟，他们正在这时给我带来了麻烦。当我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你的朗读上时；我听到你所读的全是非生物体的事，于是我想把事情弄个明白，便朝你读的书看了看。”

“这是一种比喻的语言，它诱惑了你，并把你给弄糊涂了，”爱德华说。“这里所讨论的，当然只是土壤和矿物，但人是个真正的那喀索斯，他喜欢到处照自己的影子，把自己当作衬托整个世界的背景。”

“说得好！”上尉接着说，“人就是这样对待他身外的一切，他把自己的智慧与愚蠢，意志与任性，都赋予动物、植物、自然元素和神灵。”

“我不想使你离开目前的话题太远，你们能否简短地给我指教一下，‘亲合力’在这里究竟指的是什么。”

“这我当然愿意，”上尉回答，因为夏绿蒂的话是冲他说的，“当然我只能力所能及地作个回答，把大约十年前我所学到和读过的东西作为依据。至于现今科学界里的人士是否还这样想，它是否符合新的学说，我就不敢妄言了。”

“这太糟糕了，”爱德华大声说，“现在人们不能为自己整个的一生再去学些东西。我们的祖先总是固守他们在青年时代学到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想变得完全落后于时代的话，就得从现在起每五年重新学习一次。”

“我们女人倒并不这么认真，”夏绿蒂说，“坦率地说，我所关心的只是对词的理解，因为在社交场合，没有比错用一个生疏的词儿，一个专门名词更惹人笑话的了。所以我只想知道，这个词儿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正好用于这些事物。至于它与科学有什么联系，就让学者们去研究吧。顺便说一下，就我所知，就连他们也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

“我们现在从哪儿谈起，才能最快地进入本题呢？”停了一会儿，爱德华问上尉。上尉沉思片刻，随即回答说：

“如果允许我表面上扯得远一些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达到目的。”

“请您相信，我会专心致志地听您讲的，”夏绿蒂一边说，一边把手中的活计搁到一边。

于是上尉开始讲述：“从一切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物质上，我们首先注意到，它们自身都有着一种联系。当我们把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说出来时，听起来当然有些奇怪；然而，只有当人们对已知的东西完全了解之后，才能一同向未知的东西迈进。”

“我想，”爱德华插嘴说，“我们用些例子就能很容易地向她和我们说明这个问题。你只要想到水、油和水银这些东西，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一致性和关联性。除非使用强力或其他的办法，它们是不会失去这种一致性的。强力一旦排除，它们又会马上聚合到一起。”

“毫无疑问，”夏绿蒂赞同地说，“雨滴总会汇成水流。早在儿童时代，我们在玩水银时就感到惊奇。我们先把水银分成一个个的小球，然后再让它们重新聚合到一起。”

“也许我可以顺便提出一个要点，”上尉补充说，“即这种完全纯

粹的、以液体的形式方可产生的关联，总是以球形显示出来。下落的水滴是圆的；至于水银小珠，您自己刚才也说过了；甚至一滴下落的熔化的铅，如果在下落时有足够时间完全凝固的话，那它落到地上时也会成为一个小球。”

“请允许我先说几句，”夏绿蒂说，“看我是否说中您想说的东西。既然任何事物自身都有着一种关联，那么想必它对其他的事物来说，也有着一种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因事物的不同而不同，”爱德华急忙接着说，“有时它们是作为朋友和老熟人而相遇，这时它们迅速地走到一起，会合起来，彼此都没有改变对方，像酒和水搀和在一起一样。反之，其他事物彼此总像陌生人一样互不融合，即使通过机械的混合和摩擦也无法使它们结合在一起，例如油和水，虽然搅合在一起，但马上又彼此分开。”

“差不多是这样，”夏绿蒂说，“这几种简单的形式也适用于我所熟悉的那些人；我特别想起我生活其中的那些社会团体。然而，与这些无情感的物质最为相似的是世界上互相对立的人群、等级、职业，贵族与第三等级，士兵与平民。”

“对呀！”爱德华说，“正如用道德和法律可以使这些人协调一致一样，在我们的化学世界里也有中间媒介，它们可以把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起来。”

“例如，我们用碱性盐使油和水结合起来，”上尉插嘴说。

“请别讲得太快，”夏绿蒂说，“要让我能跟得上才行。现在我们不是已经谈到‘亲合力’了吗？”

“完全正确，”上尉回答，“我们立即就会认识到它的全部力量和精确的内容。事物碰到一起时互相迅速吸引并互相影响的性质，我们称之为亲合力。碱和酸虽然彼此是对立的，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它们彼此是对立的，它们才最坚决地相互寻求、相互吸引、相互改变，而共同形成一种新的物体。这说明碱和酸的亲合力是够明显的。再让我们说一说石灰，它对一切酸类都表现出巨大的好感和一种强烈的结合欲。一旦我们有了化学实验室，我们就要让您目睹各种实验，它们非常有趣，而且较之语言、名称和技术用语更能给您提供一个明确的概念。”

“我得承认，”夏绿蒂说，“如果您把这种奇怪的性质称作亲合力，那么在我看来，它们并不是血缘的相近，而是精神和心灵的相近。同样，以这种方式，的确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产生重要的友谊，因为相反的特性会使一种更为亲密的结合成为可能。因此，我要耐心等待，希望您能为我展示一下这种神秘的作用。”她把脸转向爱德华说，“现在我再也不想打扰您的朗诵了，为了更好地学点东西，我要聚精会神地听你的朗诵。”

“你既然点了我们的名，”爱德华说，“那你就不好轻易脱身了；归根结底，错综复杂的情况才是最有趣的。只有借助这些事例，人们才能认识到亲合力的程度，即认识到各种各样的关系：较亲近和较强烈的，较疏远和较微弱的；亲合力只有在促成分解时才显得有趣。”

“这个可悲的词儿，”夏绿蒂大声说，“可惜现在人们在世界上经常听到，难道它也出现在生物学中吗？”

“当然咯，”爱德华回答，“人们把化学家称为分解艺术家，这甚

至是化学家的一种典型的荣誉称号呢。”

“现在人们不再这样称呼了，”夏绿蒂说，“这是很正确的。结合是一种更伟大的艺术，也有更伟大的功绩。在全世界的每一种行业中，结合艺术家总是受欢迎的。——既然你们已经谈开了，那就让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吧。”

“我们马上再接下去说，我们在前面提到和讨论过的东西，”上尉说，“比如说吧，我们称之为石灰石的东西，是一种纯度或多或少的石灰，它同一种弱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后者是以一种气体的形式出现的。如果把一块石灰石投入稀释的硫酸之中，硫酸就会攫住石灰，而与它一起变成为石膏；与此相反，那种气体状的弱酸便飞逸了。这里既产生了一种分解，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组合，于是人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使用‘亲合力’这个词，因为它的确让人看到，有一种关系好像优于另外一种关系，于是前者势必先于后者被选中。”

“请您原谅我，”夏绿蒂说，“就像我原谅自然科学家一样；不过我在这儿决不把它看作是一种选择，毋宁把它看作是一种绝对需要，而且恐怕谈不上是绝对需要，因为归根到底这也许只是个机遇问题。机遇造就了关系，正如机遇成全了小偷一样。如果所谈的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些自然物体，那么在我看来，选择仅仅掌握在化学家的手里，是他把这些物质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一旦它们聚集在一起，那么，请上帝宽宥它们吧！在目前情况下，我只为那可恨的碳酸气感到惋惜，因为它又不得不在无穷的宇宙中游荡了。”

“问题只在于，”上尉说，“一旦碳酸跟水结合起来，成为矿泉水，就可以为健康者和病人提神。”

“石膏倒可以轻松地说，”夏绿蒂说，“它现在已经完事了，成了一种物体，受人料理，而那个被排出去的物质，还会遭到困难，直到它重新找到归宿为止。”

“想必我大大地弄错了，”爱德华微笑着说，“或者你的话里藏有小小的诡计。好好坦白你的鬼心眼吧！说到底，我在你的眼里是石灰，被充当硫酸的上尉捉住了，失去了你的青睐，变成了一种无感应的石膏。”

“如果良心叫你作这样的观察，”夏绿蒂回答，“我也就不用担心了。这些比喻的言语既好听又有趣，谁不喜欢玩弄类似的把戏呢？可是，人毕竟比那些元素高出几级，如果他在这儿颇为慷慨地使用‘选择’和‘亲合力’这些美丽的字眼，那么他最好重新回归自身，趁此机会好好考虑一下这些说法的价值。可惜有些情况我知道得够多了，两种东西的密切而似乎不可分解的结合，由于第三者的偶然介入而受到破坏，原先结合得很好的一对分开了，其中的一员被赶到无垠的宇宙中去了。”

“而化学家们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有礼貌，”爱德华说，“他们加上一个第四者，这样谁也不会一无所得。”

“说得对！”上尉回答，“这种情况的确是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借助它们，人们可以把吸引、亲近、离开、结合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实地表现出来。这四种东西——迄今一直是成对地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发生接触，离开它们一直保持的联合而重新结合起来。在这种放弃与攫取中，在这种逃逸与寻求中，人们认为确实看到了一种更高的使命；

人们相信这些东西有一种意志和选择的本性，认为‘亲合力’这个术语是完全有道理的。”

“请您给我描述一下这种情况，”夏绿蒂说。

上尉回答：“这种情况用言语是解释不清的。我已在上面说过了！一旦我能亲自做实验给您看，一切就会更加清楚，更明白。眼下我只得使用一些您所不熟悉的术语，这些术语恐怕会使您听了感到厌烦。人们必须看到这些似乎死一般的、然而内部却一直蕴藏着活力的东西，以极大的兴趣来观察它们，看它们如何相互寻求、吸引、捕捉、破坏、吞噬、吃尽，然后从这种极密切的结合中摆脱出来，重新以更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形态出现。这样人们才相信它们有永恒的生命，甚而相信它们有思想和理智，这是因为我们的感官不足以正确地观察它们，而我们的理性也不能够充分理解它们。”

“我不否认，”爱德华说，“这些稀奇的术语，对于不通过感官的观察，而是通过概念与它们调和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可笑的。不过，我们暂时可以用字母把我们刚才提到的关系轻而易举地表示出来。”

“如果您认为这样做不显得迂腐的话，”上尉说，“那么我大概可以用符号语言简要地加以概括。您设想一个A，它与B紧密结合，用好多方法和好些强力都不能使它和B分开；您再设想一个C，它与D同样密不可分；现在您让这两对发生接触，这时A就投向D，C就投向B，我们简直无法说清楚，究竟是哪个先离开他原来的伙伴，哪个先与另外一个重新结合起来。”

“就是这样！”爱德华插嘴说，“在我们目睹这一切之前，我们想把这个公式看作是一个比喻，从中得出教训以供我们直接使用。你扮演A，夏绿蒂，我扮演你的B，因为我本来就依附于你，跟随着你，就像B对A那样。上尉显然就是C，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回是他把我从你身边夺走的。现在有一个公平的做法，为了使你有个着落，就得为你找一个D，而这个D毫无疑问就是那个可爱的奥狄莉，依我看，你不好再继续反对跟她接近了。”

“好吧！”夏绿蒂回答说，“尽管在我看来，这个例子并不完全适合我们的情况，但我仍然把这看作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今天终于聚会在一起，而这种自然力和亲合力加快了我們之间谈出亲密的话儿。我只想坦白地告诉你们，从今天下午起，我已决定叫奥狄莉到我这儿来，因为至今一直在我家干活的忠实的女管家就要离开，她要回去结婚了。这也许是从我这方面着想，而且也是为了我的缘故；至于促使我把奥狄莉接回来的原因，你读一读这封信就会知道了。我不会朝你读的信看，因为信的内容我早已知道了。你就读吧，快读吧！”说着她抽出一封信，把它递给了爱德华。

第五章

女校长的来信

尊敬的夫人，请原谅我今天给您写这封短信！因为去年我们通过公开考试检查了我们教给学生们的课程，我得将经过情况向所有的家长和上司汇报。再说，我也有理由写得短些，因为我可以用三言两语告诉你许多事情。令媛无论在哪方面都证明她是第一名。随信附寄的证书，她的亲笔信——信里有她对自己获奖情况的说明，同时也表达了她对于这样顺利地获得成功所感到的喜悦——将使您得到宽慰，甚至使您感到高兴。至于我的喜悦，却有所减少了，因为我预见到，我们再也没有理由把这样一个进步如此之快的女子留在我们这里了。我在此暂向夫人告别，并请允许我下一次向您吐露我对她所抱有的最为有利的看法。关于奥狄莉的情况，我的友好的助手会给您写信的。

助教的来信

我们尊敬的女校长让我来写有关奥狄莉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按她的思维方式，她觉得把不得不告知的事告诉您是件难堪的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本人需要得到您的原谅，而这种歉意她宁愿让我来说。

我非常清楚，善良的奥狄莉多么不善于表达她心里的想法以及她能做些什么，因此在正式考试之前，我多少有点儿为她担心，尤其是这次考试事前根本没法准备，而且，即使是按常规方式进行准备，奥狄莉看来也来不及准备了。考试结果充分说明我的担忧是对的。她没有得奖，属于没有获得证书的学生一类。我还能多说什么呢？在书法方面，奥狄莉的字体写得很好，几乎没有人能和她相比，可是其他人的笔锋却比她的洒脱得多；在算术方面，大家都比她算得快，平时在解难题方面她胜过别人，可是在检测时她却一筹莫展；在法语方面，有些学生的会话和陈述比她的好；在历史方面，她不能迅速说出人名和年代；在地理方面，她不注意政治区划；在音乐方面，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演唱她那几首简单的曲调；在绘画方面，她本来是有把握获奖的，因为她的画轮廓清秀，描绘细致，富于幽默，可惜画面太大，没有完成。

当女学生们退出考场以后，主考人员聚在一起商量，这时我们教师至少也可说几句话了。我很快就发现，人们根本避而不谈奥狄莉，如果谈到她，不是责难，就是冷若冰霜。我希望通过对她的性格作一次公开的说明，以唤起人们对她的某些好感，于是我以加倍的热情大胆地发言，一方面是因为我确信我能够这样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也经历过同样可悲的情况。他们注意地听我讲；可是，当我讲完之后，主考员虽然和气但简洁地对我说：“才能是前提，但学生们应该学到本领才行。这就是一切教育的宗旨，这就是家长和上级的公开而明确的意图，也是孩子们隐藏在内心的、半自觉的意图。这也是考试的目的，同时是对教师和学生的一种评判。听了您的讲话，我们对这个孩子抱有美好的希望，而您总是值得称赞的，因为您仔细地注意到了女学生们的才能。如果来年您把这样的才能变为实际本领，那您和那位受到您宠爱的女学生是会受到人们的表扬的。”

对于由此而引起的后果，我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可是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使我担心的更糟糕的事。我们善良的女校长就像一个善良的牧人，她不愿丢失任何一只羊羔，或者就这儿发生的情况来说，她不想看到任何不加修饰的羊羔。当那些先生

离开以后，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不满，便去找奥狄莉，这时，其他的人正为自己得奖而高兴，而奥狄莉却非常安静地站在窗旁。女校长对奥狄莉说：“天哪！您告诉我，一个本来不蠢的人，怎么看上去会这么蠢呢？”奥狄莉十分镇静地回答：“请原谅，亲爱的母亲；我今天正好又头痛，而且痛得相当厉害。”——“这点别人是无法知道的！”这位一向富于同情心的女士说，同时快快不乐地转过身去。

这的确是符合事实的，谁也无法知道她头痛，因为奥狄莉的气色并没有改变，我也没有看到她用手摸过额头。

这还不是所有的情况呢。尊敬的夫人，您的千金小姐向来活泼、直爽，但在今天，因为胜利，她变得放纵和傲慢起来。她拿着她的奖状和证书在房间里手舞足蹈，而且冲着奥狄莉的脸摇晃。“你今天考得很糟！”她大声说。奥狄莉十分沉着地回答：“这还不是最后的考试日子呢。”——“但你总是最后一名！”小姐大声说，随即便跑开了。

奥狄莉在其他任何人面前似乎显得泰然自若，只是在我面前不是这样。她强忍住一种内心不安的激动，这在她的脸上表现出来。她的左脸颊一阵发红，而右脸颊却显得苍白。看到这种征象，我禁不住对她产生了同情。我把女校长引到一边，就此事同她进行了认真的交谈。这位杰出的女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为了避免扯得太远，我想把我们的决定和请求告诉夫人：请您把奥狄莉接回去住一段时间。至于理由，最好由您自己去推想。如果您决定这么做，我愿进一步谈谈如何对待这个善良的孩子的问题。据我们猜测，令媛一旦离开我们，我们就会看到奥狄莉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来。

还有一点，我以后也许会把它忘记：我从未看到奥狄莉有过什么要求，或有过什么紧急的请求。相反，有些时候——尽管少见——她试图拒绝别人对她提出的要求。她用一种举动表示她的拒绝，这种举动对于那个理解它的含义的人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她紧握双手，向上举起，然后放到胸前，身子微微前倾，用锐利的目光死死盯住那个提出迫切要求的人，使他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一切要求或愿望。尊敬的夫人，要是您有一天看到了这种举动——在您的照管下，这是不会发生的——那就请您想着我的话，怜惜奥狄莉吧。

爱德华面带微笑，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两封信，同时对与此有关的人和事态进行了评论。

“够了！”爱德华最后喊道，“事情已经决定了，让她来吧！亲爱的，我会为你作好安排的，乘机机会，我也想提出我的建议。我迫切需要搬到右厢房去和上尉住在一起，因为早晨和晚上才是一起工作的好时光。与此相同，你在那边，和奥狄莉住在最漂亮的房间里。”

夏绿蒂对此感到非常满意，爱德华畅谈他们未来的生活方式。他大声说：“姨侄女有轻微的左偏头痛，这倒是相当不错的；我有时患右偏头痛。要是我们见面，我们就面对面坐着，我支着右肘，她支着左肘，手托着脑袋，各朝一个方向，这样必然会形成优美的对照。”

上尉认为这是危险的；爱德华反而大声说：“亲爱的朋友，你对 D 可要小心提防啊！要是 C 从 B 那儿被夺走了，那么 B 该怎么办呢？”

“我想，”夏绿蒂说，“事情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咯，”爱德华说，“它回到它的 A 那儿去，回到它的最后的归宿地！”他又说又跳，把夏绿蒂紧紧抱在怀里。

第六章

一辆载着奥狄莉的马车到了。夏绿蒂走向她；这可爱的女孩也急忙朝夏绿蒂跑来，扑在她的脚下，并抱住她的双膝。

“干吗这么谦恭！”有点儿不知所措的夏绿蒂说，并打算把奥狄莉扶起来。“这不是谦恭，”奥狄莉说，依旧抱着夏绿蒂的双膝不放，“我只是想回忆以往的岁月，那时候我还不及您膝盖那么高，却已经得到了您的抚爱。”

她站了起来。夏绿蒂热情地拥抱她。她被介绍给爱德华和上尉，而且立刻作为客人受到了特别的尊敬。美人是到处受到特别欢迎的客人。她似乎注意到了他们的谈话，尽管她并没有插话。

第二天早晨，爱德华对夏绿蒂说：“这是一位令人愉快和有趣的姑娘。”

“有趣吗？”夏绿蒂微笑着说，“可是她一直没有开过口啊。”

“是吗？”若有所思的爱德华说，“这真是妙不可言！”

在如何管理家务方面，夏绿蒂只给这位新来的人少许暗示。奥狄莉很快就看出了所有的安排，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感觉出了这一切。她轻而易举地明白，自己该为所有的人，特别是个别的人做些什么。一切都按时办妥。她善于安排，并不发号施令，要是有人犹豫不决，她就立刻亲自去做。

她一旦发现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就请求夏绿蒂允许她安排自己的时间，她对安排好的时间，总是严格遵守。她的工作方式，夏绿蒂从助教的来信中已经知道。她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工作，别人都不干预，听她自便。只是夏绿蒂有时试图鼓励她。比如夏绿蒂有时把奥狄莉用秃了的笔换掉，以便引导她把字体写得更洒脱些。但这些用坏了的笔很快又被她削尖了。

两位女士私下约定，只要她俩单独在一起，就用法语交谈。夏绿蒂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奥狄莉在校时必须讲法语，此外，她用外语说话更加健谈一些。在夏绿蒂家里，奥狄莉说的似乎比她想要说的还要多。夏绿蒂特别欣赏奥狄莉的一次偶然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她详尽地、然而非常亲切地描述了整个寄宿学校。奥狄莉成了她的一个可爱的伙伴，她希望有朝一日奥狄莉会成为她可靠的女友。

在此期间，夏绿蒂重新找出那些与奥狄莉有关的旧书信，以便能回忆起女校长和助教对这个善良的女孩所作的评定，然后把这些同她本人作一番比较。夏绿蒂认为，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应该尽快地熟悉他们的性格，这样才能知道，可以从他们身上期待些什么，可以从他们身上培养出什么，或者永远必须向他们承认和原谅些什么。

她在进行这项考查时虽然没有发现什么新东西，但是某些已知的事情，她觉得更重要和更惹人注目。例如，奥狄莉在饮食方面的节制真让她感到担忧。

她俩关心的下一件事是服装。夏绿蒂要求奥狄莉穿得更考究，更华丽些。于是，这位善良而勤快的女孩马上裁剪以前别人送给她的衣料，只需别人稍许帮助，她就很快为自己做成了既合身又漂亮的衣服。这些时髦的新衣使她的身材显得更美：因为一个人的可爱的气质也可以通过

外表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她把自身的种种特点使新的环境受到感染，那么人们就会觉得她是一个新人，一个更加妩媚的人。

这样，她一开始就引起了这两位男子的注意，而且越来越成为他们赏心悦目的人——请允许我们用这个恰当的词语来表达。如果说纯绿宝石以它华丽的色彩使人感到赏心悦目，甚至对眼睛这个高贵的感官产生某种疗效的话，那么人的美丽就会以更大的力量影响人们的外部 and 内部的感官。谁瞧见了这个美人，都不会感到有什么不愉快，而只会感到与自身和世界协调一致了。

因此，可以说奥狄莉的到来，以某种方式促进了他们之间的社交活动。爱德华和上尉这两位朋友更加准时地，甚至分秒不差地遵守会面的时间。无论是吃饭、喝茶还是散步，他俩都准时到达，决不让对方久等。特别是晚上，他俩并不急于离开餐桌。夏绿蒂分明注意到了这点，而且暗中观察他们。她试图搞清楚，他们当中谁是带头人，然而她找不出来。两人都显得更喜欢交际了。在谈话的时候，他们似乎在考虑，什么话题才会引起奥狄莉的兴趣，什么内容才能适合她的理解和知识。在朗读和讲话的时候，他们会暂停下来，等她回来后再继续下去。他们变得更加亲切，更加倾心而谈了。

奥狄莉为了报答他们的好意，干活一天比一天勤快。她对这个家、这里的人和各种关系认识得越是清楚，就越是积极地帮助干活，对他们的每一道目光，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和每一点声响的理解就越是迅速。她始终安详而又全神贯注，始终冷静而又灵活敏捷。她坐下、站起、出去、进来、取物、送物、再坐下，都显得不慌不忙。她的举止总是不停地变换，总是让人感到愉快。还有一点，她举止轻盈，人们听不到她走路的声音。

奥狄莉这种循规蹈矩、乐于助人的态度，使夏绿蒂非常高兴。只有一点她觉得不怎么满意，这点她并没有向奥狄莉隐瞒。有一天，她对奥狄莉说：“要是有人手里掉下什么东西，我们很快弯腰把它拾起来，这当然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殷勤。我们以此表明，我们似乎对他负有服务的义务；不过，在上流社会里，我们就得考虑，这样一种恭顺是对什么人表示的。对待妇女，我不愿给你作出什么规定。你还年轻。对待上级和长者应该殷勤。对待和你同辈的人，应该有礼貌。对待比你年轻、地位比你低下的人，应该热情友好。不过，一个女人如果同样向男人们表示恭顺和殷勤，那就未免不合适了。”

“我要努力改掉这种习惯，”奥狄莉说，“同时，我请求您原谅我的不妥之处。我就告诉您，我是怎么会这样做的。我学过历史；我记下的东西并不多，只记下我认为应该记住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记那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只有个别事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下面的故事：有一次，英王查理一世站在那些所谓的法官面前受审，这时，他手中的权杖上的金杖头掉了下来。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会努力为他效劳。这时他向四周看看，似乎期待着这次也有人给他献个小殷勤。可是，谁也没有动弹。于是他只好自己弯腰把杖头拾起来。对此，我感到十分难受，我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打那以后，只要我看到有人手里掉下东西，我就情不自禁地弯腰替他拾起来。这自然不总是符合风尚的，而我，”她微笑着继续说，“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讲这个故事，将

来我打算更多地克制自己。”

在这期间，那些慈善工作——这两位朋友感到自己有责任做它们——进展顺利。是啊，他们每天都发现有新的理由要考虑和着手干点什么。

有一天，他俩漫步经过一个村庄，他们不满地发现，这个村庄在整齐和清洁方面远远不如其他的村庄，那些村庄的居民由于珍视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十分重视这两方面的工作。

“你记得吧，”上尉说，“我们旅行经过瑞士的时候，曾流露过这样的愿望，即要真正美化一所乡村的花园，就得把一个村庄按照瑞士的那种整齐和清洁来布置，而不是按照它的建筑式样来布置，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促进人们去利用它。”

“比方说吧，”爱德华回答说，“此地也许就是我们需要改造的村庄。府邸所在的山坡沿着突出的一角延伸下去；在山的对面，村镇以半圆形的形式相当有规则地建起来；一条小溪从村子中间流过，为了防止溪水上涨，沿河的村民用不同的方式来防堵，有的用石头，有的用木桩，有的用横梁，而有的邻里甚至用厚木板，谁都不愿意帮助别人，结果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了损失和灾祸。于是，道路变得崎岖难走，时而向上，时而向下，时而穿过河水，时而越过石头。要是人们一起动手，那么无需花很多费用，就能在这里筑起一道半圆形的围堤，把下面那条直通村舍的道路加高，这样就辟出了一块非常漂亮的地方，使处处都变得干干净净，再通过一项庞大的慈善计划，把所有这些琐碎而不中用的东西全消除掉。”

“让我们试试看！”上尉说，同时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地形，迅速作出了判断。

“我不愿意同那些市民和农民打交道，除非我能向他们发号施令，”爱德华回答说。

“你说的也有道理，”上尉回答，“因为在我的生活中，类似的事情曾给我带来许多烦恼。要让人正确地认识到，要有所收获就必须作出牺牲，这有多难啊！要让人明白，想达到目的而不轻视手段，这该有多难啊！许多人甚至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只欣赏手段，而不重视目的。任何弊端，一旦出现，就应当立即整治，但人们并不关心它源出何处，也不追究它的影响从何而来，所以很难商量，特别是同那些群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通情达理，但目光却很短浅，很少考虑长远的利益。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公共事业的建设中，有的人有所得，有的人则有所失，一味斤斤计较，这样就根本达不到和解。所以，一切公共事业必须通过绝对的权威来促成。”

在他们站着讲话的时候，有个人走过来向他们行乞，这个人看来不是出于贫困，而是出于厚颜无耻而乞讨的。爱德华不喜欢行乞者打断他的话，显得厌烦起来，在以较平和的口气几次拒绝对方无效之后，便叱责了乞讨者。可是这家伙喃喃抱怨，甚至和爱德华对骂起来。他迈着小步离开时，死皮赖脸地说，乞丐有乞丐的权利，人们可以拒绝施舍，但不许侮辱他，因为乞丐也和其他人一样，受到上帝和官方的保护，这一下使爱德华完全失去了自制。

上尉一边安慰爱德华，一边说：“让我们把这件事看作是一种挑战吧，我们的乡村警察也应当来管管他们。施舍总是应该的，不过，要是

人们不亲自施舍，尤其是不在家里施舍，那就更好了。人们对任何事情，包括善行在内，都应当有节制，应当一视同仁。一种过分慷慨的施舍，只会招来众多的乞丐，而不会把他们打发走；相反，在旅途中，或匆匆路过某地碰到一个穷人，你倒不妨偶然兴起，以幸福使者的形象扔给他一点出乎意外的施舍。就村庄和古堡的地形来看，我们很容易建造这样一个慈善机构；对此我早就考虑过了。

“村庄的这头是一家客栈，另一头住着一对善良的老夫妇；在这两处地方，你都得投放一小笔钱。不仅入村者，而且出村者也可得到一点施舍。因为这两处的房屋都在通往古堡的路旁，所以凡是想上古堡乞讨的人，就让他们到这两个地方去。”

“走吧，”爱德华说，“我们马上就去办这件事；详细的办法我们以后再作补充。”

他们先到了店主那儿，然后又到了那对老夫妇那儿，事情就这样办妥了。

当他们一起登上古堡所在的小山时，爱德华说：“我很清楚，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聪明的主意和坚定的决心。比如你非常正确地评价了我妻子设计的那些园亭，同时暗示我如何改进，不瞒你说，我立即把你的意见转告了她。”

“我能猜到这点，”上尉说，“但我并不赞成这样做。你把她搞糊涂了；她抛弃了所有的工作，和我们在这件事上赌气：因为她避而不谈此事，也不再邀请我们去参观苔藓小屋，只在闲暇时和奥狄莉上那儿去。”

“我们用不着给她吓倒，”爱德华说，“如果我深信某件好事是会发生和应该发生的，那么我一定要看到它办成，否则我是无法得到安宁的。我们向来精明能干，能搞出点名堂来。让我们以描写英国公园的铜版画作为晚间谈话的内容吧，然后再看看你绘制的庄园图。一开始，我得把这件事当作一个问题，像开玩笑似地对待它，然后再干正经事。”

这样约走之后，他们打开了那些图册，里面往往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平面图和最初的自然状态中的风景。在另一页上，可以看到地区平面图作了改动，并经过了艺术加工，目的是让人们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并提高其价值。由此，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自己的产业及其周围环境，按自己的意愿去改造了。

从现在起，人们很高兴把上尉勾画的蓝图作为基础，但一时还不能完全摆脱夏绿蒂对这件事的最初设想。不过，他们毕竟想出了一条更容易走的登山道；他们打算靠着山坡，在一片可爱的小树林前建造一座别墅，使它与城堡遥遥相对，从城堡的窗子里看出去，可以眺望别墅，从别墅里望出去，又可以俯视城堡和花园。

上尉对这一切显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测量，并且又提起那条村庄小路、溪边的那道围堤，以及实施的办法。“我打算修建一条通向山顶的便道，”他说，“这样，可以得到修筑那道围堤所需要的石块。这两项工作只要配合得当，就可更经济和更迅速地完成。”

“可是，”夏绿蒂说，“我有些担心。你们必须提出明确的计划。如果你们知道搞这样一项工程需要多少费用，那么你们就应该进行计算，虽说不是按周，至少也得按月计算。现金由我保管；我照单据付款，

自己记帐。”

“你似乎并不怎么特别信任我们，”爱德华说。

“对独断独行的人我并不怎么信任，”夏绿蒂说，“我们比你们更懂得克制。”

一切安排就绪，工作迅速开始了。上尉一直在场。从现在起，夏绿蒂几乎每天都成了他办事认真而明确的见证人。他也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样，两人感到很容易合作，可以干出点名堂来。

办事情就和跳舞一样，能保持步调一致的人，必然会感到互相不可缺少，彼此之间也必然会产生好感。夏绿蒂进一步了解上尉以后，的确对他产生了好感。下面的例子便是一个明证：最初她曾在花园中，特意挑选出一块休息场地，并精心加以装饰，可是，这妨碍上尉的计划，于是，她非常镇静地让他毁掉了这个休息场地，而丝毫没有不愉快的感觉。

第七章

由于夏绿蒂和上尉有了共同的工作，结果使爱德华更多地去和奥狄莉结伴。一段时间以来，他心里早就对她产生了一种秘密的、友好的爱慕之情。她对任何人都殷勤、有礼；要说她对他最好，这未免是他的一种自我感觉。不过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他喜欢吃什么，以及喜欢到什么程度，她观察得很仔细；他喝茶时习惯加多少糖，以及诸如此类的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特别小心防止穿堂风，因为爱德华对风显得过分敏感，并因此往往和他那老嫌通风不够的妻子发生矛盾。奥狄莉同样对苗圃和花园里的情况很熟悉。凡是爱德华想有的东西，她都设法促成；凡是他不耐烦的事情，她都竭力防止。这样一来，她在短时间内就成了一位他不可缺少的和善的保护神，要是她不在，他就会感到痛苦。此外，每当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她显得更加健谈和坦率大方。

爱德华尽管年岁增加，但始终保持着几分孩子气，这特别适合奥狄莉这样的青年。他们喜欢回忆以往的岁月，那时他们常相见；这种回忆一直追溯到爱德华爱慕夏绿蒂的最初时期。奥狄莉还想起爱德华和夏绿蒂是一对最漂亮的宫廷配偶。当爱德华否认她在童年就有这样的记忆力的时候，她却坚持说，她特别想起一件事，这件事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一次，爱德华走进屋里，她躲在夏绿蒂的怀里，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出于儿童般的惊异。她还补充说：因为他给了她一个十分生动的印象，使她非常喜欢他。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朋友以前一块儿进行的一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停顿了，于是他们觉得有必要再作一次概略的了解，拟一些草案，写几封信。为此，他们到了自己的文书室，发现那位年老的抄写员正闲着无事可干。他们开始工作，马上就给他事干，可是并没有注意到竟把他们平常惯于自己办理的事情也加到那个老人的身上了。上尉没有立即拟出第一个草案，爱德华也并没有立即写好第一封信。他们为了拟草案和写书信费了很长的时间，爱德华干得最慢，他终于忍不住向上尉问起时间来了。

事也凑巧，上尉竟忘记了给他那只有秒针的计时精确的表上发条，这还是多年来头一次；而他们似乎预感到——虽说不是意识到——时间已开始对他们变得无关紧要了。

当男人们的干劲有些减弱的时候，妇女们的积极性却反而增强。一般说来，一个由固定成员和必要环境组成的家庭，其通常的生活方式，就像一个容器一样，本身也可能包含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爱慕，一种正在形成的热情，这种情形可以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直到新的掺合物引起明显的发酵、泡沫溢出容器为止。

在我们这四位朋友那儿，这种相互之间产生的爱慕正在起着令人非常愉快的作用。他们个个心情舒畅，从特殊的好感中产生出共同的欢心。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幸福，同时也赐予别人幸福。

这样一种情况使人心胸开阔，从而精神升华，凡是他们正在做的和打算做的一切事情，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所以，这几位朋友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住所里，他们跨出家门，散步到更远的地方。通常，爱德华和奥狄莉匆匆走在前面，选择小径，开辟道路，而上尉和夏绿蒂则紧跟在

后面，一边进行重要的交谈，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一些新发现的地方和意想不到的景色，沿着快步走在前面的那两个人的足迹从容不迫地走去。

有一天，他们外出散步，他们穿过府邸右厢的大门，向下走到那家客店，然后越过一座桥，朝池塘走去，他们像平时追寻水源一样，沿着池塘一直往前走，最后到了岸边，这里被灌木丛生的丘陵和山岩所包围，已无路可走了。

然而爱德华由于在这一带打过猎，熟悉这里的地形，便带着奥狄莉在一条长满野草的小路上继续向前迈进，他大概知道，掩藏在山岩之间的旧磨坊离此不远了。可是，这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不久就消失不见了，他们在浓密的树丛和长满苔藓的岩石中间迷了路，不过时间并不很久，因为水车轮子的轰鸣声告诉他们，要寻找的地方就在附近了。

他们向前攀上一座悬岩，发现岩底那所奇特的黑色老木屋就在面前，并且荫蔽在陡峭的岩石和高大的树木之间。他们决定干脆从青苔和碎石上爬下山去。爱德华走在前头，当他回头朝高处望去的时候，看到奥狄莉也跟着他爬了下来，她脸上毫无惧色，处在非常好的平衡状态中，步履轻盈地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他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在他头上飘浮的仙女。有时，她在不大安全的地方抓住他伸出的手，甚至扶住他的肩膀，此时，他无法否认，她是他接触到的最温柔的女性。他几乎希望她绊一跤，滑倒下来，好让他把她接在自己的手里，然后搂在怀里。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敢这样做，原因不仅是一个：他担心这样会冒犯她，更担心这样会伤害她。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立刻就会知道。他走下来以后，和奥狄莉面对面地坐在大树下的一张有乡村风味的桌子旁，向和气的磨坊主的妻子要了牛奶，并派热情的磨坊主去迎接夏绿蒂和上尉。爱德华迟疑片刻后开始说：

“亲爱的奥狄莉，我有一个请求：请您原谅我，即使您拒绝我的请求，也没有什么关系。请您不必隐瞒，其实也用不着隐瞒，您在您的衣服下面，在您的胸前，有一个小画像。这是您父亲的画像，他是个老实人，您恐怕并不了解他，但无论如何，他都值得在您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不过，请恕我冒昧直言，这肖像大而笨拙，这种金属和玻璃使我产生恐惧，每当您举起一个孩子，或胸前抱着点什么的时候，每当马车摇晃或我们穿越丛林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从岩石上爬下来的时候那样，我都会为您担心。我感到可怕的是，万一发生意外的碰撞、跌倒、接触，都会给您带来致命的伤害。请您看在我的份上，把这肖像摘掉吧，不是把它从您的记忆中，也不是从您的房间里去掉；当然，您应该把它放到您房间里最美和最神圣的地方，只是别把它挂在您的胸前，因为它太贴近您的胸口，我觉得这十分危险，也许我有些过分担忧吧。”

奥狄莉默不作声，当他说话的时候，她眼睛凝视着前方，然后，她把目光更多地对准天空，而不是对准爱德华，不慌不忙、毫不犹豫地解开项链，摘下肖像，把它在自己的额头上按了一下，然后把它递给朋友，同时说道：“请替我保管它，在我们回家后再还我。我无法更好地向您表示，我是多么尊重您对我细心而热情的关怀。”

爱德华不敢亲吻这幅肖像，但他握着她的手，把它按在自己的眼睛

上。这两只紧握的手也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手了。他觉得仿佛有块石头从他心上落了下来，仿佛他和奥狄莉之间的一道隔墙已经拆掉了。

夏绿蒂和上尉在磨坊主的带领下，沿着一条较为平坦的小路走了下来。大家互相问候，个个感到高兴和神清气爽。回去的时候，他们不打算走同一条路，爱德华建议走小溪另一侧的一条岩石小路，这样又可以看到那些池塘，不过这条路走起来有些吃力。此时，他们漫步穿过一片样式变化多端的树林，朝郊野望去，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村庄、乡镇、牛奶厂，以及牛奶厂周围的绿油油的肥沃的草地。他们先来到一个附属庄园，它坐落在高地的树丛中间，显得十分神秘。在这片缓缓上升的高地上，无论你朝前还是朝后看，都能看到这无比富饶的地区的非常优美的风景。他们从高地走到一片生机盎然的小树林，从小树林里走出来就到了府邸对面的那块岩石上。

他们有些出乎意料地来到这里时，真是高兴极了。他们已经周游了一个小世界；他们立足在新建筑即将矗立的地方，而且还看到了他们住房的窗户。

他们朝苔藓小屋走了下来，四个人头一次坐在里面。他们自然而然地说出了他们共同的愿望：他们今天缓慢而不无劳累地走过的这条路，应该好好地修整一番，以便人们结伴而行，悠然自得地在新路上漫步。每个人都提出了好多建议。他们算计了一下，这条他们用了几个小时才走完的路，要是好好地加以开辟，只需走一个小时，他们就肯定可以回到府邸。他们早就考虑在磨坊下面溪水流入池塘的地方，造一座桥，这样既可缩短路程又可美化风景。夏绿蒂给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泼了点冷水，因为她提醒他们注意搞这样一项工程所需要的费用。

“这方面我也有办法，”爱德华回答说，“森林里的那个附属庄园，位置看来很不错，但收益很少，我们可以把它出让，将所得的钱用于绿化工程。这样，我们在轻松地散步时，就能享受一项很好的投资所带来的利益，因为在最近的年终结算时，我们发现，从这个附属庄园我们只得到可怜的收入，令人丧气。”

夏绿蒂作为一个好管家，对此提不出多大的反对意见。何况这件事他们早就谈论过。眼下，上尉有个计划，他打算把地皮分给森林里的农民；而爱德华却希望事情办得更简便一些。他认为，现在已经多次提出过申请的佃户，可以得到地皮，并可分期付款。爱德华也想分期和分段地进行这些按计划要搞的工程。

这样一种有理有节的安排，必然会得到一致的赞同。他们在想象中已经看到了这些蜿蜒曲折的新路，他们还希望看到沿路及其附近能有一些舒适的休息和观光的场所。

为了从细节上更多地形象地想象这一切，傍晚时，他们在家里立即摊开了新绘制的地图，全面观察了那条走过的路，看它在某些地方是否还可以建得更好些。他们再次详细讨论了以往的所有主张，并把它们同最新的想法结合起来，此外，仍然认定新房子的修建地点放在府邸对面，并决走修筑通到那儿的环形道路。

奥狄莉对这一切默不作声，最后爱德华把一直放在夏绿蒂面前的规划图转放到她的面前，并请她发表意见。她迟疑了片刻，爱德华亲切地鼓励她：别再保持沉默，这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一切都还在完善之中。

“我希望把房子盖在这儿，”奥狄莉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向高地上的最高处。“在这儿我们虽然看不见府邸，它给小树林遮住了，但是我们在这儿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新世界，因为从这里既看不到村庄，也看不到所有的住房。从这里向外眺望，可以看到池塘、磨坊、高地、山岭和田野，真是美极了；我在路过时就注意到了。”

“她说得对！”爱德华大声说，“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想到呢？奥狄莉，您的意见是这样吧，是不是？”说着他拿起一支铅笔，在地图上的高地上用力地粗粗地画了一个长方形。

这事使上尉感到伤心，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他精心绘制的洁净的地图遭到这样的涂抹。不过，在一阵轻微的责备之后，他镇静下来，并且同意了这个想法。“奥狄莉言之有理，”他说，“我们作一次远游，总不是为了去喝一杯咖啡，品尝一条鱼吧？我们在家吃味道不会这么好。我们要求换换花样，要求看到不熟悉的东西。老一辈人把府邸建造在这里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儿可以避风，而且在附近可以买到一切日用品；相反，要是一座建筑物更多地用于社交聚会，而不是用于日常居住，那么建在那儿自然是合适不过了，因为在美好的季节里，人们可以在那儿享受最愉快的时光。”

这件事越是详细地讨论下去，就越是顺利，爱德华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因为这个想法是奥狄莉提出来的。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仿佛这是他的发明。

第八章

上尉在第二天一清早就去勘察那个地方，他先起草了一张粗略的平面图，待大伙儿就地作出决定后，他又起草了一个详细的平面图，并注明预算以及一切必需的东西。此外，还做了必要的准备。出售附属农场的事也立即着手进行。男人们又找到了共同工作的新理由。

上尉提醒爱德华，用举行奠基礼来庆祝夏绿蒂的生日，这不仅是一种礼貌，甚至是一种义务。他没费多少口舌，就克服了爱德华不喜欢这种庆祝活动的老习惯，因为他很快就想到，奥狄莉的生日不久也会到来，同样应该好好地庆祝一番。

夏绿蒂觉得这些新的建设项目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工作，是巨大的、严肃的，甚至几乎是令人忧虑的，所以她私下再一次审阅了预算、时间和钱款的分配。他们白天彼此都很少见面，于是晚上就更加希望碰到一起。

在此期间，奥狄莉已经完全成了家务上的女主人，除了她还有谁合适呢？她举止文雅、稳重，当之无愧。再说，她整个的情趣更多地倾向家庭和家务，而不倾向外部世界和户外生活。爱德华不久就觉察到，她只是为了讨好他才同他一起到附近地区去；她只是出于社交上的义务，晚上才在户外呆较长的时间，不过，有时她也以做家务为借口而重新回家去。因此，他很快就把集体的漫游作了妥善的安排，使大家在日落前返回家中，然后开始久已中断了的诗歌朗诵，特别是朗诵那些表现出纯真而热烈的爱情的诗歌。

他们晚间通常围着一张小桌，坐在自己习惯坐的座位上：夏绿蒂坐在沙发上，奥狄莉坐在夏绿蒂对面的一把扶手椅上，两位男士坐在她们的两边。奥狄莉坐在爱德华的右边，每当他朗诵时，就把灯朝这边挪挪。然后，奥狄莉也会靠近一些，以便朝书里看，因为她更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别人的嘴；爱德华也同样朝她移动，以便尽量使她看得舒服些。他甚至多次故意延长朗读中的停顿时间，以便她看完一页后再翻到另一页。

夏绿蒂和上尉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有时两人对视，发出会意的微笑。可是，另外一种迹象使他们两人大吃一惊：奥狄莉偶尔对爱德华流露出她隐隐约约的爱慕之情。

有天晚上，一个讨厌的客人来访，使他们的聚会失去了一部分时间。爱德华建议大伙儿再待一会儿。他心血来潮，想要吹笛子，这已经好久没有提到家常活动的日程上了。夏绿蒂便去寻找他们平常一起演奏的奏鸣曲乐谱，可是怎么也没有找到。奥狄莉踌躇了一会儿，便承认乐谱是她拿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您可以，您愿意用钢琴为我伴奏吗？”爱德华大声问，两眼闪出喜悦的光。“我想可以吧，”奥狄莉说。她取来乐谱，坐在钢琴旁。两位听众全神贯注地听，他们万万想不到，奥狄莉私下里把乐曲练得如此完美娴熟，使他们更加感到惊异的是，她多么善于配合爱德华的演奏方式。说“善于配合”还不够恰当，这是因为，夏绿蒂在演奏时，为了取悦于她那时而拖后、时而超前的丈夫，利用自己娴熟的技巧和自由发挥的能力，在这里停一下，在那里又跟上节奏；而奥狄莉呢，只不过听他

们夫妇演奏过几次奏鸣曲，便在心里记住怎样为爱德华伴奏。她使他的缺点也成为她自己的缺点，从而产生出一种在整体上生动活泼的调子，虽然听起来并不合拍，却让人感到非常悦耳动听。要是作曲家本人看到自己的作品被人以这种深情的方式加以歪曲，他也会感到高兴的。

上尉和夏绿蒂对这件神妙而意想不到的事情保持沉默，他俩有一种感觉，就像人们在观察幼稚的行动时，由于担心它们的后果，而理所当然地不能表示赞成，但也不便责骂，也许甚而还会去羡慕。其实，他俩之间的爱慕之情，就像爱德华和奥狄莉之间的一样，也在与日俱增；也许，由于上尉和夏绿蒂更严肃认真，对本身更加自信，更能控制自己，这就显得更加危险了。

上尉已经开始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习惯势力正试图把他拴在夏绿蒂身上。他竭力控制自己，避开那些夏绿蒂通常去工地的时间。为此，他很早就起床，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就回到府邸他住的厢房去工作。最初几天，夏绿蒂还以为这事是偶然的；她到各处他可能去的地方去找他；后来她明白了他的用意，于是更加尊敬他了。

上尉一方面避免和夏绿蒂单独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更加勤奋地工作，加快那些工程的建设速度，以便在夏绿蒂的生日时，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为此，他从下往上，从村子后面修筑一条容易走的路，同时借口需要采石料，也从上往下修路。他把一切都安排和计算好，到夏绿蒂生日前的最后一晚，就可以使两段路会合在一起。高地上新屋的地下室已经破土动工，还没有挖好，一块具有格架和盖板的漂亮的基石已经雕凿好了。

户外的的工作，各种细小、友好和神秘的意愿，加上内心或多或少受到压抑的感情，使得他们的聚会变得不那么活跃了。因此爱德华感到缺了点什么。有一天晚上，他叫上尉取出小提琴，为夏绿蒂的钢琴伴奏。上尉无法拒绝大家的要求，于是他们两人带着感情，愉快而自由奔放地合奏了最难的一支乐曲，使得他们和旁听的一对都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他们约好以后要经常重复这样的演奏，并经常在一起练习。

“奥狄莉，他们比我们演奏得好啊！”爱德华说，“我们钦佩他们，但我们也要一起感到高兴。”

第九章

夏绿蒂的生日来到了，一切工程均已完成。那道沿村路修筑的围墙已筑好；用来挡水的路面已填高；那条经过教堂的路也修好了，它与夏绿蒂铺设的小径相连接，然后沿山岩蜿蜒而上，经过左边的苔藓小屋，再向左来个大转弯，把苔藓小屋抛在自己的下面，然后逐渐向山顶延伸。

这天来了许多客人。朝教堂走去的人，可以碰见穿着节日盛装的教区居民聚会在一起。做完礼拜之后，儿童、少年和成年男人按次序走出教堂，随后是主人及其客人和侍从；姑娘、少妇和太太们则走在最后。

在道路拐弯的地方，修建了一处加高了的岩石场地。上尉让夏绿蒂和客人们在那儿休息。从这里，他们可以俯瞰整条道路、向上行进的男人们队伍，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妇女们。这天风和日暖，到处是一片极美的景象。夏绿蒂感到惊喜交集，热情地握了一下上尉的手。

他们跟随着缓步前进的队伍，人群已围着未来的房屋场地形成一圈。屋主及其家人和贵宾都应邀走到房屋场地的低处，这里建筑物的基石已摆在一旁，正要准备安放。一个穿着整齐的泥水匠，一手拿着泥刀，一手拿着锤子，用韵文发表了一篇优美的演说。我们只能用散文把他的演说大致复述一遍：

“修建一所房屋应该注意三件事，”他开始说，“一是选择正确的地点，二是打好地基，三是施工完善。第一件事本来是屋主的事。在城市里，只有侯爵和教区能够决定房屋应该建造在什么地方；而在乡下，这就是地主的特权，他说：我的房屋应当建在这里，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

爱德华和奥狄莉尽管面对面站得很远，但听到这番话时，彼此却不敢对视。

“第三件事，完成施工，这是许多行业所共同关心的，不错，只有少数不参与这项工作的行业是例外。可是第二件事，打地基，这是泥水匠的事，而且，我们不妨大胆地说出来，这是整个工程的头等大事。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我们的邀请同样是严肃认真的：因为这次庆典是在建筑场地的低处举行。这儿，在这挖掘出来的狭窄的空间里，诸位赏光到场，目睹我们这项神秘的工作，对此我们深感荣幸。我们马上就要把这块雕凿精美的石头埋下去，过不了多久，这些饰有美丽而威严的人物图像的土墙就被填塞起来，再也无法接近了。

“这块基石的角表示这幢建筑物的正确的角度，它的直角表示建筑物的有序性，它的水平和垂直位置表示所有墙壁的铅垂线和水平线。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这块基石放下去，因为它由于本身的重量可以平稳地躺在地下。不过在这儿石灰和粘合剂是少不了的。正如生来彼此爱慕的人，需要通过法律结合在一起，才能相处得更好一样，形状相配的石也只有通过粘合的力量，才能结合得更好。在劳动者当中是不应该有懒汉的，所以请诸位也别拒绝和我们在这儿共同劳动一会儿。”

说着，他把他的泥刀递给夏绿蒂，她用它把石灰投到基石底下，好些人也被要求这样做，不一会儿，基石就沉入地里了；紧接着泥水匠把锤子递给夏绿蒂和其余的人，在三次敲击之后，基石与地基顺利结合。

“眼下，”演说者继续说，“泥水匠的工作是在露天进行的，这工

作并不总是让人看不到的，但终归是默默无闻的。按规则打好的地基给掩埋了，即使人们看到我们白天砌的那些墙，到头来也不会因它们而想到我们。石匠和雕塑家的工作更引人注目。粉刷工通过涂抹、磨光和着色完全抹掉了我们双手留下的痕迹，并把我们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我们甚至还得对此表示同意。

“试问，有谁比泥水匠更关心自己的工作呢？他干完工作才感到满足。有谁比他更有理由自信呢？当房屋建成，地面弄平并铺上石板，外表覆盖上装饰以后，他透过所有的外层一直朝里看，仍然认得出那些细心操作留下的整齐的接缝，多亏有了它们，整个建筑的存在和支撑才有了保障。

“然而，就像犯罪的人必然会害怕一样——因为不管他怎么防止，罪行总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暗中做了好事的人，也必然在期待着这一天，那时他做的好事也将违反他的意志而显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们把这块基石同时也当作纪念碑。在这些用凿子凿出的深浅各不相同的空洞里，应该放入各式各样的东西，作为留给遥远的后代的见证。这些焊接起来的金属小盒里贮有文字信息；在这些金属板上刻着各式各样的有观赏价值的东西；在这些美丽的玻璃瓶里，我们注入了最好的陈年葡萄酒，并注明它的出产年代；在这儿还有本年铸造的各种各样的钱币；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慷慨的房主施与的。如果哪位客人和旁观者愿意给后代留点什么，那么这儿还有些空地方。”

过了片刻，这位伙计环顾了一下四周。但是，在这种场合下，通常没有人有所准备的，大家都感到意外。终于有位活泼的年轻军官说道：“如果要我贡献一点在这个宝盒里还没有的东西，那么，我得从制服上割下几颗纽扣，它们也值得留给后代。”他说到做到！这时，不少在场的人也像他一样突发奇想。妇女们毫不迟疑地投入自己发上的小梳；还有人捐献了嗅盐瓶和其他装饰品。只有奥狄莉还在犹豫不定，她只顾看别人捐助和放入的一件件物品，直到爱德华向她说了一句亲切的话，她才从这种观察状态中摆脱出来。她随即从颈上解下悬着她父亲肖像的金项链，用手轻轻地把它放到其他的一些首饰上。这时爱德华急忙吩咐人盖上盖子，再用泥灰将它严密地封了起来。

那个显得最为活跃的年轻的伙计又摆出一副演说家的姿态继续说道：“为了保证这所房屋今天和未来的主人永远享有它，我们奠立这块永恒的基石。可是，当我们把它像一件宝物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想，我们所从事的是一切职业中最细致的一种职业，我们还想到，人世间的事物就像过眼云烟，很快就会消失的。我们想到这样一种可能，这个封闭严密的盖子可能又被掀开，连我们还没有修建好的房屋，也会统统遭到破坏，这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为了把房屋早日建成，让我们还是别想未来，只想现在吧！让我们以今天的庆典来推动我们的工作，好比在打好地基的工地上继续干活的工匠们有事可干，好让房屋快快地耸立起来，早日竣工。这样，房主及其家人和好友就可以从尚未安装的窗子里兴高采烈地环视庄园的景色。在此让我们为他们以及在场诸位的健康干杯！”

说着，他把高脚杯中盛满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扔向空中。摔

碎高兴时使用的杯子是表示异常的兴奋。但是这次的情况不同：玻璃杯没有落到地上，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原来，他们为了推进房屋建筑，已经在对面的一隅把地基完全挖好了，并且开始筑墙，为了最后的工程，脚手架也按所需的高度搭起来了。

为了这次庆典，人们特意在脚手架上铺了木板，并让一群观众爬到上面看热闹，这对工匠们来说是有好处的。酒杯向上飞去，被一个人接住了，他把这一偶然事件看作幸福的预兆。最后，他把玻璃杯牢牢地握在手中，向周围的人展示。人们看到杯子上刻有 E 和 O 两个字母，它们非常可爱地交织在一起。原来，这是为青年时代的爱德华特制的一只玻璃杯。

脚手架上又空无一人了，一些身体轻巧的来客爬到上面朝四周张望，对四面的美景赞不绝口：谁要是更上一层楼，站在高处眺望，一切景色怎么会看不到呢？朝腹地望去，许多新的村庄呈现在眼前；河流像一条银色的带子清晰可见；甚至有人看到了首府的钟楼。在树木丛生的山丘后面，远山中的几座蓝色的山峰高耸入云，而附近地区也一览无余。有人大声说：“现在只差把三个池塘连成一个湖了；要是能连成一片，那真是气象万千，壮丽无比了。”

“这是可能办到的，”上尉说，“因为它们已提前形成山中湖了。”

“我只请求爱护我的梧桐树和白杨树，”爱德华说，“它们长在中间那个池塘的周围，美极了。您瞧，”他转向奥狄莉，并把她朝前引了几步，用手指着下面说，“这些树是我亲手栽的。”

“它们有多少年了？”奥狄莉问。——“差不多跟您的年龄一样，”爱德华说，“是的，亲爱的孩子，当您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我就已经栽下了那些树。”

客人们又回到了府邸。宴席结束后，他们被邀请去村里散步，好让他们亲眼看看这儿的新设施。由于上尉的倡议，居民们都集合在自己的家门前；他们没有排成队，而是按照家庭的形式自然分组：一部分人做着晚间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在新的长凳上休息。至少在每个星期天和节日他们都要大扫除，保持这里的整洁，这已经成为他们乐意完成的义务了。

我们这四位朋友之间业已产生的爱慕与内心的交流，总是被更大的社交活动所打断，这实在是令人不快的。当他们四人又重新单独聚在大厅时，彼此心里都感到满意；可是这种家庭感情由于爱德华接到一封信而受到某种程度的干扰，信中说明天有新的客人到来。

“正如我们所猜想的那样，”爱德华对夏绿蒂大声说，“伯爵是不会缺席的，他明天准来。”

“这就是说，男爵公主到这儿的日子也不远了，”夏绿蒂说。

“当然不远了！”爱德华回答，“她明天将从她那边出发到达这里。他们请求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后天再一块儿继续旅行。”

“这么说，我们得及时准备才行，奥狄莉！”夏绿蒂说。

“在安排方面，您有什么吩咐呢？”奥狄莉问。

夏绿蒂作了一般性的指示，奥狄莉便离开了。

上尉问起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对此只是泛泛地知道一些。

据悉，他俩各自都结过婚，后来热烈相爱。双重婚姻肯定会惹人注目，招人非议。于是，他们想到了离婚。这对男爵公主来说倒是可能的，而对伯爵来说却办不到。他们只得表面上分手，但实际上仍保持着夫妻关系；如果他们冬天不能在都城相聚，那么他们夏季便外出旅游和到浴场疗养，以此作为补偿。他俩的年龄比爱德华和夏绿蒂的年龄稍大些，他们从前在宫廷任职时是要好的朋友。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尽管爱德华夫妇对朋友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赞同。可是这次夏绿蒂对他们的到来却感到有些不合适。如果她仔细地找找原因的话，就会发现这都是为了奥狄莉的缘故。这个善良纯洁的女孩不应当这么早就知道这样的例子。

这时奥狄莉正巧又跨进屋来，爱德华说：“要是他们再晚几天到我们这儿来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把出售附属农场的事办妥。文件已经拟好，我这里有一份副本，现在还差一份抄件，我们的老文书又病倒了。上尉表示愿意代抄，夏绿蒂也表示愿意，但他们的愿望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那就把抄写的任务交给我吧！”奥狄莉急急忙忙地说。

“你抄不完的，”夏绿蒂说。

“后天一早我就要这份文件，可是要抄的东西不少，”爱德华说。

“我会把它抄好的，”奥狄莉大声说，同时把纸拿在手里。

翌日清晨，他们从楼上向外张望，看看客人有没有来，他们不想错过欢迎客人的机会。这时爱德华说：“有人骑着马从那边的公路上慢悠悠地过来了，你们猜是谁？”上尉较详细地描述骑马人的形态。“就是他，”爱德华说，“你在局部上看得比我细，而你看到的局部和我看到的整体正相吻合。他是米德勒。可是他干吗骑得那么慢呢？”

这人越来越近了，真的是米德勒。当他慢慢地走上台阶时，他们亲切地迎接他。“您为什么昨天没有来？”爱德华朝他喊道。

“我不喜欢热闹的庆祝活动，”那人回答，“不过我今天来了，为的是同你们一起悄悄地补祝我女友的生日。”

“您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呢？”爱德华打趣地问。

“如果我的来访对你们稍有价值的话，那你们就得听我说一说我昨天所做的事。我在一个家庭里作调解工作，花了半天时间，终于促成了和解，为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时我听说你们这儿在庆祝生日。于是我心里对自己说：‘你只愿和那些被你促成和睦的人一起快乐，说到底这只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为什么你不可以同保持和珍惜和睦的人一起快乐呢？’我说到做到！于是我就像我说的那样来到了这里。”

“要是您昨天来，就会看到大型的社交活动，可是今天您只能看到小型的了，”夏绿蒂说，“您会看到伯爵和男爵公主，他俩也曾给您带来过麻烦。”

这个古怪而受人欢迎的男子，带着既令人厌烦又令人愉快的表情，从围着他的四个家庭伙伴中冲了出来，立即去寻找他的帽子和马鞭，一边说：“每逢我想休息和舒适一下的时候，总有煞星降临我的头上！可是这次我为什么要违背我的本性呢？我本不该到这里来的，现在我被赶走了。因为我不愿和那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你们要当心，他们只会带来灾祸！他们的人品就像是一块发酵的面团，会把霉菌传染给别人的。”

他们好言安慰他，但毫无用处。“谁侵犯了婚姻生活，”他大声说道，“谁用言语，甚至用行动破坏了一切道德社会的基础，就是与我作对；要是我管不了他，我就决不同他打交道。婚姻是一切文明的开端和顶峰。它使粗野的人变得温顺，使最有教养的人以极好的机会去证明他的宽厚。婚姻必须是不可解除的，因为它带来这么多的幸福，使一切个别的不幸变得微不足道了。然而，什么叫做不幸呢？它是不时地突然袭击人的一种烦躁情绪，而人们却喜欢把它当作自己的不幸。如果他让这一瞬间过去，他就会觉得自己有福气，并且庆幸业已存在很久的婚姻关系依然存在。夫妻分手是决没有充分理由可言的。人的一生充满着欢乐与痛苦，以至于一对夫妇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根本无法计算的。夫妻之间的债务是无止境的，只有通过永恒才能逐渐偿还。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点磕碰，但我认为这是难免的。我们不是也同良心结了不解之缘吗？但我们常常想摆脱它，因为它较之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更使我们感到不愉快。”

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要不是驿车夫吹响号角宣告男女宾客的到来，他还会继续说下去。宾客们像是算好似的，同时从两个方向驾车驶进了府邸的庭院。当四位主人快步迎向他们的时候，米德勒却躲藏起来，叫人把马牵到客栈，从那儿快快不乐地骑马走了。

第十章

客人们受到了欢迎，并被引入府邸；他们很高兴又踏进这所住宅和那些房间，从前他们曾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是打那以后他们有好长时间没有来过这里了。他们的到来使朋友们感到非常高兴。伯爵和男爵公主算得上又高尚又漂亮的人物，他们尽管已届中年，却比青年时代更加好看，因为他们的青春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但他们却以一颗爱心激起人们对他们的绝对信任。此时，这对人儿也显得非常随便。他们对待和处理生活的不拘一格的方式，他们的欢快情绪和落落大方的举止，立即感染了别人，而高尚的礼貌又约束着大家，使人觉察不到任何勉强之处。

这种影响立即被在场的主人们感觉到了。两位新来的客人，直接来自上层社会，这可以从他们的衣着、用具和所有跟他们接近的人上看起来。起初，他们同我们的朋友及其朴素的、暗暗激动的情况形成某种对比，但它很快就消失了，对往日的回忆和对目前的关注融合在一起，迅速而又热烈的交谈使大家很快融洽起来。过了不久，他们就分开了。妇女们回到了他们的厢房，在那儿相互倾吐自己的私房话，并且开始打量最新款式的晨衣、帽子和类似的东西，从中得到了充分的消遣；男人们则忙于谈论新式的旅行马车，把马牵出来展示，并且立即开始议价和交换。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又聚在一起。大家都换了衣服，在这方面，刚到的这两位客人也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性。他们所穿戴的一切都是新款式，似乎还没有见到过，然而由于他们这么一穿戴，人们也就习以为常，看起来也顺眼了。

谈话是热烈的，而且话题不时变换，对在场的这些人来说，似乎一切都有趣，又似乎什么都没趣。他们用法语交谈，为的是不让侍者们听懂，这样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畅谈一些上层和中层社会的情况。只是在唯一的一点上，谈话的时间要破例地长一些，那就是夏绿蒂打听她青年时代的一位女友，并颇为惊异地了解到她很快就离了婚。

“这真叫人难受，”夏绿蒂说，“如果一个人相信他在远方的男人们都安然无事，而只有他所喜爱的一位女友愁眉不展，转眼之间他又不得不听说，她的命运动荡不安，她又得踏上新的、也许又是艰险的和不安全的生活道路。”

“说到底，我最亲爱的朋友，”伯爵对夏绿蒂说，“要是我们因为这种事而大惊小怪，那只有怪我们自己了。我们总喜欢把世上的事情，特别是婚姻关系想象为是相当持久的。而就后一点而言，我们经常重复观看的那些喜剧，诱使我们产生了与世界的进程毫无关系的幻想。在喜剧中，我们看到结婚是作为一种愿望的最后目的，在经过一幕又一幕的磨难之后，在最后一幕，在目的达到之际，帷幕就落下了，而我们身边也响起瞬间即逝的观众满意的掌声。而在生活中，情况就不同了；演出在幕后继续进行。一旦帷幕重新拉开时，我们就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了。”

“事情还不至于糟到这种地步，”夏绿蒂微笑着说，“因为我们看到，就是那些从这个舞台上退下来的人，也许愿意再去扮演一个角色

的。”

“我不反对您的看法，”伯爵说，“也许他们愿意再扮演一个新的角色，要是人们了解这个世界的话，也许就会看到，世界本身就具有某些僵化的东西，在世界上如此灵活多变的众多事物中，只有婚姻这种预先注定的永恒性是毫无道理的。我有一个朋友，喜欢为新的法律提出一些建议，他声称任何婚姻都只应当以五年为期。他说，这是一个美妙而神圣的奇数，有这么一段时间恰好足够用来相互了解，生几个孩子，闹不和，而最好当然是重归于好。通常，他总是大声喊叫：‘最初的时间过得多么幸福啊！至少有两三年的时间是过得令人愉快的。后来，有一方希望这种关系再延续一段时间，眼看解除婚约的期限越来越近，对另一方的体贴也会与日俱增。而态度冷漠甚至不满的一方，也会因他的这种举止而得到安慰并产生好感。这样，就如同人们在友好的聚会中忘却时间一样，他们也会忘记时光的流逝；而当他们在期满之后才发现，婚期已悄悄地延长，他们会感到欣喜若狂。’”

这些话听起来非常优雅和有趣，人们尽量赋予这种玩笑以一种深刻的道德解释，但夏绿蒂感觉到，这种言论她听了并不愉快，特别是因为奥狄莉的缘故。她清楚地知道，再没有比这样一种过分自由的谈话更危险的了，因为它把一种违法的或半违法的事情说成是一种普通的、一般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事情。在夏绿蒂看来，所有这一切言论无疑是触犯婚姻关系的。因此，她试图按照自己灵活的处世方式转移话题，可她没有办到。她感到难过的是，奥狄莉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无须她站起来去照料客人。这位安详而专心致志的姑娘，通过眼神和手势与管家互通心意，把一切安排得尽善尽美，尽管是几个穿制服的笨手笨脚的新仆人在那里侍候。

伯爵没有感觉到夏绿蒂想转移话题的意图，仍继续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位平素在谈话中一贯不惹人讨厌的伯爵，对这件事实在是太关心了，而与妻子离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也使他严厉地批评有关婚姻关系的一切制度，其实他本人正热切地希望能和男爵公主建立婚姻关系。

“那位朋友，”他继续说，“还提出另一个法律上的建议，即只有当事人双方，或至少有一方第三次结婚，婚约才可以看作是解除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承认，婚姻是某种不可缺少的东西。何况他们过去在婚姻中的表现如何，这已经清楚了，他们是否具有某种品性？这比不良品性更容易引起分离。所以，人们应该相互进行了解；既要好好地留心已婚的人，也要留心未婚的人，因为人们不知道，事情究竟会怎样发生。”

“这自然会大大增加社会的关注，”爱德华说，“因为事实上我们都已经结婚，没有人会继续打听我们的德行和缺点了。”

“如果是这样一种安排，”男爵公主微笑着插了嘴，“我们亲爱的主人似乎早已幸运地越过两个阶段，可以为第三个阶段作准备了。”

“你们是幸运的，”伯爵对夏绿蒂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死神

心甘情愿地做了教会监理会通常不乐意做的事情。”

“让我们别打扰死者吧，”夏绿蒂露出半严肃的目光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伯爵说，“要知道，我们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到他们的。他们非常简朴而知足地活了短短几年，留下一大笔财产。”

“但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牺牲掉的并不是最美好的岁月，”男爵公主忍住一声叹息说。

“说得对，”伯爵说，“要不是在人世间还有这样少数几件事显现出预期的结果，人们必定会对此感到绝望了。孩子们不肯履行他们的诺言；年轻人也很少履行，而当他们履行诺言的时候，世界也不履行对他们所作的诺言了。”

夏绿蒂对话题的改变感到高兴，她愉快地说：“好吧！我们反正不久就得习惯于逐件和分批地享受财产了。”

“那当然，”伯爵说，“你们二人享受过非常美好的时光。我还记得，在那些年月里，您和爱德华是宫廷里最漂亮的一对；如今再也谈不上那样光辉的时期，也谈不上那样超群出众的人物了。那时，每当你们两个跳舞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们，你们目光对视，相互热烈地求爱。”

“如今已发生了好些变化，”夏绿蒂说，“我们只能怀着知足的心情来倾听这么多美好的赞词了。”

“我常常暗中责备爱德华，”伯爵说，“怪他没能更坚定一些，因为最后他对脾气古怪的父母亲让步了；能赢得十年的青春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我得替他说几句话，”男爵公主插嘴道，“夏绿蒂并非完全没有责任，她也在左顾右盼，虽然她从心底里爱着爱德华，而且也在暗中把他看作自己的丈夫，可是我亲眼看到她经常折磨他，这样就容易迫使他作出不幸的决定，他离家出走，到外面旅行，试图把她忘掉。”

爱德华向男爵公主点头示意，对她为他说情表示感谢。

“不过我得补充一点，”她继续说，“我要为夏绿蒂辩护一下：那个当时追求她的男人，早就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情，而且，要是我们进一步了解他的话，肯定会认为，他的确很可爱，比你们乐于向他人承认的要可爱得多。”

“亲爱的朋友，”伯爵兴冲冲地对男爵公主说，“我们应该承认，您对他也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夏绿蒂对您比对别的女人更担心一些。我发现女人身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特点，即她们一旦爱上某个男人，就会长久地保持对他的爱慕，这种爱慕决不会因任何方式的分离而受到妨碍或取消。”

“也许男人们更具有这种优秀的品质，”男爵公主说，“至少是在您身上，亲爱的伯爵，我已觉察到，没有谁比一位您过去爱慕过的女人更能主宰您的感情了。我也看出了，您为这样一个女人辩护，而且不遗余力，为的是取得某些效果，而您现在的女友却得不到这样的关心了。”

“我只好接受您这样的指责，”伯爵说，“不过，对夏绿蒂的第一位丈夫，我简直不能忍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拆散了一对佳偶，一

对命中注定的情侣，他们一旦结合在一起，就用不着害怕五年的婚期，也用不着企望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结婚。”

“我们要设法把失掉的东西再补回来，”夏绿蒂说。

“那您得赶快去做啊，”伯爵说，“您的第一次婚姻，”他带着有些激烈的语气继续说，“的确是一种令人憎恶的合法婚姻；可惜的是——请原谅我用一个更加激烈的字眼来表达——这是一种愚蠢的婚姻。这种婚姻破坏了最细腻的爱情关系，只是着重一种粗俗的安全感，靠了它，至少有一方能得到某些好处。这一切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只是表面上结合在一起，目的是为了今后能各走各的路。”

这时，一直想干脆打断这种谈话的夏绿蒂果断地扭转了话题。她成功了。他们谈起了平常的事情，爱德华夫妇和上尉都能参加谈话，就连奥狄莉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极其欢乐的气氛中，宾主们享用了餐后的点心，精美的果篮里盛满各式各样的水果，精致的花瓶里巧妙地插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这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宾主们的雅兴。

他们也谈到了新的园林设施，在饭后随即去参观。奥狄莉借口有家务事要做没有跟去，其实她只是为了坐下来抄写文件。伯爵由上尉陪同，后来夏绿蒂也参加进来。当他们到达高地时，上尉殷勤地赶忙下山去取平面图。这时，伯爵对夏绿蒂说：“我特别喜欢这个人，他为人挺好，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此外，他办事非常认真，而且有条不紊。他在这儿所做的工作，要是在一个更高的阶层里做，也许意义会更大。”

夏绿蒂听到对上尉的赞语，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她控制住自己，只是平静而明确地肯定伯爵说的话不错。可是，当伯爵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她是多么感到意外啊！伯爵说：“与上尉认识，对我来说正是时候。我知道有个完全适合他的职位，我可以推荐他去，使他幸福，从而也使我能和一位高贵的朋友建立起最良好的关系。”

这对夏绿蒂来说，真好比是一声晴天霹雳。伯爵却什么也没有觉察，因为女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习惯于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即使在异常特殊的情况下，总是能保持某种表面上的镇定。可是，当伯爵继续往下说的时候，她再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了。伯爵说：“只要我确信某种事情是对的，那我就马上着手去做。我已经在脑子里把我的信拟好了，我急于把它写下来。请您设法给我找一个骑马的信使，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让他把信送走。”

夏绿蒂感到心痛欲裂，她不仅对伯爵的建议感到意外，而且对自己的心情也感到吃惊，以致一句话也说不出。幸好伯爵继续在讲他为上尉安排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有利之处夏绿蒂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时，上尉返回了高地，并在伯爵面前摊开了设计图。可是此时，夏绿蒂却以异样的眼光注视着她即将失去的朋友！她勉强鞠了一躬，随即掉转身子，急忙朝下面的苔藓小屋走去。在半路上，泪水夺眶而出，此时，她冲进这所供人隐居的狭窄的房子里，完全陷于痛苦、激情和绝望之中，而在几分钟之前，她还丝毫没有料到自己会是这样呢。

在另一边，爱德华和男爵公主沿着池塘漫步。这位聪明的女人，向来喜欢打听各方面的消息，她很快在试探性的交谈中觉察到爱德华对奥狄莉赞不绝口，于是她就用很自然的方式，逐渐使他吐露真情，最后，她毫不怀疑，这里不仅酝酿着一种爱情，而且实际上已经成熟了。

已婚的妇女，尽管她们彼此之间互不喜欢，但也能悄悄地结成一个联盟，特别是在反对年轻姑娘的时候。男爵公主凭着她那熟谙世故的智慧，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爱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再说，今天早上她已同夏绿蒂谈起过奥狄莉，对这个女孩留在乡下，特别是对她那沉默寡言的性情很不以为然，于是，男爵公主建议把奥狄莉送到城里的一位女友那里，据说，这位女友非常关心对自己独生女儿的教育，正在为她寻找一个听话的女伴，这位女伴可以作为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享受一切利益。夏绿蒂已经在考虑这件事情了。

这时，男爵公主洞察了爱德华的心思，决心将这个建议付诸实现。她在脑子里越是盘算这件事，表面上就越是迎合爱德华的愿望。没有人比这个女人更善于控制自己了，这种在特殊情况下的自我克制，往往使人习惯于用伪装来对付通常的情况，并使人在强烈克制自己的同时，也把自我克制扩展到别人身上，以此使我们表面上获得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我们内心所缺少的东西。

除了这种想法之外，男爵公主多半还抱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她暗中嘲笑别人的昏聩，嘲笑别人由于无知而掉进陷阱里。人们不仅仅为目前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将来突如其来的丢脸事而感到高兴。男爵公主就是如此，她心怀叵测地邀请爱德华和夏绿蒂到她的庄园里过葡萄收获节。当爱德华问起是否可以带奥狄莉一起来时，她的回答模棱两可，由爱德华可以随意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爱德华怀着兴奋的心情，谈起那个美丽的地区、那条大河、那些丘陵、山岩和葡萄园，还谈到那些古老的城堡、水路旅行、采摘和压榨葡萄时的欢乐景象等等。爱德华心地纯洁，预先就把未来的印象高兴地说出来，想让这些景色也使性情活泼的奥狄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时，他们看到奥狄莉走了过来，男爵公主连忙对爱德华说，千万别提正在计划中的秋季旅行一事，因为高兴得过早的事情，往往不易实现。爱德华答应了她，并催促她快点朝奥狄莉走去；最后他快步朝这位可爱的姑娘走去，比公主快了几步。他全心全意地流露出由衷的喜悦。他吻她的手，并把他在半路上采集的一束野花塞在她手里。看到这情景，公主的内心几乎感到愤怒。因为尽管她并不认为这种爱慕的表示应该受到惩罚，但她也不赞成这个出身微寒的新来乍到的少女应受到如此亲切和令人愉快的示意。

他们聚在一起用晚餐时，气氛完全不同了。伯爵在用餐前已写好信，并且打发信差走了，此时他正在和上尉谈话，今晚，他特意让上尉坐在自己身边，用一种明智和谦逊的方式进一步地打听对方的情况。坐在伯爵右手边的男爵公主因此很少讲话；爱德华同样很少讲话，他先是感到口渴，随后由于激动而不停地喝葡萄酒，他把奥狄莉拉到自己的身旁，非常热烈地同她交谈。在另一边，夏绿蒂坐在上尉的身旁，她很难掩饰，甚至几乎不可能掩饰她内心的激动。

男爵公主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观察。她发觉夏绿蒂闷闷不乐，但因为心里只想到爱德华同奥狄莉的关系，所以她很容易以为夏绿蒂对自己丈夫的行为也有所怀疑和不满，男爵公主在考虑今后怎样才能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晚餐以后，这个小团体中的气氛仍然不和谐。伯爵打算对上尉进行深入的探询，他不得不用各种委婉的言词来了解他希望知道的事，因为上尉是一个文静、毫不虚夸、寡言少语的男子。他们一起在饭厅的一侧走来走去。这时，爱德华因喝了酒和充满希望而兴奋不已，同奥狄莉在一扇窗子旁边开玩笑。夏绿蒂和男爵公主在餐厅的另一侧默默地并肩走来走去。她们沉默无言、百无聊赖，一会儿站在这儿，一会儿站在那儿，最后使其他的人也停止了活动。妇女们返回了她们居住的厢房，男人们则回到了另一边的厢房。这一天好像就这样结束了。

第十一章

爱德华陪同伯爵到他住的房间，他很希望伯爵能同他谈话，以便在他那里多待一段时间。伯爵陷于对过去岁月的沉思中，愉快地回忆起夏绿蒂美丽的情影，他像行家一样热情地赞美夏绿蒂的美丽：“一双秀足是大自然的巨大恩赐。这种优美的形象是无法泯灭的。今天我观察了她走路时的风姿，直到现在我还一直想吻她的鞋，这样做尽管有些粗野，但是它再现了古代撒尔马顿人的一种风俗；他们为了对一个他们所热爱和尊敬的人表示深切的敬意，为了祝福他的健康，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饮尽他鞋中的酒。”

这两个知心朋友不仅赞美夏绿蒂的脚尖，还从夏绿蒂这个人谈到以往那些冒险故事，谈到当时人们为一对情人的约会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他们作了种种努力，想了种种花招，才得以诉说彼此相爱。

“你还记得吧，”伯爵接着说，“有一天，我们那些最为高贵的王公们去拜访他们的伯父，来到宽大的宫殿里，我很友好和无私地帮助你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冒险。白天，我们身穿节日盛装在众多的庆祝活动中度过了；晚间，我们至少有一部分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亲切和无拘无束的交谈。”

“您早就注意到了通向宫女们住所的那条路，”爱德华说，“于是，我们顺利地到达了了我的爱人那里。”

“但她考虑更多的是礼貌，而不是我当时的满意心情。”伯爵说，“她在身边留了一个非常丑陋的女伴，当你和夏绿蒂眉来眼去，谈得十分火热时，我却感到自己倒霉透了。”

“昨天，听说您要来的时候，”爱德华说，“我和我的妻子还想起这段往事，特别是想起我们的‘撤退’的情况。我们走错了路，于是来到了卫兵们居住的前厅。因为我们知道从那儿可以找到归路，便以为可以毫无顾虑地穿行而过，就像经过其他岗哨一样。可是一开门，我们是多么吃惊呀！地上铺满了床垫，上面躺着一行行的彪形大汉，他们睡着了。岗哨上唯一醒着的卫兵惊讶地注视着我们；我们仗着青年人的勇气和任性，十分镇静地跨过一双双脱在地上的靴子，没有惊醒任何一个鼾声如雷的恩纳克的孩子。”

“我真想绊一跤，”伯爵说，“弄出很大的响声来，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种稀罕的复活场面了！”

这时，府邸的钟声敲响了十二下。

“已是午夜了，”伯爵微笑着说，“现在正是时候，亲爱的男爵，我得请您帮个忙：今天晚上，请您像我当年为您带路一样为我带次路。我已答应男爵公主今晚再去看看她。今天一整天我们都没有在一起单独谈过话，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渴望有个亲密的时刻，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请给我指一指去路，回来的路我自己会找到，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因为踩着靴子而绊跤的。”

“我非常乐意为您效劳，”爱德华说，“不过那三位女士都住在上

古代中亚细亚的一支游牧民族，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侵入俄罗斯。

传说中的巨人族，生活于迦南南部。见《圣经》（旧约）中的《摩西记》。

面的厢房里。天知道，我们是否会碰到她们待在一起，是否会引起争吵，招惹是非。”

“放心好了！”伯爵说，“男爵公主正在等我。这个时候，她肯定是一个人在房间里。”

“这样，事情就好办了，”爱德华说，他拿起一盏灯，在前面为伯爵照亮，走下一道秘密的楼梯，来到了一条长长的过道。在过道的尽头，爱德华打开了一扇小门。他们爬上一道旋梯；在上面一个狭窄的休息地方，爱德华把他的灯交到伯爵的手里，指了指右边的一扇裱糊过的暗门。伯爵轻轻敲了敲，门立即打开了，他走了进去，而爱德华却留在黑暗的房间里。

左边还有另一扇门通到夏绿蒂的卧室。爱德华听见有人在里面说话，于是窃听起来。夏绿蒂在问她的侍女：“奥狄莉已经上床睡了吗？”——“没有，”那侍女回答，“奥狄莉还在下面写字呢。”——“那您把夜间用的蜡烛点燃吧，”夏绿蒂吩咐说，“时间不早了，您可以走了。我自己会熄蜡烛，上床去睡的。”

爱德华听到奥狄莉还在抄写，非常高兴。“她在为我忙着呢，”他得意洋洋地想。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透过黑暗，他仿佛看到她坐在那里抄写，他以为自己在朝她走去，看到她向他转过身来；他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要求，想再次和她亲近。可是，从这儿没有路通向她所住的阁楼。现在，他发觉自己就站在他妻子的房门前，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他把夏绿蒂和奥狄莉混淆起来了；他试图旋开门，但发现是锁着的。他轻轻地敲了一下门，但夏绿蒂没有听见。

夏绿蒂在隔壁一间较大的屋子里激动地走来走去。自从伯爵提出那个意想不到的建议以来，她常常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这个建议。此时，上尉仿佛就站在她的面前。他仿佛还住在这所房子里，仿佛还使那些散步变得活泼有趣，可是他要离开了，这儿的一切都将成为一场空！她自言自语地道出人们可以自言自语地道出的一切，甚至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设想一种既能减轻自己的痛苦，又能安慰自己的方法，认为这样的痛苦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和。她诅咒缓和痛苦所需要的时间，诅咒能减轻她痛苦的死气沉沉的时间。

最后，她只好一反常态，求助于眼泪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她扑倒在沙发上，尽情发泄自己的痛苦。至于爱德华呢，他也不能离开这道门，他再次敲了敲门，第三次敲得更响，在深夜的寂静中夏绿蒂听得十分清楚，她吓得跳了起来。她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可能是上尉，而且一定是上尉；第二个念头是，这是不可能的！她以为是一种错觉，但她分明听见了，她希望听见，却又害怕听见，她走进卧室，轻手轻脚地走向上了插销的暗门。她骂自己胆小怕事。“这很有可能是男爵公主来要点什么东西！”她自言自语地说，然后镇定自如地大声问：“谁在外面吗？”——一个轻轻的声音回答：“是我。”——“谁啊？”夏绿蒂问道，因为她辨别不出是谁的声音。她觉得站在门前的仿佛是上尉的身影。这时，回答她的是一个更响亮的声音：“是爱德华！”她打开门，站在她面前的果然是她的丈夫。他开玩笑似的向她打了个招呼。她也用同样的口吻回敬了他。他用谜一般的语言解释这一难以捉摸的来访。“我究竟为什么要来呢？”他终于说，“我得向你承认，我曾发誓，今天晚上还要吻

吻你的鞋子。”

“你可是好久没有想到这点了，”夏绿蒂说。——“那就更糟了，也可以说更好！”爱德华回答道。

她坐到一张扶手椅里，为的是不让爱德华看到她那薄薄的睡衣。他扑倒在她的面前，她无法阻止他吻自己的鞋子，当他把鞋子脱去之后，他握住她的脚，温存地把它搂在怀里。

夏绿蒂是一位生性节制的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她从不故意和竭力地继续保持情人的姿态。她从不引诱自己的男人，甚至不去迎合他的要求。她始终像一个可爱的新娘，既不冷酷无情，也不严厉得让人产生反感，就是在夫妻间容许做的事情上心里也不免有些胆怯。今天晚上她在双重的意义上看待爱德华。她希望爱德华离开，因为上尉的幻影似乎在责备她。但她希望爱德华离开，这反而更加使他动情。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某种激动的心情。她曾哭过。如果说柔弱的女性大多因哭泣而失去妩媚，那么，我们平常认为是坚强和稳重的女性反而因哭泣而增加无穷的魅力。爱德华是这么可爱，这么和善，这么恳切；他请求她让他留在这里，他并不强求，他只是时而严肃，时而开玩笑似地劝说她，他没有想到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权利，最后他故意把蜡烛吹熄了。

在寝灯朦胧的微光中，内心的爱慕和想象力立即超越了现实。爱德华以为搂着的是奥狄莉，而上尉则若即若离地浮现在夏绿蒂的心中。不在身边的人和在身边的人，如此迷人和充满欢乐地混淆在一起，实在奇妙极了。

然而，现实毕竟拥有巨大的权利，这是不容剥夺的。他们在谈天说笑中度过了夜里一部分时间，而且由于言不由衷，就更加无拘无束。但是当爱德华第二天早晨在夫人的怀里醒来时，他似乎觉得射进来的曙光充满不祥的预感，一种罪行似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蹑手蹑脚地从她身边悄悄溜走。当她醒来时，她发现自己独自躺在床上，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她的心头。

第十二章

他们又聚在一起用早餐，这时，一位细心的观察者可以从每个人的举止中看出他们不同的内心思想和感受。伯爵与男爵公主见面时，露出轻松愉快的表情，就像是一对热恋的情人在久别重逢后互吐衷肠时露出的表情；与之相反，夏绿蒂和爱德华则满面羞愧，迎着上尉和奥狄莉走去。爱情就是这样，它只认为自己有权利，所有别的权利都得在它的面前消失。奥狄莉像孩子似的快活，照她这副样子，可以说她是开朗的。上尉显得严肃；伯爵同他的谈话，激发了他身上一段时间以来静止和沉睡的一切，使他感到，他在这里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说到底，只是在一种半休闲半工作的状态中混混日子而已。两位客人刚离开，又来了新的客人。夏绿蒂感到高兴，她觉得客人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她希望摆脱胸中的烦恼，希望散散心。爱德华却觉得客人来得不合时宜，他加倍感到这时需要与奥狄莉来往；奥狄莉也同样不欢迎客人来访，因为她还没有抄完明天一早就要用的副本。因此，当客人们迟迟离去以后，她便马上跑回自己的房里去了。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爱德华、夏绿蒂和上尉在客人们上车之前，还陪同他们步行了一段路。送走客人以后，他们三人还一致同意到池塘那边去散步。有只小船驶来，这是爱德华花高价从远方订购来的。他们想试试，小船是否容易划动和驾驶。

小船就拴在中间那个池塘的岸边，离几棵老橡树不远，这几棵橡树已被列入未来的园林建筑规划之中。这里要修建一个码头，在那几棵橡树底下还要设置一个像样的休息场所，以便吸引在湖上划船的人把船划到这儿来。

“对面的靠岸点选在什么地方最合适呢？”爱德华问。“依我看，最好选在我的那些梧桐树的旁边。”

“这些树太靠右了一点，”上尉说，“要是再往下一点靠岸，就离古堡更近；不过这件事我们还得考虑考虑。”

上尉已经站在小船的尾端，拿起了一把桨。夏绿蒂上了船，爱德华也跟了上去，抓起了另一把桨；可是，当他刚把小船撑开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奥狄莉，想起这次水上旅行会耽误他的时间，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呢？他当机立断，重新跳上岸去，把另一把桨递给上尉，匆忙表示歉意，随即赶忙回家。

到家后他才知道，奥狄莉把自己关在屋里抄写文件。他一方面感到快意，因为她在为他做事，另一方面又感到极其沮丧，因为他不能立即见她。他的急躁情绪随着时间在增长。他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设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可怎么也做不到这点。他希望见到她，在夏绿蒂和上尉回来之前，单独见到她。夜已来临，蜡烛点起来了。

她终于满面春风地走进大厅。一种为朋友做了一点事情的心情，使她的整个生命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意义。她把原稿和抄件放在爱德华面前的桌子上。“我们要不要核对一下？”她微笑着问道。爱德华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然后仔细地看了看抄件。头几页写得非常认真，出自一位温柔的女性之手；随后的几页似乎笔锋发生了变化，变得更轻捷、更洒脱。可是，当他用目光掠过最后几页时，他是多

么吃惊呀！“天哪！”他叫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的笔迹呀！”他望望奥狄莉，又看看抄件，特别是结尾部分，简直就像是她亲笔写的。奥狄莉沉默不语，可是她朝他看的时候，目光里流露出一种极其得意的神情。爱德华举起双臂，大声说：“你爱我！奥狄莉，你爱我！”他俩拥抱在一起。至于是谁先拥抱谁，这是无法分辨出来的。

从这一瞬间起，世界对爱德华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从前的他，世界也不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面对面地站着，他握着她的双手，他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准备再次拥抱。

夏绿蒂与上尉走了进来。他们为在外面逗留了较长的时间连声道歉，爱德华对此暗暗发笑。“你们回来得太早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坐下来吃晚饭。席间还对今天来访的客人一一作了评论。爱德华由于得到奥狄莉的爱而兴奋不已，对每个人都说好话，始终表示体谅，常常给予赞许。夏绿蒂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她觉察到了他的这种情绪，于是和他开玩笑地说，平时他对离开的客人总是出言尖刻，给予最严厉的批评，今天却是这样的温和宽容。

爱德华怀着火一样的激情和诚挚的信念喊道：“一个人只要真心诚意地爱上了另一个人，那么，所有其他的人在他眼里也都显得可爱了！”奥狄莉垂下眼帘，夏绿蒂则凝视着前方。

上尉接过话头说：“尊敬和崇敬的感情也与此有些相似。只有当人们有机会对一个人表达这些崇高的感情的时候，才会认识到世界上值得珍视的东西。”

夏绿蒂不久就借故回到卧室里去了，以便尽情地回忆今晚发生在她与上尉之间的事情。

当爱德华跳上岸，把小船从陆地推开，听凭夫人和上尉随船漂在动荡的水面上时，夏绿蒂望着在朦胧的夜色中坐在自己面前的男人，他摇动双桨漫无目的地划船，为了他，她已经默默地忍受了多少痛苦呵。她感到一种深沉的、少有的悲哀。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小船在漂动，双桨击水有声，平滑如镜的水面上掠过微风，芦苇沙沙作响，鸟儿飞翔归巢，天空中出现的星星闪烁不定，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某种超自然的色彩。她仿佛觉得，他在把她带到远方，以便把她丢弃，留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她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悲恸，但她却哭不出来。

在这时，上尉向她描绘，怎样按照他的意图来修建这里的林园。他夸奖这只小船性能良好，一个人就能轻而易举地用双桨划动和操纵。他劝她自己也学会划船，还说有时候独自一人在水上荡舟，既当船夫又当舵手，会有一种愉快的感受。

听了上尉的这几句话，这位女友痛感离别就在眼前。“他是故意这样说的吗？”她暗自思忖，“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或者猜到了？或者是他偶然说说，在无意中预先宣告了我的命运？”一种莫大的忧伤，一种焦急的心情攫住了她，她请求他尽快靠岸，同她一道返回古堡。

这是上尉第一次在水塘里划船，虽然总的来说他已经测过池塘的深度，但对个别地方并不了解。天色开始暗下来，他把小船划向他认为是便于靠岸的地方，他知道离那儿不远有条小路通向古堡。可是夏绿蒂胆战心惊地再次要他尽快靠岸，但小船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原定的航向。他一再努力向岸边靠拢，可惜他觉得船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受到了阻挡，原

来小船搁浅了。他努力使小船回到水里，但徒劳无益。怎么办呢？他别无选择，只好跳到水里，幸好水很浅，可以把夏绿蒂抱上岸。他幸福地把这个可爱的身体抱在怀里，为了避免摇晃，不使她感到担心，他稳稳地走着。可是她却胆怯地用双臂搂着他的脖子。他紧紧地抱住她，把她搂在自己怀里。到了一片长满青草的斜坡上，他才把她放下，心里一阵激动和迷惘。她还是搂着他的脖子。他重新把她抱在怀里，热烈地吻了吻她的嘴唇。同时，他也躺在她的脚边，用嘴吻她的手，大声地说：“夏绿蒂，您会原谅我吗？”

男友这大胆的一吻，使夏绿蒂清醒过来，她几乎是用吻回答他的。她紧握他的手，但并不让他站起来。她朝他俯下身子，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肩上，大声说道：“这一瞬间在我们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我们是无法阻止它的；不过，我们是否无愧于它，这就取决于我们了。亲爱的朋友，您得离开了，您就要离开了。伯爵正准备改善您的命运；这使我悲喜交集。我本想隐瞒此事，等到事情确定以后再告诉您。可是这一瞬间迫使我向您坦白这个秘密。只有当我们有勇气改变我们的处境时，我才能原谅您，也才能原谅我自己，因为改变我们的思想，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她把他扶起来，抓着他的手臂，以便支撑住自己，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回到了府邸。

此刻她站在自己的卧室里，在这里她不得不感到自己是爱德华的妻子，不得不把自己看成是爱德华的妻子。在重重的矛盾之中，她那刚强的、经过生活多般磨练出来的性格帮了她的忙。她向来惯于自觉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因此，即使是现在，她也能通过严肃认真的思考，轻易地恢复所希望的心理平衡。是呀，当她想起爱德华那次奇异的夜访时，不禁为自己感到好笑。可是，她很快就有一种奇怪的预感，全身由于喜悦和不安而战栗起来，这战栗随即消失在虔诚的希望之中。她激动地跪了下来，她重复着她在圣坛前对爱德华发过的誓言。友谊、爱慕、断念，化成一幅幅鲜明的画面从她面前闪过。她觉得内心又恢复了平静。不久，一种甜蜜的倦意向她袭来，她安然入睡了。

第十三章

就爱德华来说，情绪就完全不同了。他没有想到去睡觉，甚至没有想到要脱衣就寝。他上千遍地亲吻文件的抄件，亲吻奥狄莉用孩子般的怯生生的手写的开头部分，最后的部分他不敢亲吻，因为他以为看到的是自己的笔迹。“啊，但愿这是另一份文件！”他暗暗自语。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最好的保证，因为他那最高的愿望业已实现了。是呀，文件毕竟在他的手中，尽管它由于第三者的签名而走了样，但他仍然会不断地把它贴在心上。

下弦月升到了树林上空，温暖的夜晚诱使爱德华走到户外；他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是人世间最烦躁和最幸福的人。他漫步穿过花园，他觉得花园太狭小了。他快步走向田野，他又觉得田野太辽阔了。于是他返回府邸，站在奥狄莉的窗下。他坐在那儿的一级台阶上，自言自语：“墙和门把我们隔开，但我们的却是分不开的。她要是站在我的面前，就会投入我的怀抱，我也会投入她的怀抱，这是肯定的，无需加以怀疑！”他的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一丝微风，静得连辛勤的动物在地底下掘土的声音都能听见，对它们来说，白天和黑夜是一样的。他沉浸在幸福的梦想之中，他终于入睡了，直到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晨雾消散，他才醒来。

此时，他发现自己是庄园里最早醒来的人。他觉得工人们上工太晚。他们来了，可他觉得来的人太少，每天要做的工作太少，满足不了他的愿望。他要求来更多的工人，人们答应他的要求，当天便增派了不少工人。可是，他觉得人数还是不够，无法迅速完成他的计划。现在工作不再使他感到快乐，这一切工程要完成，是为了谁呢？所有的道路应该铺好，以便让奥狄莉舒适地走路，各处的座位也应该安放好，以便让奥狄莉在座位上休息。他也为修建新别墅尽心尽力，以便让奥狄莉在落成的新屋里庆祝自己的生日。爱德华的思想和行动失去了节制。爱人与被人爱这种意识使他的要求没有止境。在他看来，所有的房间和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子！他不再感到自己是呆在自己家里。奥狄莉的存在吞没了他的一切，他完全沉醉在她的身上。他拒绝进行别的思考，也不愿听从良心的劝说；他天性中受到抑制的一切，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的整个身心都扑在奥狄莉的身上。

上尉观察到了这种狂热的举动，希望不要酿成可悲的后果。这儿的一切设施，他原是为了过一种平静而愉快的共同生活而安排的，现在却单方面由爱德华过分地增加了。大农庄的附属庄园通过他售出去了，第一次付款已经兑现，按照约定，夏绿蒂将这笔现款纳入她的金库。可是在头一个星期里，她得比平时更加认真、更加耐心和更加有条理地去使用这笔款子，因为按照目前这种轻率的方式花钱，这笔钱很快就会花光的。

许多事情开了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上尉怎能在这种情况下置夏绿蒂于不顾呢！他们协商后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宁愿自己去加速这种有计划的工作，通过借贷筹措资金，把出售附属庄园尚未支付的余款作为偿还之款，并定出偿还期限。通过这种权利的转让，他们几乎不受损失；这样，手头宽裕了，他们就更能自由地行事了。一切都在进行，加

之有足够的工人，所以一下子就完成了许多工作，他们相信很快就能达到目的。爱德华对此也表示赞同，因为这和他的意图不谋而合。

然而，夏绿蒂在心里仍然坚持她原先的设想和提出的计划，而上尉作为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坚定地站在她的一边。这样一来，更增进了他们相互间的信赖。他们相互交换对爱德华的激情的看法；他们商量对策，让夏绿蒂更多地接近奥狄莉，更加细心地观察她。她对自己的内心越是了解，对这姑娘的心就看得越透。她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除非让这个女孩离开。

所幸的是，露茜娜在寄宿学校里因成绩优异得到了特别的表扬，夏绿蒂觉得这是命运的一种巧妙的安排，因为姨祖母听到这个好消息后，一定要把她接去，让她住在自己身边，然后再把她引进上流社会。这样，奥狄莉可以返回寄宿学校；上尉也将得到妥善安排，离开这儿；一切都会像几个月前一样，而且会变得更好。夏绿蒂希望不久又能恢复她和爱德华之间的夫妻关系，她觉得这一切非常合情合理，以致她越来越陷入一种幻觉之中：她可以回到早先的那种狭隘的状态之中，一种迅猛迸发出来的感情又将受到约束。

然而，爱德华却感到人们为他设置了种种障碍。他很快觉察到他们有意把他和奥狄莉分开，使他很难和奥狄莉单独谈话，甚至很难接近她，除非有许多人在场。他为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事而闷闷不乐。如果他能和奥狄莉匆匆说上几句活，那不仅是向她保证他的爱情，而且也是对他的妻子和上尉的一种抱怨。他没有发现，由于他大兴土木，金库已快枯竭了；他尖锐地责备夏绿蒂和上尉，怪他们在业务上违背了第一次协议。其实他本人是赞同第二次协议的，不错，第二次协议还是他本人倡议和竭力促成的。

恨是有偏见的，而爱更有偏见。奥狄莉同夏绿蒂和上尉也有些疏远了。有一次爱德华向奥狄莉抱怨上尉，说上尉作为一个朋友在这样一种关系上并不怎么诚实。奥狄莉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看到他对您不那么诚实，我早就感到不满了。有一次，我听到他对夏绿蒂说：‘但愿爱德华饶过我们，别再咿咿呀呀地吹笛子！他什么名堂也吹不出来，只会使听众感到讨厌。’您能想象得出，这话使我多么痛苦，因为我是那么喜欢为您伴奏。”

这些话刚一说完，她的理智便告诉她，她应当保持沉默；可是话已经说出来了。爱德华的脸色大变。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使他恼怒了：在他最心爱的事情上，他受到了攻击。他原以为这是一种稚气的追求，绝非是一种狂妄的要求。吹笛子能使他得到消遣，使他得到快乐，朋友们本应以爱护的态度对待才是。他没有想到，对于一个第三者来说，让他听缺乏音乐天才的人的吹奏，会伤害他的耳朵，这是多么可怕啊。他感到自己受到侮辱，十分恼怒，再也无法原谅别人了。他觉得自己摆脱了一切义务。

和奥狄莉在一起，见到她，跟她说些悄悄话，信任她，这种迫切的需要与日俱增。他决定给她写信，请求她和他暗中通信。他言简意赅地把他的心思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然后把它放到书桌上。当仆人进屋给他烫发时，一阵穿堂风把纸条吹落在地上。仆人为了试试烫发铁钳的热度，通常都是弯腰从地上找一些纸片。这次，他拾起那张纸条，迅速把它钳

住，纸条一下子烧焦了。爱德华发现仆人这次拿错了纸条，便把纸条从他的手里夺了过来。随后，他又坐下来重写一张；可是写第二遍时，下笔就不那么顺手了。他感到有些疑虑和不安，不过他还是克服了这种心理。在他能接近奥狄莉的一瞬间，他把这张纸条塞到她的手里。

奥狄莉立即给他回了信。他没有读就把它塞进背心里，可是那件时兴的背心很短，不便于藏东西。纸条露了出来，在他不知不觉之中掉到了地上。夏绿蒂看见了，把它拾了起来，匆匆扫了一眼，然后把它递给爱德华。“这是你写的一张纸条，”她说，“也许你不愿丢失它吧。”

他感到吃惊。“她是在装假吗？”他想，“她已经知道纸条的内容了？或者由于笔迹相似她搞错了？”他希望是后一种情况。他受到了警告，受到了双倍的警告，但这些特殊的偶然预兆——一种更高级的生物似乎通过这些预兆在同我们交谈——却没有使他从激情中理智起来。相反，这种激情使他对奥狄莉的爱恋更深，于是他就觉得别人在限制他，这使他感到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不再与他们友好来往。他的性格变得内向起来。当他不得已同上尉与妻子聚在一起时，他已无法在心里找到和激起从前那种对他们的好感。他默默地谴责自己，觉得不该对他们这样，他感到难过。他试图求助于一种幽默，但由于没有爱，所以也就缺乏惯常的那种风趣。

夏绿蒂凭借内心的感情经受住了这一切考验。她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严峻，决心放弃如此美好而高贵的爱慕情感。

她多么希望去帮助那两个人啊！她清楚地感到，她一个人是不足以治好这种病的。她打算同善良的奥狄莉谈谈这件事，但是她不能这样做；一想起自身的动摇，她便打消了这一念头。她试图泛泛地谈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她本人的处境，她羞于说出口。她想给奥狄莉的任何暗示，都会反射到自己的心上。她想告诫别人，但同时感到，她自己也需要别人的告诫。

因此，她依旧默默地把这对相爱的人分开，可是事情并不因此而变得更好一些。她有时脱口说出的一些轻微的暗示话，对奥狄莉并不起作用，因为爱德华使奥狄莉相信，夏绿蒂爱着上尉，还使她相信，夏绿蒂本人希望离婚，他想用光明正大的方式促使她的希望得到实现。

奥狄莉觉得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她怀着这种感情去迎接自己渴望已久的幸福，她只是为了爱德华而活着。由于这种对他的爱，她坚信一切美好的事物，也因为他的缘故，她干起事来也更加愉快，对待别人也更加豁达了，她觉得自己生活在人间的天堂里。

就这样，大家在一起按照各自的方式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有的在思考，有的什么也不想。一切仿佛都在正常地进行，即使是在生命遭到巨大危险的情况下，人们照旧继续生活下去，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第十四章

在此期间上尉收到了伯爵的来信。这封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为上尉指出前景是非常美好的；二是目前他为上尉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机会，即在宫廷事务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头衔是少校，有可观的收入，而且还有其他的优厚待遇，不过由于种种次要的原因，有些情况眼下还不能明说。上尉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朋友们，不过只提到充满希望的前景，而隐瞒了目前不行的事情。

在这期间，他继续忙着当前的各种工作，暗中作好各种安排，以便在他离去以后一切事情能顺利地进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使某些事情能按时完成，以便赶上奥狄莉的生日。这时，两位朋友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愿意合作，却也愿意在一起工作。爱德华此时颇为满意，由于预先募集了资金，现款多了起来。整个工程进展得非常迅速。

上尉现在极想劝阻把三个池塘变成一个湖。因为这样一来，下面的堤坝要加固，中间的堤坝要拆除，整个事情从多种意义上说，都是重大而值得考虑的。然而这两项相互影响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来到这儿，他是上尉从前的学生，上尉非常欢迎他的到来。他一面聘用能干的师傅，一面采取可行的包工办法，这样就能推动工作，并使工程的安全和持久性得到保证。上尉为此暗自感到高兴，因为即使他离开，工作也会照样进行。他有一条原则，即在有人顶替他的工作之前，他不会放弃自己业已承担、但尚未完成的工作。是的，他鄙视那些没有教养的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为了使人觉得离不开他们，故意在他们的工作范围里制造混乱，甚至希望把事情毁掉，使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为了庆祝奥狄莉的生日，大家一直起劲地工作，不过这点他们并没有明说，也不肯坦率地承认。夏绿蒂尽管没有嫉妒之心，但她认为绝不能把奥狄莉的生日当成一个重要的节日。奥狄莉还年轻，她的幸运的处境，她同这家人的关系，使她没有理由成为一天里的女王。爱德华不愿谈及此事，因为一切都应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然而然地让人感到意外和高兴。

于是，大家默默地找了一个借口，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别墅建成的那天，举行落成仪式，借此机会通知村民和朋友们前来庆祝，而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

可是，爱德华对奥狄莉的爱慕是没有止境的。由于他渴望占有奥狄莉，他对她的痴情、馈赠、许诺也没有节制。他打算在那一天送给奥狄莉一些礼物，夏绿蒂提出了一些建议，但他觉得太寒酸了。他同管理衣物的男仆商量，此人经常与商贩和时装商人打交道，相当熟悉那些最令人愉快的礼品，也非常了解呈献这些礼品的最好方式。他立即在城里订购了一只非常精致的匣子，匣面包有红色的羊皮，镶着钢钉，里面装满了与匣子相称的礼品。

他还向爱德华提出了另一条建议。府里还存有一套小型的焰火，迄今一直没有机会燃放。可以再添置一些，到时一起燃放。爱德华采纳了这个主意。那位仆人答应去办理这件事。这件事暂时要保守秘密。

眼看生日越来越近，上尉在此期间采取了一些安全方面的措施，他认为，当群众被召集或吸引而来的时候，这些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他甚

至对乞讨以及其他有可能破坏节庆气氛的让人不愉快的事也采取了预防措施。

和上尉相反，爱德华和他的亲信仆人主要忙于燃放焰火的事。燃放的地点选在那些大橡树的前面靠近中间池塘的地方；观看的人应留在对面那几棵梧桐树下，以便从适当的距离，又安全又舒适地观赏燃放的焰火，欣赏水中的倒影及飘浮在水面上的燃烧着的焰火。

因此，在另一个借口下，爱德华派人清理梧桐树下的那块场地，清除了上面的灌木、杂草和苔藓。这样，在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地面上，才显出梧桐树的高大和壮观。爱德华对此感到高兴极了。“我种这些树时，大约也是这个季节。有多长时间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一回到家里，就查阅过去的日记，这些日记是他的父亲特地住在乡下时非常工整地写下来的。日记里可能没有提到他种树的事，但是在同一天家里发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这件事想必在日记里会有记载的。他匆匆翻阅了几本日记，终于找到了。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巧合，他多么惊奇，多么高兴啊！原来他植树的那天、那年，恰巧是奥狄莉出生的那天、那年。

第十五章

爱德华盼望已久的早晨终于来临了，这天阳光灿烂，许多客人陆续到来。这次，请帖早就发到周围很远的地方，上次奠基典礼，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没有参加的人就更不想错过这次庆祝活动。

酒宴开始之前，木匠们抬着由层层叠叠、摇晃不定的绿叶和鲜花编成的花环，奏着音乐出现在府邸的庭院里。他们向客人表示欢迎，并请求漂亮的女士们把她们的丝绸手帕和带子赏给他们，用作通常的装饰物。当宾主进餐时，他们欢呼着继续前进，在村庄里停留了片刻，同样也向妇女和姑娘们讨了一些彩带，最后在翘首以盼的一大群人的陪同下，来到新建别墅所在的高地。

宴会以后，夏绿蒂挽留客人们再多待一会儿，她不喜欢庄严而死板的场面，因此，他们三五成群，不按等级和次序，缓缓地来到了别墅前的广场。夏绿蒂带着奥狄莉显得踌躇不前，但她这样做也没有使事情如愿以偿，因为奥狄莉的确是最后一个上来的人，喇叭和铜鼓好像在等着她才响起，而庆祝典礼好像要在她到来时才开始似的。

为了遮掩别墅粗糙的外观，人们按照上尉的吩咐，用绿色的树枝和鲜花富有艺术性地将它装饰起来。不过，爱德华事先没有告诉上尉，就吩咐建筑师用鲜花在墙柱的突出部分标明落成的日期。这还说得过去。这时上尉正好赶到，及时阻止人们把奥狄莉的名字标在山墙的三角面上。他善于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否定了这项已经开始的工作，并把那些已经装饰上去的鲜花字母拿掉。

花环放上去了，周围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五彩缤纷的丝巾和丝带迎风招展。简短的祝词大部分都被风声掩盖了。庆典结束了。人们在别墅前平整过的、周围有凉亭的广场上开始跳舞了。一位漂亮的木匠把一位灵巧的农村姑娘带到了爱德华的面前，同时邀请站在旁边的奥狄莉跳舞。一对对的舞伴立即跟着这两对舞伴跳起来。过了一会儿，爱德华便和木匠交换舞伴，他抓住奥狄莉，和她跳了一轮。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快活地加入跳舞的人群中，上了年纪的人则在一旁观看。

人们在分开散步之前就约定，在日落的时候再到梧桐树边聚会。爱德华最先到了那儿，他安排好一切，并和男仆商定，要他在另一边协助燃放焰火的人，照管好燃放焰火的娱乐活动。

上尉对爱德华采取的种种安全措施，并不满意。他预料到观众会拥挤，想同爱德华谈谈这个问题，但爱德华却有点儿性急地请求他，把这部分的庆祝活动由他一个人来办。

人群拥到向上突出、草皮铲掉的堤坝上，那儿既不平坦也不安全。太阳西沉，暮色降临。客人们期待夜色更浓。梧桐树下备有各种点心。人们发现这地方无比美丽，不禁喜形于色，心想将来从这里可以欣赏到那宽阔的、绚丽多姿的湖泊风光。

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连一丝风儿也没有，这预示着夜间的庆祝活动可顺利地进行。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原来是大量的土块从堤坝上崩裂开来，好些人落入水中。那儿的土层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拥来和践踏而下陷。每个人都想占有最好的位置，现在他们陷入

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每个人都跳了起来，朝出事地点奔去，但多半是去看热闹，而不是为了参加救援。何况谁也无法够着落水者，叫人怎么救呢？上尉带着几个做事果断的人匆匆赶来，立即把人群从堤坝上赶到下面的岸边，以便让这几个乐于助人的人可以放手行动，他们努力把那些正在下沉的人从水中拉出来。不多一会儿，那些落入水中的人，一部分靠自己的努力，一部分靠别人的帮助，又回到了陆地上。只有一个男孩，由于过分害怕，竭力挣扎，非但没能靠近堤岸，反而离它越来越远。他似乎已经精疲力尽，只有几次他的一只手和一只脚还伸出水面。不幸的是，对面的那只小船装满了焰火，只能慢慢地把焰火从船上卸下来，这样援救就迟了。上尉当机立断，他脱掉上衣，大家都注视着他。他那结实而强壮的体魄，顿时赢得了每一个人的信赖。可是，当他纵身跳入水中的时候，人群中还是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叫喊。每个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上尉不愧为一名熟练的游泳好手，他很快就游到男孩身边，他以为他已溺死，但仍旧把他带到堤岸边。

这时，小船已划了过来，上尉登上了小船，详细地询问在场的人，看是否所有的落水者都救上来了。外科医生来了，他把那个被人认为已经溺死的男孩接了过去。夏绿蒂走了过来，她请上尉照顾好自己，回府邸去更换衣服。他迟疑不决，直到那些稳重而老成的人——出事时，他们就在附近，而且亲自救了一些落水者——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他才离开。

夏绿蒂目送他离去。她想到酒和茶以及他所需要的东西都给锁起来了。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人们做事总有些颠三倒四。她匆匆穿过仍逗留在梧桐树下的分散的人群。爱德华正忙着劝说人们留在这里；他打算马上就发出信号，开始燃放焰火。夏绿蒂走了过来，请求他改期燃放焰火，因为现在放不合适，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人有兴致观赏焰火。她提醒他对救上来的孩子和救孩子的人应尽点责任。“外科医生会尽他的职责的，”爱德华说，“他会采取一切抢救措施的。我们挤上去表示关心，只会帮倒忙。”

夏绿蒂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向奥狄莉招手，奥狄莉准备马上离开。爱德华抓住她的手，大声说：“我们不想在医院里结束这一天！让她去做仁慈的女护士好了。没有我们，那些假死的人也会醒来，那些活着的人也会把身子擦干的。”

夏绿蒂默默地走开了。有几个人跟着她离去，另一些人也相继离去；最后，谁也不愿意最后走，于是大家都跟着离开了。梧桐树下只剩下爱德华和奥狄莉。尽管她急切和不安地请求他同她一起回府邸，但他还是坚持留下来。“不，奥狄莉！”他喊道，“特殊的事情，通过平常的途径是无法实现的。今天晚上发生的意外事故，使我们更快地相聚在一起。你是属于我的！我已经多次对你说过这话，而且向你起过誓，我们不需要再说，再起誓了，现在，该是实现我们的愿望的时候了。”

小船从对岸漂过来。船上站着那个男仆，他不知所措地询问那些焰火现在该怎么办。“燃放吧！”爱德华大声地对他说，“奥狄莉，这是单为你一个人准备的，现在也要让你一个人单独观赏！请你允许我坐在你的身旁一同欣赏吧。”他温存而谦逊地坐到她的身旁，没有去碰她的

身体。

火箭呼啸着射向空中，花炮发出轰隆隆的响声，火球腾空而起，焰火盘旋爆炸；轮状火花飞溅，开始是单个燃放，接着成对燃放，然后一起点燃，响声越来越大，连绵不断，汇成一片。爱德华的胸中仿佛也燃烧了，他以愉快而满意的目光注视着这些焰火的奇景。奥狄莉生性温柔而激动，看到这种呼啸的、旋生旋灭的景象，更加害怕，而不是愉快。她羞怯地靠在爱德华的身上，这种亲近，这种信赖，使他充分地感觉到，她是完全属于他的。

夜色重新降临大地，月亮升了起来，照亮了两人回家的小径。这时，有个人手里拿着帽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向他们请求施舍，因为他错过了白天的庆祝活动。月亮照在他的脸上，爱德华认出来了，原来，这就是那个曾向他强行乞讨的乞丐。但他现在是如此幸福，他发不出火来。他也没有想到，特别是在今天，乞讨是绝对禁忌的。他在口袋里摸了一会儿，掏出一枚金币给了乞丐。他多么愿意使每个人都幸福，因为他的幸福显得是无边无际的。

这时，家里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外科医生的抢救，一切必需品的齐全，夏绿蒂的帮助，由于这几方面的合作，男孩救活了。客人们散了，既是为了从远处再瞧瞧焰火，也是为了在经过这么混乱的场面后返回自己安静的家园。

上尉迅速地换好衣服，积极地参加了必要的救护工作。一切都平静下来，只剩下上尉和夏绿蒂两人。这时，他亲切、友好地对夏绿蒂说，他不久就要动身走了。她今晚经历得太多了，以致上尉透露的这个消息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她亲眼看到，这位朋友怎样作出自我牺牲，怎样救人，自己又怎样获救。这些神奇的事件似乎向她预示了一种重要的、但并非是不幸的未来。

爱德华和奥狄莉一回到家中，就得知上尉即将动身的消息。他怀疑夏绿蒂早就知道了此事的详情，然而，由于他过多地考虑和忙于自己的事情，所以顾不上对此感到不快。

相反，他聚精会神和满意地听人说起上尉即将担任的美好而光荣的职位。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简直抑制不住，他迫切希望能成为现实。他仿佛已经看到上尉同夏绿蒂结合，自己同奥狄莉结合。如能这样，这便是今天这个庆典献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当奥狄莉走进自己的房间，发现桌子上有只小巧玲珑的箱子时，她是多么吃惊啊。她毫不犹豫地把它打开。里面的一切东西都包得好好的，摆得整整齐齐，以致她不敢把它们分开，甚至不敢把它们拿出来透透空气。印度纱、麻纱、丝绸、长方形披巾和花边，一件比一件精致、细巧和贵重。还有首饰也不该忘掉。她当然明白赠送礼物的人的意图，他要让她不只一次地从头到脚打扮起来。然而，所有这些东西是那么贵重，那么稀罕，使她心里不敢相信这些都是属于她的。

第十六章

第二天早晨上尉走掉了。他给他的朋友们留下了一封感谢信。他在前一天晚上和夏绿蒂作了简短的话别。她感到这意味着永久的分离，只好听天由命，因为在伯爵的第二封信里——上尉最后才把这封信告诉了她——提到了上尉有希望达成一桩有利的婚事。虽然他对这一点并没有重视，但她却认为这事已成定局，于是完全对他断了念头。

另外，她相信自己也有权利要求别人具有她的那种自制力。她能办到的事，别人也同样能办到。正是本着这种想法，她开始同丈夫交谈，当她感到这事必须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时，谈话就变得更加坦率和更有信心。

“我们的朋友已经离开了我们，”她说，“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又像从前一样了，至于我们是否还想完全回到过去的状况，这就要看我们自己了。”

爱德华除了爱听那些奉承他的感情的话外，其他的话根本听不进。他以为夏绿蒂用这些话来表示她从前的孀居生活，虽然话说得不够明确，但他希望的却是离婚。所以他微笑着回答：“为什么不呢？问题只在于我们之间要相互理解。”

当夏绿蒂说出下面一席话时，他才发觉自己大大地受骗了。“把奥狄莉也安置到别处去，我们眼下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现在有两个机会可以改变她的处境，这些都是她所希望的。她可以返回寄宿学校，因为我的女儿已搬到她的姨祖母那儿去了；她也可以被一家有声望的家庭接受，同这家人的独生女儿作伴，享受与社会地位相称的教育的一切利益。”

“可是，”爱德华相当镇静地回答说，“奥狄莉在我们这个亲切友好的环境里已经娇生惯养了，换个环境她会感到难以适应的。”

“我们大家都娇养惯了，”夏绿蒂说，“你也并不是最后的一个。但是现在是时候了，它要求我们进行思考，同时严肃地提醒我们，要考虑我们这个团体的全体成员的利益，同时也不要拒绝作出任何一种牺牲。”

“要奥狄莉作出牺牲，”爱德华说，“至少我认为是不公平的，现在我们把她推到陌生人当中去，这显然是不合乎情理的。上尉在这儿碰上了好运气；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是高兴地让他离开我们。可是，谁知道奥狄莉将会遇到什么呢？我们干吗要冒昧从事呢？”

“我相当清楚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夏绿蒂略微激动地说，因为她打算一下子把心里话说出来，她继续说，“你爱奥狄莉，对她已经习惯了。爱慕和激情也从她那方面产生和滋长。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每个小时都供认不讳的事情说出来呢？难道我们不应该非常慎重地扪心自问，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吗？”

“虽然我不能马上回答你的问题，”爱德华说，一边竭力控制住自己，“但我可以先告诉你这些话：我们首先要耐心等待，看未来会给我们什么教训，即使我现在还不能说，这件事情的结果如何。”

“要预见这事的结局，”夏绿蒂说，“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不管怎样，我们马上就可以说，我们两人都不很年轻了，再也不能盲目地去

走我们不想走或不该走的路。谁也不会再为我们担心；我们必须做我们自己的朋友，做我们自己的管家。谁也不希望我们不顾一切地去冒险，谁也不希望我们遭人谴责，甚至遭人嘲笑。”

爱德华对妻子的这番坦率的话一时没法回答，于是说道：“如果我关心奥狄莉的幸福，你能责怪我吗？你能责骂我吗？我考虑的不是什么未来的、始终无法估计的幸福，而是眼前的幸福。你老实实在地想一想，别再自欺欺人，把奥狄莉从我们这里推出去，并把她交给外人——至少我感到；指望在她身上出现这样的变故，未免太残酷了。”

夏绿蒂十分清楚丈夫在虚假言词掩饰下的决心。她现在才感觉到，他和她的距离有多远。她有些激动地嚷道：“要是奥狄莉把我们拆散，她能幸福吗？要是奥狄莉抢走了我的丈夫，夺走了孩子的父亲，她能幸福吗？”

“我想，会有人照顾我们的孩子的，”爱德华冷冷地笑着说，但接着他又用稍为亲切的语气补充了一句：“谁会马上想到走极端呢！”

“激情和走极端差不了多少，”夏绿蒂补充说，“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你别拒绝我好心的劝告，别拒绝我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只有看得最清楚的人才能发挥作用和帮助别人，这次我就是这个看得最清楚的人。亲爱的，最亲爱的爱德华，听我的话吧！难道你能指望我放弃我已获得的幸福，放弃我那最美好的权利，放弃你吗？”

“谁这样说过？”爱德华有些困惑地说。

“是你自己呀，”夏绿蒂说，“你想把奥狄莉留在身边，这不就等于承认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吗？我不想催逼你，不过，要是你不能克制自己，那你至少不能再继续欺骗你自己。”

爱德华觉得她说的话非常有理。如果一句话一下子说出久藏在心里的秘密，那么这说出口的话是可怕的。为了避开眼前的窘状，爱德华回答说：“是啊，我一直不明白，你究竟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夏绿蒂说，“同你一起来考虑这两个建议。这两个建议都有许多好处。根据我现在对这孩子的观察，她回寄宿学校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如果考虑到她将来的前途，那么我觉得那个较大、较广阔的环境对她更为合适。”接着，她不厌其详地向丈夫说明这两种情况，并用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我宁愿选择那位夫人的家庭，而不选择寄宿学校，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因为我不希望那位在寄宿学校被奥狄莉看中的青年教员增加对她的爱慕和激情。”

爱德华似乎同意她的看法，但这只是为了拖延一些时间。夏绿蒂的决心已定，她看到爱德华没有直接反对，便立刻抓住这一机会，将奥狄莉的行程定在最近这几天，而奥狄莉动身前所需要的一切，夏绿蒂暗地里早就准备好了。

爱德华不寒而栗，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妻子的那些温柔体贴的话是事先想好的，是做作的，而且是有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把他和他的幸福永远分开。他表面上把这件事完全交给她处理，但心里却已打定主意。为了缓一口气，为了防止由于奥狄莉的离去而引起的难以预测的不幸，他决定离家出走，不过他得事先和夏绿蒂打个招呼；他懂得怎样去做，他用谎言蒙骗她，说他在奥狄莉动身时不想在场，甚至从此刻起不愿再看到她。夏绿蒂以为自己取得了胜利，于是事事都支持他。他吩咐

备马，给男仆作了必要的指示，该怎样收拾行囊，怎样跟在他的身后。一切就绪之后，他坐了下来，开始写信。

爱德华致夏绿蒂

我亲爱的，我们遭到的痛苦也许可治，也许不可治。我只是感到，要是我此刻还没有绝望，我就得为我，也为我们大家找到一条暂时的出路。我既然作出了自我牺牲，就可以对你提出要求。我离开我的家庭，只有在较为有利和较为平静的情况下才会返回。在此期间，你应掌管这个家，但是得同奥狄莉在一起。我希望她生活在你的身边，而不希望她寄人篱下。请你像平常和像以往那样关心和对待她，而且还要比以往更亲切，更友好和温存。我答应不与奥狄莉秘密交往。最好在一段时期之内不让我知道你们的生活情况，我想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这样做。不过，我对你有一个最衷心最迫切的请求：千万不要设法把奥狄莉送到别的地方去，或把她送到新的环境中去！一旦她出了你的古堡和你的庭园，一旦她被托付给了外人，那么，她就是属于我的，我将把她夺走。可是，如果你尊重我的感情，我的愿望和我的痛苦，如果你迎合我的幻想，我的希望，那么，只要有可能，我将不会反对恢复关系的机会。

最后的结束语是顺笔而写，但并不是出自内心。是啊，当他在纸上看到这句话时，不禁痛哭起来。难道他应当以某种方式舍弃由于爱奥狄莉而招来的幸福或不幸吗？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打算离家出走，但并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现在，他至少不能再见到她。至于以后是否能见到她，他能有什么把握呢？但是信已写好，马已站在门口；他时时刻刻都在担心，生怕在什么地方看到奥狄莉，因为这会使他的决心化为泡影。他镇定下来，心想，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而离家出走恰恰更符合他的愿望，相反，要是他留下来，可以想象，奥狄莉就会被赶出家门。他封好信，匆匆走下楼梯，飞身跃上了马背。

当他骑马经过客店时，他看到那个乞丐坐在凉亭里，正惬意地吃着午饭。这个昨天晚上被他解囊相助的乞丐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甚至是崇拜地向他鞠了一躬。当他昨夜挽着奥狄莉的手臂散步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也是这个乞丐；这个人使他痛苦地想起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的痛苦在增加；一想到他把奥狄莉留在了这里，他就感到难以忍受。他再次朝那乞丐望了一眼，然后大声喊道：“哦，你这个值得羡慕的人！你还可以靠昨天的布施过活，而我却不能再享有昨天的幸福了！”

第十七章

当奥狄莉听到有人骑马离去的时候，她走到窗前，还看得到是爱德华的背影。他离开家时，既没有去看她，也没有向她道声早安，这使她感到不可思议。这时，夏绿蒂拉她去散步，途中谈起各种事情，就是故意不提她丈夫的事，她变得不安起来，更加心事重重。回家后，她发现餐桌上只有两份餐具，因而更加感到吃惊了。

我们平时不大喜欢注意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习惯，可是在某些重要的情况下，缺少这样一些习惯，就会使我们感到痛苦。爱德华和上尉已经走了，夏绿蒂很久以来第一次亲自布置餐桌，这似乎是想告诉奥狄莉，她已经被免职了。两位女性面对面地坐着；夏绿蒂无拘无束地谈到上尉的职位，谈到不久再见到他的希望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使奥狄莉感到安慰的是，她相信爱德华是为了送朋友一段路才骑马追赶他的。

她俩刚离开餐桌，就看到爱德华的旅行车停在窗下。夏绿蒂有些恼怒地问，是谁把车子弄到这儿来的。有人回答说，是男仆，他还要在这儿把一些东西装上车。奥狄莉尽量控制住自己，以掩饰她的惊奇和痛苦。

男仆走了进来，还想取一些东西：主人用的一只漱口杯，两只银匙，还有其他物品。这似乎是向奥狄莉表明，这是一次远途旅行，是一次长时间的外出。夏绿蒂干脆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她不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一切与主人有关的东西都是由他掌管的。这个机灵的男仆进来的目的，自然是想同奥狄莉谈话，所以想用某种借口把她从房间里引出去。他一方面向夏绿蒂道歉，一方面仍坚持他的要求，奥狄莉也表示愿意帮他的忙；可是夏绿蒂断然拒绝，男仆只得离开，车子隆隆地驶走了。

这对奥狄莉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时刻。她不理解，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能感觉到，爱德华要离开她相当长的时间。夏绿蒂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她却让奥狄莉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们不忍描述奥狄莉的痛苦，不忍描述她的眼泪，她的痛苦是无止境的。她只有祈求上帝，帮助她度过这一天；她熬过了白天和黑夜，当她重新恢复神志后，发现自己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她既不能自制，也不愿屈从，但在遭到这么大的损失之后，她仍留在这里，还有更多的事要担心。当她头脑重新清醒时，她首先担心的是，在两个男子离开之后，她会很快被夏绿蒂赶走。她压根儿没有料到，爱德华为了把她留在夏绿蒂身边，曾在信中发出过威胁。不过，夏绿蒂的态度倒使她感到几分放心。夏绿蒂总是设法让这个善良的女孩有事可做，很少而且也不愿让她离开自己。虽然她清楚地知道，用言语去对付一种坚定的爱情是不会有有多大效果的，但她同时也懂得审慎和意识的力量，因此她总是找机会就某些事情和奥狄莉进行交谈。

有一次，夏绿蒂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故意对奥狄莉说了下面这番明智的话：“那些陷入爱情困境中的人，由于我们冷静的帮助而脱身出来，他们的感激之情是多么热烈啊。让我们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完成两个男人留下来尚未完成的工作吧；这样我们就为他们的归来准备了最美好的东西。他们狂暴而急躁的性格想要破坏的东西，可以通过我们的节制得到维护和促进。”听了这番话，奥狄莉感到莫大的安慰。

“因为您谈到节制，亲爱的姨妈，”奥狄莉说，“这不能不使我想起男人们的放纵，特别是在饮酒方面。我经常看到，一个杰出的男子，由于酗酒，失去了纯洁的理智、聪明、对别人的爱护、文雅和客气，在几小时内这些优秀品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不幸和混乱，这时我是多么悲伤和害怕啊！而蛮横的决定往往是在不幸和混乱中作出的！”

夏绿蒂赞同奥狄莉的看法，但她不想把谈话继续下去，因为她清楚地感到，奥狄莉此时想到的仍然是爱德华。他虽然没有养成酗酒的习惯，但有时借喝酒来提高兴致，使其更加健谈和活跃，他喝酒已多次过量，令人忧虑。

如果说奥狄莉在夏绿蒂说那番话时可能会想到那两个男子，特别是想到爱德华，那么，当夏绿蒂像提起一件众所周知而又确实可靠的事情一样谈到上尉即将结婚的事时，奥狄莉就更加注意了，因为这样一来，一切都改观了，再也不像爱德华从前向她保证时她所想象的那样了。由于这一切，奥狄莉更加注意夏绿蒂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色和每一个动作。她不知不觉地变得聪明、机智和多疑起来。

在此期间，夏绿蒂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周围的每件事情，并清醒而灵活地处理它们，这时她总希望得到奥狄莉的帮助。她大胆地紧缩家庭开支；是啊，如果她仔细地观察这一切，就会把这桩爱情上的事件看作是命运的一种巧安排。因为要是按以往那样生活下去，他们很容易失去节制，在他们还未及时意识到这点之前，一种紧张而繁忙的生活和活动，即使不摧毁，也会动摇这个富裕而美好的家庭。

她并没有干扰正在施工中的园林建筑，相反，那些必须为未来的扩展而奠基的项目，她让人继续干下去。不过，这几件事一做完就到此为止。她想让她丈夫将来回来时能找到足够使他高兴的工作可做。

在从事这些工作和实施这些计划的过程中，那位建筑师的表现受到了她高度的赞扬。在短短的时间内，那个拓宽了的湖就呈现在她的眼前，在那些新出现的湖岸上栽种了各种花草树木，被装点得多彩多姿。新别墅旁边的一切粗坯建筑均已完工，维修房屋所必需的东西也已备齐。于是她把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好让丈夫回来以后能愉快地从头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心情是平静而开朗的；而奥狄莉表面上也是这样，因为她把这一切只是看作爱德华不久就要回来的征兆。除了看到这点之外，她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因此，儿童培训学校的成立使她感到格外高兴。她把村里的儿童们召集到这所学校，目的是让他们维持这座大花园的整洁。爱德华早就有过这种想法。于是，让人给这些男孩每人定做了一套漂亮的制服，傍晚时，这些孩子在浑身清洗干净之后才把制服穿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府邸里，交给一个最懂事也最细心的男孩保管，建筑师指导全盘工作。不久，这些男孩全都掌握了某种本领。他们愉快地接受训练，干起活来有点儿像进行军事演习。的确，当一些孩子带着刮刀、长柄刀、铁耙、小铲子、锄头、扫帚走过来时，当另一些孩子拿着箩筐跟在后面清除杂草和碎石，并把又高又大的铁滚轮拖来时，当然形成一支漂亮的、令人高兴的队伍。建筑师记下了孩子们种种优美的姿态和动作，用来作为园中小屋的雕饰花纹。而奥狄莉把这一切仅看作是孩子们为了欢迎即将归来的主人而举行的一种演习。

这给她带来了勇气和乐趣，她也打算以类似的方式来迎接即将返回的爱德华。从此以后，她设法鼓励村子里的女孩们去从事缝纫、编织、纺织和其他女人们做的工作。自从采取了保持村子整洁和美观的措施以来，姑娘们的这些美德也增加了。奥狄莉也经常参加姑娘们的活动，但多半是偶然的，看机会和兴趣而定。现在她想把事情做得更完善、更有计划。可是，女孩们不像男孩们那样，无法从她们当中组成一个合唱队。她只好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去做，自己也不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她将努力给每个女孩灌输信赖家庭、父母和姐妹的思想。

她成功地说服了许多女孩。只是还有一个活泼的小女孩一直受人抱怨，说她没有本事，在家里什么事也不想干。奥狄莉不会嫌弃这位小姑娘，因为这个小女孩对她特别友好。只要她允许，小女孩就到她那儿去，和她一起走路，一起跑步。这时女孩显得积极、活泼、不知疲倦。她觉得，对这样一位美丽的女主人的依恋似乎成了一种生活需要。最初，奥狄莉只是勉强让这个女孩陪伴自己，随后她自己也对这个女孩产生了依恋之情，最后她们已是形影不离，这个名叫南妮的女孩处处都陪伴着她的女主人。

奥狄莉经常到花园去，喜欢那里草木茂盛的美丽景象。采摘草莓和櫻桃的季节已近结束，可是南妮特别喜欢品尝它们迟结的果子。在谈起秋天可望获得丰收的其他水果的时候，园丁总是想到他的男主人，而且没有一次不盼望他早日归来。奥狄莉很喜欢倾听这位善良的老人谈话。他精通自己的本行，总是滔滔不绝地向她说起爱德华的事。

当奥狄莉高兴地谈到今年春天嫁接的那些嫩枝全都长势很好的时候，园丁忧虑地说道：“但愿这位善良的主人由此能得到许多快乐。要是他今年秋天回到这里，他就会看到，还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古老的府邸花园里就栽种了一些珍贵的树种。现在的园艺师先生们不像过去的卡尔托伊斯修道士那样可靠。在他们的树种目录里，尽是些名种。于是，他们嫁接和培育，到最后开花结果的时候，才发现费了这么大气力把这样的树栽在花园里是不值得的。”

几乎每次看到奥狄莉的时候，这位忠实的仆人总是一再地打听主人的归期。若是奥狄莉不能告诉他，这位善良的老人就暗自悲伤，以为她不相信他。她为自己回答不出而感到难过，这种感情就这样深深地折磨着她。可是，她无法和这些花坛和苗圃分开。他们一同撒下过的种子，一同种植过的小树，如今都已长得花繁叶茂；除了让南妮经常去浇水以外，再也不需要什么照料了。奥狄莉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去观察那些直到现在才迟迟开放的花朵啊！她曾多次许诺过要庆祝爱德华的生日，并用鲜花表达她的爱慕和感谢之情，这些花木该在爱德华过生日时才争芳吐艳、五彩缤纷的。然而，想要看到这个节日的希望，并非总是那么活生生的。怀疑和忧虑不断搅乱这个善良的姑娘的心灵。

她想和夏绿蒂恢复原来那种开诚布公的和谐关系，看来也不可能了，因为这两位妇女的处境完全不同。如果一切如旧，如果人们回复到合法的生活轨道上去，夏绿蒂就会赢得眼前的幸福，而且一种快乐的前景即将展现在她的眼前。相反，奥狄莉则失去一切，可以说是失去一切，

卡尔托伊斯修道士以擅长园艺著名，在巴黎有一座著名的园艺学校。

因为她是在爱德华身上才初次找到了生活和欢乐，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她却感到一种她从前几乎没有料到的无穷的空虚。这是因为一颗寻求爱情的心总是感到它缺少点什么；而一颗失去了爱情的心总是感到它缺少了什么。思念变成了烦恼和焦急。一个习惯于期望和等待的女人，如今想要从禁圈里跳出来，变得积极和有所作为，而且也要为自身的幸福做点什么。

奥狄莉并没有放弃爱德华。尽管夏绿蒂自作聪明，一反常态地认为这件事已众所周知了，并断言她丈夫与奥狄莉之间有可能建立一种友好而平静的关系，但奥狄莉怎么能够放弃呢？多少个夜晚，当她把自己锁在屋里，跪在那只打开了的箱子前面的时候，她就端详着那些爱德华送给她的生日礼物，这些礼物她一件也没有动用过，没有剪裁，也没有缝制。这个善良的姑娘，多少次在日出时奔出这所她曾从中找到一切幸福的屋子，奔向旷野，奔向以往她并不怎么喜欢的地方。她甚至不想留在陆地上。她跳进小船，划到湖心，然后掏出一本游记来读，让小船随波晃荡，她梦想着异国他乡，总觉得她的朋友在那儿；她还一直贴近他的心，他也同样贴近她的心。

第十八章

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位异常活跃的男子米德勒，在他得知发生在朋友之间的不幸消息后，尽管没有一方祈求他的帮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乐意表示他的友谊，显示他的本领，这是不难想象的。可是他觉得还是再等一段时间为好，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道德混乱的情况下，去帮助有教养的人比帮助没有教养的人要困难得多。因此，他暂时不去过问他们，可是后来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便急着去寻找已被他发现踪迹的爱德华。

他朝一个赏心悦目的山谷走去，谷底碧草如茵，树木葱茏，一条永不枯竭的小溪蜿蜒流经这里，发出潺潺的声响。在平缓的小山上是一片肥沃的田野和排列整齐的果树。村与村之间相距较远，整个地区给人一种宁静安谧的印象。个别地区虽然不见得优美如画，但看上去似乎非常适合于居住和生活。

米德勒终于看到一个维修得很好的附属田庄，里面有一所清洁而简朴的住宅，屋子周围花园环绕。他猜想，爱德华目前就住在这里，他果然没有猜错。

关于这位孤独的朋友，我们现在只能这么说：他悄悄地沉浸在自己的激情里，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心怀各种各样的希望。他不否认，他希望在这儿见到奥狄莉，希望把她带到这儿，把她引诱到这儿，他无法阻止自己去想其他许可做和不许可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想象力在各种可能性中摇晃不定。如果他在这儿不该占有她或不能合法地占有她，那么，他就打算把这个田庄献给她。她应该在这里过上自由、安静和独立的生活；她应当幸福，要是他进一步发挥折磨自己的想象力，那么，他想，她也许会同另外一个人幸福地生活。

他的日子就在希望与痛苦，眼泪与笑声，谋划、准备与绝望中不断动摇而流逝了。看到米德勒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惊讶。他早就盼望他来，所以他对米德勒的到来也表示出半是欢迎的态度。如果他认为米德勒是夏绿蒂派来的，那么，他早就准备好各种各样的抱歉和推宕之词，以及更加明确的建议了。可是，他希望再听到一些有关奥狄莉的消息，所以米德勒对他来说就是一位上天派来的可爱的使者了。

当他得知米德勒不是从那里来，而是自动前来时，他便感到不高兴，情绪顿时变坏了。他的心扉关闭了，没有心思和米德勒谈话。可是米德勒心里非常明白，一个沉浸在爱情之中的人，迫切需要宣泄自己的感情，需要向一位朋友倾诉衷情。于是，在反复思考之后，他决定这次不再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而扮演知心朋友的角色。

他友好地责备爱德华不该过这种孤独的生活。爱德华回答说：“哦，我不知道该怎样更愉快地度过我的时间！我一直想着她，觉得自己一直在她的身边。我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能够想象奥狄莉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哪儿走路，在哪儿站立，在哪儿休息。我看到她像平常那样在我面前做事、干活，当然总是做那些最使我高兴的事。可是，这远远不够，因为离开了她我怎么会幸福呢！现在，我浮想联翩，想到奥狄莉该做什么，以便和我接近。我以她的名义给我自己写了几封甜蜜而亲切的信；我回信给她，并把这些信一起保存起来。我答应过不去接近她，我愿遵

守诺言。可是，有什么东西约束她不给我写信呢？难道狠心的夏绿蒂要她答应、发誓不给我写信，不让我知道她的消息吗？这是自然的，也是可能的，可我总觉得这是令人气愤，无法忍受的。如果她像我相信和知道的那样爱我，为什么她不敢逃跑，投入我的怀抱呢？我有时想，她应该这样做，也能够这样做。每当前厅里有点动静，我就向门那边看去。我想，而且希望，她应当进来呀！唉！当可能的事情变得不可能的时候，我就自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必然会变得可能。每当我夜里醒来，看到卧室里有一缕摇曳不定的灯光时，我就想，这应该是她的身影，她的灵魂，我预感到她正向我飘来，向我靠近，攫住了我，刹那间，我似乎得到了某种保证，她在思念我，她是我的。

“我还剩下唯一的一点欢乐。那时，我在她的身边，从没有梦到过她；如今，我们天各一方，反倒在梦中相聚，这真是件怪事。更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自从我在附近认识了几个可爱的姑娘之后，她的形象才出现在我的梦中，仿佛对我说：‘你反复瞧吧！你反正找不到比我更美、更可爱的人了！’就这样，我每次做梦的时候，都会梦见她的形象。我和她遭遇到的一切事情，杂乱地交织在一起。有时，我们签署一份婚约，她的手和我的手，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两者混在一起，又交织在一起。这些充满欢乐的魔术般的幻想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有时，她做了一些事情，有损于我从她身上得到的纯洁的印象。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爱她，我的忧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有时，她一反常态地戏弄我，折磨我；但是她的形象立即变了，她那美丽的、圆圆的、幸福的面孔拉长了，变成另一张面孔。我却感到痛苦、失望和精神错乱。

“您别笑，亲爱的米德勒，也好，您就笑吧！哦，我对这种依恋，也可以说对这种愚蠢的、发狂的爱情，并不感到羞愧。不，我从来还没有爱过，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在我认识、喜欢和一心一意爱上她之前，我生活中的一切只是个序幕，只是蹉跎岁月，只是消遣和糟蹋时间。人们虽然没有当面指责我，但在背后却对我说三道四，说我在大多数事情上马虎、草率。我可能是这样，但我还没有发现，我在哪方面能成为大师。我倒要看看，有谁能爱的才能方面胜过我。

“诚然，爱是一种可怜的、充满痛苦和眼泪的事情，但我觉得，爱对我来说是一种既自然又合乎本性的天赋，实在很难放弃。”

通过这些生动和诚恳的言论，爱德华似乎得到了一些宽慰。可是，他那奇特处境的每一个特征突然明显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以致他被痛苦的内心斗争所压倒，不禁失声哭了起来，而且由于他的心已被这番倾诉软化，他哭得更加伤心了。

由于爱德华痛苦地宣泄自己的激情，米德勒觉得自己此行的目的受挫。这个生性敏捷、头脑异常清醒的中间人再也忍不住了，他坦率而尖锐地批评了爱德华。他认为爱德华应该振作起来，应当考虑自己作为男子应有的尊严；不应当忘记，在不幸中保持镇静，沉着而体面地忍受痛苦，这样才能获得最高的荣誉，才能受到极高的评价和尊敬，才能被人树为楷模。

对于像爱德华这样一个易于激动、充满了极端痛苦的情感的人来说，自然觉得米德勒的这番话空洞无物。“幸福的人，生活惬意的人，当然可以信口开河，”爱德华继续说，“可是，如果他认识到，这对于

受苦的人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他也许就会感到羞愧。生活僵化了的快乐的人只要求有一种无止境的忍耐，却不承认有一种无止境的痛苦。事实上有这样的情况，是的，有这样的情况！这时，任何慰藉被视为卑鄙，任何绝望被视为义务，有位高贵的希腊人，一位善于刻画英雄人物的希腊人，从不拒绝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痛苦的煎熬下痛哭流涕。他甚至说过这样的名言：泪多的男子是善良的。让任何一个不动感情、不掉一滴泪的人离开我吧！我诅咒那些把别人的不幸当作好戏来看的幸运儿。不幸的人，在身心遭到极端压抑和摧残的情况下，还要作出高雅的姿态，以便博得他人的喝彩，不仅如此，为了让他人在自己临死时再次鼓掌喝彩，他还得像一位古罗马的斗士那样在他人的眼前体面地倒下。亲爱的米德勒，我感谢您来看我；不过，要是您能在花园里和这一带四下看看，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爱了。我们待一会儿再碰头。我尽量使自己沉着一些，更像您一些。”

米德勒宁愿甘拜下风，也不愿中断谈话，因为重新接上话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爱德华也觉得应该把谈话继续下去，反正，谈话最终会达到他的目的。

“当然，”爱德华说，“东想西想，说来说去，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可是我在这种谈话中才看到了我自己，才清楚地认识到，我为何要下决心，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我理解我目前的处境，也知道我将来面临的生活；我必须在幸福与不幸之间作出选择。我最亲爱的朋友，请您促成我和夏绿蒂离婚吧，这事非常必要，而且已成事实了。请为我求得夏绿蒂的同意吧。我不想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相信她会同意离婚的。亲爱的朋友，请到她那儿去吧，让我们大家都平静下来吧，使我们幸福吧！”

米德勒愣住了。爱德华继续说：“我的命运和奥狄莉的命运是无法分开的，我们是不会毁灭的。您瞧瞧这个玻璃杯！我们的署名就刻在上面。一位兴高采烈的人曾把它抛向空中，谁都以为没有人能够再用它喝酒了，酒杯会落在石头地上摔碎，可是它被人接住了。我用高价才把它重新买了回来。现在，我每天用它喝酒，每天都深信，一切由命运决定的关系，都是不可摧毁的。”

“啊，我的天哪，”米德勒喊道，“和我的朋友们打交道，我得有多大的耐心啊！现在，我又碰上了迷信，我觉得，它是人世间最有害的东西，我向来憎恶它。我们玩弄预言、预感和梦想，以此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重要。可是，假如生活本身变得重要，假如我们周围一切都在动荡和咆哮，那么，雷雨会由于有了那些妖魔鬼怪而变得更加可怕。”

“生活总是捉摸不定的，”爱德华喊道，“在这希望和担忧之间，请您为我这颗贫乏的心充当指路明灯吧，我的心虽然不能驶向它，但能够望到它。”

“只要可望得到一些结果，”米德勒答道，“我是乐于为您效劳的；不过我常常发现，没有人重视警告性的征象，而只重视恭维和好听的话，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由于米德勒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内幕，他在这里呆得越久，就感到越

不舒服，于是，他勉强接受了爱德华的迫切请求，打算去看夏绿蒂。在这个时刻，他还能以什么反对爱德华呢？赢得时间，去搞清那两个女人的情况，这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他急忙赶到夏绿蒂那里，发现她像平常那样沉着而快活。她乐于向他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因为他从爱德华的谈话中听到的只是事情的后果。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是怎么也下不了决心说出离婚二字，哪怕只是顺便提一下也不行。夏绿蒂接着对他谈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最后她说道：“我必须相信，也必须希望，一切又会好转的，爱德华又会回到我的身边。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告诉您，我已经怀孕了。”听了这些话，他是多么奇怪，多么惊讶，同时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又多么开心！

“我没有听错吧？”米德勒插嘴问。——“完全没有，”夏绿蒂答道。“这消息使我万分高兴，我要为您祝福！”他叫了起来，一边用力地鼓掌，“我知道这个论据对一个男子产生的力量。我看到过有多少桩婚姻都因此而加快、得到巩固、重新和好！这样一种美好的希望胜过千言万语，实在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希望了。可是，”他接着说，“至于我本人，我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虚荣心不会受人恭维。我的效劳不值得您感谢。我觉得自己就像我那位当医生的朋友，他对穷人们的所有治疗，天哪，全都成功了，但是他却很少能够治愈一个愿付优厚酬金的富人。所幸的是，这里的事情自行得到解决，不然的话，我的努力、我的劝说，都白费了。”

夏绿蒂要求他把这消息带给爱德华，顺便给他捎去她写的一封信，看看该做些什么，该恢复些什么。他不愿接受她的要求。“一切事情都已经做了，”他大声说，“您尽管写信吧！任何信使都会干得和我一样好。我得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去。只有在祝福的时候我才会再来，我来为孩子洗礼。”

夏绿蒂像往常一样，这次也对米德勒大为不满。他那急躁的性格固然引出不少的好事，但是他的轻率也导致了不少事情失败。没有人比他更容易被一时的先入之见所左右了。

夏绿蒂的信使来到了爱德华那里，他半感惊吓地接待了这位信使。这封信既可能是表示同意，也可能是表示反对。他久久不敢把它拆开。当他读信，特别是读到信末这几行字的时候，他大为震惊，呆呆地站着：

“请你回想一下那天夜里的情况吧，那时候你像个情人似地冒险来访问你的妻子，不容抗拒地把她拉到你的身边，把她当作一个情人、一个未婚妻搂在怀里。让我们把这不寻常的偶然事件当作上天的安排来崇敬吧。这命运的安排，在我们幸福的生活即将瓦解和消失的时刻，重新把我们的关系联结起来。”

从这个时刻起，爱德华的心灵中发生了难以描述的变化。在这样一种窘境中，终于又是那些旧有的习惯和爱好冒了出来，帮助他消磨时间和填补生活空间。狩猎和战争始终是为贵族们准备好的一条临时的出路。爱德华渴望到外面进行冒险，以便保持内心的平静。他渴望沉沦，因为生存对他来说即将变得无法忍受。是啊，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从而使自己的情人和朋友们得到幸福，他感到这是一种慰藉。没有人会对他的意愿设置障碍，因为他隐瞒了自己的决定。他按照一切手续立下

了自己的遗嘱：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奥狄莉，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甜蜜的感受。对夏绿蒂、对未出世的孩子、对上尉、对他的仆人们，爱德华都分别做了安排。重新爆发的战争促进了他的计划。在他的青年时代，军队里的各种不完善的制度曾给他带来许多麻烦，他因此退了役。如今，能同一位统帅一起出征，他感到这是一种莫大的光荣。关于这位统帅，他只能对自己说：在这个人的指挥下，也许会死亡，而胜利则是肯定无疑的。

奥狄莉知道夏绿蒂怀孕的秘密以后，也和爱德华一样感到震惊，并且更厉害。她反躬自问，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不能有什么希望，也不允许有什么愿望。她的日记使我们有可能窥视她的内心，我们打算从中摘出几段，以飨读者。

第二部

第一章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一种情况，它在史诗里通常被称为诗人的艺术技巧，这就是当主要人物离开、退场，或无所作为时，便立即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或一个一直未被注意的人来填补空位。他施展他的才能，因此，我们便觉得他是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重视，甚至夸奖和赞许的。

那位建筑师便是这样，在上尉和爱德华离开之后，他便显得日益重要起来。一些工程的安排和实施全要靠他，在这方面他显得十分细心、明理和勤勉。同时，他以各种方式帮助两位女士，并且懂得在静寞、漫长的时刻为她们消愁解闷，就是他的外表也足以使人产生信任和好感。他是一个真正年轻的小伙子，身材修长而匀称，略微高了一点。他谦恭而不腴腆，亲切而不强人所难。他乐于承担一切操劳之事。由于他精于筹算，很快就对整个家政了如指掌，处处都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平常来了客人，一般都由他来接待。就是来了不速之客，他也懂得该如何谢绝，或者至少使两位女士有所准备，以免产生不愉快的情况。

在这些客人中间，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轻的律师，这给他带来不少麻烦。这位律师是附近的一个贵族派来谈一件事情的，此事虽然没有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却使夏绿蒂深感不安。我们不得不把此事提一下，因为它又把许多本来也许会长期无人过问的事推了出来。

我们还记得夏绿蒂曾给教堂墓地作了一些变动。所有的石碑都从原地移走，放到墓地的围墙和教堂的墙基边上，腾出的地方都被平整一新。只有一条宽敞的道路通向教堂，并从教堂旁边经过，通向墓地另一端的小门；除了这条路之外，其余的空地上全都种上了品种各异的首蓿，眼下长得花繁叶茂。按照规定，新墓应该从墓地的一端依次排过来，墓地必须铲平，上面同样要种上首蓿。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安排使礼拜天和节日上教堂的人，能够看到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色。就连一开始对此安排不十分满意的、守旧的老教士，如今，他在古老的菩提树下，像菲莱蒙同他的鲍茜丝坐在后门口休息时那样，看到的不是高低不平的坟地，而是色彩绚丽的草坪，心里也感到愉快。再说，夏绿蒂答应把这块地的使用权交给他，这还可以给他的家计带来好处。

尽管如此，教区里的一些人还是对这种把他们祖先长眠之地的标志移掉，从而使他们对先人的怀念之情也随之消失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保存完好的墓碑虽然能表明埋葬者是谁，但不能标明他葬在什么地方。而表明葬地，正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至关重要的。

附近的这户人家就是这样认为的。好几年前，这家人给教堂一笔不大的捐款，从而为自己及其亲属在这块公共墓地上获得了一块地方。现在他们派这位年轻律师前来，就是为了索回这笔捐款，并表示今后不再继续缴款，因为从前同意捐款的条件已被单方面毁掉了。而他们的种种抗议和反对意见都未引起重视。夏绿蒂作为改造墓地的主使人，打算亲

自和这位年轻人谈话。他讲起话来虽然很活跃，但在陈述他和他的委托人的理由时并不过分专横，他提请在场的人考虑某些问题。

“您看到，”他在简短的开场白里为自己的唐突来访作了说明之后说道，“您看到，无论是最卑贱的人还是最高贵的人，都看重将埋葬他们亲人的地方作个标志。一个最贫穷的农民，在埋葬他的孩子时，也会在墓前竖一个简单的木十字架，放一只花圈把墓点缀一下，以便在痛苦的日子里，至少能寄托对孩子的怀念之情。尽管这种标志像悲哀本身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有钱的人把木十字架换成铁十字架，想方设法地加固它，保护它，好让它多保存几年。然而就是这样，铁十字架最终也会锈蚀，变得难以辨认，于是，有钱的人宁愿立一块石碑，它可以世代代留存下来，而子孙后代也可以将它修葺一新。不过，我们关心的倒不是墓碑，而是墓碑下安息的人，是托付给黄土的死者。问题并不在于纪念物，而在于死者本身；不在于回忆，而在于现实。我宁愿深情地拥抱坟茔中的亲爱的死者，也不愿拥抱墓碑上的名字，因为墓碑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它像界石一样，配偶、亲戚和朋友在他们死后也能围在这儿聚集，而活着的人还有权利把陌生人和讨厌的人从亲爱的死者身边撵走和隔开。

“因此，我认为我的委托人索回捐款是完全合理的，这要求还算是低的，因为这家人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这是无法补偿的。他们失去了祭奠亲人时的那种痛苦而甜蜜的感受，也失去了有朝一日安息在亲人身边的、给人以慰藉的希望。”

“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夏绿蒂回答说，“无需通过诉讼弄得人心不安。我对自己的安排并不感到后悔，我愿对教堂因此受到的损失给予赔偿。只是我不得不向您坦率地承认，您的理由并没有使我信服。在我看来，至少是在死后，那种最终人人平等的纯洁的感情，要比将我们的个性、对他人的依恋和人世关系顽固而死板地坚持下去的做法，更能使人得到安慰。——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她问建筑师。

“对这件事，”建筑师回答说，“我既不想争论，也不想作出决定。还是让我简单地谈一谈与我的艺术和思想方式关系最密切的一些看法吧。现在我们不再有幸能将亲人的骨灰装入盒中拥在胸前，我们也不可能将遗体放在雕花的大石棺里，因为我们既不富有，也无兴致，我们甚至在教堂里不再能为自己和亲人找到一席之地，而只能在野外安息，那么我们就有一切理由对您，尊敬的夫人，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表示赞同。如果一个教区的教徒一个挨一个地埋葬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说是安息在亲人的旁边和中间了。既然大地总有一天要把我们都容纳进去，那么我认为最自然最圣洁的做法，莫过于把那些偶然出现、逐渐坍塌的坟茔毫不犹豫地铲平，这样还能使死者减轻覆盖在他们身上的泥土的重量。”

“难道不留下任何纪念的标志，不留下任何引人回忆的余西，所有这一切就这样消失了？”奥狄莉问道。

“决不是这样！”建筑师继续说道，“不是放弃纪念物，而只是放弃墓地。人们要使自己的存在留下永久的痕迹，可以寄希望于建筑师和雕刻家，他们的艺术和双手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作品，他们对此极感兴趣。因此，我的愿望是把那些构思巧妙、制作精美的纪念碑集中在一个能长久留存的地方，而不是零散地随意乱放。现在，甚至连虔诚的人和高贵

的人都放弃了死后长眠于教堂里的特权，那么人们至少可以在那里或墓地周围华丽的厅堂里立上墓碑，刻上墓志铭。这些墓碑和墓志铭有成百上千种的形式，装饰它们用的图案也有成百上千种。”

“如果艺术家们的想象力真的那么丰富，”夏绿蒂说，“那么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就摆脱不了小方尖碑、截顶圆柱和骨灰盒这几种形式呢？您所夸耀的成百上千种的发明我没有看到过，相反，我只看到了成百上千种的重复。”

“在我们这里也许是这样，”建筑师回答说，“但并非到处是这样。再说，发明和适当的应用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一个肃穆的地方变得令人欢愉，要使一件伤感的事不至于弄得令人悲戚，那是特别困难的。至于各种纪念碑的图样，我倒是收集了许多，有机会我可以拿给您看看。不过，一个人最美的纪念碑永远是他本人的肖像。它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使人了解他曾是一个怎样的人；它就像乐谱上最美妙的歌词，无论音符是多还是少。只是这种肖像必须在人最美好的时期画成，而这个时机通常被错过了。没有人想到要保存活人的形象。即使做了，也不够完美。一个人死后，人们才赶紧用石膏拓下他的面模，然后根据面模雕刻一个石像，这就是所谓的半身像。然而艺术家能把石像雕刻得栩栩如生的实在罕见！”

“也许您没有意识到，”夏绿蒂接着说，“您在无意之中将谈话完全引到有利于我的方向来了。一个人的肖像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它只是表明自己，我们不能要求它来标志特定的墓地。然而我该不该向您承认一种奇怪的感觉呢？就是我对那些肖像也有一种反感，因为我总觉得它们老是在默默地责备；它们在暗示着某些遥远的、逝去的東西，并提醒我，正确地尊重现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让我们想一想吧，有多少人我们见过，认识过，并且得承认，我们对于他们是多么微不足道，他们对于我们也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心情会怎样！我们遇见过有才智的人，却没有同他交谈；遇见过学者，却没有向他学习；遇见过旅行家，却没有向他求教；遇见过可亲可爱的人，却没有向他表示快慰之情。

“可惜的是，这种事不仅仅发生在过路人身上。社会和家庭对待其最可爱的成员，城市对待其最可敬的市民，百姓对待其最杰出的君主，国家对待其最优秀的人民，也是如此。

“我曾听到有人问，为什么人们谈到死者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那么多的好话，而谈论生者时却总是小心谨慎。回答是：因为对死者我们已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而对生者我们则随时随地有同他们相遇的可能。纪念死者的动机竟是如此不纯。这往往是一种自私的玩笑，要是生者同死者的关系在纪念之中一直生动活泼地保持下去，那倒是神圣而严肃的。”

第二章

由于这件事及有关的谈话，人们情绪亢奋，第二天便前往墓地。建筑师为墓地的修饰和美化提过一些好建议，不过他对教堂也很关心，这座建筑物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座教堂建了已有好几个世纪了，它是按照德国的艺术风格建造的，匀称协调，装饰精美。人们可以看出，它的建筑师也就是附近一座修道院的建筑师，他在这座小教堂上也同样显示了他的卓识和爱好。尽管教堂内部供新教徒做礼拜用的新设施，使宁静肃穆的气氛有所减弱，但它给参观者的感觉依然是庄重和谐的。

建筑师没有费劲就从夏绿蒂那里拿到了一大笔款子，他打算用这笔钱把教堂内外按古代式样修整一新，使它与前面的墓地和谐一致。他自己手艺很精巧，此外他很想把几个修筑房屋的工匠留下，直到这项神圣的工程完成为止。

他们在对教堂本身及其周围环境和附属建筑物进行考察时，在教堂侧面发现了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小教堂，它的构造更加得体，更加精巧，装饰也更加优美，颇具匠心，这使建筑师感到十分惊讶和高兴。室内还残留了一些旧日做礼拜用的雕刻和绘画作品，这说明当年人们已经知道用各种各样的图像和用具来标明不同的宗教节日，并用特有的方式来纪念每个节日。

建筑师马上把这个小教堂纳入了自己的计划，特别是他想把这个狭小的地方加以修复，辟为过去时代及其风尚的纪念馆。他打算把那些空白的墙壁按自己的喜好加以修饰，并庆幸有机会施展一下自己的绘画才能。不过，一开始他还想对府邸里的人保守秘密。

首先，他信守诺言向两位女士展示了古代墓碑、容器及类似物品的各种仿制品和草图。当谈话涉及到北方民族简易的坟墓时，他便把他收藏的、从墓中挖掘出来的各种兵器和用具拿出来给她们看。这些东西他都保存得非常整洁，放在可搬动的分隔抽屉里，木板上衬着一层布。由于他的保护，这些庄重的古物都显得像是时尚物品了。观赏它们的人就像看时尚物品商的小匣子一样兴致勃勃。既然他把珍藏品拿出来展示过了，而且两位女士的寂寞也需要排遣，他就索性每天晚上带些过来。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德国出土的，有中古时期的薄银币、厚铸币、印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激起了人们对古代的印象。后来他又拿出了早期的印刷品、木刻和最古老的铜版画，他讲起来有声有色。在他这种崇古思想的支配下，教堂的色调和其他的装饰也变得日益复古起来，以至人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真的还生活在现代，处在这种完全异样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氛围里是不是一场梦幻。

由于有了这些鉴赏方面的准备，建筑师最后拿出来的一只较大的纸夹，便产生了极好的效果。纸夹里面装的虽然只是些人物素描，但是，由于它们是从古画上临摹下来的，便完全保留了古代人的特征，这在观赏者的眼里多么具有魅力！这些人物一个个都表现出他们的存在是最纯净的，他们即使说不上高贵，也算得上是善良的。他们心情愉快、全神贯注，甘心佩服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一位可尊敬的人，默默地沉溺于爱情和期望之中，这一切在所有的面容上，在所有的姿势上都表现出来了。

那秃顶的老人，鬃发的儿童，活泼的少年，庄重的男子，超凡的圣者，翱翔的天使，都在一种纯真的满足中，在一种虔诚的期待中，显得幸福快乐。画中所表现的最平凡的景况也具有天国生活的气息，每一个祈祷动作都与每一个人的本性相符。

对这样一种境界看上一眼，大多数人都好像觉得看到了一个已逝的黄金时代，一个消失了的天堂。也许只有奥狄莉才能感觉到自己正置身在画上的那些人物之中。

建筑师提出以这些古画为样本，在小教堂尖形穹顶的内壁绘上画，以此为他曾经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地方留下纪念，此时还有谁能反对他的请求呢？建筑师在说明自己的意图时带有几分伤感，因为他根据情况可以看出，他不可能长久地留在如此美满的生活圈子里，也许不久他就得离开了。

除此之外，这些日子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还有许多话题是值得认真谈一谈的。因此，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透露一点奥狄莉在日记中所记的事情。为此我们借用一个比喻作为过渡的文字，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它会促使我们去读奥狄莉的亲切的日记。

据说英国海军中有一种特殊的设备，就是皇家舰队的全部缆绳，从最粗的到最细的，制作时都有一根红线从头穿到尾，不把整个缆绳拆开，就无法将它取出。因此，哪怕只是一小段缆绳，但只要有这根红线，就可以认定它是属于皇室的。

同样，在奥狄莉的日记中也贯穿着一条爱慕与依恋的红线，它把各个部分都联结起来，同时也是整体的标志。因此，日记中的评论、见解、引用的格言，以及其他言词，都足以表明写日记者的特性，并且对她本人是富有意义的。我们选录和介绍的每一段文字都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奥狄莉日记摘录

一个人如果想象死后的归宿，那么将来和心爱的人长眠在一起，这恐怕是他感到最愉快的想象了。“与亲人团聚”，这是一句多么真挚的话啊。

世上有许多纪念碑和纪念物能使我们思念远去和亡故的人，然而没有一种具有肖像所具有的意义。对着一幅心爱的人的肖像谈话，即使像画得不像，那也是愉快的，好像与朋友争论有时也会使人感到愉快一样。人们会高兴地感觉到，他们是一对，并且是不能分开的。

有时人们同一个站在面前的人谈话，把他当成同一幅肖像谈话一样。他用不着说话，用不着看着我们，用不着和我们打交道，我们看到他，便感觉到我们和他的关系。即使他不做什么，感觉不到他对我们只是一幅肖像而已，我们和他的关系也会加深。

人们对所认识的人的肖像从来是不会感到满意的。因此，我总是为那些肖像画家感到难过。人们很少要求别人做不可能做到的事，然而偏偏向肖像画家提出这样的要求。要画家把画中人之间的关系，他的爱憎，都在画中表现出来；要画像不仅只是表现出他们对这个人是怎样理解的，而且应该表现出每个人对这个人是怎样理解的。我毫不奇怪，这样一来，画家会逐渐变得执拗、冷漠和顽固。其实，只要不缺少那些可敬可爱的人的画像，就随便由他们去画好了。

建筑师收藏的那些兵器和古代的器具都是陪葬之物，是从高高的土堆和岩石下面挖出来的，这些东西向我们证明：人们操心死后遗体的保存是毫无用处的，这样看是对的。然而我们竟是这样自相矛盾！建筑师承认自己挖掘过先人的坟墓，而他却继续为后人建造纪念碑。

可是人们对待这一类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呢？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永恒？我们不是早晨穿上衣服，晚上又脱掉吗？我们外出旅行不是还要返回故里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希望安息在亲人身边，即使只有一个世纪？

人们看到那许许多多塌陷下去的、遭到上教堂的人践踏的墓碑，看到倒塌在墓碑上的教堂，此时总会觉得人死后第二次生命在他的肖像里和墓志铭里出现了，而且在里面逗留的时间比在世时的生命还要长久。可是这肖像，这第二次生命，迟早也会消亡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纪念碑来说，时间的流逝是无情的。

第三章

一个人从事一知半解的事情时，会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谁也不会指责他在从事一项他从未学过的艺术，只是个门外汉。同样，一个艺术家越出他的本行，有兴趣涉足一个相近的专业领域，也不会有人指责他。

让我们以这种公正的眼光，来看待建筑师为小教堂画画所做的种种准备吧。颜料都已备齐，尺寸已经量好，厚纸板上画出了底稿，他放弃了任何创新的意图，完全依照那些原图临摹。他关心的只是把坐着和在空中翱翔的人物作些适当的调整，以便把整个空间装饰得更加和谐优美。

脚手架搭起来了，工作有了进展。一些画已经画好，引人注目，因此建筑师无法拒绝夏绿蒂和奥狄莉前来观赏。那栩栩如生的天使的面庞，那蓝天映衬下飘逸的衣裳，无不使她们赏心悦目，而他们那恬静虔诚的品性则使她们心神平和而安详，产生了一种温柔的感觉。

两位女士登上脚手架，来到建筑师身旁。奥狄莉觉得这儿的一切工作都是那样轻松愉快，她以前上课掌握的绘画才能似乎可以得到发挥了。于是她拿起颜料和画笔，在建筑师的指点下，干净利索地描着一件多褶的衣服。

夏绿蒂很想看到奥狄莉干点事来散散心，于是她让他们两人留下来，自己走开了。她要把自己的思想理一理，要把自己那些无法告诉他人的观察和忧虑暗暗地思考一番。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因陷于窘迫而显得惶恐不安时，我们禁不住会对他露出怜悯的微笑；相反，我们往往怀着敬畏的心情观察这样一种人：伟大命运的种子已经在他身上撒播下去，他必须静等种子的萌发，不管从中产生的是善还是恶，是福还是祸，他都不能也无法加速它的到来。

爱德华在隐居时，通过夏绿蒂派来的信差带回去一封信，这是一封友好的含有同情心的信，他的答复显得冷静而严肃，远非亲切而温柔。此后不久，爱德华便销声匿迹了，他的妻子怎么也得不到有关他的消息，最后她偶然在报纸上发现，他的名字列在一次重大战役立功受奖者的名单之中。她这才明白他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她知道他逃脱了危险，同时她也深信他会去冒更大的风险，她十分清楚，要阻止他这样做，不管怎么说是很困难的。她只有独自一人怀着重重忧虑，思前思后，但不管她怎样思量，都无法得到安宁。

奥狄莉对这一切毫无所知，眼下她对绘画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很容易得到夏绿蒂的许可，按时到教堂继续绘画。工作进展得很快，蔚蓝色的天空上不久就画上了可敬的天国居民。由于持续不断地练笔，等画最后几幅画时，奥狄莉和建筑师就更加得心应手了，这些画显然比以前画的好多了。那些由建筑师单独画的人物脸部，也逐渐显示出一种完全独特的表情，它们全像奥狄莉。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在身边，自然会在这位年轻人的心中留下生动鲜明的印象，在这之前，他的心中还没有一个天然的或艺术的人物容貌。于是，他逐渐把眼睛见到的在手下一丝毫不漏地表现出来，到后来他使观察和描绘完全协调了。在最后画的一些

人物面孔中，有一个酷似奥狄莉，这幅画看上去仿佛是奥狄莉本人在天上俯瞰人间，真是妙极了。

穹顶部分已经画完了。墙壁部分，他们决定搞得简单些，只涂上一层浅褐色。精致的柱子和精美的雕饰则抹上一层深褐色。不过画面总要环环衔接，于是他们决定，再画些鲜花和累累的果实把天和地连接起来。在这方面奥狄莉可是完全在行的。花园为她提供了最美的样板。画的花环绚丽多彩，而完成的时间比原来估计的要提前得多。

但是这里的一切看上去仍显得杂乱无章。脚手架和木板放得乱七八糟，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溅上了各种颜料，很不雅观。建筑师请求两位女士给他八天的时间进行清理，在此之前不要到小教堂里来。终于，在一个美好的傍晚，他来请她们两位去教堂参观，不过他希望允许他不奉陪她们，说完就告辞了。

他走了之后，夏绿蒂说：“他有什么令人惊喜的东西让我们去看呢，即使如此，现在我也没有兴趣下楼，还是你一个人去吧，回来给我讲讲好了。他准是完成了什么令人高兴的玩意儿。我想先听你的描述，然后再去实地欣赏一番。”

奥狄莉很清楚，在某些事情上夏绿蒂是很注意的，她想避免心情激动，特别是不愿意受到意外的惊扰，因此奥狄莉独自一人前往教堂。她四下顾盼，寻找建筑师，可是不见他的人影，他看来是躲起来了。她发现教堂的门开着，便走了进去。里面早已完工，清扫得干干净净，可以举行落成典礼了。她走到小教堂的门口，沉重的、包有铁皮的门在她面前很容易地打开了。她走进这个熟悉的地方，呈现在眼前的一派意想不到的景象使她惊讶不已。

一道庄严而绚丽的光线从高处唯一的窗户里射进来，因为窗户是由各种颜色的玻璃拼凑而成的，整个室内形成了一种异样的色调，具有一种独特的气氛。穹顶和四壁被精心装饰的地面映衬得越发美丽。地面是用形状别致的石砖砌成美丽的图案，还浇上了一层石膏。这些石砖和各种颜色的玻璃，建筑师早就暗中准备好了，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拼合起来。甚至连休息的地方也考虑到了。在以前那些教堂的旧物当中，找到的几把椅子，雕刻精美，原是供唱诗班用的，如今都很得当地靠墙放着。

奥狄莉原本熟悉的各个部分，都形成了陌生的整体出现在眼前，对此她感到十分欣喜。她一会儿站在那里，一会儿走来走去，看了又看。最后她坐在一把椅子上，时而仰望，时而环顾，仿佛觉得身在这儿，又不在这儿，仿佛觉得自己存在，又不存在，仿佛一切都在眼前消失，连她本人也消失了。当太阳离开了一直闪耀着它的金辉的窗户时，奥狄莉才从恍惚中苏醒过来，匆匆地赶回府邸。

她并不掩饰这场惊喜，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发生的。这正是爱德华生日的前夕。当然，她曾希望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庆贺这个日子。为了这个节日，一切都该装饰一新啊！可现在呢，园中秋天的花卉都没人去采摘。向日葵还依然把脸庞仰向天空，翠菊还依然娴静而谦恭地凝视远处。即使把这些花摘下来结成花环，也只是作为图案用来装饰某个地方。如果说这地方除了让艺术家产生某种怪念头之外，还能派点什么用场的话，那么它似乎只适合用作公共墓地。

她不禁想起爱德华为庆祝她的生日而忙碌的情景，那天多热闹啊；

她不禁想起那座新建的房屋，在屋檐下，他俩彼此袒露心扉。是啊，那焰火的光芒又在眼前闪烁，那焰火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她越是寂寞，她的想象力就是丰富，从而她也越是感到孤单。她再也不能依靠在他的手臂上，再也没有希望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依靠了。

奥狄莉日记摘录

我得记下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话：“无论是在工匠还是造型艺术家的身上，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那些本来完全属于他自己所有的东西，他却往往无法占有。他自己的作品离他而去，犹如鸟儿飞离孵化它的窠一样。”

在这方面，建筑艺术家有着最为奇妙的命运。为了建造房屋，他往往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爱好，然而房屋一旦造成，他又不得不离它而去。皇宫大厅的富丽堂皇得归功于他，可他却不能从那奇妙的效果中分享乐趣。他建造了圣殿，可他却在自己和至圣至明的上帝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他为隆重而庄严的庆典建造了台阶，而自己却不可以再去登上，就像金匠用珉琅和宝石镶嵌了圣体盒，自己却只能从远处对他顶礼膜拜。建筑艺术家把宫殿的钥匙交给了富翁，他们可以进去享受舒适和安逸，而自己却享受不到。如果艺术家的作品像一个分得了家财的孩子，不再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那么照此下去，艺术岂不是同艺术家逐渐分离了吗？如果艺术注定是为公众服务，为既属于大家也属于艺术家的利益服务，那么艺术本身将会获得多大的进展！

古代民族有一种严肃的，甚至显得可怕的想法。他们想象他们的先人住在巨大的洞穴里，围坐在宝座旁，默默地交谈。如果有新的人进来，而且是位高贵的人，他们就会站起来，向他躬身表示欢迎。昨天，我坐在小教堂里，看到我所坐的雕花椅子的对面还摆有许多椅子时，我觉得那种想法十分亲切，美好。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你就不能在这儿一直坐下去呢？一直默默地反省，久久地，久久地坐着，直到朋友们进来，那时你站起来，朝他们友好地鞠躬致意，然后给他们一一指点座位。由于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白昼变得十分朦胧；也许得点上一盏长明灯，这儿的黑夜才不至于显得阴森。

一个人可以任意地想象，然而他总是在边想边看。一个人做梦也只是为了使观看不至于停止。也许有一天，我们内心的光亮也会从心里照进来，那时我们就不再需要别的光亮了。

岁月渐渐消逝了。风吹过收割后留下的残茬，它再也找不到可以吹动的东西了。只有那些细长枝条上结的红色浆果，仿佛还能使我们想起有生机的东西，就像打谷者的敲打声会使我们想到，在割下的谷穗中蕴含着许多营养和生命一样。

第四章

奥狄莉经历了这些事件，产生了人生无常、世事易逝的感受。后来她得到消息，爱德华已投身于变幻不定的战争，这使她多么惊异啊。可惜她不得不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考，她有理由这样做。幸好一个人还能承受一走程度的不幸，不过超过了限度，不幸就会使他毁灭，或者使他变得冷漠。在某些情况下，恐惧和希望合成一体，互相抵消，在一种模糊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消逝。不然的话，我们明明知道最心爱的人身在远方，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之中，怎么能习以为常地继续生活呢？

因此，就在奥狄莉陷于孤独寂寞、百无聊赖的时候，仿佛善良的天使在关心她，派来了一支狂野的人马冲破了寂寞，不仅使她在外部有足够的事可做，而且使她在内心感受到自身的力量。

原来，夏绿蒂的女儿露茜娜刚从寄宿学校毕业走进社交圈子。在姨祖母的家里，她被一大群人包围住了。她的样子讨人喜爱，确实赢得了别人的好感。一位非常富有的年轻人产生了占有她的强烈欲望。他拥有可观的财富，这使他有资格占有任何最美好的东西。除了一位完美的妻子外，他似乎什么也不缺了。他要让世人羡慕他有这样一位妻子，就像羡慕他有其他东西一样。

这件家事使夏绿蒂忙得不可开交，她把她的思虑，她的书信都花在这件事上，不过这件事还没影响她去打听爱德华的最新消息。这样一来，奥狄莉最近比过去更为孤单了。她知道露茜娜即将回来，因此她在家做些必要的准备，可是谁也没料到露茜娜会来得这么快。本来她们还想写信商量，把归期确定下来，没想到露茜娜的人马像飓风似地朝府邸和奥狄莉闯来了。

首先抵达的是女仆和佣人，以及装满箱笼的行李车，由此看来家里的客人要增加两三倍了。接着客人才正式驾到：姨祖母带着露茜娜和几位女友，那位未婚夫也同样有人陪同。皮箱、提包和其他皮盒堆满了前厅。把许多小箱小盒从套盒里分拣出来费了很大的功夫。行李和带来的用品简直理也理不完。这时突然下起了大雨，造成了一些麻烦。面对这纷乱的场面，奥狄莉毫不慌乱，充分显露出她办事敏捷的才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一切料理得有条不紊。每个人的住处都安排妥当，人人都感到舒适愉快，相信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各得其所，可以不受任何拘束。

经过一次劳累的长途奔波之后，大家都想好好休息一下。露茜娜的未婚夫则想接近他的岳母，向她表示他的敬意和良好愿望。可是露茜娜却静不下心来，她曾幸运地获准可以骑马兜风，现在有了机会，她的未婚夫带来了不少骏马。她立刻就骑上了，连狂风暴雨也全然不顾，好像人活着就是为了让雨淋得透湿，然后再把自己擦干似的。要是她想要步行，那她也不会在乎身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脚上穿着什么样的鞋子。她想要参观一下她早已多次听说过的新建筑。在无法骑马的地方，她便步行过去。不久， she 就把一切都看过了，并且都作了评价。她那急切的个性使人难以阻挡她，因此她周围的人吃够了苦头，特别是那些侍女，她们总是洗熨拆缝，忙个不停。

她刚看完府邸和周围的庄园，便觉得有义务去拜访四周的邻居。她

无论是骑马还是乘车，速度都非常快，因此连很远的人家都拜访到了。而回访者也使府邸应接不暇，为了不致白跑一趟，他们不得不事先把日期定好。

在这期间，夏绿蒂和姨妈以及未婚夫的管家在忙于安排姻亲间有关的事情，而奥狄莉同她的手下人则忙于料理一切杂事，保证府邸在人多的情况下什么也不缺。她把猎人、园丁、渔夫和小贩都发动起来了。与此同时，露茜娜却一直带着一群人跑来跑去，就像一颗燃烧的彗星核，身后拖着一条长尾巴。很快她对来访客人的一般应酬谈话感到乏味了。于是，她把一些年纪较大的人在牌桌旁安顿下来，随即就催那些好动的人一定要跟她去。对于她这种诱人的催促，谁能无动于衷呢？他们都得陪她，不是去跳舞，就是去玩活泼的典当游戏、处罚游戏和猜谜游戏。虽说这一切，包括赎回的典当品在内，都是对她本人有利的，但另一方没有一个人，特别是没有一个男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会空无所得。她看中了几位德高望重的年长者，打听到他们的生日和命名日恰好在这段时间内，便特别为他们庆贺了一番，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她运用独有的灵活手腕，使所有的人都感到自己受到了优待，甚至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受优待的，就连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人也明显不过地表现出这种弱点。

她的计划像是要把那些有身份、有名望、有声誉或者有其他重要特性的男人吸引过来，使他们失去理智和头脑，使他们对她这个任性的古怪女人倾心；同时，她也让年轻人各有所得，使他们每个人都可得到她一天或一小时的青睐，她懂得如何在这段时间里去吸引他们，使他们快乐。不久，她注意到了那位建筑师。他长着一头黑色长髻发，显得很潇洒。他总是挺直而泰然自若地站在那儿，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提出的问题只是作出简单明了的回答，并显出没有兴趣介入他们的圈子的样子。终于，露茜娜一半出于愠怒，一半出于狡黠，决定让他扮演社交日的主角，从而把他搞进自己的圈子里来。

她带了那么多的行李，还有些行李是随后运到的，她这样做不是没有打算的。她准备不断地更换自己的服装。她一天换三四次服装，从早到晚地换，从通常的服装换到社交界流行的服装。如果说这给她带来了欢乐，那么乔装打扮更使她觉得快乐。她装扮成农妇、渔妇、仙女或卖花女。她也不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妇，以便使自己年轻的脸蛋儿在头巾下显得更为鲜嫩。就这样，她也确实把现实和虚幻搞得混淆不清，使人看了真以为自己成了这个女精灵的亲属和姻亲了。

这种化装主要还是为了在哑剧里和舞会上表演。在表演中她善于表现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她的随从中有位献殷勤的男子，随时准备用大钢琴弹奏必要的乐曲，为她的表演动作伴奏；他们只要事先简短地商量一下，便能配合默契。

有一天，在一次欢快的舞会休息时间，有人根据她私下的吩咐，要求她作一次即兴表演。她故意装出一副为难和吃惊的样子，一反惯常的做法，让人三请四邀了好半天。她摆出不知演什么好的姿态，像一位即兴表演者那样让人家挑选节目。终于，那个事先与她商量好了的钢琴演

奏者坐到钢琴旁，开始弹起一曲挽歌，请求她扮演阿特美西娅，这是她早已练得纯熟的角色。她又让人请了一番，这才表示同意。她告退片刻，随后她出场了。在哀婉凄凉的哀乐伴奏下，她扮作国王的遗孀，捧着一只骨灰盒，迈着缓慢而庄重的步伐。在她身后，有人抬着一块大黑板，拿着一只金黄色的笔筒，里面放有一支削尖的粉笔。

她对一个崇拜者和追随者耳语了一番，那人随即走到建筑师跟前，连求带逼地要他出场，甚至硬把他拽了上来，要他以建筑师的身份画一个陵墓，而且要他不是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而是扮演一个正儿八经的配角。建筑师显得很尴尬，因为他一身黑色的紧凑的现代平民服装与对方身上的罗纱、绉绸、流苏、珧琅饰物、璎珞和王冠形成了奇特的对比，尽管如此，但他立刻镇静下来。这一来，那场面显得更加奇特。他一本正经地站在由两个童仆扶住的黑板前，经过一番思索，便认真而精确地画出了一座陵墓，它看起来不怎么像卡林国王的陵墓，而更像伦巴第国王的陵墓。不过，它的比例得当，各个部分都很严谨，饰物也很精巧，大家一开始就饶有兴趣地注意着它的造形，等到画成后，都惊叹起来。

在作画的过程中，建筑师几乎没有转过头来看看王后，他在全神贯注地画画。终于，他向王后鞠了一躬，表示他已完成了她吩咐他的事。可是，她却把骨灰盒递到他面前，要求他把它画在陵墓的顶上。尽管他不大乐意，因为骨灰盒画在这种陵墓上是很不相称的，但他还是照办了。现在露茜娜不止是不耐烦了。她原来根本不打算要他画一幅精确的画。要是他随便画几笔，画个看起来像座陵墓的东西，然后把其余的时间都用在她的身上，这就符合她的最终目的和愿望了。可是他的做法恰恰相反，这使她显得极为狼狈。虽然她交替地流露出痛苦、命令和暗示的神态，甚至对渐渐画出的陵墓表示出赞赏的样子，有几次几乎要把他拉出来，想表现出她和他的角色关系，但是他毫无反应。这样她不得不用那只骨灰盒帮她把戏演下去，她把它紧紧抱在胸前，仰望苍天。到最后，这种动作愈演愈烈，使她看起来不怎么像卡林王后，而更像埃菲苏斯的遗孀了。表演拖了很长时间，那位平时很有耐心的钢琴师，现在也不知道该弹什么曲子才好。谢天谢地，这时他看到骨灰盒画到了陵墓的顶端，那位王后也正要向他表示她的谢意，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弹起一支欢快的曲子。这一来演出失去了原来的情调，但在场的人都显得很开心。他们马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走向露茜娜，对她出色的表演表示赞赏，另一部分人走向建筑师，对他精湛的绘画技艺表示钦佩。

尤其是露茜娜的未婚夫，他也与建筑师交谈起来。“我很遗憾，”他说，“这幅画不能长久留存下来。不过，至少请您允许我先把它带回我的房间，然后我再和你就此谈谈吧。”

“如果这使您感到愉快的话，”建筑师说，“那么我可以把这类建筑物和陵墓的精致绘画拿给您看看。这幅画不过是偶然间匆忙画出来的。”

古希腊卡林国国王莫索洛斯的王后，她为他建造了巨大的陵墓，后人视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古时意大利北部的一个王国。

传说她在丈夫死后发誓绝食殉情，可是不久就另有新欢了。

站在不远处的奥狄莉朝两人走了过来。“您让男爵先生看看您的收藏品吧，可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她对建筑师说，“他是一位艺术和文物爱好者。我希望你们彼此能多多了解。”

露茜娜走了过来，问道：“你们在谈些什么？”

“我们在谈这位先生收藏的艺术品，”男爵回答说，“他想有机会拿给我们看看。”

“他可以马上拿来嘛，”露茜娜大声说。“您马上去拿，是吗？”她妩媚地补充说，同时亲切地用双手抓住他的手。

“现在还不是时候，”建筑师回答说。

“什么啊！”露茜娜口气专横地嚷道，“您不想服从女王的命令吗？”随后她撒娇似地请求起来。

“您别任性了！”奥狄莉轻声说。

建筑师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拒绝，鞠了个躬就走开了。

他刚走，露茜娜便在大厅里和一条猎狗追逐起来。“啊，”她突然扑到母亲身上，叫了起来，“我是多么不幸啊！我没有把我的猴子带来。他们硬劝我不要带。只怪我的仆人偷懒，才叫我享受不到这种乐趣。我一定要派人把它送来。哪怕能见到它的画像，我也高兴。我一定要叫人给它画张像，不使它离开我。”

“也许我能让你得到一点安慰，”夏绿蒂说，“我叫人到图书馆里给你拿一本大画册来，上面都是些奇妙的猿猴图片。”露茜娜听了高兴地叫了起来。大开本的画册拿来了。这些面目可憎的生物近似人类，经过艺术家的加工更酷似人类，露茜娜看了开心极了。她在每只猴子身上都找到了与某个熟人的相似之处，这给她很大的乐趣。“这只看起来不像姨父吗？”她无情地嚷道。“这只就像服饰商M，这只像神父S，这只就像那个人，叫什么来着的，简直像极了。实际上，这些猴子完全像巴黎的时髦人物，把它们排除在上流社交场合之外，真是不可理解。”

她是在上流社交场合讲这种话的，然而没有人见怪。由于她姿容娇美，人们已经习惯在许多事情上宽容她，后来竟对她不体面的言行也宽容了。

这时，奥狄莉与露茜娜的未婚夫在交谈。她希望建筑师回来时把那些庄重高雅的收藏品带来，使在场的人从猴子的话题中解脱出来。她就是怀着这种期待在和男爵谈话，并提醒他注意一些事情。然而，建筑师还没有来。当他终于回来时，却混入了人群之中，他什么也没带，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瞬间奥狄莉真感到——该怎么说呢？——厌恶、气恼和吃惊。她本来替他说了一句好话，也是出于好意，想让露茜娜的未婚夫能按自己的心愿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刻，因为她看到那位未婚夫虽然无限宠爱露茜娜，可是对她的举止似乎感到难受。

到了吃晚间茶点的时候，有关猴子的话题才结束。随后大家又聚在一起玩起了游戏，甚至还跳了舞，到最后兴致减退，闲坐了一会，再站起来玩一阵，终于乏味了。这次像往常一样，一直闹到深夜。露茜娜已经习惯晚睡晚起了。

这段时间，奥狄莉的日记中记事很少，记的有关生活和源于生活的

指法国五人执政内阁时期（1799—1797）在巴黎出现的那些专门讲究衣着打扮的人。

格言和警句却很多。其中大部分可能不是她本人思考出来的，也许是她从别人给她的一本小册子里摘录的，她记下了她所喜爱的句子。有些则是她本人内心情感的抒发，这从贯穿于日记中的那条红线上可以看出来。

奥狄莉日记摘录

我们喜欢展望未来，这是因为我们想通过默默的希望，把动荡不定的未来事物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引导。

在一个大型的社交聚会中，我们很难不这样想：把许多人聚在一起的偶然机会，也会把我们的朋友引来。

不管人们如何离群独处，都会有转瞬之间成为这样一个人：或者欠别人的情，或者别人欠自己的情。

人家欠了我们的情，我们碰到他时，马上便会想到他应该感谢我们。可是我们欠了人家的情，我们碰到他时，却想不到应该感谢他。

对人说心里话，这是人的本性；听取别人说心里话，这是一个人的教养。

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经常误解别人，那么他在社交场合就不会多说话了。

复述别人的话时，如果没有理解，往往容易改变原意。

谁在别人面前独自夸夸其谈，而不去取得别人的好感，那一定会引起反感。

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起反面的意思。

反驳和吹捧，两者都会造成恶劣的对话。

最令人愉快的聚会莫过于聚会者彼此都怀有亲切的仰慕之情。

一个人觉得可笑的东西，往往最能显示他的性格。

可笑的东西产生于一种道德上的对比，这种对比以一种对感官无害的方式结合起来。

喜欢感性享受的人常常在不该笑的场合发笑。不管有什么事使他激动，他内心的喜悦都会显露出来。

有见识的人觉得几乎一切都是可笑的，有理性的人觉得几乎没有什么是可笑的。

有人责怪上了年纪的人还追求年轻姑娘。可是他说：“这是使自己变得年轻的唯一方法，每个人都要这样做的。”

一个人为自己的缺点可以忍受指责，忍受惩罚，甚至忍受某些痛苦，但要舍弃它们却无法忍受了。

有某些缺点，这对于一个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如果老朋友们把他们的某些特性都抛弃了，那我们就会感到不快。

一个人做了与他的本性和生活方式相悖的事，人们就会说：“他快要死了。”

什么样的缺点我们可以保留，甚至在我们身上加以培养呢？这就是那些诗人喜欢而不伤害他人的缺点。

激情是缺点也是优点，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

我们的激情真是火中的凤凰，老的自焚而死，新的随即又从灰烬中诞生。

巨大的激情是不治之症，能医治它的，却使它变得更加危险。

激情通过表白而增强或减弱。对我们所爱的人表示亲热或缄默，也许都不如取中庸之道更受欢迎。

第五章

露茜娜陶醉在交际的漩涡中，尽情享受生活的欢乐。追随她的人日益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活动刺激和吸引了一些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善于用殷勤和恩惠把人拉拢过来。她为人极其慷慨大方。她的姨祖母和未婚夫宠爱她，一下子给了她那么多漂亮而贵重的东西。因此，她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不是她自己的，好像不懂得堆在她周围的东西有何价值。她会毫不迟疑地解下一条昂贵的围巾，给一个女人围上，因为她觉得这个女人同别人相比穿戴太寒酸了。这种事情她做得调皮而又得体，使人无法拒绝她馈赠的礼物。在她的追随者中，有一个人总是带着钱袋，并受她的委托，在她所到之处探询一些老弱病残者，给他们施些钱财，使他们的困境至少能暂时得到缓解。这一来，她乐善好施的美名在当地传开了，不过这也给她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许多讨厌的穷苦人都慕名而来了。

不过，最使她声誉卓著的莫过于她坚持善待一位不幸的年轻人了。他对他的这种态度是那么惹人注意。这位青年面貌英俊，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战争中失去了右手，尽管这是光荣的事，但他成了残废，因此他回避社交活动。他为自己的残废而感到苦恼。每一个新结识的人总要打听他致残的事，这使他非常厌烦，他宁愿躲起来，埋头读书和学习，也不愿参与社交活动。

露茜娜知道了这个年轻人的情况。她让他到这儿来，先参加小型的社交活动，然后是较大型的，最后是大型的。她在他面前比在其他人面前举止更为优雅。她特别善于以殷勤备至的态度对待他，使他感觉到他身体致残是有价值的，她要设法给他一些补偿。在宴会上，她一定要他坐在自己身边，用刀给他切好食物，使他只要用叉子就行了。要是身份的年长者必须取代他坐在她的身边，那她就把对他的关切之情送到餐桌的那一边。由于她不在他的身边而无法做的一切，就叫忙碌的仆人为她代做了。后来她又鼓励他用左手写字，要他尝试写信告诉她。因此，不管是在近旁还是在远处，她都一直同他保持着联系。这个年轻人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从这时起，他的确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也许人们会想，露茜娜的这种做法会使未婚夫感到不高兴，然而恰恰相反。他认为她的这种努力是很大的功绩，他了解她那几乎有点极端的个性，所以他对此完全处之泰然，而露茜娜也懂得拒绝一切会稍微使她感到尴尬的举动。她对待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她碰撞和拉扯，甚至被她嘲弄，但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她采取同样的做法，不得随意触摸她；她可以自由地对待他人，而他人不可以自由地回敬她，哪怕是最有限的自由。这样，她使别人对待她时，保持在最严格的道德界限之内，而她对待别人时，似乎随时都可以逾越这条界限。

她无论是对赞扬还是责难，对爱慕还是憎恶，都一概漠然视之，人们简直可以相信，这已经成了她的生活准则。每当她用各种方法把人们拉到自己一边的时候，她又常常用那不饶人的舌头毁掉了与他们的关系。无论她到邻近的哪个庄园去拜访，无论她和她的追随者在他人的府邸和宅第中受到多么友好的款待，可是在归途中，她没有一次不放肆地议论，让人感到她总是喜欢以取笑的态度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譬如

她说，有兄弟三人，互相礼让，不肯首先结婚，结果等得都老了；又说，这儿有个矮小的年轻的女人嫁给一个高大的年迈的男人，正好相反，那儿有个矮小的活跃的男人娶了一个高大的迟钝的女人。还说，有一户人家，孩子多得叫人每走一步都会被一个小孩撞着，可是在另一户人家，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再多也叫人觉得空荡荡的，因为没有一个孩子。她认为，老年夫妇应当尽早被埋葬，因为他们没有法定继承人，这样，他们死了家里就可以听到别人的笑声了。年轻夫妇应当去旅行，因为干家务事对他们来说是太不相称了。她对人是这样，对物也是这样，无论是建筑，还是家具和餐具，都成了她的谈笑资料。尤其是墙壁装饰引起她嘲弄的评论。从最古老的织花壁毯到最新式的壁纸，从最受敬重的家庭画像到最粗俗的新式铜版画，没有一样不遭到她苛刻的评论，没有一样不被她贬得一无是处，如果周围五英里内居然还存在没有被她贬倒的东西，那人们一定要感到惊奇了。

在露茜娜这种否定一切的评论中，也许不存在什么恶意，通常只是一种自私的任性在促使她这样做，可是在她和奥狄莉的关系上，她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真正的妒恨。奥狄莉可爱文静，忙碌不停，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赞扬，然而遭到了露茜娜的鄙视。当人们谈论奥狄莉如何细心管理花房和暖房时，她听了加以嘲笑，装出一副惊奇的样子，说什么现在既看不到鲜花，也看不到果实，无视眼下正是严冬季节。不仅如此，她还叫人每天摘来许多嫩绿的树枝和刚吐蕾的花木，装饰她的房间和桌子，使得奥狄莉和园丁难受极了，他们眼睁睁地看到寄予明年和几年后的希望都被毁掉了。

露茜娜也同样不让奥狄莉安静下来，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她要奥狄莉陪她去游览，乘雪橇，参加邻近庄园举行的舞会，要她既不畏惧风雪严寒，也不畏惧夜间的暴风骤雨，还说什么别的人也没有因此丧命嘛。温顺的奥狄莉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露茜娜也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奥狄莉出去时虽然衣着非常简朴，可是至少在男人的眼里她是最美的。她有一种温柔的魅力，把所有的男人都吸引到她的身边，在大厅里，无论她是坐在最前面还是最后面，都是如此。就连露茜娜的未婚夫也经常和她交谈，每当他从事一件事情，需要征求她的意见并要求她帮助时，更是如此。

露茜娜的未婚夫对建筑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观赏他收藏的艺术品时，同他谈了许多历史方面的问题，在其他场合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参观小教堂时，对他的才能极为赞赏。男爵年轻、富有，他喜欢收藏珍品，也想搞建筑；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但知识却很贫乏；他相信建筑师正是他要寻觅的人，同这样的人在一起，他可以同时达到几个目的。他对未婚妻讲了这个意图，她称赞了他，非常赞同他的建议。不过，与其说她真心实意地利用他的才能，倒不如说她想把这个年轻人从奥狄莉身边拉走，因为她相信，他对奥狄莉有几分好感，她已觉察到这一点。虽说他在她搞的即兴表演中显得很有才干，在某些活动中也出过一些主意，但她总认为自己比他更懂行。实际上她想的那些主意一般都很平常，一个聪明伶俐的仆人就足够把这些主意付诸实现，而且活像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做的一样。就说为某人的生日或纪念日举办庆典吧，她想到的只是一个供奉用的祭坛，以及一只套在石膏像或活人头上的花环，除此而

外，她也想不出别的了，她的想象力也仅此而已。

露茜娜的未婚夫向奥狄莉打听建筑师的家庭情况，她详细地告诉了他。她知道夏绿蒂早就为他找到了一个职位。如果这批客人不来的话，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在完成小教堂的工作后就离开这里了，因为在冬天建筑工程都要停下来，而且也不能不停下来。这位心灵手巧的艺术家若能被一位新的恩主任用和提携，那的确是一件好事。

奥狄莉和建筑师的个人关系是纯洁自然的。她感到他在场令人愉快，充满活力，就像有一位兄长站在身旁一样，给她带来快乐和喜悦。她对他的感情保持在不带任何激情的平静的表层上，是一种兄妹般的关系，因为她的心里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它已完全被她对爱德华的爱所占据了，只有无所不在的上帝，才能同时和他占有这颗心。

这时严冬来临，气候越来越恶劣，道路也越来越难行，因此在社交中消磨日渐缩短的白天便显得越有吸引力。在经过短时期的低潮之后，宾客们像潮水似地涌进府邸，甚至连远处驻军中的军官也赶来了，他们中间那些有教养的人给社交活动大为添彩，而粗鄙之徒给人带来不快。在客人中也有非军人，有一天，伯爵和男爵夫人出乎意料地一起乘车驾临了。

他俩的到来似乎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宫廷般的圈子。那些有地位有礼貌的男子围在伯爵的身旁，而女士们则对男爵夫人公正待之。看到他俩呆在一起，而且那样亲昵，人们也没有惊讶多久，因为他们听说伯爵夫人已经去世，一旦时机成熟，他俩就要结为夫妻。奥狄莉想起他们第一次来访的情景，想起那些有关结婚和离婚、结合和分离、希望和期待、割舍和断念的谈话。当时这两个人还谈不上有结合的希望，而现在他们站在她的面前，离他们所向往的幸福是如此的近。奥狄莉不由得从心里发出了一声叹息。

露茜娜听说伯爵是位音乐爱好者，便准备举办一次音乐会。她想在会上自己弹吉他自己演唱。音乐会办成了。她吉他弹得不错，歌也唱得悦耳动听，但歌词却很难听懂，好像平常一个德国美女用吉他伴唱一样。不过，每个人都肯定地说她唱得很有表情，而她听到热烈的掌声也很得意。只是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很扫兴的事。在出席音乐会的人中有一位诗人，露茜娜特别想拉拢他，因为她指望他写几首诗献给她，所以在这个晚上她演唱的歌大多是他写的词。诗人像其他人一样对她很客气，可她怀有比这更多的期望。她几次向他暗示这种意思，却没有听到他进一步的回答。她终于忍不住了，便打发一个追随者到他那儿去摸底，问他听见自己优美的歌被唱得如此优美是否感到高兴。“是我的诗吗？”诗人惊讶地说，“请您原谅，先生，”他补充说，“我只听到几个字母，其他什么也没听到，甚至连这些字母也没有一次能完全听清。不过，对这种友好的用意，我应该表示感谢。”那个追随者听后一声不响，对这些话缄口不言。那位诗人试图说几句好听的恭维话把此事了结。可露茜娜还是让他明显地觉察到她的意图，想要得到他为她写的诗。要不是显得太不礼貌，诗人真想写给她一份字母表，让她随便看作是一首赞美诗，去配上任何一种现成的曲调。可他不想叫她难堪，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不久她得知，那天晚上诗人为奥狄莉喜欢的一首曲子配上了一首美妙之至的诗，这远非是一般的应酬之作。

露茜娜也像她这种类型的人一样，总是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长处，什么是自己的短处。她现在又想在朗诵上试试她的运气。她的记忆力很强，但坦率地说，她的朗诵却是枯燥无味，急促而缺乏热情。她朗诵民谣、小说，以及其他通常能用来朗诵的作品。但她在朗诵时有一个不雅的习惯，喜欢做些手势，以这种令人不快的方式把原来是叙事和抒情的东西同戏剧性的东西混同起来，而不是密切地联在一起。

伯爵是个有洞察力的人，他很快便了解了这群人以及他们的爱好、热情和消遣。说不上是有幸还是不幸，他向露茜娜提出了一种完全适合她的个性的新的表演方式。“我发现，”他说，“这儿有那么多体态优美的人，他们肯定不会缺乏模仿画中人物动作和姿态的能力。他们想必还没有试过把真正的名画用于表演吧？这种模仿表演虽然排练起来辛苦，但可以带来妙不可言的魅力。”

露茜娜很快便意识到她是最擅长这种表演的。她那漂亮的身材，丰满的体态，端正而富有表情的面孔，淡褐色的发辫，细长的脖子，这一切都像是从画上拓下来似的。要是她知道她静立的姿态比走动的姿态看上去更美，那她会以更大的热情来投入这种自然的造型表演了。而她一走动，就会露出一些令人反感的不优雅的姿态来。

他们找来了一些名画的铜版画，先选中的是凡·迪克的《布列萨尔》。一位身材魁梧、上了年纪的人扮演这位坐着的双目失明的将军。建筑师模仿画中的武士，他站在将军面前，流露出同情、哀伤的表情，看上去他的确有点像这个武士。露茜娜半是出于谦虚，挑选了背景处那个少妇的角色，她从钱袋里拿出大量的施舍金放在摊开的手上数着，一个老妇人像是在劝阻她，说她给得太多了。另外一位真的递给将军一份施舍的女人，也没忘记找人扮演。

他们对待这些画及其他一些事是非常认真的。伯爵在场景安排方面给建筑师作了一些指点。他立即布置了一个舞台，并为灯光照明费了一番心思。他们做了大量深入的准备工作，这时才发现这项活动需要一笔可观的费用，而且在隆冬季节有许多必需的道具在乡村根本搞不到。为了使工作进行顺利，露茜娜几乎让人拆了她的全部衣服，把它们改成艺术家们随意画出的各式戏装。

演出的晚上来到了。表演在大批观众面前和众人的掌声中开始。庄严的乐曲使大家期待的心情急促起来。帷幕揭开，布列萨尔首先登台表演。演员的体态是如此合适，色彩是如此调和，灯光照明是如此富于艺术性，这一切使人真的相信是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只是现实中的真人代替了画上虚幻的人物，这使人产生了一种惶恐的感觉。

帷幕落下后，在观众的要求下又一再拉起。观众听着悦耳的幕间音乐，一幅更为美妙的造型画令人惊喜地展现在眼前。这是一幅普桑的名画《阿哈斯威鲁斯与爱丝苔尔》。这次露茜娜考虑得更加周全。她扮演昏倒的王后，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全部魅力，而且她聪明地挑选了长相漂亮、身材窈窕的少女扮演扶住她的宫女，当然这些人是根本无法和她媲美的。在这幅画和其他一些画的表演中，奥狄莉都被排斥在外。那位坐

凡·迪克（1599—1641），荷兰画家。

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

在黄金宝座上、像宙斯一般的国王的扮演者，是从在场的人中间挑选出来的，这是一位最健壮、最英俊的男子，这使这幅画的造型表演达到了无可比拟的完美的程度。

第三幅造型画选了泰尔布克的《父亲的劝诫》。有谁不知道我们的威勒根据这幅画制作的精美的铜版画呢？一位高贵的、有骑士风度的父亲盘腿而坐，像是在规劝站在面前的女儿。这个少女身材优美，穿着多褶的白缎裙，虽然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但是她的整个形象都显示出她在使自己镇静下来。从父亲的面部表情和姿态上可以看出他的劝诫并不激烈，没有使她羞得无地自容，而那位母亲，望着手上的酒杯，打算把酒喝下去，以此掩饰略显尴尬的神情。

露茜娜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自己光彩夺目的形象。她的发辫，她的头型、脖子和背部都美得无与伦比。她纤细、轻盈的腰肢，因为平常穿了现代仿古女服，很少看得出来，现在穿上古装才充分显露出它的优美。建筑师花了一番功夫，把白缎裙的皱褶折得十分富有艺术性，毫无疑问，这使得生动的模仿造型远远地超过了原画，引起了普遍的赞赏。观众一再要求看看正面。这个优美的形象，他们从背部看够了，也想欣赏欣赏她的正面。这种非常自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致有个滑稽的、没有耐心的人大声喊出了“*tournez ’ilvouspla t*”，这是人们在写满一张纸后，在末尾习惯注明的一句话。这句话引起了普遍的响应。然而表演者十分清楚他们的长处所在，也非常理解这幅艺术作品的含义，所以他们面对大家的呼声没有一点让步。那位显得羞惭的女儿仍然静静地站在那儿，没让观众看到她的面部表情；那位父亲依然坐着，保持劝诫的姿势，而那位母亲依然把鼻子和眼睛对着透明的玻璃杯，像是要把酒喝掉，可杯中的酒并没有减少。至于随后的小型表演，挑选的都是描绘荷兰酒店和市集的画，对此我们没有更多的可说了。

伯爵和男爵夫人要动身了，他们答应，在婚后的第一个蜜月里再回到此地。夏绿蒂现在希望在劳累的两个月过去之后，其他的客人也会走掉。她确信，女儿初做未婚妻的自我陶醉和青春狂热消退之后，是会幸福的，因为她的未婚夫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家资富有，性情温和，像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为自己占有一个让整个世界都倾倒的女子而自豪。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想法，就是一切都得先和她联系，再通过她与自己联系。如果一个新来的人没有立即把注意力投向她，而是像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常常因为他心性善良就想和他接近，对她不特别关心，那他就会感到不愉快。至于那位建筑师，也很快有了妥善的安排。新年时，他跟露茜娜的未婚夫一道进城，并一起在城里过狂欢节。露茜娜要在城里再次表演那些优美的名画造型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节目，希望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特别是姨祖母和未婚夫为了使她高兴，似乎对她所需要的任何开销都不在乎。

客人们都得分手了，但不能采用惯常的方式。一天，有人大声开玩笑地说，夏绿蒂的过冬贮藏品快要吃光了。那位扮演过布列萨尔的贵客

盖·泰尔布克（1608—1681），荷兰画家。

约·格·威勒（1715—1808），德国铜版雕刻家。

法语，意为“请翻过来”。

——他家境富有，对夏绿蒂倾慕已久，现在又为她的风姿所吸引——这时不假思索地叫了起来：“那就让我们按波兰人的方式来办！你们上我那儿去，把我的也吃光吧！然后就一个个地轮下去。”这样说就这样办，露茜娜同意了。第二天，这群人打点好行装，便涌向另一个府邸。那儿地方够大的，但不够舒适，设施也不全，因此带来了许多不方便，然而这偏偏使露茜娜感到非常开心。他们的生活变得放荡不羁。他们在积雪很深的野地里狩猎，挖空心思地举办一些别人觉得不方便的活动。妇女也和男人一样都得参加这些活动。他们打猎、骑马、乘雪橇，闹嚷嚷地从一个庄园转到另一个庄园，最后一直到达靠近都城的地方。关于宫廷人士和城市居民如何娱乐消遣的消息和传闻，使他们的想象力转向一个新的天地，从而把露茜娜和她的全部随从不带地进另一种生活圈子。在这期间她的姨祖母已经先行一步离开了。

奥蒂莉日记摘录

在世界上，对待一个人，他自以为是什么样子，便以什么样子对待他，不过他也必须表现出什么样子才好。人们宁愿忍受那些令人不快的人，也不愿容忍那些不足轻重的人。

人们能够把任何东西强加给社会，只是不能把那些会产生后果的东西强加给它。

我们无法了解走向我们的人，为了知道他们的情况，我们就必须上他们那儿去。

我们对来访的客人往往要评头论足，他们一离开，我们便会作些极不客气的评论，这种情况我几乎觉得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可以说有权利按照我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连知事明理和公正不偏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说出一句尖刻的评论。

相反，如果我们来到别人家里，看到他们的环境、习惯和无可回避的处境，看到他们是如何活动，如何适应的，那么在多种意义上值得敬重的东西就会向我们显示出来，把这些看作是可笑的，那就未免是愚蠢之举和居心不良了。

借助于我们所谓的品行和美德，就可以得到那些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得到，甚至通过暴力也不能得到的东西。

同妇女交往是美德的要素。

人们的性格和特性怎样才能与生活方式并存呢？

人的特性只有通过生活方式才能真正显示出来。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只是这不该因此令人不快。

在生活和社交场合中，一个有教养的军人有着最大的优点。

粗鲁的大兵至少不会改变其本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强壮有力的后面还隐藏着一种善意，因此在必要时也是可以和他们交往的。

再也没有人比一个非军人阶层中的愚人更令人讨厌的了。人们可以要求他们文雅些，因为他们并没有被迫去做出粗鲁的举动。

当我们同那些做事得体、感情细腻的人生活在一起时，一旦见到某些有失检点的行为，我们就会为他们感到担心。比如，我和夏绿蒂在一起时便有这种感觉，一有人摇动椅子，我就担心，因为这是她决不能容忍的事情。

要是有一个男人知道，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走进一间内室，我们妇女见到他会立即失去同他谈话的兴致，那么他也许就不会这样做了。

用亲昵代替敬畏总是令人可笑的。如果一个人知道，不问候光脱帽是多么滑稽

可笑的话，那他就不会这样做了。

礼仪要是没有深刻的道德基础，就不会在外部表现出来。正确的教育方法应该是同时传授这种表现和基础。

品德是反映每个人的形象的镜子。

有一种心灵上的礼仪，它和爱是很相近的。那种外部行为得体的礼仪就是由此产生的。

自愿的依附是最美好的感觉，没有爱又怎能有这种感觉呢？

如果我们在想象中得到了自己所希望的东西，那么我们离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就不会很远了。

一个人自以为自由，而实际上并不自由，那么没有人比他更像奴隶了。

一个人如宣布自己是自由的，那他就会感到这一瞬间受到了约束。如果他敢于宣布自己是受约束的，那他就会感到自由了。

面对别人的伟大优点，除了爱别无补救的方法。

一个优秀人物受到傻瓜的赏识，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人们常说，仆人眼中无英雄。这是因为只有英雄才识英雄，而仆人也许只知道敬重仆人。

对于平庸之辈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天才不会永生不死。

最伟大的人物总是通过一种弱点与他们所处的世纪联系在一起。

人们往往把别人看得过于危险，而实际上他并不是那么危险。

愚人和聪明人同样是无害的。只有半愚半智的人才是最危险的。

除了借助于艺术，人们没有更可靠的办法来避开这个世界；除了借助于艺术，人们没有更可靠的办法同世界联系在一起。

即使在最幸福或最困苦的时刻，我们也需要艺术家。

艺术所表现的是困难和善良。

看到困难的事轻易地得到了处理，我们便会产生一种不可能的感受。

越是接近目标，困难就越大。

播种不像收获那样艰辛。

第六章

夏绿蒂因女儿回家探亲，平添了很大的麻烦，但也得到了补偿，那就是对女儿有了全面的了解，她对社会的认识在这方面给了她莫大的帮助。像女儿这种性格奇特的人，她并不是第一次碰到，但奇特到这种程度，还从未见过。根据经验，她知道，这样的人通过生活、各种事件，以及父母的熏陶，最终会成熟起来，变得可喜可爱，他们的个性会有所减弱，他们的狂热行动会有明确的方向。作为母亲，她对那种令别人也许感到不快的表现宁愿容忍，而一般的父母此时所希望的，是让客人们得到享受，或者至少不要打扰他们。

女儿动身后，夏绿蒂碰到了一件奇特的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女儿做的一件事招来了流言蜚语，她的行为本来不应受到指责，而应受到赞扬。露茜娜似乎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原则：不仅和快乐者共快乐，而且和忧伤者共忧伤。为了检验一下这种矛盾的心理，她有时就让快乐者苦恼，让忧伤者欢乐。她每到一家，总要打听那些不能在社交场合露面的病人和弱者。她去他们的房间看望他们，自己充当医生，从经常放在车上随身携带的旅行药箱里，取出药效好的药物，硬叫他们服下。完全可以想象，这种治疗方法是成功还是失败，那就全凭运气了。

她在这种慈善活动中，显得冷峻严酷，容不得别人干预，因为她坚信自己干得很出色。但是有一次尝试，从道义上来说，她失败了。这给夏绿蒂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它产生了不良后果，人们都在议论纷纷。夏绿蒂在露茜娜走后才听说。恰好那次聚会奥狄莉也在场，所以她不得不向夏绿蒂作了详细说明。

有个大家闺秀不幸对妹妹的死负有责任，为此她一直心神不宁，无法恢复常态。她独自呆在房间里，默默地生活。如果她家人自个儿来看望她，她还能忍受，可是若有几个人在一起，她立即就会猜疑他们是在议论她和她的处境。每当和别人单独在一起时，她表现得很理智，可以和他连续谈上几个小时。

露茜娜听说了这件事，她暗自拿定主意，只要她到了这户人家，就要创造一个奇迹，使这位少女重新走进社交场合。为此她做得比往常更为谨慎小心，她设法独自一人去接近那位女精神病人，而且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她通过音乐来赢得病人的信赖。只是到最后，她却疏忽了。由于她想一鸣惊人，而且自以为让病人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有天晚上，她突然把这个美丽、苍白的少女带到了丰富多彩、富丽堂皇的社交场合。要不是在场的人出于好奇和担忧，不明智地围着她，随即又避开了，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使得她精神错乱，激动起来的话，那么事情也许就成功了。然而，病女脆弱的感情承受不了这种刺激，她像看见一个怪物向她扑来似的恐怖，吓人地尖叫起来，跑了出去。在场的人吓得四下跑开。只有奥狄莉和另外几个人把这个完全失去了知觉的姑娘搀回了房间。

这时，露茜娜按照她一贯的做法，狠狠地对在场的人谴责了一通，可丝毫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她一个人的过错，她也没有因为这次或其他的失败而停止这类所作所为。

从此，病人的状况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恶化到这种程度：她的父

母已无法将这个可怜的孩子留在家中，不得不把她送进一家公共医院。夏绿蒂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这一家子特别关怀体贴，以减轻她女儿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这件事给奥狄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更加同情那个可怜的姑娘，有一点她是确信的，而且她对夏绿蒂也毫不隐讳，那就是如果病人当初得到彻底的治疗，那么肯定会痊愈的。

由于这件事，人们谈起以往不愉快的事便多于愉快的事了。于是，奥狄莉对建筑师的那次小小的误会也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这就是那天晚上，奥狄莉尽管向建筑师恳切地请求，他却没有把他的收藏品拿出来让人欣赏。奥狄莉自己也搞不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她对建筑师断然拒绝的态度一直耿耿于怀。她的这种情感是十分在理的，像奥狄莉这样一个姑娘提出的要求，像建筑师这样的青年本来是不应该拒绝的。不过，建筑师对于她的轻微指责也做了颇有说服力的辩解，表示了歉意。

“如果您知道，”他说，“就连一个有教养的人对待最珍贵的艺术品也是那么粗心，那么您就会原谅我不把我的收藏品拿到众人面前了。您瞧，没有人懂得观赏一枚纪念章应该拿着它的边缘。他们总是抚摸上面最精美的印饰和最精细的底面，把最珍贵的艺术品在拇指和食指间翻来覆去，好像要用这种方式来鉴别它的艺术形式似的。他们也不想一大张画应当用两手拿起，然而他们却用一只手抓起一幅无比珍贵的铜版画，或者一幅无可替代的图画，就像一个狂妄的政治家随手抓起一张报纸，然后把它捏皱，仿佛这样就能预先对世界大事作出判断似的。没有人会去想一想，如果一件艺术品被二十个人一个接一个地这样对待，那么到了第二十一个人的手里时，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我是不是有时也使您感到为难呢？”奥狄莉问道，“我是不是偶尔也无意识地损害了您的珍品呢？”

“从来没有过，”建筑师回答说，“从来没有过！您不可能那样做，您天生就懂得怎样做才得体。”

“不管怎么样，”奥狄莉说，“要是将来有本介绍礼仪的小册子，在谈过社交场合饮食方面应有的礼节之后，再详细介绍人们在参观艺术收藏品和博物馆时应有的行为规范，那倒是不错的。”

“当然，”建筑师回答说，“那样的话，艺术品收藏家和爱好者就更乐意把他们的稀世珍品拿出来给人看了。”

奥狄莉早已原谅了建筑师，不过建筑师对她的责备总是耿耿于怀，并且一再申明他是非常愿意拿出来的，是乐意为朋友效劳的。这样一来，奥狄莉倒觉得自己伤害了他那脆弱的感情，感到很不过意。因此，当他在这次谈话之后向她提出一个请求时，便无法断然拒绝了，尽管她很快在心里作了考虑，但还是想不到怎样才能满足他的愿望。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露茜娜的妒忌，在模仿名画表演中，奥狄莉被排斥在外，对此建筑师深感不平。另外，夏绿蒂由于身体不适，只是断断续续观看了这次社交娱乐活动中的最精彩的节目，对此他也同样感到遗憾。他想举办一次比以往更为优美的表演，好使奥狄莉得到荣耀，也使夏绿蒂得到消遣，以此来表达对她们的感激之情，否则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隐秘的动机，也许连他本人也没意识到：对他来说，实在舍不得离开这座府邸，这个家庭，尤其无法离开奥狄莉的目光，在最近这段时间，他几乎全靠奥狄莉那娴静、友好和亲切的目

光来维持生命的。

庆祝圣诞的节日就要到了，建筑师忽然想到，名画表演要从所谓的马槽圣婴图的人物造型开始，从人们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敬奉圣母圣婴的虔诚表演开始，表现他们在卑微的处境中最初怎样受到牧羊人的崇敬，随后怎样受到国王们的崇敬的。

他完全有可能把这样一幅画变为现实。他找到了一个漂亮而娇嫩的小男孩，也找到了扮演牧羊人和牧羊女的人，但是没有奥狄莉，事情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年轻的建筑师的构想中，她已经上升到扮演圣母的位置，如果她拒绝担任这个角色，演出就会告吹。奥狄莉对他的建议感到为难，要他去向夏绿蒂提出请求。夏绿蒂欣然同意，并亲切地劝说奥狄莉，消除了她不敢扮演圣母形象的胆怯心理。于是，建筑师日夜不停地工作，以便在圣诞节夜晚一切都完美无缺。

说建筑师日夜不停地工作是名符其实的。他本来食量不大，只要奥狄莉在身边，他就觉得她胜过了一切食品。为了她而工作，他好像就不需要睡眠，为了她而忙碌，他好像就不需要饮食。因此到了圣诞节夜晚，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他还设法把一些音质优美的吹奏乐器集中在一起，用来演奏序曲，造成一种他所希望的气氛。当幕布拉起时，夏绿蒂真是吃了一惊。展现在她面前的这幅画，在世上不知重复过多少遍了，她并不指望从中会得到什么新的印象，可是原画变成了现实却妙不可言。整个场景不像是黄昏，更像是夜间，然而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很清晰。光芒是从圣婴那儿发出的，这确是一个绝妙的构思，建筑师把一个灯光装置巧妙地隐藏在光束照亮的前景人物的阴影里，不让观众看到。四周站着快乐的少男少女，他们清新活泼的面容被台下的灯光照得十分清晰。那些天使，本身发出的光，在圣光的映照下显得暗淡了。他们那飘忽的形体凝聚在神化之人的形体面前，显出对光亮的渴求。

幸好扮演圣婴的小孩在造型最优美的时候睡着了，因此人们便把目光集中在圣母身上，她以无比优美的姿势揭开一块纱巾，让遮掩住的圣婴显露出来，一点也没有影响观众的欣赏。瞬间，画面像是凝固了。圣婴的光芒令人目眩，圣婴的精灵令人神迷，四周的子民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动作，他们把目光移开，好奇而欣喜地投向前面。他们更多地表现出惊奇和喜悦，而不是赞颂和崇敬，但后两种表情并没有被忽略，它们由几个年纪较大的人表现出来了。

奥狄莉的体形、神态、表情和眼神都超过了任何一位画家所描绘的这一切。一个感情丰富的鉴赏家要是看到这个情景，一走会感到担心，生怕表演者会有一点移动，他也会担心今后是否还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如此欣然叹服。不幸的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领会这场表演的全部效果。只有扮演细高个牧羊人的建筑师，从一群跪着的人那儿望过来，尽管他站的位置不是最好，但还是从中感到了最大享受。有谁能描绘出那位新创造出来的天国王后的表情呢？她脸上流露出来的是如此的感情：一种在不配领受的无上光荣和不可思议的无限幸福面前所产生的最纯净的谦卑和最可亲的恭顺。她所表达的这种感情既是她自身的感受，也是她对自身角色的想象。

这幅美丽的画使夏绿蒂感到高兴，尤其是那个圣婴深深地感染了她。她泪水盈眶，沉浸在生动的想象中，指望不久也能有一个类似的可

爱的小孩抱在怀中。

这时幕布落下了，一来好让表演者稍微休息一下，二来也好变换一下表演的场景。建筑师已经决定把第一场夜间暗淡的画面换为白天辉煌的画面，为此他在四周准备了大量的照明灯，趁幕间休息时把它们全都点燃了。

奥狄莉在这半是演戏的表演中一直显得十分镇静，因为除了夏绿蒂和少数几个家里人之外，没有别人观看这场虔诚的艺术表演。在幕间休息时，她听说来了一位陌生人，在客厅里受到夏绿蒂的亲切接待，不禁感到有些惊愕。这人是谁，没人能告诉她。为了不使表演受到影响，她只好不去关注。这时灯烛全部点燃，她的周围灯火通明。幕布升起，观众面前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景象：整个画面一片光明，阴影完全消逝，剩下的全是绚丽的色彩。由于灯光巧妙的调节，这些颜色柔和适度，十分迷人。奥狄莉的目光透过长长的睫毛，看到夏绿蒂身边坐着一个男人。她没有认出他来，但是听声音，她相信他是寄宿学校的那个教师。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了心头。自从她听不到这位诚实的教师的声以来，她经历了多少事情啊！一件件欢乐和痛苦的事情，像闪电一样在心头掠过，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一切都能向他坦白、承认吗？你是多么卑微，竟以这种神圣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过去见到的是你的本来面目，现在看见你这样乔装打扮，他会有一种怎样奇怪的感觉呢？”在她的心里，感情与理智在迅猛地撞击。她的心畏缩了，眼里充满泪水，可她仍强制自己，继续表演那静止不动的画面。后来抱着的婴儿动了起来，建筑师见此情况不得不示意降下幕布，这使奥狄莉感到多高兴啊！

如果说那种不能迎接一位尊敬的朋友的痛苦感情，在表演的最后一刻已经和其他感情融汇在一起，那么现在她则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她能穿着这身异样的服装，佩戴这样的饰物去见他吗？她要不要先换换装呢？她没有怎么犹豫便作出了后一种选择。在换装时，她竭力集中精神，使自己镇静下来。当她终于穿了平日的衣服去欢迎客人时，她才恢复了平静的心境。

第七章

建筑师对爱护他的两位女士怀有良好的祝愿，他最终是要离开她们的，因此，当他看到那位可敬的教师成为她们的良伴时，他自然感到高兴。不过，一想到她们对自己怀有深情厚意，而眼看自己这么快、这么完全地被别人所取代，生性谦和的他，心里未免有些酸楚。他过去一直在犹豫，而现在却急于离去。因为他离去之后，他所要忍受的这件令人酸楚的事情，至少不会再亲眼目睹了。

在离别时，两位女士送给他一件背心作为礼物，这使他近乎悲哀的心境得到极大的快乐。他曾看到她俩长时间地编织这件背心，并对将来得到它的、未知的幸运儿暗自妒忌。这样一件礼物是最美好的礼物，只有一位怀有爱心、受人敬重的男人才配得到它。当他想到那纤纤玉手不倦地编织这件背心时，他不能不感到陶醉，他想两位女士干这件活儿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她们在感情上决不会无动于衷的。

现在，两位女士得招待那个新来的男人了。她们对他抱有好感，她们在她们这里一定会过得很舒服。女性总有自己内在的不可改变的兴趣，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她们背弃这种兴趣。然而，在外部的社交场合，她们倒是愿意轻易地让那些围在她们身边的男人去作决定，但她们通过拒绝或接受，坚持或让步，掌握着真正的统治权，这在遵守礼仪的圈子里是任何男人都摆脱不了的。

那个建筑师似乎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施展自己的才智，来达到使两个女友快乐的目的，同时，他抱着这种目的，根据这种意图，来安排她们的娱乐活动。如果说建筑师是如此行事的话，那么教师采用的却是另一种做法，因此，在短时间内，她们的生活方式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他的才能是善于言辞，对人际关系，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谈起来头头是道。这样一来，较之以往的生活方式，便出现了相当明显不同的对照，说得更清楚些，就是教师对以往的一切活动并不完全赞同。

他来的当天就观看了名画表演，对此他却只字不提。可当她们得意地带他参观教堂、小教堂及与此有关的东西时，他却禁不住发表他的看法和观点了。“就我来说，”他说，“这种把神圣的东西同感官的东西接近或混淆的做法，我是根本不喜欢的。辟出一块特别的地方，装饰一番，奉为祭坛，以便培养和维系一种虔诚的情感，这种做法，我也不以为然。任何一种环境，即使是最普通的，也不应当扰乱我们心中的神圣感情。这种感情处处陪伴着我们，使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成为一座殿堂。我情愿看到在人们平常用餐、聚会、游玩、跳舞的大厅里举行家庭祈祷仪式。人类最崇高、最出色的东西都是不具形体的，因此人们应当多加小心，除了在崇高的行为中表现自身外，不能使自己变成其他的形体。”

夏绿蒂总的来说已经了解他的看法，不过她还想在短期内作更多的探究，于是她把建筑师动身之前已经训导过的儿童园丁都叫到大厅里来，让教师发挥他的专长。那些孩子身穿明快、整洁的制服，动作整齐，性情自然活泼，看起来十分可爱。教师按自己的方式考察他们，并通过一些提问和转换话题，很快就搞清了这些孩子的性情和能力。不到一个小时，他不知不觉地对他们进行了十分重要的教育，使他们大有长进。

“您是怎么做的呢？”夏绿蒂在孩子们走后问道，“我非常注意地

听了，您问的都是一些熟悉不过的事情，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这么多的问答，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也许人们应当对自己的业务专长保守秘密，”教师回答说，“可我不想对您隐瞒一个非常简单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您就能做到这一点，并能作出更多的成绩。那就是您要紧紧抓住一个题目，一个材料，一个概念，不管人们怎样称呼它，您都要紧紧抓住它，将它的各个方面都搞清楚，这样您就能很容易地通过谈话的方式，了解一群孩子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对什么感兴趣，需要对他们灌输什么。不管孩子们对您的问题的回答怎样不当，怎样离题，只要您的反问能把他们的思路和意识引入正题，只要您不离开自己的立足点，那他们到最后就一定会想到和理解，并确定教师的意图是什么。教师最大的缺点就是让学生牵着鼻子走，不知道牢牢把握他讲授的要点。您下次不妨试一试，它肯定会给您带来很大的乐趣。”

“这倒是很妙，”夏绿蒂说，“看来良好的教育方法与良好的生活方式恰恰相反。在社交场合，人们不应该老停留在某一点上，而在受教育时，最高的戒律便是克服思想分散的现象。”

“如果能轻易地求得这种值得称赞的内心平衡，那么，对教学和生活来说，纵有变换而心神专一，便是最好的座右铭了！”教师说到这儿，还想继续往下说时，夏绿蒂叫他再看看那群孩子，他们正精神抖擞地列队穿过庭院。他看到孩子们穿着制服走了过去，感到很满意。“男子汉应当从少年起便穿制服，”他说，“因为他们必须习惯共同行动，与他们相同的人打成一片，共同服从，一起工作。再说，任何一种式样的制服都能增进军人意识，培养简捷而严谨的行为。况且，所有的男孩生来就是军人，这只要从他们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喜欢冲击和攀登就可以看出来。”

“我没让我的那些女孩子穿一个式样的服装，”奥狄莉说，“您不会因此责怪我吧。如果我把她们带到您的面前，希望她们那五彩缤纷的衣着能使您感到愉快。”

“我很赞成这样做，”教师说，“女人的衣着就应该绚丽多彩，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穿着，这样才能知道穿什么衣服合身，穿什么衣服得体。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们注定一生要独自生活，独自行事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矛盾的，”夏绿蒂说，“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独处过。”

“哦，是这样的！”教师回答说，“对另外一些女人来说，肯定是这样的。人们总是把女人看作爱人、未婚妻、妻子、主妇和母亲，她们总是独处的，孤单的，而且也愿意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有虚荣心的女人更是如此。从天性上来说，任何女人都排斥别的女人，因为每个女人都被要求去尽女性应尽的一切义务。而男人就不是这样了。男人需要男人，要是没有，他就会自己创造出第二个男人。而女人可以永久地生活下去，并不想创造出和她同样的女人。”

“人们只需把真实的东西说得离奇，那么到最后离奇的东西也就显得真实了。”夏绿蒂说，“我想从您的谈话中得出最好的结论。作为女人，我要和别的女人团结在一起，共同行动，不让男人们的长处超过我

们。如果男人们互相之间相处也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么您见到我们流露出略微幸灾乐祸的心情，想必也不会见怪吧。这种心情将来我们一定会体验得更深。”

这位聪明的教师非常细心地考察了奥狄莉教育她的那些女学生的方式，他对此极为赞赏。“您教育您的那些学生，让她们学会直接有用的东西，这是非常正确的。整洁能促使孩子们高兴地看重自己。如果她们受到了激励，乐意而自觉地完成她们所做的事，那么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此外，奥狄莉所做的一切，不是注重外表和外观的需要，而是看重内在的、必不可少的需要，这也使他感到极为满意。“如果人们洗耳恭听的话，”他大声地说，“那么我只需三言两语便可说明整个教育事业！”

“您不愿意对我说说吗？”奥狄莉亲切地问道。

“当然愿意，”教师回答说，“只是您不能泄露这是我说的。我们应该把男孩培养成仆人，把女孩培养成母亲，这样便到处都行得通。”

“培养成母亲，”奥狄莉说，“这对女人来说，也许还说得过去，因为她们即使不做母亲，也得准备去当护理员。可是对我们那些年轻的男人来说，让他们去当仆人，这就未免太可惜了，因为不难看出，他们都自认为很有能力，更适合于发号施令。”

“所以这些话我才对他们缄口不语，”教师说。“人们进入生活，总是自己恭维自己，但生活却不会迎合我们。这一点他们最终是不得不承认的，可有多少人会自愿承认呢？这些与我们无关的话题，还是撇开不谈吧。”

“我很赞赏您对您的学生采用了正确的方法，这是值得庆幸的。如果您的那些最小的女孩抱着玩具娃娃，找些碎布给它们缝制衣服，如果那些大女孩能照料小女孩，并自己动手，帮忙做点家务活，那么她们进入人生的那一步就不用迈得很大了。这样的姑娘在她丈夫身边就会找到她离开父母时失去的东西。”

“不过在有教养的阶层里，这个任务却复杂得多。我们必须顾及到更高级、更敏感、更优雅的关系，特别是社会方面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学生按外界的需要来培养。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只要不失之过度，也是有益的。由于人们想把孩子们培养成能上大场面的人，因此很容易使他们变得没有节制，看不到他们内在天性的本来要求。教育者的任务就在于此，有些已经或多或少地完成了，有些还未完成。”

“在寄宿学校里，我们教给女学生的一些东西使我感到担忧，因为经验告诉我，这些东西她们将来很少会用到。一个女人一旦处于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地位，还有什么不会马上被抛掉，还有什么不会马上被忘记呢！”

“我既然已经献身于教育事业，就不能否认自己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将来能找到一位忠实的女助手，同她一起去教育我的学生，使她们获得跨进自己的活动领域独立生活时所需要的知识。这样，我才能说，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所受的教育业已完成了。当然，在这之后还会受别的教育。这种教育，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不是受我们自己，而是受环境促成的。”

他的这番话，奥狄莉觉得是多么真切啊！在过去的一年中，一种意

想不到的激情是那样教育了她！每当她瞩目当前，展望不久的未来时，眼前浮现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对她的考验！

这个年轻人提到他需要女助手，需要一位贤内助，不是出于无心的。虽说他生性谦卑，但还是不能不隐隐约约地暗示他的意图。可以说他受到了某些情况和事情的激励，想借这次来访接近自己的目标。

原来寄宿学校的女校长已经上了年纪，她早就想在男女同事中物色一个能和她合作的人，最后她向这位值得信赖的教师提出了建议，请他和她一道将学校办下去，在学校的管理上发挥他的才智，在她死后则作为她的继承人和唯一的主管人。现在，首要的一点就是他必须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妻子。他心目中的对象只有奥狄莉，只是他心里顾虑重重，不过这些顾虑又被一些有利情况抵消了。露茜娜已经离开了寄宿学校，因此奥狄莉可以自在地返回学校。她同爱德华的关系虽然有所传闻，但他对此以及类似的事情并不介意，甚至这种事情更能促使奥狄莉返回学校呢。不过，要是没有一次突然的来访给了他特别的鼓励，那他也许不会作出决断，不会迈出这一步。伯爵和男爵夫人访问过寄宿学校，就像显要人物在某个社会团体里出现一样，不会不留下后果的。

事情是这样的：伯爵和男爵夫人经常被人问及各个寄宿学校的优劣情况，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为子女的教育伤脑筋。这所寄宿学校声誉卓著，于是他俩决定来校专门考察一番。再说，他俩已经结婚，凭此新关系他们可以共同进行这样的调查。不过男爵夫人还另有打算。上次她在夏绿蒂那儿作客时，曾同夏绿蒂详细谈过有关爱德华和奥狄莉的事情。她一再坚持要把奥狄莉打发走。她试着给夏绿蒂鼓气，不要对爱德华的威胁感到惧怕。她们谈到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在谈到寄宿学校时，也谈到了这位教师对奥狄莉的爱慕，这更加促使男爵夫人下定了决心，去进行这次计划中的访问。

她到了学校，认识了这位教师。他们参观学校，也谈到了奥狄莉，伯爵甚至很乐意谈起她，因为在上次访问中他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奥狄莉主动接近他，甚至被他所吸引，因为通过和他进行的内容丰富的谈话，她自信认识和了解了那些她迄今不熟悉的事情。她在和爱德华的交往中忘记了世界，而在伯爵的面前她觉得世界是值得向往的。任何一种吸引力都是相互的。伯爵也感到对奥狄莉怀有一种爱怜之心，很喜欢把她当女儿看待。这样一来，男爵夫人感到她是一个绊脚石，这种感觉在第二次见到她时比第一次更强烈。天知道，男爵夫人在这种激烈的情绪中会怎样干出反对奥狄莉的事情啊。现在她想让奥狄莉与别人成婚，这样就无害于她了，这对她目前来说已经够了。

因此，她聪明地用一种隐约而有效的方式鼓动教师，要他到府邸进行一次短暂的旅行，不失时机地去实现自己的计划和愿望。关于这些计划和愿望，他并没有向男爵夫人保守秘密。

在得到了女校长的完全赞同之后，他怀着最美好的希望踏上了旅程。他知道，奥狄莉对他并非没有好感。尽管他们之间在地位上存在一些差别，但这些差别通过符合时代的思想方式也是很容易消除的。男爵夫人曾叫他放心，说奥狄莉终究是个穷苦的姑娘。而同一个富有的家庭沾亲带故，这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一个人即使面临一笔可观的财产，他想从按照近亲关系完全有权占有这笔财产的人手里夺走它，总是有所

顾忌的；而且一个享有支配遗产大权的人，在行使这种特权时，也很少给他心爱的人一些好处，这确实是奇怪的，但事实便是如此，他得尊重传统，即使他并不愿意，也得优先照顾那些在他死后有权继承他的财产的人。

在这次旅行中，他感到自己与奥狄莉完全平等了。他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这更增加了他的希望。虽然他觉得奥狄莉对他不像以前那样坦率，但她却变得更有教养了，她已经长大了，而且可以说，总的看来她比他以前所认识的那个奥狄莉更健谈了。人们信赖地让他考察一些事情，特别是有关他专业方面的事情。然而，当他想接近自己的目标时，他总感到内心胆怯而止步不前。

有一次，夏绿蒂给了他一个机会，她趁奥狄莉在场时对他说：“噢，您对我们的圈子里的一切都进行了考察，您觉得奥狄莉怎么样？您尽管当着她的面谈谈吧。”

教师语气平静地表达了他敏锐的见解，他发现奥狄莉举止更活泼自如，谈吐更优雅酣畅，观察世事的目光更高远犀利，她在行动上而不是在言词上表明了这一点。她的这些变化无疑都是她的长处。不过他也相信，如果她返回寄宿学校待一段时间，那对她来说将是有益的，这样她可以系统地、彻底地、长久地掌握一些知识，而在社会上只能学到零星的，甚至是过时的知识，这往往会使人茫然，得不到满足。对此他不想说得太多，奥狄莉本人最清楚，当时她是在怎样有系统的学习期间中断了有关课程的。

奥狄莉无法否认这点，但她没法承认她从教师的这些话中得到了什么感受，因为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每当她想到自己所爱的人时，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相关连的；她无法理解，如果没有他，还有什么会互相关连。

夏绿蒂聪明而友好地回答了教师的提议。她说，她和奥狄莉有同样的愿望，早就希望她能重返寄宿学校，只是目前她实在不能缺少奥狄莉这样可爱的女友和助手。不过，以后要是奥狄莉仍希望重返那里，把她业已开始学的东西学完，继续中断了的课业，那她是不会受到阻拦的。

教师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奥狄莉对此感到惊恐，但说不出反对的话来。夏绿蒂一心想赢得时间，她希望爱德华在做了幸运的父亲后会重新归来。她坚信那时一切都会好转，而且她也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安排奥狄莉了。

在经过了一场重要的谈话之后，参与者必然会进行一番深思，因此往往会出现大家都感到尴尬的冷场。这时他们在大厅里来回踱步。教师翻阅起图书来，最后翻到了那本大画册，这还是露茜娜走后放在那儿的。当他看到里面画的尽是猿猴时，便立即把它合上了。这件事引出了一段谈话，我们从奥狄莉的日记中可以找到与此有关的一些痕迹。

奥狄莉日记摘录

人们怎么会想到如此细致地去描绘那些丑恶的猴子！要是人们仅把它们看作是动物，那人们已经是贬低自己了；要是人们追求刺激，从这些猴子的面孔上寻找自己所熟悉的人的特征，那可真是居心不良了。

一味喜欢那些漫画和讽刺画，这完全是一种怪癖。我得感谢我们的这位教师，使我们不受博物学的折磨。我从来就不喜欢那些蠕虫和甲虫。

这次他向我承认，他对此也有同感。“关于大自然，”他说，“除了那些直接在我们周围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外，我们不当再认识其他的了。我们身边那些绿叶满枝，开花结果的树木，我们经过的每个灌木丛，我们踏过的每一根草茎，都和我们有一种实在的关系，它们是我们真正的伙伴。那些在枝头跳来跳去、在树叶间歌唱的鸟儿，都是属于我们的，它们从小就对我们说话，我们懂得它们的语言。人们会问自己，是不是每一种从它原来环境出来的陌生生物，都会给我们留下某种可怕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只是由于我们习以为常而淡化了。要是容忍猴子、鹦鹉和黑人生活在我们周围，那生活就必定是杂乱和喧闹的。

有时，一种对此类离奇事物好奇的欲望攫住了我，我便会羡慕旅行家，因为他可以看到这些离奇的东西同那些离奇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活跃地聚在一起。不过，这样一来他也会变成另外一种人。在棕榈树下漫步的人，没有不受到惩罚的，在大象和老虎的故乡，人们的思想肯定也会改变。

只有自然科学家才是值得敬重的，因为他们善于把最稀奇古怪的东西同它们的产地和毗邻地区，都原原本本地向我们描绘出来。我多么想听一次洪堡的演讲啊！

一间博物标本室会使我们觉得像一座埃及古墓，里面陈列着各种各样涂上香料的动植物标本。在这种充满神秘的若明若暗的气氛中，祭司从事祭祀倒是挺合适的。不过，像这类东西不应当列入普通的课程上，否则就会把更贴近我们身边的、更有价值的东西轻易地排挤掉。

一个教师，如果能唤起人们对独有的一件好事、独有的一首好诗的感情，那么他比一个把自然形成的序列，按照形状和名称传授给我们的教师所作出的成绩要大得多，因为这种传授的结果无非是说明人的形象是最优秀的，也是唯一酷似上帝的，这点我们不学也懂。

个人可以自由地从事对他有吸引力、使他快乐、对他有益的一切，不过人类最根本的研究对象则是人。

第八章

对于刚刚过去的事，很少有人懂得去研究。我们不是被现实强有力地吸引住，就是沉湎于往昔之中，只要有可能，便试图唤回或恢复那完全消逝了的一切。甚至在豪门人家，他们受过先人的恩泽，可往往是更多地怀念祖父辈而不是父辈。

在一个美好的日子，残冬将尽，春天仿佛来临，我们的这位教师穿过巨大而古老的府邸花园，对高高的菩提树下的林荫大道以及错落有致的亭园建筑赞叹不已，这些都是爱德华的父亲生前修建的。他欣赏了园林，便有了上面的那番感慨。园中草木完全按照当日栽培者的愿望蓬勃生长，现在正当它们理应受人赞赏和重视的时候，却没有人谈起它们，几乎无人再来此地，人们把爱好和花费都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即府邸外面的辽阔地带。

回来之后，他向夏绿蒂发了一番议论，她听了并无不快之感。“我们被生活推着向前，”她说，“而我们却以为是在自己行动，是在自己选择自己的事业和娱乐。可是，我们若仔细一观察，便会发现，这其实是时代的安排和意向，我们只是被迫去适应而已。”

“的确是这样，”教师说，“谁能抗拒潮流呢？时代在前进，而思想、观点、偏见和爱好也随着发生变化。如果儿子的青少年时代正好处在时代的转变中，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和父亲不会有共同之处。如果父亲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乐于占有财产，并使这笔财产得到保障，受到限制和约束，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确保自己的享受，那么儿子则试图寻求自身的扩展，开放，打破封闭的状态。”

“整个历史类似您所描述的这种父子关系，”夏绿蒂说，“过去，每座小城都有城墙和护城河，每座贵族庄园都建造在大泽之中，即使是小得可怜的城堡，也只有通过一座吊桥才能进入，对这些情况我们几乎无法理解。现在呢，即使是较大的城市也拆除了城墙，王公的城堡下填平了壕沟，城市只不过是巨大的集镇而已。人们在旅行中看到这种情景，定会认为天下太平，黄金时代来到了人间。在一个与自由的土地毫无相似之处的花园里，谁都会感到不舒服。任何东西都不该使人产生非自然和强制的感觉，我们要完全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呼吸。我的朋友，您也许认为，人们会从这种状态返回到另一种状态——过去的那种状态吧？”

“为什么不会呢？”教师回答说，“每一种状态，无论是封闭型的还是开放型的，都有自己的难处。开放型以富庶为前提，并导致浪费。让我们看看您的例子吧，它已经够明显了。一旦物质匮乏，人的自我限制就会立即出现。那些被迫利用土地的人，便会在庭院四周砌起围墙，以保护自己的收益。这样就会逐渐产生一种对待事物的新观点。一切为我所用又占了上风，甚至家道殷实的人最后也认为，应该一切为我所用。您可以相信我的话：您的儿子可能会不重视所有的亭园设施，而会回到牢固的围墙里面，回到他祖父栽培的高大的菩提树下。”

夏绿蒂听到对方说起自己会有一个儿子，心里暗自高兴，因此，尽管教师对她可爱而美丽的花园的前景作了令人不快的预言，但她还是原谅了他。她十分亲切地回答说：“我们两人年纪都不算很大，无缘多次

经历这样矛盾的情况。不过，当人们回顾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想起老一辈人的怨言，再观察一下乡村和城市的情况，那对您的这种看法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但是，人们难道就不能抗拒这种自然进程吗？人们难道就不能使父亲和儿子、双亲和子女协调一致吗？您预言我将生个儿子，这使我高兴，但是，难道他将来一定要和他父亲作对吗？难道他一定要毁坏他父母建造的一切，而不是完善它，提高它，在同样的意义上继续父亲的事业吗？”

“对此也有一个明智的补救办法，”教师回答说，“不过人们很少采用它。那就是做父亲的要提高儿子的地位，让他共同掌管财产，让他一道去建造，去栽培，允许他像自己一样有一种无害的专断。一种活动能和另一种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却不能强行凑合在一起。一条嫩枝很容易也很高兴缠在老树干上，但一条长得粗壮的树枝就不愿意再依附于老树干了。”

教师在不得不辞别之际，很高兴能有偶然的对夏绿蒂说这番叫夏绿蒂愉快的话，借此再次博得了她对自己的好感。他离开学校已经很久了，虽然他本来不想马上动身回去，但夏绿蒂即将分娩了，在这之前不能指望奥狄莉作出任何决定。他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只好顺应客观情况，怀着憧憬和希冀重新回到女校长那里。

夏绿蒂分娩的日子临近了，她更多的时间待在房间里。原先就在她身边的几个女人现在成了她亲密的伴侣。奥狄莉操持家务，她几乎没去思考自己干的是些什么。她对一切已听之任之，只希望为夏绿蒂，为未来的孩子，为爱德华尽心操劳，她看不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她每天都尽自己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摆脱繁乱的心绪。

一个男孩顺利地降临人世，女人们都肯定地说孩子完全像他的父亲。然而，当奥狄莉向产妇和婴儿祝福时，对此却不以为然。夏绿蒂早在筹备女儿婚事时，就痛感丈夫不在身边的苦楚，而现在儿子诞生时，他依然不在身边，他无法给儿子取个名字，好让人们以后来称呼他。

第一个前来祝福的朋友是米德勒。他早就派了人打听，以便孩子一生下来就获得消息。他到了府邸，显得十分愉快。在奥狄莉面前他也几乎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他冲着夏绿蒂大声地说，他是一个排忧解难的人。他还说孩子的洗礼不能拖延过久；那位年迈的牧师，虽然行将就木，但通过他的祝福可把过去和未来联在一起；孩子应该取名奥托，他除了用父亲和父亲朋友的名字外，没有更合适的名字了。

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个人的果断和催促，以便排除和克服各种各样的疑虑、异议、犹豫、呆滞、自以为是或自命不凡，以及动摇不定、出尔反尔和莫衷一是。因为一般说来，在这种事情上往往会疑虑重重，在消除了一种疑虑之后又会产生新的疑虑，人们总想顾全各方面的关系，出现的情况却总是会损害某些关系。

米德勒承担了书写报喜信和致亲朋好友书函的工作。这些信必须立即写好发出，因为他认为，至关紧要的是要把对这个家庭意义重大的喜事告诉给其他人，即使其中有不怀好意或飞短流长的人也没有关系。当然咯，在此之前府邸中发生的爱情纠葛是无法避开公众耳目的，反正是那么一回事，已经发生了一切只是给人们增添了议论的话题而已。

洗礼应当搞得隆重，但人数要限制，时间要简短。客人到齐了，奥

狄莉和米德勒做洗礼证人。那位老牧师在教堂仆役的搀扶下，步履缓慢地走了过来，进行祷告，奥狄莉把孩子放在手臂上。当她满怀爱心低头朝孩子看去时，他睁开的双眼使她大为惊讶，因为她相信她看到的是自己的眼睛，如此酷似会使每个人惊讶不已的。最先把孩子接过去的米德勒也同样一惊，他发现孩子的模样与上尉极为相似，这是他以前从未见到过的。

善良的老牧师由于身体衰弱，不能像通常那样用更多的仪式来施行洗礼。米德勒整个身心放在洗礼上，不禁想起他过去主持这类仪式的情景，何况他又有一种特性：在任何情况下能立即想到该怎样宣讲和发表看法。此时他看到四周客人不多，而且都是高朋好友，就更加按捺不住了。因此，在仪式快要结束时，他兴致勃勃地取代了牧师的位置，发表了一通情绪高昂的讲话，表达他作为教父的义务和希望。当他从夏绿蒂满意的神情中看出她对自己的赞赏时，就更加高兴地讲个不停。

这位讲得滔滔不绝的演说家，根本没有注意到善良的老牧师很想坐下来，他更没有想到他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灾难。他把在场的每一个人同孩子的关系着重地讲了一番，使奥狄莉听了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随后他转向老牧师说道：“您，我尊敬的老人，现在可以引用西蒙的话了：‘主啊，让你的仆人在和平中离去吧，因为我的双眼已经看到了这一家的救世主。’”

他正准备用华丽的词藻结束他的演讲，可是他马上发现他把孩子递过去时，老牧师起先好像低头看孩子，随后很快仰面倒了下去。人们立即把他一把扶住，搀到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尽管对他采取了各种急救措施，但最终不得不承认他已经死了。

生与死，棺材与摇篮，是如此直接地并列在一起，让人看着和想着。这种截然对立的现象，不仅仅要靠想象力，而且要亲眼目睹，这对在场的人来说可是个沉重的任务，这个任务越是来得突然，人们越是感到沉重。只有奥狄莉怀着一种妒羡的心情，注视着这位依然保持着慈祥、和蔼面容的长眠的老人，心想，她灵魂的生命已经死亡，躯壳为什么还要保存下去呢？

如果说，白天发生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经常迫使她对过去，对分离和失落进行思考的话，那么与此相反，夜里出现的那些奇妙的幻象，对她却是一种安慰了。这些幻象使她坚信爱人还活在人间，也巩固和活跃了自身的生命。每当她晚上躺在床上时，她就带着甜蜜的情感处在半睡半醒之中，她觉得好像朝一个十分明亮而光线柔和的房间望去。她非常清楚地看见爱德华在那儿，可他穿的衣服不是她平常看到的那样，而是一套戎装。他每次出现的姿势都不相同，无论是站着，行走，躺着，还是骑在马上，都非常自然，一点也不做作。他的形象，连最细微之处，都自然而然地浮现在她的面前，无须她费一点力气，也无须她去要求或激发想象力。有时她看见他周围有些东西，特别是些活动的东西，比明亮的背景暗得多，看不清楚。她无法分辨出这些阴影的形象，有时她觉得像人，像马，像树木，像群山。通常她都是在这种幻象中入睡的。当她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早晨醒来时，她感到神清气爽，得到了安慰。

她确信爱德华还活在世上，她和他依然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第九章

春天姗姗迟来，不过还是比往常来得快，来得欢乐。在花园里奥狄莉看到了她所期待的成果：一切都在适时地萌芽，发绿，开花。那些在布局巧妙的暖室和苗圃里培植的花草，也终于接触到户外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了。人们需要做的和需要照料的一切事情，不仅像过去那样，要求人们付出充满希望的艰辛，而且也给人们带来了愉快的享受。

不过，由于露茜娜的狂野任性的行为，一些盆栽植物变得残缺不全，匀称的树冠遭到了破坏，为此奥狄莉不得不对那位园丁安慰了一番。她鼓励他说，一切很快会恢复原状的。然而园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一种朴实的想法，这些安慰话对他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一个园丁不容许因其他的爱好和兴趣而分散自己的精力，同样，植物为了得到持续或暂时的繁荣，也不容许它宁静的发育进程受到中断。植物就像那些任性的人一样，只有顺其习性对待它们，人们才能从它们那里获得一切。对培育的植物投以安详的目光，默默地、坚持不懈地去做每个季节、每个时刻该做的事情，这是对一个园丁的要求，也许比对任何人的要求都要来得多。

这位善良的园丁是具有这种品质的，而且很突出，因此奥狄莉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工作。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他的才能不能得到酣畅的施展，尽管他对果园和菜园的技艺很精通，也懂得如何体现旧式花园的观赏性，以满足别人的要求；尽管他在培育柑桔、球茎、石竹花、报春花方面有一套非凡的本事，甚至能同大自然一争高低，就像他在这种或那种园艺工作上取得了一个个成功一样，但是他对那些新式观赏树木和时兴花卉却有几分陌生，而且对于随着时代出现的广阔无垠的植物学领域，以及那些令人头晕的外来术语，简直感到害怕和厌烦。主人去年购进了一些花木，当他看到有些名贵的植物枯萎时，便认为那是无益的挥霍和浪费，他觉得那些贩卖花木的园丁不够老实，因而同他们的关系也相当平淡。

在经过许多尝试以后，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是以爱德华返回府邸为基础而制定的，由于他不在，人们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日益感到不便，奥狄莉对园丁的做法给了极大的支持。

园中的花木日益根深叶茂，奥狄莉也日益觉得离不开此地了。恰好在一年前，她作为一个陌生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来到了这里。从那时以来，她得到了多少东西啊！可遗憾的是，从那时以来，她又失去了多少东西啊！她从未这样富有过，也从未这样贫乏过。这两种感觉不断地变更，甚至在内心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她只好抓住眼前的东西，执著地、热烈地抓住，此外没有其他的解脱办法。

凡是爱德华特别喜欢的东西，都受到她格外的关注，这是可想而知的。是啊，为什么她不该指望他不久就回来呢？他不在家时，她为他百般操劳，为什么她不该指望他当面向她表示感谢呢？

她还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为他效劳，那就是她出色地承担了照料孩子的工作。她决定用牛奶和水来喂养孩子，不把他交给奶妈，她就更成了孩子的直接的保护人。在这美好的季节孩子应当多呼吸户外的新鲜空气，因此，她自己最喜欢抱着他出去，抱着这个睡着的没有意识

的孩子在花木间徜徉，在青嫩幼树间漫步；在他童年时，这些花儿会对他含笑相迎，在他少年时，这些树木将与他一起成长。每当她环顾四周，就不能不承认，这个孩子是出生在一个多么富有的环境里，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那里的一切将来都归他所有。要是这孩子父母的眼前长大，促成父母快乐的重新结合，那他是多么值得人们宠爱啊！

奥狄莉的这种感怀是如此纯洁，她甚至把这一切想象成为事实了，而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置身其中。在这晴朗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下，她顿时领悟到，她的爱情若要完美，就应该是完全无私的。有时，她相信自己已达到了这个高度。她只希望自己的朋友幸福，只要她知道他是幸福的，她便相信自己有力量舍弃他，甚至永远不见他。但她也打定主意，永远不嫁人。

为了使秋天也能像春天一样绚丽，她早就做好了安排。各种所谓的夏季植物，各种秋天依然茂盛并能抗寒傲然生长的花木，特别是紫菀，都撒下了种子，各个品种的都有，到时把它们移植到各处，使这些地方形成一个地上的星空。

奥狄莉日记摘录

我们读到的某些好思想，听到的某些突出的事，都应该记在日记里。要是我们同时也花些工夫，从朋友们的来信中，将那些独特的看法，独到的见解和偶尔出现的格言摘录下来，那我们就会变得十分富有。如果把书信束之高阁，再也不去读它们，最后，出于谨慎、保守秘密，而把它们销毁，那么对于我们和其他人来说，那些最美好、最直接的生命气息便永远消失了。我决心去弥补这一损失。

童话般的四季又一次周而复始。感谢上帝！我们如今又读到一年最美好的一章！紫罗兰和铃兰像是书页上的标题或题花。每当我们在生命之书中看到它们时，总会留下愉快的印象。

我们斥责那些在街上躺着和乞讨的穷人，特别是未成年的人。可是我们难道没有发觉，一旦有事可做，他们便立即去工作吗？大自然刚一打开它那可爱的宝藏，孩子们为了有事可做便拥上前去。那时再也没有人乞讨了，每个人都向你递上一束花。在你从睡梦中醒来之前，他们就把花摘来了。向你恳求接受他们的花束的人，是那样亲切地看着你，像他们赠送的鲜花一样可爱。再也没有人显出可怜的样子，觉得有权利去提出要求了。

一年的时光为什么有时那么短暂，有时又那么漫长？为什么它显得短暂，而在记忆里却觉得漫长？去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暂时与持久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在花园里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任何东西，不管它们如何匆匆而去，都不会不留下痕迹或类似的东西。

冬天也会使人感到可爱。当树木像妖怪一样显而易见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便会觉得自己也舒展自由了。现在它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掩盖。然而，一旦它们发芽、开花时，我们便会变得焦躁急切，一直等到枝叶繁茂，形成景色，树木像完整的形体逼近我们时，才会安静下来。

任何完美的东西都必须出类拔萃的，都必须与众不同，无可比拟的。听夜莺的鸣声，它依然属于鸟类，但是，一旦它超越了自己的同类，就会向所有的飞禽表明，什么是真正的歌唱。

没有爱情的生活，没有爱人在身边的生活，是一种结构松散的喜剧，即蹩脚的

“抽屉式喜剧”。人们把它们一个接一个拉出来，又一个接一个推进去，然后又匆匆地去应付下一个。所有的一切，即使有好的和有价值的，也只是可怜地联在一起。处处可以当作是开头，处处也可以当作是结束。

第十章

就夏绿蒂而言，她觉得又快乐，又幸福。她很喜欢这个强健的男孩，他那惹人喜爱的长相时时刻刻吸引着她的目光和心灵。通过这个婴儿，她与这个世界和她的产业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她早先对事业的兴趣重又萌发出来。不管她向哪儿望去，看到的都是她在去年所取得的成果，这一切使她感到欣慰。在一种特有的感情的激励下，她和奥狄莉一起带着孩子登上了那间苔藓小屋。她把孩子放在小桌上，就像放在家庭祭坛上一样。当她看到还有两个坐位空着时，不由想起了旧日的时光，一种寄予她和奥狄莉的新的希望涌上了心头。

年轻的姑娘也许会带着审慎的目光留意这个或那个小伙子，心里暗自思量，是否希望他成为自己的丈夫。然而，如果有谁为自己的女儿或一个女生操这份心的话，他就得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夏绿蒂在这时便是如此。她觉得上尉和奥狄莉的结合并非没有可能，他们过去也曾在这个小屋里并肩而坐，可这一桩对上尉有利的婚姻已无前景，其中的原因她不是不清楚。

夏绿蒂继续向山上登去，奥狄莉手里抱着孩子。夏绿蒂沉湎在纷繁的思绪中：陆上行舟也会出现倾覆的危险，尽快地从中缓过来，振作起来，便是好的，值得称道的。生活不就是有得有失吗？有谁不是作了计划而受到干扰吗？有谁不是经常走一条路又迷了路？我们不是经常偏离既定的目标，以便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旅行者在途中坏了一个车轮，极为扫兴，可是由于这种不愉快的偶然事件，却结识了一些令人愉快的朋友，同他们建立了友谊，以致影响了自己的整个一生。命运会满足我们的愿望，但要按它自己的方式，为的是能给予我们某种超越我们希望的东西。

就在诸如此类的思绪之中，夏绿蒂来到了山顶新建的那幢房屋。在这里，她的种种想法完全得到了证实。周围的景色比人们想象的要优美得多。四周一切碍眼的琐碎之物都被清除了，大自然和时令造就的美景清晰地显现出来，映入眼帘。为了填补空缺，幼树已经发绿，把原先彼此隔离的地方和谐地连结起来。

新房子差不多可以住人了。从顶层房间的窗口望出去，景色绚丽多彩。观赏得越久，发现的美景就越多。在一天中的不同的时辰，阳光和月色会对景致产生多么奇妙的作用！逗留在这儿，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快事。对建筑和创作的兴趣又在夏绿蒂的心中油然而生。她看到一切粗活都已完成，只需要一个木匠，一个裱糊匠，一个能临摹和描金的画匠就行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房子装修完工了。地窖和厨房也很快安排停当，因为这儿远离府邸，所以一切日常用品都必须储备齐全。两个女士带着孩子都住在上面。这所新房子仿佛成了一个新的中心，她们由此往各处散步，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乐趣。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他们在这块高地上尽情享受自由新鲜的空气。

奥狄莉最喜欢顺着一条小径，到下面的那片梧桐树林里去，有时独自一人，有时抱着孩子。这条小径一直延伸到系着一条小船的地方，人们经常在这里乘船到湖上泛游。她有时也喜欢在湖上荡舟，不过是独自一人，不带孩子，因为夏绿蒂对带孩子划船有几分担心。奥狄莉每天都

去府邸看望那个园丁，从来没有误过，她非常高兴地同他一起照料那些呼吸着自由新鲜空气的幼嫩植物。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有一个英国人来访，这正合夏绿蒂的心意。他在旅途中结识了爱德华，以后又见过几次面。他听到不少对庄园美景的赞语，出于好奇，他想亲眼看看这些漂亮的设施。他带来了伯爵的一封信，同时也带来了他的旅伴，一位文静的讨人喜欢的男子。他有时与夏绿蒂和奥狄莉在一起，有时与园丁和猎人在一起，但更经常的是与他的同伴在一起，有时他也独自一人在附近四处漫游。从他的评论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位园林建筑的爱好者和鉴赏家，也许他本人也从事过类似的工作。虽然他已上了年纪，但仍然愉快地参加各种美化生活，使其富于意义的活动。

当他在场时，两位女士才能充分领略到周围美丽的景色。他以行家的眼光，感受到这儿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由于他在此之前不熟悉这个地方，几乎分辨不出哪是人工所为，哪是大自然赐予的，这使他更感到心旷神怡。

可以这么说，经过他的评论，这座花园变得丰富而充实。他事先就知道那些新栽下去、正在发育成长的花木会形成什么样的景致。他对能展现美景的地方无不细加观察。他指着一股清泉说，这儿净化一下便可点缀一片树丛；又说，那儿一个石洞，稍加整理和拓宽便能成为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只用砍去几棵树，就能从这里眺望对面壮观的层崖叠石。他祝愿居住在这儿的人幸福，他们还有一些剩下来的工作要做，他请他们不要性急，而要在今后几年内慢慢享受建造和布置的乐趣。

在大家不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英国人也决不会给人带来麻烦。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用移动式暗盒拍摄花园里优美如画的景致，并加以描绘，以便使自己和别人能够享受到他旅行中的丰富成果。多年来，他在每一处风景优美之地都是这么做的，因此汇成了一本极为有趣、极为悦目的画集。他给两位女士打开了随身带来的一只大皮包，一边让她们看画片，一边对她们作说明，使她们得到消遣。两位女士在寂寞的时候，很高兴能如此舒适地神游世界，浏览河岸和港湾，群山、湖泊和江河，城市和古堡以及其他历史上的名胜古迹。

两位女士各有自己的独特兴趣和爱好。夏绿蒂喜欢的是通常的历史胜地，而奥狄莉格外留恋的是爱德华经常提起的、令他流连忘返并吸引他一再重游的地方。每一个人，或是因第一印象所致，或是因某些情况和习惯之故，无论在近旁或远方，都会发现某些吸引他、与他的性格相投的地方，这些地方使他特别喜爱，特别兴奋。

于是，她问这位英国勋爵，他最喜欢什么地方，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会把自己的住宅建在何处。他随手在画片上指了好几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并用他那腔调独特的法语，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在那些地方的经历，他为什么特别喜爱和珍视那些地方。

对于现在他通常住在什么地方，最愿意重返什么地方问题，他的回答直截了当，出乎两位女士的意料：

“我已经习惯于四海为家，我最终觉得，没有什么比别人为我造房子、植树、操持家务更省心的了。我并不希望返回自己的庄园，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的儿子去了印度。我所做所

安排的一切原本都是为了他，我想把一切都交给他，指望和他一道享受，然而他都弃之不顾。他想在那儿像某些人那样，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生命，或者说浪费自己的生命。

“的确，我们的生命浪费得太多，太多了。我们往往不想在正常的情况下得到安逸，而是老想到远方去，把自己弄得越来越不安适。现在，谁在享用我的房屋、我的庭院、我的花园呢？不是我，也不是我的亲人，而是一些陌生的客人，好奇的人士，不安静的旅行者。

“我们虽说家道殷实，但也不可能应有尽有，特别是在乡间，我们就缺乏城里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渴求的书手头没有，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又恰恰被遗忘了。我们把家里布置好，为的是再次出门远游。如果我们不是愿意和故意出走，那就是种种关系、激情、偶然和必然性等等逼得我们出走。”

勋爵没有料到，他的这些看法是如何深深地刺痛了这两位女士。一个人往往难免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危险之中，即使他在一个情况熟悉的社交圈子里发表一般性的议论，也会如此。这种出于好心和善意的偶然伤害，对于夏绿蒂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这个世界是如此清晰地呈现在她的眼前，即使有人考虑不周，无意之中迫使她把目光转向某个令人不快的地方，她也不会感到特别伤心。奥狄莉则相反，她处于半清醒的青春期的，她更多的是去感受，而不是亲眼目睹，她可以，甚至必须把目光从她不想看也不要看的地方移开。勋爵的那番由衷之言使她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境地，因为它粗暴地撕掉了她眼前的美丽的面纱。她感觉到，迄今为止，她为这个家，为庭院，为花园以及整个环境所做的一切，原来都是白花力气，因为拥有这一切的那个人无法享受，因为那个人也像眼前的这位客人一样，在世上到处漂泊，而且是在他至亲至爱的人的逼迫下，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她一向习惯于默默地听人讲话，但这一次她却极为痛苦地坐在那儿，客人依然以他开朗的性格从容地说下去，这使她的痛苦有增无减。

“我相信，”他说，“我走上了一条正道，因为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旅行者，为了得到更多的享受，也舍弃了许多。我已经习惯于变动，变动已成了我的需要。就像看歌剧一样，正因为已经出现过许多布景，所以人们总是期待变换新的布景。我对最好和最坏的旅馆期待的是什么，我是一清二楚的，然而无论旅馆是好是坏，反正任何地方我都不会感到习惯。最后，要么完全听凭一种必然习惯的摆布，要么完全听凭任何偶然性的摆布，结果都是一样的。现在至少我没有烦恼，东西放错了地方，或者搞丢了，我都无所谓；每天住的房间坏了，我也无需请人来修理；心爱的茶杯被人打碎了，害得我好长一段时间用别的杯子喝水，一点没味儿。我已经超脱了这一切。假如我头顶上的房屋开始着火了，我的仆人们照样可以泰然地把行李打点好，然后我们从庭院坐车到城里去。由于有这些长处，我细算一下，到年终我的开销不会超过我在家时的支出。”

奥狄莉听了他的叙述，只觉得眼前出现了爱德华的身影。他又困又乏，艰难地在荆棘丛生的路上挣扎；他冒着危险，投身战场，历经动荡和风险。他已经习惯了无家无友的生活，他抛弃了一切，也就没有什么可失去了。幸好在场的人分开了一段时间。奥狄莉找了个地方，独自痛

哭了一场。一种清醒的意识比任何抑郁的痛苦更能震撼她的心，可她还在力图使这种意识变得更为清醒，正如人们通常做的那样，一旦遭受折磨，便会自我折磨。

她觉得爱德华的处境是如此可怜，如此悲惨，她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尽力促成他和夏绿蒂重归于好，然后找个幽静的地方来埋藏自己的痛苦和爱情，并从事一件工作，以此将它们忘却。

在这期间，英国勋爵的同伴觉察出他朋友的谈话有不慎之处。他是一个文静的明白人，也是一个细心的观察家，他对他的朋友说明了情况的类似之处。勋爵对这家人的关系一无所知，然而他的同伴在旅行中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由于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特殊事件，是那些由于守法与放纵之间的冲突，智性与理性、情欲与偏见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异常事件。对这一家的情况，他早已有所了解；事情是怎样发生的，现在情况怎样，到了此地后他了解得更清楚了。

勋爵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难堪，只是觉得遗憾。人们若要避免发生这类情况，那么在社交场合就只能缄口不言了，因为不仅仅是那些有分量的议论，就是最琐碎的言词，也会与在场者的兴趣不相协调。“今天晚上我们设法弥补一下，”勋爵说，“不要再泛泛而谈。您就给大家讲讲我们在旅途中听到的那些令人愉快而有意义的趣闻轶事吧，反正您的皮包里和头脑里储满了这些东西。”

两位客人虽有良好的愿望，然而这一次也未能以无恶意的谈话使两位女士高兴起来。那位勋爵的同伴先讲了一些离奇的、有意义的、欢快动人和恐怖的故事，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唤起了她们强烈的同情心。随后他想用一个虽说离奇却不失柔情的故事作为结束，可他没有料到这个故事与听故事的人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

离奇的邻家儿女的故事

有一个男孩和女孩，他们是邻居，出身高贵，年龄相仿。有朝一日，他们会结为夫妻，人们怀着这个美好的愿望，看着他们一起长大。双方的父母也为他们将来的结合感到高兴。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意愿看来无法实现，因为这两个出色的孩子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对立情绪。也许是他俩过于相似的缘故吧。两人都很有主见，表示自己的意愿毫不含糊，做起事来坚决果断，都受到伙伴们的喜爱和尊敬。可是，他俩碰在一起时，便成了对头，总是互不相让，彼此拆台。每逢两人不期而遇时，他们不是为了一个目标而竞赛，而总是为了一个目的而争斗。他俩都很善良可爱，而彼此之间却心怀恶意，充满怨恨。

这种奇异的关系在儿童游戏中就已经显露出来，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有一次，男孩分成两支人马玩打仗游戏，那个倔强的女孩偏偏当上了一支队伍的头领。要不是她的对手骁勇善战，最后解除了这位女对手的武装，并把她抓住的话，他那一伙就会被她猛烈而无情的进攻打得落花流水，狼狈溃逃。然而，就是她被抓住了，还在拼命挣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眼睛，又不伤害他的女对手，不得不扯下丝围巾把她的双手反捆起来。

为此她怎么也不能原谅他，暗地里想方设法去伤害他。双方的父母对这种异常的情绪早已觉察到了，他们经过商量，决定放弃原来的美好愿望，把这两个冤家对头分开。

男孩在新的环境中很快就显得很出众，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根据他的监护人的愿望和他本人的爱好，他成了一名军人。无论他到哪儿，都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尊敬。他那优秀的天性似乎只是为了使别人得到幸福和安宁。他内心也感到很幸运，这是因为他摆脱了大自然给他安排的那个唯一的冤家，但他对此原因并不清楚。

相反，那女孩的环境却突然变得完全不同了。由于年龄的增长，教养的不断提高，更多的是由于某种内在的情感，她远离了过去她一直爱和男孩玩耍的激烈的游戏。总的说来，她感到若有所失，周围既没有值得她去恨的东西，也没有值得她去爱的东西。

有位年轻人，年龄比她从前的那个邻家的对头大一些，他有地位，有家产，也有名望，在社交场合受到人们的喜爱，得到女人们的垂青。他对她十分倾心。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有一位朋友，一个情人，又是一个仆人向她献殷勤。许多年龄比她大，教养比她高，容貌比她美，条件比她好的女人都不在他的眼里，他偏偏看中了她，这使她颇为得意。他不断向她献殷勤，但并不急于求成。在各种不愉快的场合里，他都忠诚地站在她的一边。他已经向她的双亲提出了求婚，但仍然耐心而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她，这是因为她还十分年轻。这一切都使她对他产生了好感。此外，习惯势力，以及他俩为社会所承认的那种表面关系，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就这样，人们经常把她称为他的未婚妻，到后来她本人也就这么认为了。无论是她还是其他人，都不会想到，在她和他交换戒指之前还需要别的什么考验，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视为她的未婚夫。

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是平静的，也没有通过订婚而加快速度。双方仍如以往一样，高高兴兴地在一起相处，在未来严峻的生活开始之前，尽情享受这春天般的美好年华。

就在这期间，那位远离故土的邻家之子，经过了相当完美的教育，得到了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相称的职位，特意休假回来，看望家人。他重又出现在漂亮的邻家姑娘的面前，神态自如，却又异乎寻常。姑娘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怀着当未婚妻的友好感情，同周围的一切都很协调。她相信自己是幸福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的确如此。然而现在，在相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他又出现在她的面前，但并没有使她感到可恨，她已经没有能力去恨了。是啊，那种孩提时代的憎恨，实际上只是对内在价值的一种朦胧的承认罢了，而现在却化为惊喜交加的打量，高兴的相认，半是愿意半是为难的不由自主的相互接近。这一切双方都有同样的感觉。长时间的分离导致长时间的谈话，甚至孩提时不可理喻的行为也成为两人愉快的回忆。他们似乎觉得，至少得通过一种友好的、关注的谈话才能消除往日那种无谓的憎恨，似乎不通过一些坦率的解释便不能化解儿时的粗暴的误会。

从男的这一方来说，一切都显得通达，得体。他的地位，他的处境，他的志向，他的抱负都使他无暇它顾，他把这位漂亮的待嫁新娘的友谊，只是当作一种值得感激的赐予，愉快地加以领受，并不因此而觉得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因此而妒忌她的未婚夫，何况他与那位未婚夫也相处得很好。

而女的这一方则全然不同了。她如梦初醒：童年时她与邻家之子的争斗是她初次激情的流露，这种激烈的争斗是以反抗的形式表现一种热烈的、像是天生的爱恋之情。在她的记忆里，她只觉得她是始终爱着他的。她想起那时手持武器搜寻他的情景，不禁暗自好笑。她还记得他解除自己的武装时内心所产生的一种惬意的感受。在她的想象中，她的手被他反绑时，她的心里感到极大的幸福。她为了伤害他、气恼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吸引他注意自己的一种幼稚的手段而已。她诅咒他俩的分离，她哀叹自己处在迷蒙的昏睡状态，她怨恨那种迟钝的、爱梦幻的习惯，使得

她遇上了这样一个平庸的未婚夫。她变了，在双重意义上变了，究竟是变得前进还是后退，那要看人们如何去看待了。

如果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秘而不宣的感情，并产生同情的话，那就不会责怪她了。当她的未婚夫和这位邻人站在一起时，人们便会发现前者是无法和后者相比的。如果说，前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博得你的信任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完全赢得你的信赖；如果说，你愿意和前者交往，那么你便希望后者成为你的朋友；如果在非常情况下，你想要他们为你作出牺牲，那么对前者你也许会有所怀疑，而对后者你会完全放心。对于这类事情的比较，女人天生具有特殊的敏感，她们有理由也有机会去培养这种敏感。

美丽的未婚妻在内心暗暗滋育着这种思想；人们越是无法在她面前说对未婚夫有利的话，无法劝她注意种种关系，尽到自己的义务，无法对她说明事已至此，不可改变的道理，她的那颗美丽的心就越是偏颇。一方面，她受到社会、家庭、未婚夫以及自己的许诺的束缚；另一方面，那位奋发向上的年轻人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计划和打算，他待她像个忠实的，然而并不亲昵的兄长。他还对她说起他不久就要离去。因此，她童年时的那种乖张、粗暴的脾气似乎又复苏了，而且由于年龄的增长，变得更为严重，更为可怕。她决定去死，以惩罚他的无情，她从前憎恨过他，如今却热恋着他，既然她无法占有他，至少也要让他永远想着她，让他永远悔恨，叫他忘不了她死时的形象，不停地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出她的心思，不去揣摩和珍惜她的情感。

这种奇怪的疯狂的念头时时处处都在缠着她，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加以掩饰。虽然她在人面前表现得有些异常，但没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去发现她内心的真正的奥秘。

在此期间，亲友和熟人都被欢度几个节日搞得精疲力竭。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新奇和出人意料的安排。几乎每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都被装饰一新，准备迎接众多的欢乐的宾客。我们这位回家探亲的年轻人在离开之前也想作点表示，他邀请这对年轻的未婚夫妇以及一些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作一次水上之游。他们登上了一艘装饰华丽的大船。这条游船有一间小客厅和几间舱室，能使人在水上得到像在陆上一样舒适的享受。

在音乐声中，游船行驶在宽阔的河面上。白天由于天气炎热，客人们都聚在底舱里，玩智力游戏和打牌取乐。年轻的东道主闲不住，他坐到舵旁去掌舵，替下来的老船工在一旁很快就睡着了。这时，游船驶近一处危险的水域，前面出现了两个小岛，它们平展的沙岸时而从这边，时而从那边伸向河床，两岛之间的河面变得十分狭窄，需要他集中全部注意力。谨慎而目光敏锐的年轻舵手本想把老船工叫醒，但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便朝狭窄的水道驶去。就在这时，那位漂亮的女冤家头戴花环出现在甲板上。她取下花环，扔向掌舵人。“接住，留作纪念吧！”她喊道。“别打扰我！”他接过花环，冲她喊道。“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我不再打扰你了，”她喊道，“你再也见不到我了！”说完她便快步跑向船头，纵身跳进水里。一些人大声呼叫起来：“救人哪，救人哪！她要淹死了。”他极度惊慌，不知所措。老船工被呼救声惊醒，他想伸手接过年轻人的舵，可是这时不是换舵手的时候，船搁浅了。就在这瞬间，年轻人脱掉累赘的外衣，跳进水中，奋力朝那漂亮的女冤家游去。

水对于熟悉水性和掌握水性的人来说，是一种友好的元素。水会载人，这个熟练的游泳者自如地驾驭着它。很快他就追上了前面被水冲走的美人。他一手抓住她，把她托出水面，带着她游走。可是一股激流又把他俩冲向前去，一直冲到离小岛和

搁浅的船很远的地方。这里河面又变得宽阔，水流也变得徐缓。他这才稳住了，镇定下来。原来他只是盲目机械地游动，现在他抬头四下一望，便奋力朝一块平坦的陆地游去。这地方灌木丛生，一直伸展到水中，显得舒适宜人。他把美丽的姑娘放到干燥的地面上，可是已经感觉不出她还有一丝气息。正在绝望之时，他眼前一亮，一条穿过灌木丛的人行小道展现在面前。他重新背起这个珍贵的包袱。走了不久，他看到一所孤零零的房屋。到了那儿，他遇到了一对好心的年轻夫妇。他们一眼就看出来人一定是发生了不幸的事故，需要帮助。他略微考虑后提出了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满足。屋里生起了一堆旺火，床上铺了毛毯，家里的毛皮衣服以及其他可以用来取暖的东西都很快拿了过来。当务之急是救人，为了使那半僵硬、半裸露的美丽的躯体复苏过来，凡是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终于成功了。她睁开了双眼，看到了她的朋友，便伸出天使般的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她长时间地搂着他，泪如泉涌，完全恢复过来。“我又得到了你，”她说，“你还会离开我吗？”——“绝不会！”他喊道，“绝不会！”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你要好好保重，”他又加了一句，“好好保重！要想到自己，为了你，也为了我。”

这时她才想到了自己，注意到自己的处境。她在自己心爱的人，在自己的救命恩人面前并不感到害羞。可她还是高兴地放他走开，让他去照料一下自己，因为他浑身湿透，还在滴水呢。

那对年轻的夫妇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别把自己的结婚礼服拿出来给这对年轻人穿。这套礼服还保存得好好的，他们把这对男女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扮起来。很快两位落难者就穿戴整齐，面貌一新。当他俩来到一起时，四目相视，说不出的惊奇，都为他们的这身打扮感到好笑。他们抑制不住激情热烈拥抱起来。青春和爱情的力量转瞬间就使他们完全恢复过来，现在就缺音乐，否则他们就会翩翩起舞了。

从水里到陆地，从死亡到复活，从家庭圈子到荒野之地，从绝望变为狂喜，从冷漠变为爱恋和激情，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用头脑去理解还不够，它会胀裂，会迷糊。要承受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突变，必须用心灵去尽力体验。

他们完全陶醉在卿卿我我之中，过了好久才想起留在船上的人在为他们担忧和焦虑。一想到又要和那些人见面，他们自己也未免担忧和焦虑起来。“我们该逃走，还是该躲起来？”男的问道。“我们该待在一起，”她说着搂住了他的脖子。

一位年轻的村民听他们说起有条船搁浅的消息后，来不及多问就朝岸边跑去。幸好那条船正从河面上驶来，那是船上人费了很大气力才使它脱离浅滩的。游船一边行驶，人们一边搜寻，希望能发现两个落水者。那个村民边呼喊边挥手，以便引起船上人的注意。他跑到船容易停泊的地方，不停地挥手呼喊。船终于向岸边驶来。当船上人下船时，出现了怎样一个场面啊！那对青年男女的双亲抢先冲到了岸上，那个钟情的未婚夫差点昏了过去。两人的双亲刚听说他们亲爱的孩子已经得救时，便看见一对穿着别致衣服的男女走出了树丛，直到走近，才认出了他们。“我看到了谁啊！”两位母亲喊道。“我看到了什么啊！”两位父亲叫道。这对得救的男女跪倒在他们面前。“你们的孩子啊，”他俩喊道，“已经成了一对。”——“请原谅！”姑娘说。“为我们祝福吧！”男的大声说。“为我们祝福吧！”两人又齐声喊道，在场的人都惊得张口结舌。“为我们祝福吧！”这已是第三次请求了，有谁还能拒绝呢？

第十一章

讲故事的人说到这儿停下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讲完了。他这时已经注意到夏绿蒂异常激动。她站起身来，默默地表示歉意，随即离开了房间。这个故事她早就听说过。事情就发生在上尉和她的女邻居身上，虽然并不完全像那个英国人讲的那样，但是主要情节没有变样，只是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想象和修饰。正如类似的故事那样，一经众口转述，并由一位富有才智和情趣的人加以发挥，往往会变得面目全非了。

奥狄莉也跟着夏绿蒂出去了，这也是两位客人所希望的。这回轮到勋爵注意到他们也许又犯了一个错误，讲了这一家熟悉，甚至与其有关的事情。“我们得小心，”他说，“不要再惹出什么乱子。我们在这儿受到友好而盛情的款待，而我们似乎没有给她们带来多少快乐。我们得找个适当的方式同她们告别。”

“我得承认，”他的同伴说，“这儿还有另外的东西在吸引着我，不弄清楚，不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我是不愿离开这家人的。勋爵阁下，昨天我们带着手提暗盒穿过花园时，您在忙于挑选美丽如画的风景点，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您离开了大路，朝湖边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走去，因为您觉得从那儿能观赏对岸迷人的景色。陪同我的奥狄莉迟疑着，不肯往前走了，要求坐船到那儿去。我同她一起坐上小船，这位美丽的划船姑娘娴熟的动作使我大为惊叹。我对她说，在瑞士也有妩媚俏丽的姑娘当船夫，自从我离开那儿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舒适地在湖上荡舟。我还忍不住地问她，为什么要避开那条小路，因为她在绕道时确实流露出不安窘迫的神情。‘要是您不见笑的话，’她友好地回答说，‘我可以告诉您一些情况，虽然我对此也感到莫明其妙。每当我走上那条小路，总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颤栗，这在其他地方是从未有过的。什么原因，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因此我总是避开那条小路，以免产生这种感觉。尤其是在颤栗之后，平素常犯的左侧偏头痛便会发作起来。’我们上了岸，奥狄莉和您谈着话。此时，我去察看了她从远处清楚地给我指明的那个地方。我发现了石炭的明显的迹象，这时，我是多么惊奇啊！我确信，在这儿稍微挖掘一下，就会找地下丰富的石炭矿。”

“请您原谅，勋爵，我看到您在微笑，我很清楚，对我热衷于这一类您所不相信的事情，您是以智者和朋友的态度来看待的。但是，在我对这位美丽的姑娘作钟摆振荡试验之前，我是不能离开这儿的。”

每当谈到这种事情，勋爵便提出反对意见，再次重申他的理由。他的同伴也总是谦逊而有耐心地听着，可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和愿望。他也一再地解释，这种试验不是人人都能成功的，因此他不能放弃，而且要更加认真、更加彻底地进行研究。何况无机物之间的某些特性和亲合关系，有机物之间的某些特性和亲合关系，以及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某些特性和亲合关系，我们迄今还不了解，在试验中肯定会显露出来。

他从随身带着的一个漂亮的小匣子里，取出了由金环、硫铁矿和其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一些人相信，有些人对金属和水等有特殊的感应能力。用钟摆振荡试验可以测试人是否具有这种感应能力。

他金属材料组成的仪器。他把一个金属片吊在线上，悬在另一个平放的金属片上面，开始做试验。“您尽管幸灾乐祸吧，我的勋爵，”他说，“我从您的脸上看出了这种表情，恨不得我的这些东西不能摆动才好。可我的试验不过是个引子而已。等两位女士回来时，她们一定会感到好奇，想知道我们在干些什么奇怪的玩意儿。”

两位女士回来了，夏绿蒂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类事情我时常听说过，”她说，“但从没见到过什么效果。您现在既然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那就让我试试吧，看看能否对我起作用。”

她很认真地把线提在手上，毫无任何激动的情绪，尽管她把线一动不动地提着，但始终不见有丝毫的摆动。随后他们请奥狄莉也来试试。她更加平静，更加自然，更加无思无虑，提着吊有金属片的线，把它悬到平放的金属片上面，就在这瞬间，吊着的金属片就像卷进了漩涡，明显地摆动起来，随着平放的金属片的移动，时而朝这边，时而朝那边，时而成圆形，时而成椭圆形，时而成直线摆动。一切正如那位同伴所期待的那样，甚至超过了他的期待。

勋爵本人感到有些吃惊，但是他的同伴却由于高兴和好奇而不愿结束。他请奥狄莉一再重试，并变换多种试验方式。奥狄莉乐意地满足了他的要求。最后她不得不友好地请求他别让她试下去了，因为她的头痛病又发了。他听了又惊又喜，热情地向她保证，只要她相信他的治疗方法，他准能把她的病完全治好。两个女人听了，一时还捉摸不透，但夏绿蒂很快就明白了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她婉言谢绝了他好心的建议，因为她不能同意在她的周围做一件使她非常担惊受怕的事情。

客人走了。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触动了两位女士，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希望将来能在什么地方与他们重逢。这时，夏绿蒂利用晴好的天气，到邻居家回访，这类事情她简直应付不过来，因为附近的人家近来都很热情地对她表示过关心，有的是出于真切的情意，有的只是出于风俗习惯。结束了回访之后，在家里，只要一看见孩子，她就充满了活力。这孩子确实惹人疼爱，值得关心。他使人觉得奇异，简直像个神童。那匀称的身材，长得结实而强健，非常讨人喜欢。更使人惊奇的是越来越明显的双重的相似性：脸部和体形越来越像上尉，眼睛却与奥狄莉的眼睛越来越难以区别。

由于这奇特的相似之处，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女性的美好感情——她们常常对所爱的男子的孩子，即使这个孩子是另一个女人生的，也会怀着一种温柔的爱——奥狄莉很像是这成长中的孩子的母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另一种类型的母亲。每当夏绿蒂一离开，奥狄莉便和孩子、侍女待在一起。因为奥狄莉对这个男孩倾注了全部感情，南妮不免产生了妒忌，前些时候她离开了女主人，回到她的双亲那里。奥狄莉经常抱着婴儿到户外散步，而且习惯到远处散步。她随身带着奶瓶，在孩子需要时就给他喂喂奶。在外出散步时，她也很少不带一本书在身上。就这样，她抱着孩子，一边看书，一边散步，活像一个优雅的沉思中的少女。

第十二章

战争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爱德华胸前挂着勋章光荣退伍，立即返回原来的那座小庄园。在那儿，他得知了关于家人的确切消息。他曾让人在她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过严密的调查。他那安静的隐居之地也以亲切的面貌展现在他的眼前，因为按照他的吩咐，在此期间庄园进行了整修，增添了某些设施。庭园及四周虽然不够宽敞，但通过内部的装饰，尤其是赏心悦目的景致，环境方面的欠缺得到了弥补。

过了一段快节奏生活的爱德华，已经习惯于办事采取果断的步骤。现在他决定实施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计划。首先他请来了少校。两位朋友久别重逢说不出的高兴。青少年时代的友谊犹如亲缘关系一样有着极大的优点，那就是无论有什么芥蒂和误会，都不会从根本上受到影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旧日的关系便会重新恢复。

爱德华高兴地接待朋友，问起他的情况怎样，运气如何，是否一切都已如愿以偿。随后爱德华半开玩笑地亲切地问他，是否已经喜结良缘。他的朋友十分严肃地否认了。

“我对你不能，也不应该隐瞒，”爱德华继续说，“我必须立即把我的想法和打算告诉您。您知道我对奥狄莉的热恋，也早就明白，是因为她，我才去参加这场战争的。我不否认，我曾经希望了结我的生命，没有她，生命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同时我也必须向你承认，我终究下不了彻底断念的决心。和她在一起的幸福是那么美好，那么值得向往，要我完全放弃她是不可能的。一些令人自慰的预感，一些值得高兴的预兆，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妄想：奥狄莉会成为我的人。在那次奠基典礼上，一只刻有我俩名字头一个字母的玻璃杯被抛向空中，它没有摔碎，却被人接住了，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当我在这僻静的地方，度过了许多疑虑重重的时光之后，我对自己喊道：让我自己来代替这只玻璃杯作个征兆吧，看看我俩的结合是不是可能。于是我奔赴战场，去寻求死亡，我这样做不是出于疯狂，而是怀着生的希望。奥狄莉就是我为之奋战的奖赏。在每一个敌军战阵的后面，在每一个战壕里，在每一个被包围的要塞中，我希望赢得、希望占有的便是她。我希望创造奇迹，生存下来，为的是要获得她，而不是失去她。这种情感引导着我，帮助我渡过了一切危险。现在我觉得自己已达到了目标，一切障碍都克服了，再也没有什么阻挡我了。奥狄莉是我的。我认为，在这种想法和实现这种想法之间还有什么东西，那是无足轻重的。”

“你用寥寥数语，”少校回答说，“就勾销了人们可能会向你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但是我还得把它重申一遍。你和你妻子关系的全部价值该如何回顾，这你自己去考虑好了。不过，你对她，对自己都是负有责任的，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当我一想到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我就不能不率直地说，你们彼此是永远属于对方的。为了这个孩子，你们有责任共同生活，为他的教育和未来的幸福共同操心。”

“如果做父母的，自以为他们的存在对孩子来说是如此必不可少，”爱德华回答说，“那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妄想而已。一切生灵都会找到食物和帮助。如果说父亲早逝，儿子在青年时代享受不到舒适而幸运的生活，那么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能更快地受到如何顺应这个世界的教育，

及时认识到他必须适应一切，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大家迟早都要学会的。何况这儿根本就谈不上这个问题。我们都很富有，足够养活更多的孩子。如果把这么多的财富都堆到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既不是什么义务，也不是什么好事。”

少校用一些话来点明夏绿蒂的价值，以及爱德华和她长久以来形成的关系时，爱德华急忙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们干了一件蠢事，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有谁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还想实现从前青年时代的心愿和希望，那他永远是自欺欺人。因为一个人的每一个十年都有其特定的幸福，特定的希望和前景。一个人如果由于某种妄想或某种情况向前或向后去攫取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他就太不幸了！我们干了件蠢事，难道就该一辈子这样下去吗？时代的习俗不肯承认的东西，难道我们就该出于顾虑而放弃吗？在许多事情上，人们取消了自己的打算，停止了自己的行动，然而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不应当这样，这是关系到全局而不是局部，关系到生活的总和而不是生活的这个或那个条件。”

少校适时地以同样雄辩的方式向爱德华说明了他与妻子、家庭、社会以及自己的家业的种种关系，然而他无法激起对方的任何同感。

“我的朋友，”爱德华说，“这一切我在心里都想过了。在喧嚣的战场上，当大地在持续不断的炮声中震颤时，当子弹呼啸而过，击倒两旁的同伴时，当我的战马被击中，帽子被击穿时，我想起了这一切。在星空下，在安静的篝火旁，这一切都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时候所有与我有关的人都在我的心里出现，我仔细地思量，仔细地感受，我有所收获，感到了满足。我不断地反复思量，就这么决定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怎能对你隐瞒呢？我也想到了你，你也属于我所关心的人。我们不是早就成了息息相关的人了吗？如果我欠了你的债，那么现在我就连本带利地向你偿还。如果你欠了我的债，那么你眼下就能对我作出报答。我知道，你爱夏绿蒂，她是值得你爱的。我也知道，她对你并非无动于衷，那么为什么不该让她来认识你的价值呢？你把她从我这里带走吧，把奥狄莉带到我的身边来！这样，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正因为你用如此珍贵的礼物来打动我，”少校回答说，“所以我必须更谨慎，更严肃。这个建议，虽说我内心表示尊重，但它并不能使事情变得容易，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更加麻烦。这件事牵涉到你，也牵涉到我，牵涉到两个男子汉的命运、声望和名誉。他们迄今为止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但由于这种奇特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想用其他字眼来称呼的话——他们将会受到损害，在世人面前出乖露丑。”

“正因为我们一直是无可指责的，”爱德华说，“所以我们就有权去受一次指责。谁在一生中证实自己是可靠的，那么他所做的事也会是可靠的，而别的人去做就会使人觉得可疑。就我来说，我最近经受了自身的考验，也为别人干了艰难而危险的事情，我认为自己有理由为自己干点事情了。至于你和夏绿蒂，就让未来去安排吧。我决心已定，无论你还是别人，都无法阻挡。如果有人向我伸出手来，那我也会善待人家；如果人们袖手旁观，任我一人去干，或者加以反对，那么，走向极端的事势必就会发生，那时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少校把尽可能持久地反对爱德华的打算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为了对

付自己的朋友，采用了一个聪明的迂回的办法，表面上他似乎让步了，只是在谈论实现离婚和重新结合应该遵循的形式和程序。其实，这样一来，一些令人不快的、棘手的、不合时宜的事情便出现了，使爱德华的心绪变得极为恶劣。

“我算看清了，”爱德华终于嚷起来。“一个人希望得到的东西，不仅要从敌人手里，而且也要从朋友手里夺取。我所希望的东西，不可缺少的东西，我要盯住不放，我要得到它，肯定会迅速地落地得到它。我很清楚，某些现存的东西不取消，某些喜欢固执的东西不消失，这样的关系是无法维持和建立起来的。光靠思考，这种事情是不会结束的。在理智的面前，一切权利都是平等的。当天平的一头翘起时，总得在另一头加上重量使它平衡。我的朋友，为了我，为了你自己，快作出决定，采取行动吧！为了我，为了你自己，把这些关系解开，理清，重新连结吧！不要让种种思虑来阻碍你。世人已经在议论我们了，他们还会再议论我们的，然后就像对待其他失去新奇感的东西一样把我们忘了，让我们自行其是，不再对我们感兴趣了。”

少校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只得随爱德华的便，任凭他把这事当作是众所周知的、已成定论的事情来看待，任凭他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去谈细节的处理，甚至任凭他十分开心而风趣地谈论美好的未来。

接着爱德华严肃地沉思起来，继续说：“如果我们一味地希望和期待，以为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以为机遇会来引导我们走向顺利，那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自我欺骗。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是不可能解救自己，恢复各方面的安宁的。我是个无辜者，竟犯下了这些罪过，我怎能感到宽慰呢？由于我的迫切要求，夏绿蒂才同意把你请到我们家里来，也正是由于这一变化，奥狄莉才来到了我们身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主宰了，但是我们能够使它变得无害，可以因势利导，使它变成我们的幸福。我为大家展示了美妙而又可爱的前景，难道你愿意视而不见吗？难道你要我，要我们大家都作出可悲的拒绝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回到旧日的状况中，去忍受种种的不适、不快和令人厌恶的东西，这不会产生任何美好和令人欣喜的结果，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如果你没能来拜访我，不和我一起生活，那你所处的顺利境况不是能使你感到快乐吗？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之后，只会感到痛苦。尽管我们有殷实的家产，夏绿蒂和我只能处在一种可悲的境地。如果你和世上其他人一样，相信岁月和分离会使感情变得淡漠，会使深深的印痕逐渐磨灭，那么在那些岁月中，人们恰恰不应当在痛苦和空虚中煎熬，而应当在快乐和幸福中度过。最后还要说一点最重要的事：根据我们所处的内外环境，如果我们还能等待的话，那么奥狄莉的命运会怎么样呢？一旦她离开我们家踏上社会，失去我们的照料，就会被迫在这个邪恶、冷酷的世界上凄凉地流浪！如果你能给我描绘出奥狄莉没有我，没有我们大家也能幸福的情景，那你便说出了比任何其他理由都更为有力的理由，即使我无法同意，无法屈从，我也愿意重新加以审视和考虑。”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至少少校一时想不出适当的答案。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一再地提醒爱德华说，整个事情是多么重要，多么令人担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多么危险。如果要去办的话，至少要十分认真地考虑才行。爱德华表示同意，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在他

们对事情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采取最初的步骤之前，少校不能离开他。

第十三章

彼此完全陌生而又冷漠的人，只要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便会互相倾诉衷肠，产生一种信赖之感。至于我们的这两位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重又同居一地，朝夕相处，彼此之间也是无所隐讳。他们重新回想起昔日的情景，少校透露说，在爱德华旅行归来时，夏绿蒂曾考虑把奥狄莉介绍给他，准备让这个可爱的姑娘同他结为夫妇。爱德华听了少校透露的这个情况欣喜若狂，也毫无顾忌地谈到夏绿蒂和少校之间的相互爱慕。他描绘得有声有色，因为他觉得这件事谈起来既感到愉快，又有好处。

少校对此既无法完全否认，也无法完全承认。然而爱德华却越来越坚信，越来越肯定。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既成事实的。有关各方只需对他们所希望的事情表示同意就行了。离婚的事肯定可以办妥，随后便是重新结合。爱德华打算带奥狄莉去旅行。

在一个人的想象力所能描绘的舒适如意的事情中，最富有魅力的莫过于相爱的人，年轻夫妇到一个清新的环境中，去享受他们清新的爱情，并在多变的环境中，去考验和印实他们持久的结合。而在此期间，少校和夏绿蒂可以拥有全权去管理田产、钱财和地面设施，并根据法律和公正的原则进行分配，使各方都满意。但是有一点爱德华是坚持不让的，那就是，孩子应该留在母亲身边，他认为如此处理最有利，这样少校可以教育他，按照自己的观点引导他，施展他的才能。人们在洗礼时给他取名为奥托，这与少校的名字相同，这可不是毫无道理的。

爱德华觉得一切都已就绪，他急于实现自己的计划，一天也等不得了。在回庄园的路上，他们到了一座小镇，爱德华在这儿有一所房子。他本想留在这儿，让少校先行，等待回音。但他无法克制自己，想立即回到家园，于是他陪着朋友穿过了这个地方。他俩一边骑马而行，一边谈着重大的问题，不知不觉走了很远。

忽然，他们看见了远处山顶上的那所新房子。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那红色的砖瓦在闪闪发光。爱德华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渴望：他要在今天晚上把一切办妥。他想先在附近的小村庄里躲一躲，让少校去夏绿蒂那儿，向她说明事由，使她惊愕得无法作出审慎的考虑，然后向她提出出其不意的建议，迫使她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爱德华把自己的心愿也看作夏绿蒂的心愿，因此他断然相信这样做也迎合了她那强烈的愿望，希望尽快得到她的同意，除此他已经没有别的意愿了。

他欣喜地展望着这幸福而圆满的结局。他吩咐少校，燃放几枚花炮，以便迅速地把喜讯传给在远处等待的他，要是夜晚，就放一些焰火。

少校策马向府邸行去。他没有找到夏绿蒂，却听说她眼下住在山上的新房子里，现在到邻居家作客去了，也许今天不会很快回来。于是他又回到事先歇马的那家旅店。

在这段时间里，爱德华在一种不可克制的焦躁心绪的驱使下，偷偷地从他隐身的地方溜了出来，沿着一条只有猎人和渔夫才熟悉的偏僻小路，向他的庄园走去。黄昏时分，他来到了湖畔的丛林中。湖水平静如镜，他第一次看到它如此澄澈、洁净。

这天下午，奥狄莉在湖边散步。她抱着孩子，习惯地边走路边看书。

她走到了渡口边的橡树下。孩子已经睡着了，她坐了下来，把孩子放在身边，继续看书。这是一本动人心弦的书，令她爱不释手。她忘记了时间，没有想到从陆地上走回新居还有很长一段路。她沉浸在书里和自己的感情中，看上去是那樣的妩媚可愛，甚至连周围的树木草丛都活了起来，张大眼睛欣赏她，赞叹她。这时一片红色的落日余晖洒在她的身后，把她的面颊和双肩染成了金黄色。

这时候，爱德华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没有被人发觉。他到了自己的庄园，看到这里寂静无人，便壮着胆子往前走去。终于他穿过了丛林，来到了橡树边。他看到了奥狄莉，奥狄莉也看到了他。他向她奔过去，扑倒在她的脚下。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双方都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接着爱德华三言两语地向她解释，他为什么，又是怎样来到这儿的。他已经派少校去找夏绿蒂，他们的共同命运也许在这瞬间已经决定了。他从未怀疑过她的爱情，她肯定也不会怀疑他的爱情。他恳求她同意。她犹豫不决，他便向她起誓。他想行使他往日的权利，把她搂在怀里。她指指身旁的孩子。

爱德华看到了孩子，惊愕不已。“万能的上帝啊！”他喊道，“如果我有理由怀疑我的妻子和我的朋友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便是一个可怕的证据。难道他不像少校的模样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相像的呢。”

“不是这样！”奥狄莉回答说，“所有的人都说孩子像我。”——“这可能吗？”爱德华问。就在这瞬间，孩子睁开了眼睛，两眼又大又黑，炯炯有神，温柔可愛。孩子懂事似地望着这个世界，仿佛认识眼前的这两个人。爱德华扑倒在孩子身边，又一次跪在奥狄莉面前。“这是你！”他喊道，“是你的眼睛。啊！还是让我只看着你的眼睛吧。让我用一块面纱把赋予这孩子以生命的那个不幸的时刻遮盖起来吧！丈夫和妻子可以各怀异心，搂抱在一起，强烈的情欲亵渎了合法的婚姻，难道我该用这种不幸的想法来使你那纯洁的心灵受惊吗？或者说，我们已到了这个地步，我和夏绿蒂必须分手，你将成为我的人。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我为什么不能说出这句严酷的话：这孩子是双重通奸的产物！他把我同我的妻子分开，把我的妻子同我分开，他本来应该把我和你结合在一起才是，愿这个孩子为我作证，愿这双俊美的眼睛对着你的眼睛说：我即使在另一个人的怀里，心也是属于你的。但愿你能感觉到，奥狄莉，我只有在你的怀抱里，才能洗刷那个过失，赎清那个罪孽。”

“听！”他喊道，同时纵身跳了起来。他听到了一声枪响，以为是少校发出的信号，其实那是一个猎人在附近山上放了一枪。后来再没有什么动静，爱德华变得急躁起来。

奥狄莉这时才发现太阳已经落山，山顶上那所房子的玻璃窗反射出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你走吧，爱德华！”奥狄莉喊道，“我们都已经分开这么久了，忍耐这么久了。你要想一想，我们俩对不住夏绿蒂啊。我们的命运得由她来决定，我们不要抢在她的前面自作主张。如果她允许，我就属于你；如果她不允许，我就不得不拒绝。既然你相信这个决定已近在眼前，那就让我们等待吧。你快回村里去，少校会以为你在那儿等他的。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解释呢。少校一旦谈判成功，就放花炮通知你，这是真的吗？也许这时他正在找你呢。我知道，他没有遇

见夏绿蒂，可能他到路上接她去了，因为有人知道她去哪儿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让我走吧！现在她一定回来了，在上面等着我和孩子呢。”

奥狄莉说得急促匆忙，把一切可能性都想到了。在爱德华的身边，她感到幸福，但她也感到现在必须离开他。“我求你，恳求你，亲爱的！”她说道，“快回去，等着少校！”——“我听从你的命令，”爱德华说，他先是热情地凝视着她，接着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也用双臂搂着他，十分温柔地把他贴在自己的胸前。希望像颗星星从天上落下，掠过他们的头顶。他们在想象，而且还相信彼此属于对方了。他们第一次坚定而纵情地接吻，然后在依恋中痛苦地分开了。

太阳落山了，四周暮色笼罩，湖旁散发着湿气。奥狄莉神思恍惚地站在那儿，随即动身了。她朝山上的房屋望去，以为看到了阳台上夏绿蒂白色的衣裙。要是沿湖边的路走回去，就要绕很长的弯路。她知道夏绿蒂一定在焦急地盼着她的孩子。她看见梧桐树林就在对面，只隔着一片湖水便是那条通往山顶房屋的小径。她望着那儿，心也飞到了那儿。在这种急迫的心情中，带着孩子一道乘船渡湖的顾虑也完全消失了。她急匆匆地向小船走去，没有觉察到她的心在狂跳，脚在摇晃，她的各种感官失去了作用。

她跳上小船，抓起桨，朝岸边一推。她不得不用劲，又推了一下。小船摇晃着向湖中滑了一段距离。她左臂抱着孩子，左手拿着书，右手拿着桨，身子也摇晃起来，跌倒在船上，一失手桨向一边滑脱了。她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可孩子和书又从手上滑脱了，从另一边掉进水里。她一把抓住孩子的衣服，但扭着的身子一下子站不起来。右手空了，但也无法使自己转过身站起来。最后，她总算把孩子从水里拉上来，但孩子双目紧闭，已经停止了呼吸。

此时她完全清醒过来，但钻心般地痛苦。小船几乎到了湖心，桨已经漂得很远。岸上连一个人影也不见，即使看到人，又有什么用呢？她孤立无援，只好听凭那无情而乖戾的水载着船漂流。

她试着自己求助于自己。她经常听人讲起抢救溺水者的方法，就在她生日的那天晚上，她还亲眼看到过。她把孩子的衣服脱下来，用自己的薄纱衣把孩子的身体擦干，又敞开胸衣，有生以来第一次毫无顾忌地袒露出前胸，有生以来第一次把一个生物——呵，他已经没有生气了——紧贴在她裸露的纯洁的乳房上。这不幸的孩子四肢冰凉，使她的胸脯发冷，一直冷到心里。泪水止不住地从她的眼里涌出来，滴在孩子僵硬的躯体上，似乎使他有了一息暖气和生机。她继续努力尝试，用围巾把孩子裹起来，自信用抚摸、按摩、呼气，用眼泪和亲吻，可以代替她在这孤立无援的小船上所无法获得的救护。

一切终归无效！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臂弯里，小船静静地浮在水面上。然而，即使在这时，她那美好的心灵也没有使她完全绝望。她抬头仰望苍天，跪倒在小船上，用双手把僵硬的小孩举过她那纯洁的胸脯。她的胸脯像大理石一样洁白，可惜也像大理石一样冰凉。她噙着泪水仰望着苍天，向上天呼救。当尘世间一切都无望时，一颗温柔的心总是希望在上天那儿找到最大的恩惠。

她也没有放弃向群星求助，它们已一颗颗在天幕上闪现。一阵轻风

吹了过来，推着小船向梧桐树林那边漂去。

第十四章

奥狄莉急匆匆地奔回新居，唤来了外科医生，把孩子交给他。这位碰到一切情况都镇自如的医生，按照通常的方法有步骤地抢救这幼小的尸体。奥狄莉站在他的身边帮忙，递送着需要的物品，但心事重重，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动，这是因为最大的不幸也像最大的幸福一样，会改变一切事物的面貌。在经过一切努力之后，这位诚实的医生摇了摇头，他对奥狄莉充满希望的询问先是沉默不语，然后轻轻地吐了个“不”字。她离开了夏绿蒂的卧室——刚才的一切都是在这儿进行的——她刚一走进起居室，还没到沙发那儿，便心力交瘁地栽倒在地毯上。

就在这时，人们听到夏绿蒂的马车回来的声音。外科医生连忙请求周围的人留下别动，他打算自己去迎接她，好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可是她已经走进屋子，看到奥狄莉躺在地上。一个女仆哭喊着向她奔了过来，医生也走了进来，突然间她全明白了。但她怎么能一下子放弃希望呢！那位经验丰富、医道高明而又聪明的医生只是劝她别去看孩子。他走开了，佯称去采取新的措施。她坐到沙发上，奥狄莉仍躺在地上，但这时她把身子移近夏绿蒂的膝头，把那俊美的头枕在上面。那位医生走进走出，表面上是在为孩子操心，实际上是在为两位女士担心。半夜了，死一般的寂静变得越来越深沉。夏绿蒂不愿再欺骗自己了，她知道孩子再也不可能活过来。她要求看看孩子。人们用暖和、干净的棉布把孩子裹好，放在一个篮子里，摆到沙发旁边。他躺在那儿，只有脸露在外面，显得安详而俊美。

这件不幸的事情很快就惊动了整个村庄，消息随即传到了客店。少校沿着他熟悉的道路走上山去。他先在新房子外面转了转，拦住了一个到侧屋取东西的仆人，了解到详细的情况，然后要他把外科医生叫来。医生来了，见到这位昔日的恩人，不禁感到惊讶。他把眼下的情况告诉了少校，并保证让夏绿蒂作好同他见面的心理准备。他走进屋去，随即同夏绿蒂交谈起来。他引导她由一件事想到另一件事，最后想到了她的朋友。按照他的思路和看法，她理解到朋友的同情和前来探望是必定无疑的。总之，她晓得了，她的朋友就在门外，而且一切都已知道，希望能让他进来。

少校走进房里。夏绿蒂带着痛苦的笑容向他表示欢迎。他站在她的面前。她揭开了盖在孩子尸体上的绿色绸布。在暗淡的烛光下，他看到了他本人的僵硬的肖像，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惧。夏绿蒂指了指椅子。他们面对面地坐着，默默无言，直至深夜。奥狄莉仍然静静地枕在夏绿蒂的膝盖上，她轻轻地呼吸着。她睡着了，或者说好像睡着了。

晨光熹微，烛光熄灭了。两位朋友像是从昏沉沉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夏绿蒂望着少校镇定地说：“请您告诉我，我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天意安排你到这儿来参加这场丧事的？”

“现在，”少校轻声答道，就像她发问时一样，好像他们都不想惊醒奥狄莉似的。“现在说话遮遮掩掩、拐弯抹角、试探摸底，时间和场合都不合适。您目前的处境是那么可怕，连我此行要办的大事也失去它的价值了。”

接着他十分平静而简单地向她说明爱德华派他来的用意和目的，他

也承认他此行是自愿的，因为这关系到他自身的利益。这两点他说得很委婉，但也很坦率。夏绿蒂镇静地听着，既不显得惊讶，也不显得恼怒。

少校说完后，夏绿蒂用轻微的声音作了回答，他为了听得清，不得不把椅子往前挪近了一些。“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处在类似的境地时我总是对自己说：‘明天会怎样呢？’我知道得很清楚，许多人的命运现在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该怎样做，这是不用怀疑的，我可以马上说出来。我同意离婚，我早该这样决定的。由于我的迟疑，我的抗拒，孩子才死了，是我害死了他。有些事情是由命运决定的。理智和道德，责任和神圣的一切同它对抗，都是徒劳的，命运之神认为是合理的事就必然会发生，我们认为那是不合理的也没用。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最终还是命运说了算。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命运之神要实现的本是我自己的愿望和意图，可我却轻率地与它对抗。难道我自己没有想过奥狄莉和爱德华是合适的一对吗？难道不是我自己设法让他们互相接近吗？我的朋友，您本人不是也知道这个计划吗？为什么我不能把一个男人的任性和真正的爱情区分开来？为什么我接受了他的求婚呢？为什么我不作为一个女友使他和另一个女人幸福呢？您只要看看这个不幸的昏睡的姑娘吧！当她还从半死的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我会浑身发抖的。如果她不能指望用她的爱去补偿他失去的一切，那她如何活下去？如何安慰自己呢？其实，她以对他的倾慕和激情，是能够补偿他失去的一切的。如果说爱情能忍受一切，那么爱情更能补偿一切。在这样的时刻我不能想到自己。

“您悄悄地离开吧，亲爱的少校。您告诉爱德华，我同意离婚。我把整个事情交给他，以及您和米德勒去处理。我对将来的处境并不介意，怎么办都行。我愿意在给我的任何文件上签字，只是别要求我去协助，去动脑筋出主意。”

少校站了起来。她从奥狄莉的身上向他伸过手去。他用嘴唇吻了吻这只可爱的手，喃喃地问：“那么，我可以指望得到什么呢？”

“请容许我不向您作出回答吧，”夏绿蒂说，“我们没有犯下会使我们不幸的过错，但也不应当得到在一起生活的幸福。”

少校走了，内心为夏绿蒂深深地感到悲哀，对那可怜的死去的孩子却不怎么感到难过。他觉得，这样一种牺牲对各方面的幸福来说是必要的。他想象着奥狄莉抱着自己亲生的孩子，这是对爱德华丧子的最圆满的补偿；他也想象着夏绿蒂怀里抱着一个儿子，他更有权利认为这个男孩比死去的那个更像他本人。

这些令人陶醉的希望和想象在他的内心深处闪现。在回客栈的途中，他遇到了爱德华，原来他整夜都在户外等着少校，因为既没有焰火，也没有花炮向他报告佳音。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不幸的事，他并没有为那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天意，虽然他内心并不完全承认这一点。这样一来，他幸福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一下子全被排除了。少校很快就把他妻子的决定告诉了他，因此他很爽快地听从了少校的劝告，回到村里，然后返回那个小镇，在那儿考虑下一步要做的事。

少校走后，夏绿蒂坐在那儿，只沉思了几分钟，奥狄莉就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望着她的女友。她先是从夏绿蒂的膝头移开身子，然后从地上站起来，立在夏绿蒂的面前。

“这是第二次了，”这个美丽的姑娘带着不可抑制的优雅而严肃的神情开始说道，“这是我第二次碰到同样的情况。你曾经对我说过，人们在一生中，经常会以相似的方式碰到相似的情况，而且往往是在关键的时刻。现在我发现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必须向你吐露一个事实。在我母亲死后不久，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我把我坐的小椅子挪到你的跟前，你也像现在一样坐在沙发上。我把头枕在你的膝盖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迷迷糊糊的。周围发生的一切，我都能听到，尤其是讲的那些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可我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即使想这么做，也无法办到，而我心里却是清清楚楚的。那时你和一位女友在谈论我，你为我的命运感到难过，说我成了这个世界上一个可怜的孤儿。你描述了我靠人抚养的处境，还说，要不是一颗特殊的吉星在我头顶上空高照，真不知我会多么不幸。你对我的希望，对我的要求，我都听得明明白白，对这一切我也许过分当真了。根据我有限的理解能力，我把你说的当成了法则，长期以来我都是按这些法则生活的。就是在你爱我，关心我，把我接到你家里住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的，此后一段时期也是如此。

“然而我现在越出了正轨，破坏了自己的法则，甚至失去了对这些法则的感情。在发生了这件可怕的事情之后，你又谈到了我的处境，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悲惨。我半僵硬地躺在你的怀里，仿佛从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传来你轻微的说话声。我听到了关于我处境的谈话，我对我自己感到吃惊。和上次一样，这次我也在半睡半死的状态中为自己确定了一条新的轨道。

“像上次一样，我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我得马上告诉你。我决不会成为爱德华的人！上帝已经用可怕的方式让我睁开了双眼，看到自己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过。我要赎罪，谁也不能使我改变这个主意！我亲爱的、好心的人呵，采取你的行动吧！让少校回来。写信告诉他，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刚才他走的时候，我是多么害怕啊。我一点儿也无法动弹。我真想跳起来，大声呼喊：‘你不该让他怀着这种罪恶的希望离去。’”

夏绿蒂看到，也理会到奥狄莉的处境，但是她还是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经过劝说，使奥狄莉改变主意。然而，她刚说了几句暗示未来，暗示希望和减轻痛苦的话，奥狄莉就顶了起来，大声说：“不！你别想说服我，别想哄骗我！当我听到你同意离婚之时，我就跳进湖里，去赎罪，去弥补我的过失。”

第十五章

亲朋和家人在幸福和安宁中相处时，谈起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往往不止是出于必然和当然的原因；他们彼此间反复告知他们的打算，他们的所作所为，虽说不完全是在交换意见，但总给人一种仿佛一生都在商量着办事的印象。与此相反，在重要时刻，在看来最需要别人帮助，最需要别人鼓励的时候，却发现每个人都避开了，各行其是，不与人谋，各自使用的方法秘而不宣，只有结果、目的和取得的成功才公之于众。

在发生了这么多奇怪和不幸的事情之后，两位女友间出现了一种静穆、严肃的气氛，它通过相互间友好的体谅表现出来。夏绿蒂暗中派人把小孩埋葬在小教堂里。他安息在那儿，在一种充满不祥预兆的关系中，他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夏绿蒂尽可能地回到往常的生活中来。这时她首先发现奥狄莉需要她的帮助。她特别关心这个姑娘，但不让她有所察觉。她知道，这个天使般的姑娘是多么爱着爱德华。她逐步搞清了这次不幸事故发生之前的种种情况，一部分是从奥狄莉那儿，一部分是从少校的信件中得知的。

就奥狄莉这方面来说，她也使夏绿蒂目前的生活变得轻松多了。她显得坦率，甚至健谈起来，但从不涉及现在和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她总是在留意，在观察，她懂得很多东西，现在都派上用场了。她为夏绿蒂排忧解难，而夏绿蒂则暗中怀着希望，想看到她所看重的这对男女结为夫妻。

然而奥狄莉却另有想法。她向夏绿蒂袒露了她生活道路上的秘密，从往日的克制和顺从中解脱出来。她感觉到自己通过悔恨，通过决心，已经摆脱了那次过失和灾难造成的重负。她已用不着有力地克制自己了。对爱德华完全断念，已成了她在内心深处宽恕自己的唯一条件，而这个条件对于整个未来是必不可少的。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夏绿蒂感到，房屋、花园、湖水、岩石和树林每天都在她俩的心中添上新愁。看来，交换一下地方是势在必行了，然而究竟怎样去做，却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

两位女士还应当住在一起吗？爱德华先前的意愿似乎是要她们这样做的。他的声明，他的威胁使她们必须这样做。然而，这两个女人尽管有着良好的意愿和坚强的理性，而且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住在一起总使人感到尴尬，这点有谁看不出来呢？她们的交谈总要避开许多东西，有时她们倒高兴不要完全听懂对方的意思，只求听懂一半就行了，然而更多的时候，一句话使对方不是在理智上，至少也会在感情上产生误解。她们唯恐出言伤害对方，而恰恰是这种畏惧心理最容易受伤害，也最容易伤害他人。

如要变换地方，或者彼此分开，至少要分开一段时间，这样便出现了那个老问题：奥狄莉到哪儿去？那个有钱的大户人家曾提出要奥狄莉陪伴他们的女儿，以使她快乐和上进，因为她大有希望成为这一家的财产继承人，但提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男爵夫人上次来访时提过，最近来信中又催促夏绿蒂把奥狄莉送到那儿去。现在夏绿蒂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但是奥狄莉断然拒绝了，因为她发现那是被人们通常称为大世面的

地方。

“亲爱的姨妈，”她说，“为了表明我不是那么偏狭和固执，我想坦率说说在另一种场合不该说和不便说的话。一个少有的不幸的人，尽管他是无辜的，也会被人用可怕的方式加以对待。无论他在哪儿出现，看到和发现他的人都会产生一种恐怖感。每个人都想看看他身上的奇怪之处，每个人都对他感到好奇，又感到害怕。就像在一个发生了灾难的家庭或城市里，每一个身居其中的人都会感到害怕。在那儿，白昼的光线不再是那么明亮，星星也似乎失去了它们的光亮。

“人们对待这些不幸的人是多么轻率啊！他们那种愚蠢的纠缠和笨拙的好意，也许是可以谅解的，但造成的伤害是多么严重啊！请原谅我说这种话。那时，露茜娜把那个可怜的病女孩从她躲藏的房间里拉出来，友好地对待她，善意地硬要她去跳舞和做游戏，我为那个女孩子感到难以置信的痛苦。当时，那个可怜的女孩害怕了，而且越来越害怕，最后逃开了，昏了过去，我把她抱住了。在场的人吃了一惊，激动起来，对这个不幸的人产生了好奇心。那时候我没有想到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可我的同情心是那样的真挚，那样的强烈，至今还依然清楚地感觉到。现在我可以把这种同情心用在自己身上了，我得避免陷入类似的情况中。”

“亲爱的孩子，”夏绿蒂说，“你到哪儿也躲不开人们的目光啊。我们没有修道院，否则在那儿倒可以为这种感情找到一个避难所。”

“寂寞孤独并不是什么避难所，亲爱的姨妈，”奥狄莉回答说，“只有在我们有所作为的地方，才能找到最有价值的避难所。如果厄运决心追踪我们，那么所有的赎罪，所有的禁戒都无法使我们摆脱它。只有闲散得成为世人注目的人，我才会对世人感到厌恶，感到害怕。如果世人看到我在愉快地工作，不知疲倦地尽着自己的义务，那么任何人的目光我都能忍受，因为我在神的面前用不着感到羞愧了。”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夏绿蒂说，“你是有意回到寄宿学校去。”

“是的，”奥狄莉回答说，“我不否认，我们受过极为奇特的教育，尽管如此，但我仍把通过普通的途径去教育别人，视为一种幸福的使命。我们不是看到，历史上有的人由于道德上的巨大不幸而隐居荒野吗？可是在那里他们也不能像所希望的那样隐藏起来。他们被召回尘世，去引导那些迷途者走上正道，有谁能比他们这些人现身说法做得更好呢？他们负有使命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有谁能比他们更适宜担负这项使命呢？没有，因为尘世间的任何灾难已无法侵害他们。”

“你选择了一项特殊的使命，”夏绿蒂说，“我不想阻拦你。你可以去试试，不过，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只是短时期的。”

“我非常感谢您，”奥狄莉说，“感谢您同意我去试试，去体验。我并非自信，我想我会成功的。在那儿，我会回忆起我通过的那些考试，这些考试同我今后所要经历的事情相比，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啊！我将怀着欣喜的心情去观察那些年幼学童的窘迫表情，对他们孩子般的痛苦报以微笑，轻轻地携手把他们从小小的失误中领出来。幸福的人管教幸福的人，是不适合的。人们得到的越多，对自己和对别人提出的要求就越多，这是人类的天性。只有重新走向生活的不幸的人，才懂得为自己、为别人去培养知足常乐的感情。”

“让我对你的打算再提出一点异议吧，”夏绿蒂略加沉思后，终于说道，“我觉得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这说的不是你，而是一个第三者。那位善良、明理、虔诚的年轻教师的想法，你是知道的。在你要走的那条路上，他会日益发现你的价值，对他来说，你是必不可少的。从他的感情上来看，现在他没有你生活就不会愉快；到了将来，他一旦习惯了你的合作，没有你他的事业就再也无法干好。开始时你帮助了他，到了后来反而会折磨他。”

“命运不会温和地对待我，”奥狄莉说，“谁爱上我，也许不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那位朋友是那样善良，那样通情达理，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也在他的心中对我只产生一种纯洁的感情。他会把我看成一个断绝了尘缘的人，这样的人只有献身神祇，才能消除给自己和给别人所造成的灾难，因为神祇就在我们周围，虽然无影无形，却能保护我们免遭各种祸患的危害。”

这个可爱的姑娘的表白是发自内心的，夏绿蒂听了进行了一番思考。她作了各种不同的窥探，别人是难以觉察的，看看是否有可能让奥狄莉去接近爱德华。但是，哪怕是稍微提及此事，隐含极小的希望和暗示，都似乎使奥狄莉极其反感。有一次，奥狄莉毫不掩饰地表明了态度。

“如果你放弃爱德华的决心是如此坚定，如此不可改变的话，”夏绿蒂对她说，“那么，你就得小心提防与他再度见面的危险。在远离心上人时，我们对他的眷恋越深，似乎就觉得越能克制自己，因为我们把激情的力量，从向外扩展转向了心灵深处。然而，当我们以为可以缺少的东西，突然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时，我们很快就会从这种错误中挣脱出来。你认为现在的情况怎样做最合适，就怎样做吧。你检验一下自己，最好是改变你现在的决定，但要出于你的本心，出于你的自由意志。你千万不要偶然地、出乎意料地重新陷入从前的处境中，那样就会在你的心里产生一种难以承受的矛盾。正如我说过的，在你走这一步之前，在你离开我，开始一种不知会把你引向什么道路的新生活之前，你要再次考虑，是否真能永远放弃爱德华。如果你真的作出了决定，那么让我们达成一个协定，要是他来找你，硬要接近你，你也不要同他见面，不要和他交谈。”奥狄莉马上不假思索地向夏绿蒂作出保证，把她先前的许诺又重复了一遍。

但是爱德华说过的那种威胁话，夏绿蒂还记挂在心中：只有在奥狄莉不离开夏绿蒂的期间，他才能舍弃奥狄莉。虽然从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发生了许多事情，他随口说出的那句话，对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认为是无效了。但是，即使这样，她也不敢，也不打算做出任何伤害他的事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让米德勒去探听一下爱德华的想法。

自从孩子死后，米德勒经常来看望夏绿蒂，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这个不幸的事故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认识到这对夫妇重归于好看来不大可能了。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方式怀着希望，不断努力，听到奥狄莉的决定他暗自感到高兴。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会得到缓解，所以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使这对夫妇破镜重圆，并把那些感情上的波动看作是对夫妻之间爱情和忠诚的考验。

夏绿蒂一开始就把奥狄莉的决定写信告诉了少校。她十分恳切地请

他劝爱德华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务必保持冷静，耐心等待，看这美丽的姑娘的情绪是否能恢复过来。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和一些想法，她也把最重要的告诉了他。现在一项困难的任务：让爱德华对情况的改变作好思想准备，自然落到了米德勒的肩上。米德勒知道得很清楚，人们容易将就已经发生了的事，而不容易接受将要发生的事，因此他劝说夏绿蒂，最好马上就把奥狄莉送到寄宿学校去。

米德勒走后，她立即为奥狄莉的启程作了准备。奥狄莉在打点行装，夏绿蒂看得很清楚，她既不打算带上那只漂亮的小箱子，也不打算带走里面的东西。夏绿蒂默不作声，让这默默无语的孩子自行其是。启程的日子到了。夏绿蒂的马车第一天要把奥狄莉送到一家熟悉的旅店，第二天再送到寄宿学校。南妮将陪同她，仍当她的侍女。在夏绿蒂的孩子死后，这个热情的女孩子立即回到了奥狄莉的身边。她出于天性和倾慕，像往昔那样与奥狄莉形影不离，话也多了起来，仿佛要以此使奥狄莉高兴，弥补过去她疏忽了的职责。完全献身于她所爱的女主人，她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出生之地，能和奥狄莉一同远行，领略异地的风光，这使她喜出望外。她从府邸跑回村里，把自己的幸福告诉父母和亲戚，并向他们一一道别。不幸的是。她到了一个麻疹病人的家里，立刻受到了传染。启程的日期不能因此而推迟，奥狄莉本人也催促动身，这条路她曾经走过。途中住宿的那家旅店的主人她也认识。为她驾车的是府邸的马车夫。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夏绿蒂对此没有表示反对，她自己在思想上也急于摆脱目前的环境。她要做的只是把府邸中奥狄莉住过的房间布置一下，恢复到上尉来此之前的样子，好让爱德华重新使用。人们在心头总会一再燃起重建昔日幸福的希望，夏绿蒂有理由，也有必要再次怀有这样的希望。

第十六章

米德勒来找爱德华谈话时，发现他独自一个人，右手托着头，胳膊支在桌上。看上去他十分痛苦。“您的头痛病又在折磨您？”米德勒问道。“它是在折磨我，”爱德华说，“但是我并不恨它，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奥狄莉。我想，也许她现在也在受头痛病的折磨：左手托着头，痛得比我更厉害。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她那样去忍受呢？这种痛苦对我来说是有益的，几乎可以说，是我所希望的。因为只有这样，她那忍受痛苦的面影和表情，才能更鲜明、更清晰、更生动地呈现在我的心中；只有在痛苦中，我们才能充分感受到忍受痛苦所必需的种种非凡的特性。”

米德勒发现他的朋友已经灰心到如此程度，便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带来的消息。奥狄莉返回寄宿学校这个想法，两位女士是怎样产生的，后来是怎样逐渐成熟的，又是怎样确定下来的，他一步一步，原原本本作了陈述。爱德华没有表示反对。他讲了寥寥几句，从中似乎表明他对一切都听之任之。当前的痛苦仿佛使他对一切都不在乎了。

然而，当米德勒刚一离开，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就站起身，在房间里徘徊。他不再感到痛苦了，脑海里在翻腾不已。早在米德勒讲述的时候，这位恋人的想象力便已活跃起来。他仿佛看到奥狄莉孤独地，或者说感到孤独地走在那条他所熟悉的路上，歇在那家他所熟悉的旅店里，那儿的客房他曾多次踏进过。他在想，在考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是在想，在考虑，而是在希望，在向往。他必须见到她，和她谈话。至于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会产生什么后果，他都说不上。他无法克制，他必须这样做。

他把自己的秘密打算告诉了仆人，这个仆人立即打听到奥狄莉动身的日期和时刻。这天黎明时分，爱德华独自骑着马，径直前往奥狄莉将要住宿的旅店。他到那儿的时间还很早，女店主甚感意外，高兴地接待了他。爱德华曾经为她家做过好事，她对他感恩戴德。她有个儿子，是个士兵，作战非常勇敢，当时只有爱德华在场，他热心地把她儿子的英雄事迹一直报到统帅那儿，排除了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的阻挠，为她儿子争得了一枚勋章，她不知怎样报答他才好。她很快腾出了她的梳妆室，这间梳妆室同时也是她的存衣室和储藏室。但爱德华告诉她，有位女士要来此地，这个房间应当让给她住，给他在过道后面收拾一个房间就行了。女店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但她还是很乐意为自己的恩人效劳。他对这件事是多么关注，多么热心呵。到傍晚，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他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挨过的啊！他把那间房间里里外外观察了一番，他将要在这个房间里见到她。虽然这房间有些奇特，但在他眼里却是个天堂般的栖身之处。此刻，他有什么考虑不到呢？是让奥狄莉出乎意外地见到他呢，还是让她事先有所准备？最后，还是后一种想法占了上风。他坐了下来，开始写信。这封信她准会收到的。

爱德华致奥狄莉

在你读这封信时，我最亲爱的人，我就近在你的身旁。你无须害怕，也无须惊慌。我没有什么可使你害怕的。我不会强求你，在没有得到你的允许之前，我不会

来见你。

在此之前，请你考虑一下你的处境和我的处境。你不打算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我会十分感谢你的。这一步骤关系重大，你千万别走这一步！你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务必三思而后行。你可以成为我的人，你愿意成为我的人吗？噢，要是这样，你便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莫大的恩惠，给我更是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恩惠。

让我再见一见你，高高兴兴地见一见你吧。让我亲口提出这个美好的问题，你也亲口回答这个美好的问题吧。奥狄莉，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曾多次伏在我的怀里，这儿永远属于你！

爱德华一面写，一面感觉到他最渴望的人正在走近他，马上就要出现在他的身边。她将从这个房门里进来，读到这封信。我一直渴望见到她，她真的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仍然像从前一样吗？她的模样，她的思想有什么改变呢？他握笔在手，要把他所想的一切写下来。可是马车已经驶进了院子，他匆匆地添了一句：“我听到你来了，一会儿见！”

他叠好信，写好信封，但来不及盖章了。他跳起身，走进另一间房间，知道随后从这儿就能到达过道里。在这瞬间，他忽然想起表和印章留在桌上了，不能让她先看到这些东西。他又跳了回去，总算把它们拿到手，这时他听到女店主的声音，她从前厅朝这儿走来，给客人安排房间。爱德华快步向房门奔去，但是门关上了。原来他刚才冲进房间时，把钥匙弄掉在地上，门咔嚓一声锁上了。他像着了魔似的站在那儿。他使劲推门，但无济于事。噢，他多么希望能像精灵那样从门缝里溜走啊！可是毫无办法。他把脸掩在门柱边。奥狄莉走了进来，女店主一看见他，就退了回去。在奥狄莉面前，他片刻也无法躲藏。于是，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在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况下，这时相爱的人又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她平静而严肃地看着他，既没有向前，也没有后退。他挪动脚步，想靠近她。她倒退了儿步，一直退到桌边。他也后退了。“奥狄莉，”他喊了起来，“让我们打破这可怕的沉默吧！难道我们只是相对而立的影子吗？你先听我说！你一到这儿就见到我，这完全是偶然的。在你身边有一封信，这是为你准备的。你读一读吧，我求你，读一读吧！然后你再决定怎么做。”

她低头望着那封信，考虑片刻后拿起信，打开读起来。读后，她表情毫无变化，轻轻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她举起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胸前，身子稍稍前倾，注视着面前这个急切向她恳求的人，那种目光使他不得不放弃他的要求，或者说，他的希望。她的这种神态动作撕碎了他的心。他无法忍受她的目光，她的姿态。他看得很清楚，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要求，她就会跪倒在地上。他绝望地跑出房门，打发女店主去照看这个孤独的姑娘。

他在前厅踱来踱去。夜已深了，房里依然静悄悄的。终于女店主走出房门，顺手拔出了钥匙。这个善良的妇人既激动，又困惑，不知该做些什么，最后，在临走时，她把钥匙递给爱德华，他拒绝收下。她留下蜡烛，就离开了。

爱德华悲恸万分，扑倒在奥狄莉的房门口，泪水滴湿了门槛。一对相爱的人近在咫尺，却是如此凄凉地度过了一夜，这种情况还从未有过。

天刚亮，马车夫备好了车。女店主打开房门，走了进去。她看到奥

狄莉和衣睡在那里，便退了出来，含着同情的微笑向爱德华示意。他们两人走到沉睡的奥狄莉的面前。就连看一眼这种景象，爱德华也难以忍受。女店主不敢唤醒安睡的姑娘，只是在她对面坐了下来。奥狄莉睁开了美丽的双眼，站起身来，她拒绝用早餐。爱德华走到她面前，恳求她，只说一句话来表明她的心意。他发誓，他完全遵从她的意愿。可是，她默不作声。他再次真挚地急切地问她，是否愿意成为他的人。她令人爱怜地低下双眼，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拒绝。他问她，是否愿意回寄宿学校。她淡漠地表示不愿意。但是当他问道，她是否愿意回到夏绿蒂的身边时，她宽慰地点了点头，表示愿意。他急忙走到窗前去吩咐马车夫。她从他身后一溜烟地冲出房间，走下台阶，上了马车。马车夫驾车驶回府邸。爱德华保持一段距离，骑马跟在后面。

第十七章

夏绿蒂看见奥狄莉坐着马车进了府邸的院子，随后又看见爱德华骑马跟了进来，她是多么惊异啊！她急忙走到门口。奥狄莉下了车，和爱德华一起走了过来。她热诚而用力地抓住这对夫妻的手，把它们拉在一起，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爱德华向夏绿蒂扑去，搂住她的脖子，泪如泉涌。他一时无从解释，只求她对他要耐心，并请她去安慰和帮助奥狄莉。夏绿蒂匆匆走向奥狄莉的房间。她一跨进房门，不禁吃了一惊。房间已经腾了出来，只剩下空空的四壁，显得宽敞而沉闷。里面的东西都搬走了，只有那个小箱子，因为人们不知放到哪儿去才好，仍然摆在房间中央。奥狄莉躺在地上，把头 and 手臂伏在箱子上。夏绿蒂过来照料她，问她出了什么事，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夏绿蒂吩咐女仆端来了饮料，叫她留在奥狄莉身边，自己忙跑去找爱德华。她在大厅里找到了他，但从他那儿同样没有得到什么解释。他跪倒在她的面前，泪水滴湿了她的双手。他跑回自己的房间，夏绿蒂正想跟上去，却碰上了他的仆人。仆人尽他所知把事情向她作了说明。其余的情况她自己可以想得出来，她立即果断地着手眼前急需办的事情。奥狄莉的房间很快便重新布置停当。爱德华看见他的东西，甚至连一张纸，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跟他离开时的样子一样。

他们三个人又聚在一起了，但奥狄莉依然保持沉默。爱德华除了请求妻子要有耐心外，也别无办法，他自己似乎也缺乏耐心了。夏绿蒂派人去请米德勒和少校。米德勒没找到，少校来了。爱德华向他倾吐了心里话，坦白了每一个细节。这样，夏绿蒂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情况起了这么奇怪的变化，使他们的情绪这么激动。

她以十分亲切的态度找丈夫谈话。她除了请求他目前不要去刺激那个姑娘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爱德华感受到妻子的价值，她的爱情和理智，然而对奥狄莉的爱恋已经完完全全支配了他的感情。夏绿蒂给了他希望，答应同他离婚。他不相信，他的心病是那么严重，希望和信任已经相继离开了他的心灵。他硬逼着夏绿蒂，要她答应与少校结婚。一种类似神经错乱的烦恼侵袭着他。夏绿蒂为了宽慰他，爱护他，便按他的要求去做。只要奥狄莉愿意与爱德华结合，她便答应和少校结婚。但她有一个明确的条件，那就是两个男人眼下必须一起外出旅行一段时间。少校正好要为自家庄园的事外出，爱德华答应陪他去。两人着手准备旅行，大家感到心里平静了一些，至少有事可做了。

在此期间，人们注意到奥狄莉几乎不进饮食，继续保持沉默。一劝她，她便会惶恐不安，人们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我们大家不都有这样的弱点，为了一个人好，便不忍心使他烦恼吗？夏绿蒂想尽各种办法，终于想到把寄宿学校的那位教师请来，这个人对于奥狄莉有很大的影响。奥狄莉没有去寄宿学校，他感到意外，曾来信表示亲切的关心，但还没有得到复信。

为了不使奥狄莉感到突然，这个计划由人当面告诉了她。她似乎并不赞成，沉思了片刻，最后仿佛打定了主意，急忙跑回房间，在傍晚之前，给大家写了下面这封信。

奥狄莉致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事实已经不言而喻了，为什么还要我挑明呢？我已越出了我的轨道，再也不能进入这个轨道了。一个充满敌意的魔鬼，控制着我，即使我希望与自身统一起来，它也似乎会从外部阻挠我这样去做。

我要舍弃爱德华，离开他，不希望再见到他，这个决心是非常纯正的。然而事情却起了变化，他违反了他的意志，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许诺过不同他说话，也许我过于刻板地对待和理解这个诺言了。我保持沉默，在朋友面前缄口不语，出于感情和良心，现在再也无话可说。那种经过深思熟虑立下的严厉誓言，也许会使人感到难受和害怕，而我是为感情所迫，偶然立下的。只要这是我心里的要求，你们就让我这样坚持下去吧。不要请调解人来！不要强迫我开口说话，不要强迫我多进饮食，现在已经够多了。用你们的宽容和耐心来帮助我度过这段时间吧。我还年轻，青春会不知不觉地恢复过来的。请容忍我待在你们的身边，用你们的爱使我得到快乐，用你们的谈话来使我获得教益，但我的心意，可不要来干预，随我去吧！

两个男人一直在准备的旅行搁置下来了，因为少校要外出办理的事务推迟了。这对于爱德华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奥狄莉的这封信又重新使他激动起来，她信中的言词令人欣慰，给人希望，他又一次受到鼓舞，自信有理由执著地等待下去。他突然宣布不打算外出了。“如果有意地草率地抛弃最不可缺少、最为需要的东西，这是多么愚蠢啊！”他大声说，“尽管我们有失去它的危险，但也许还能保住它啊！这表明了什么？它表明了人们有行使意志和选择的能力。由于我们被这种愚蠢的傲慢所支配，总是提前几小时或几天，过早地离开自己的朋友，只是为了避免受那最后的、不可避免的期限的催逼。然而这一次我要留下来。我为什么要离开呢？她不是已经离开我了吗？我没有想到要握她的手，没有想到拥抱她，我甚至不能这样想，这样想就会使我颤栗。她没有离开我，而是超越了我。”

爱德华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像他所需要的那样，留了下来。他和她在一起时快乐无比，她也有这种感觉，她无法摆脱对幸福的需求。像以往一样，他们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魔法般的吸引力。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即使没有正在想着对方，即使各干各的事情，即使被朋友们拖来拖去，也会相互靠近。如果同在一个大厅里，那用不了多久，他们便会相对而立，并肩而坐。只有这样的亲近，才能使他俩心情平静，完完全全的平静，只要这样的亲近就够了。无需眼神示意，无须言语表情，无需接触抚摸，只要待在一起就够了。他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无知觉的幸福之中，对自己，对世界都感到心满意足。是的，如果有人将他们中的一个留在房子的一端，那么另一个便会渐渐地、自然地、无意识地移到那边去。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个谜，他们只有在在一起时，才能把这个谜解开。

奥狄莉显得非常快乐和平静，人们对她可以完全放心了。她很少离开家人，只是要求单独用餐，而且只要南妮伺候她。

任何一个人平常遇到的事，都会多次重复，而且次数比人们相信的要多，这是因为他的天性起了直接的作用。品格、个性、爱好、方向、地域、环境和习惯组成了一个整体，每个人就像漂浮在水和空气中一样，

只有置身在这个整体中，才会感到舒适快乐。有些人，多次受人抱怨起了变化，但多年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变化，经过无数次内部和外部的刺激，他们依然还是老样子。

我们的这几位朋友，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又进入了旧日的轨道。奥狄莉依然沉默不语，总是用她的殷勤有礼显示出她那亲切友好的品性。每个人也都以各自的方式显示出各自的品性。这个家庭圈子的人以此造成了一种恢复旧日生活的假象。如果有人误以为一切如故，那倒是情有可原的。

秋天的白昼和春天的一样长，它把大家从户外召回室内。花木和果实装点着大地，这是这个季节所特有的。人们真以为初春后便是秋天，春秋之间的那段时光已被遗忘了。现在鲜花盛开的草木，是初春时种下的；树上成熟的果实，那时看上去还是绽开的花苞。

少校时来时去，米德勒也经常露面。晚上他们多半聚在一起，很有规律。爱德华像以往一样给大家朗读，可以说，他读得比以前更好，更生动，更有感情，也更愉快。他好像要用这种快乐和感情使奥狄莉重新活跃起来，打破她的沉默。他像过去那样坐着，使奥狄莉能够看到他读。要是她不看，要是他不能肯定她的目光在他朗读时追随着他，他便会心绪不宁，精神涣散。

前一段时间产生的一切不愉快、不舒畅的感情都泯灭了。谁也不记恨谁，一切怨恨都已消失。夏绿蒂弹钢琴，少校拉起小提琴伴奏；奥狄莉弹弦乐，爱德华吹起笛子伴奏，一切就像过去在一起时那样。爱德华的生日临近了，去年没有庆祝，这次也不大操大办，只准备在平静而亲切的欢乐气氛中庆祝一下。大家在半是意会半是言传中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生日越是临近，奥狄莉越是流露出一种喜庆的心情。对这种心情，与其说是人们至今观察到的，还不如说是感觉到的。她好像经常在花园里察看那些花草，她暗示园丁，要保护好各类夏季花卉。她特别喜欢在紫菀花旁流连，这一年的紫菀花恰好开得特别繁茂。

第十八章

奥狄莉第一次打开了爱德华送给她的小箱子，这是朋友们暗中留心观察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她从箱子里选出不同的衣料，加以裁剪，足够缝制一套完整的服装。余下的，她想在南妮的帮助下重新放进箱子，可是怎么也放不进去，因为她虽然取出了一部分衣料，可里面还是装得满满的。南妮这个贪心的小姑娘看得眼红，特别是她看到服装所需要的一切细小的物件都配齐了，鞋、袜、绣着格言的袜带、手套以及其他东西一应俱全，便请求奥狄莉把多余的送一些给她。奥狄莉拒绝了，但她马上拉开衣柜上的一个抽屉，让这小姑娘随意挑选里面的东西。南妮急忙笨拙地抓了一把，随即带着这些东西跑了出去。她要拿给家里人看，向他们夸耀她的幸福。

奥狄莉终于把所有的东西细心地放了进去。接着她打开箱盖里的一个暗格，把爱德华写给她的便条和书信，他俩以前散步时留作纪念的枯萎的花朵，一缕恋人的鬃发，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藏在里面。还有一件东西她也放了进去，那是她父亲的肖像。然后她把箱子锁了起来，把小钥匙系在金项链上戴到脖子上，垂在胸前。

在这期间，朋友们的心中又萌发了种种希望。夏绿蒂深信，在爱德华生日那天奥狄莉会重新开口说话。因为她一直在悄悄地忙个不停，显出一种开朗快乐的神情，面带微笑，就像一个人在心爱的人面前藏着点值得他高兴的东西，脸上露出的那种微笑。然而谁也不知道，有些时候奥狄莉极度虚弱，只是当她在大家面前出现的时候，依靠一种精神力量才支撑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米德勒经常来，待的时间也比以往更长。这个固执的人知道得很清楚，到了一定的火候，生铁才能锻炼。他认为奥狄莉的沉默和拒绝对他的计划是有利的。迄今为止，这对夫妇还没有采取离婚的步骤。他希望能用别的有利的方式来决定这位善良姑娘的命运。他倾听别人谈话，也作点让步，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意思，并按自己的方式十分聪明地行事。

他一有机会，便往往禁不住对那些他认为十分重要的话题发表议论。他多半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和别人在一起时，通常也总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但是，一到朋友中间，他打开了话匣子，便滔滔不绝，正如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他毫无顾忌，口若悬河，他的话有时会伤别人的心，有时也会医治别人的创伤；有时有利，有时有害，这就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了。

爱德华生日的前夕，夏绿蒂和少校坐在一起，等待骑马外出的爱德华。米德勒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奥狄莉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在整理第二天要用的饰物，并指点南妮一些事情。小姑娘完全理解她的意思，灵巧地按照她无言的吩咐去做。

米德勒正好碰到了他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强调，无论是教育孩子还是指导民众，没有什么比禁令和惩罚性的法规更愚蠢更野蛮的了。“人生性是喜欢活动的，”他说，“如果懂得怎样去命令他，他就会听从，就会去行动，去执行。就我个人来说，在我的圈子里我宁愿容忍错误和过失，直到能找到与之相对立的道德为止，而不愿摆脱错误，看不

到用正确的东西来代替它。只要能够的话，人是乐意行善事，做些合适的事。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有事可做，他没有更多的考虑，不会比由于闲散无聊而干蠢事时考虑得更多。

“我听到儿童教育中反复灌输摩西十戒时，便感到非常讨厌。‘应当尊敬父母’，这个第四戒还算是符合情理的十分可爱的戒律。要是孩子们真的把它铭记在心，那他们每天都可以遵照去做了。可是第五戒，我该怎么说它呢？‘不应当杀人’，好像每个人至少都有杀人欲望似的！如果某个人恨一个人，发起怒来，暴躁不已，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可能会偶尔杀了人。但是对儿童说，不要去行凶杀人，这不是一种极不文明的教育方法吗？应当这样说：‘要爱护他人的生命，不要做伤害他的事，要冒着危险去拯救他。要想到，要是你伤害了他，就等于在伤害自己。’这才是有教养、有理性的民族中应有的戒律。可惜这条戒律在讲授宗教教义时，只是在‘这是什么’一类问题里可怜地提到了一点点。

“还有那第六戒，简直使我觉得可憎！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在刺激天真无邪的儿童，挑逗他们对危险、神秘事情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在头脑里形成古怪的图像和情景。灌输给儿童的这些玩意儿，正是人们需要用强力铲除的东西。把这类事情交给秘密法庭进行严厉惩处，要比在教堂里当着教徒的面乱讲乱扯要好得多。”

正在这时奥狄莉走了进来。“‘不应当通奸’，”米德勒继续说，“这多么粗俗，多么下流！如果这样讲，听起来就完全两样了：你应当尊重婚姻。当你看到一对夫妻相爱时，你应当为此感到高兴，分享他们的幸福，就像对风和日丽的天气感到幸福一样。假如他们的关系中出现了阴云，你要设法使它变得明朗。你应当设法去劝慰他们，让他们平静下来，使他们清楚地看到各自的优点，用高尚、无私的精神，去促进他们的幸福，让他们感到，每一种义务，特别是这种男女双方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义务，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幸福。”

夏绿蒂真是如坐针毡，因为她确信，米德勒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场合，在说些什么话，所以她对这种情况更感到害怕了。她还没有来得及打断他的话，就看到奥狄莉脸色陡变，走出了房间。

“第七戒你就不必给我们讲了，”夏绿蒂勉强微笑着说。“其余各戒都是以这一戒为基础的，”米德勒说，“我只要拯救出这一戒就行了。”

这时南妮惊叫着，一头冲了进来：“她快死了！小姐快死了！您快去看看吧！您快去呀！”

原来，刚才奥狄莉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那些第二天要穿的衣服，要戴的饰物都摊开放在几张椅子上。南妮一会儿走到这边，一会走到那边，欣赏着，赞叹着，欢快地叫了起来：“您看，亲爱的小姐，这是新娘的装饰，您穿正相配！”

奥狄莉听到这话，便瘫倒在沙发上。南妮看到女主人脸色惨白，身体僵硬，便跑去找夏绿蒂。大家都来了，那位医生朋友也急忙赶来了。他认为这是一种衰竭的症状。他让人端来一点肉汤。奥狄莉厌恶地拒绝服下。当有人把杯子端到她的嘴边时，她几乎抽搐起来。医生严肃而急促地问南妮，这是怎么回事，奥狄莉今天吃过什么。小姑娘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又重复问了一句，小姑娘才供认，奥狄莉什么也没吃。

医生发现南妮神色异乎寻常的惊慌，便把她拉到隔壁房间里，夏绿

蒂也跟了进去。南妮跪在地上，供认说，奥狄莉长时间以来几乎不进饮食了。在奥狄莉的逼迫下，她替奥狄莉把饭菜吃了。这件事她没有敢说出来，因为她的女主人用手势恳求她，威胁她，她还天真地补了一句，这些饭菜也很好吃。

少校和米德勒也走了过来。他们看见夏绿蒂正在医生身边忙着。那个脸色苍白、天使般的姑娘坐在沙发的角上，看上去神志还清楚。人们劝她躺下来，她拒绝了，却示意人们把那个小箱子拿过来。她把双脚搁在上面，保持一种半坐半躺的舒适姿势。她像是和大家诀别似的，向周围的人流露出最温柔的依恋之情，流露出饱含挚爱、感激、歉疚和真诚的惜别之情。

爱德华刚下马，听到这情况，马上冲进屋去。他扑倒在她的身边，握住她的手，无声的泪水浸湿了她的手。他就这样呆了很久，最后才大声喊道：“难道我就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吗？难道你就不能活下来同我说一句话吗？好，好！我就跟你去吧，到那儿我们会用另一种语言来说话！”

她用力捏了捏他的手，兴奋而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像天使般默默蠕动着嘴唇，温柔而亲切地使劲吐出一句：“答应我，活下去！”说完便倒了下去。“我答应你！”他向她喊道，然而这喊声只能随她而去，因为她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泪水中度过了一夜之后，夏绿蒂便开始操办丧事，少校和米德勒从旁协助她。爱德华的处境令人同情。他刚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稍稍能思考时，便坚持要把奥狄莉的遗体留在府邸，他要伺候她，照料她，像对待活人一样对待她，因为她没有死，也不会死。人们按照他的意愿去做了，至少没有去做他所禁止的事。但他没有要求去看看奥狄莉的遗体。

这时，朋友们又碰到一件可怕的、令人忧虑的事。南妮在医生的逼迫、威胁下说出了实话，说出实话后又遭到一顿责怪，她吓得逃跑了。人们找了好长时间才把她找到了，但她的精神似乎失常了。她的父母把她接了回去，不管怎样善待她也不起作用，她还是威胁说要逃跑，因此只好把她关了起来。

人们把爱德华渐渐从极度绝望中解脱出来，然而这只能使他更为不幸，因为他清楚而确切地知道，他永远失去了生活的幸福。这时，人们大胆地劝他，把奥狄莉安葬在小教堂里，这样她将永远留在活人中间，而且有个平和幽静的环境。要得到他的同意是很难的，最后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把她安放在敞口棺材里，上面罩一个玻璃罩，点上一盏长明灯。答应了他的条件后，他才勉强同意，显得无可奈何，对一切听之任之。

人们给奥狄莉优美的遗体穿上她自己备好的衣服，在她头上戴上紫菀编成的花环，这些紫菀花宛如悲哀的群星闪着不祥的光辉。为了装饰灵柩、大教堂和小教堂，花园里的花都被采了下来，顿时园里显得一片荒芜，好像严冬从花园里扫尽了一切欢乐。清晨，安放奥狄莉的敞口棺材抬出了府邸。朝霞再次染红了她天使般的面庞。送葬的人簇拥在抬棺者的周围，没有人愿意走在前头，也没有人愿意跟在后头，每个人都想围在她身旁，每个人都想最后一次瞻仰她的遗容。儿童、男人和妇女无不悲恸，最伤心的要数那些姑娘了，她们最直接地感受到她们失去了自

己的伙伴。

南妮没有到场。人们把她留下了，或者确切地说没有把安葬的日期和时刻告诉她。她被关在家中一间朝向庭院的房间里。但是，她一听到钟声，便立刻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个看管她的女人出于好奇去看送葬的队伍，离开了她。南妮从窗户里跳到廊道里，发现门都上了锁，她又爬上了阁楼。

这时，送葬的队伍正晃动着穿过村庄，行走在那条撒满落叶的整洁的道路上。南妮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女主人就在下面，比所有的送葬者都显得更清晰，更完美。她像是凌驾在云涛之上，向她的使女在示意。南妮心神恍惚，身体摇晃，昏昏沉沉地坠落下来。

随着一声惊叫，人群慌乱四散。由于拥挤和混乱，抬棺者不得不放下灵柩。南妮就躺在灵柩旁，四肢似乎都跌断了。人们把她扶起来，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天意的特殊安排，竟把她靠在尸体旁边。是啊，她似乎想用生命的余力去亲近一下可爱的女主人。她那颤抖的双臂刚一碰到奥狄莉的衣服，她那无力的手指刚一触到奥狄莉合拢在胸前的双手，她便跳起身来，先是举起手臂，双眼仰望苍天，然后在灵柩前跪下来，虔诚而又欣喜地注视着她的女主人。

最后，像是阴灵附身似的，她纵身跳了起来，带着神圣的喜悦喊道：“是的，她宽恕了我！凡人不能宽恕我，我自己也不能宽恕自己，但上帝通过她眼神、她的表神、她的嘴宽恕了我。现在她又那么安详，那么温柔地躺在那儿，可你们都看见了。她是怎样坐起身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又是怎样亲切地望着我。你们都听见了，你们都是证人，她对我说：‘你得到宽恕了！’现在我在你们中间再也不是一个凶手了。她原谅了我，上帝原谅了我，谁也不能再责怪我了。”

人们挤在她的周围，惊讶万分。他们听了，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把她抬去安息吧！”南妮说，“她已经做完了她的事，受够了她的苦，她再也不能待在我们中间了。”人们抬起灵柩，重又向前移动，南妮紧跟在后面。人们到了大教堂，又到了小教堂。

奥狄莉的灵柩停放下来，首端放着婴儿的棺材，末端摆着那个小箱子，它锁在一个坚实的大橡木箱里。人们想找一个女人，让她在最初这段时间守护躺在玻璃罩下、还是那么楚楚动人的遗体。南妮不肯让别人来干这件事，她要独自一人留在这儿，不要别人陪伴，她愿意细心照料那初次点燃的长明灯。她的要求如此热切而固执，人们不得不依了她，免得她在感情上产生更大的痛苦，人们确实担心她会这样。

但是她独自呆在那儿的时间并不长。夜幕刚降临，摇曳的灯光充分发挥它的威力，向四周洒下一片明亮的光华，这时门打开了。那位建筑师走了进来，扑入他眼帘的是装饰得虔诚而庄重的四壁，在柔和的灯光下，比他所能想象的显得更加古朴，更加充满不祥的预兆。

南妮坐在灵柩的一侧，她马上认出了他，但只是默默地指了指去世的女主人。于是，他站到灵柩的另一侧，这个富有青春活力和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克制着内心的感情，陷入沉思中，一副木然、呆滞的样子。他双臂下垂，双手合十，悲痛地扭着手指，低下头望着死去的奥狄莉。

他曾经有一次也是这样站在布列萨尔的面前，而现在他又不由自主地做出了同样的姿势。可是这一次是多么自然啊！在这儿，也有某种珍

贵无比的东西从其高处陨落下来。如果说，在布列萨尔身上，人们惋惜的是一个男人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勇敢、智慧、权势、地位和才能，惋惜的是在关键时刻民族和公侯不可缺少的品质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遭到责难和摈斥，那么，在奥狄莉身上，一个女人那么多的贤淑德行，刚从她天性的深处被召唤出来，很快又被她那无情的手毁掉了。这是些罕见的、美好而可爱的德行。这个贫乏的世界，每时每刻都会以愉快和满足的心情迎接这些德行所施与的影响，并为失去它们而感到怀念，感到悲哀和惋惜。

年轻的建筑师沉默不语，南妮也沉默了一段时间。可是，当她看见他泪如泉涌，在痛苦中支持不住时，她便劝慰他，谈到了真情和力量，善良和自信。他对她那滔滔不绝的言谈感到惊讶不已，自己也镇静下来，仿佛看到他美丽的女友浮现在他的面前，她是在一个更高的境界里生活和工作。他止住了眼泪，痛苦也减轻了。他跪下来向奥狄莉告别，又热诚地握了握南妮的手，向她告别。当天夜里，他骑马离开了这里，没有去拜访任何人。

当天夜里，那位外科医生在教堂里待了一宿，他没有让南妮知道。第二天清晨，他来看望她时，发现她是那么快活，那么开朗。他估计到她会精神错乱，以为她会告诉他夜里和奥狄莉的谈话，以及诸如此类的幻象。但她却很正常，平静，神志清楚。她十分准确地记得从前的时光和事情。在她的谈话中，除了送葬那天发生的事情外，没有一句话违背事实，越出常情。她高兴地一再重复：奥狄莉怎样坐起身子，怎样向她祝福，怎样宽恕了她，因此她才获得了永久的安宁。

奥狄莉的遗容宛然若生，与其说她是死者，还不如说她是睡美人，这吸引了远近的居民前来瞻仰。每个人都想从南妮的口中听到那件难以置信的事情。有些人听了嘲笑她，多数人则半信半疑，只有少数人信以为真。

任何一种需求，在得不到满足时，必然会使人求助于信仰。大家亲眼看到摔断了四肢的南妮，一触到奥狄莉圣洁的身体便恢复了健康，既然如此，那么类似的幸福为什么不能赐予其他人呢？先是那些温柔的母亲，她们把病魔缠身的孩子带来，她们真以为孩子的病一下子好转了。相信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老弱病残都前来寻求慰藉和缓解痛苦。人们纷至沓来，后来小教堂不得不锁了起来，除了做礼拜外，大教堂也关了起来。

爱德华不敢到死者那儿去。他孤寂地生活着，泪水似乎已经流干了，他再也没有能力感到痛苦了。他日益失去谈话的兴致，饮食也日渐减少。他只从那只玻璃杯里啜饮几口饮料，然而这杯子对他命运的预言并不灵验。他依然喜欢观察杯子上那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字母。他严肃而欢愉的目光似乎在表明，即使现在，他也希望与奥狄莉结合。如果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会使幸运者得到幸福，一件偶然的事会使幸运者感到振奋，那么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使不幸者受到伤害，使他毁灭。有一天，爱德华把这只心爱的杯子举到嘴边，马上又吃惊地把它放下，因为他发现这只杯子既像又不像原来那只杯子，杯子上少了一个小小的记号。他追问仆人，仆人不得不承认，原来那只杯子不久前打破了，只好拿来一只同样的杯子，这只杯子也是爱德华年轻时用过的。爱德华没有发火，

这件事已经表明了他的命运。这个象征给了他什么样的触动呀！它深深地压在他的心头。从此，他对饮水似乎也很反感，他似乎下定决心，不进饮食，沉默不语了。

但是，他有时又感到不安，又要求吃点东西，又开口说话了。“唉！”有一次他对少校说，少校现在很少离开他的身边。“我是多么不幸啊，我整个追求到头来只是一种模仿，一顿空忙而已！对她来说是极乐，对我来说却是痛苦。为了她的极乐，我不得不忍受这种痛苦。我必须追随她，在这条路上随她而去。然而我的天性和我的诺言却阻止我这样做。要去模仿不可模仿的事情，真是一项可怕的任务。我很清楚，我的好友，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天才，即使去殉难也是如此。”

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一段时间以来，爱德华的妻子、朋友和医生心急如焚，为他作了种种努力，现在我们回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最后人们发现他死了。第一个发现这件可悲事情的是米德勒，他喊来了医生，并按照他惯常的做法，仔细察看了死者死时的现场。夏绿蒂急忙跑了过来，她怀疑这是自杀。她责怪自己，也责怪别人疏忽大意，真是不可原谅。然而，医生根据生理学，米德勒根据道义学说出了理由，很快向她证实，事情并非如此。很显然，爱德华是猝然死亡。死前，他在一个宁静的时刻，把一直细心收藏的奥狄莉的遗物，从一个小匣子里和信夹里拿了出来，一一摊开在面前：一缕髻发，一些在幸福时刻采摘下来的花朵，以及奥狄莉写给他的一些便条。第一张是他妻子偶然发现，充满不祥预感交给他的，从第一张直到最后一张，都在这儿。这些东西他不可能有意暴露，让人发现。看到这些东西，他那颗一直动荡不宁的心，处在一种不受干扰的宁静之中。他像是在思念那个圣洁的姑娘时长眠了。这样死，人们也许可以说他是幸福的。夏绿蒂把他安葬在奥狄莉的身边，并规定以后任何人也不许安葬在小教堂里。以此为条件，她向教堂和学校、向神父和教师捐赠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

两个相爱的人就这样并排长眠在这儿。在他们墓穴的上空，飘荡着一种平和宁静的气息，与他们相似的快乐的天使的画像，从穹顶俯视着他们。假如有朝一日，他俩一起醒来，那该是一个多么欢快的时刻啊！